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書
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三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子部第三六册目次

## 子部・法家類

管子榷二十四卷

〔明〕朱長春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張維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管子榷二十四卷》提要

管子榷自序

九洞天符道人朱長春

帝之世無法神道成務王之世有法緣道陳常伯之世法始岐道而出及伯之衰而法遂與道為冦刻核至甚耳必反其始定以不離道冣近夫道自羲皇先天圖易以來爻畫法象造化儀神理存人事決夫子推要於心藏之密用以歸聰明神武不殺不殺元之大仁生〻之易也道固以自生而生萬物者予幼志讀奇書間嘗校序管子賞其文中多不解壹求之法頗不合本註時謟淺牴迕

遇深文都無下意自來名賢亦寘疑關
無所按証以為道山中理舊本授兒呫
嗶間始知中多秘典內言稽以道符寘
諦印大全谿如也居嘗讀內外傳歷管
氏行事略所具經國寄軍于先王井伍
兵農師意不太遠乃其轉移因用內匡



多慾之君惕大慮以外匡屛王庶侯而
四伐九會帖然大恬有神用焉區區富
强名法數術效不至是意其別有本業
如留侯之異授耶今攬詳幼官五行白
心內業等諸篇而後知管子原于道不
與申韓同科雖未必得亦不必行盡合

要于其符天育神運變耳目形物之表
可謂虛宗深本有所善生未極大生之
元爾夫子不予之曰人也如仁乎人具
天地之生仁為所以生夫子蓋難言當
時宮墻高茅列國名卿以問騶曰未知
其非功能猶理之顯可知而聖門黜伯



乃以輕屬管仲乎哉固嘗曰正而不譎
正道也仁道之大易之元也元運密移
之謂仁正衡匡邪之謂仁存亡生滅之
謂仁奉天不違之謂仁故曰大者宜居
下善救無棄巽以行權仵之伯桓行實
具有焉計其所寘于道而用弘生以易

世甚多甚微特寄法以行者蓋仲在老氏之前生太公之國太公道隱壽者于金櫃陰符密藏之玄書意自羲黃以傳有獨得真宗秘在府册尚父大用之以啓會朝仲父小用之以定匡伯按其載道論清虛要密微而不幻循天時定人



化函純白于心元應轉易于事用蓀之道合廓之政合足演河洛之宗為道德之祖吾定其非盡管氏之書必有淵源出道典采本其為性命養生家大導竇符甚具足奉持也夫道至一至廣宇宙群品庶生九流百氏無不此出道世之

輿也唯駕為用東則東西則西用之尊法駕大路九逵四逃用之卑巾紙芻輓之險詭坂塹輹折而速敗管子秉道用而不詭不敢乃取途小耳聖人所以病其罷病其任道之用者也故桓公王伯之交管子道法之交其書則道法之雜



也半偽雄國法家榮士究利峻刑强戰之逸傳大易彝其文亦古近大懸袮予稍稍訂釋脫數篇為習道之故已因兒執問遂并斗其業凡三權會故文義僢幽晦訛舛錯曰通論文論世略表合累褒抑品目曰評以所證繆獨契抉玄顯

用揭宗鏡來通及政事之大畧附以揚
扢曰演儒也業於道無事法山中偷生
無用於世倘以道精治緒治合統宗師
帝王之應符或亦在是乎雖非正經可
節取翼焉往太守梁溪陳志行公過玄
棲見之請刻未竟今太守清源張子環

公成其事二太守皆好道善治行相濟
有冥合且曰于決性萬目者愛自救救
時本術一大藥亦小補云

門人方大成書

管子權序

今天下盛行管子大要取其詞以供
纂組云爾而至於篇多舛訛字多魚
豕義多晦奧則姑乙之西吳朱太復
先生以文章主盟海内中歲好道五

車二酉悉已度屏而獨成管子權其
凡例有三曰通曰評曰演扶玄刋誤
會故標新於是管子遂為全書余過
山中問奇得是篇而憙之亟請以公
諸録既成先生属余序余惟文盛於

周周召尚矣嗣是以降其著書而為一家言者寔自仲始仲相桓定伯書所論著皆鑿鑿見諸行事由今觀之其所行者猶未必能盡是書也且是書亦未必足以盡仲仲之後諸言兵



言富强言名法者不可勝數然揔之原本於仲綜其功實胥不及仲遠甚何者彼皆得其粗而遺其精沿其支流而非滙其全體也抑微獨此也五伯桓文為盛按桓之始末遠出文下

而霸業顧反軼其上者則非文之不能敵桓而狐趙諸賢之不能敵仲也夫以狐趙諸賢拮据數十年而不足而仲以一身運之數年而有餘嗟夫仲豈易言哉自微管之歎見推於夫



子而世之言仲者率以其功朱先生乃獨推其功而絫之道原其道而本之易世儒高談王略將無河漢斯言噫是皆未深讀仲書者耳毋論張四維陳五法明時脩政因天用地規謀

宏遠不詭正經即如白心内業諸篇
所謂虚其欲神将入舍掃除不潔神
乃留處思之不得鬼神教之不庶幾
與大易洗心研幾之旨相冥合乎夫
聖人所以通志成務莫大乎易而英



雄豪傑之士稍能窺見其微亦往往
神謀鬼謀與時消息經世出世往来
不窮大約剛柔詘伸之際變而通之
其道利用晦推行鼓舞之妙化而裁
之其道利用因仲之三北而不挫幽

囚而不辭也善晦也而其轉禍以為
福轉敗以為功也善因也仲盖深於
易者也故能輔多慾之辟成一匡之
勛臣主俱榮身名並泰概諸龍德固
非正中要其伸縮自如旋轉莫測柳



所謂猶龍者耶上下千古唯范少伯張
子房李長源差可與仲相彷彿耳嗟
夫仲豈易言哉晉人恒以老與易並
稱得易之精者宜莫如老氏五千言
其中竅妙無若致虚極守静篤而仲

之後所於虛及中不靜心不治等語
已先得之故治世與養生之道一也
仲要不可謂無所闕見者自朱先生
始發其微而後人乃益知道之無津
涯易之不可為典要王不得則不王



霸不得則亦不霸者也先生棲巖辟
穀人望以為世外人而不知其惓惓
然欲以道善世者如此其切彼其權
管子也非權管子也蓋直藉以明道
法之合持王霸之衡俾論治者有所
折衷云爾夫論至於道則豈惟言為
糟粕即治功且為緒餘而管子胡以
言之先生又胡以權之先生曰嘻公
毋深談吾亦取其詞以供兒輩之纂
組而已



萬曆壬子上冬吴興太守閩張維樞
子環甫頓首具

郜民方大成書

校管子舊序

五湖太湞朱長春

嘗觀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等篇詳哉其言之也已而觀諸輕重所條米鹽猥屑可醜如大駔良賈索封文守之家將嗤不用奈何管氏以傳此名乃知全書多雜大都類是夫管子伯圖大要三事一曰法二曰財三曰兵法如四維四順禨則為急礉必



誅財如倉廩衣食乘馬雜則為賤削就斷兵如七法多官雜則為詭詐權以奇夫使管子蒙詬萬世淂罪儒家而曲臣詭士資口為邪則雜者過也按管氏於春秋為齊良五伯十二侯賢大夫之首能以區區海東杭獘之齊起中衰大昏禮亂之末佐紛亡新定之公用其臣民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以三萬教士方行東西南北

無抗三存亡國九合冢君以衛周
天子此非戔戔褊心之夫刻急小察
足用籠罩天下駕使羣后而莫誠
議者謂其内反轉移陰中陽外欺
諸侯如柔脆兒又以挾兵脅四國

以必從而安枝師尚父古法卒其
國人盱衡奮臂衆走於功名則
大壞三代世風乃法家開焉故曰
管仲之器小不勉至王乃稱伯哉
要以引經扶義東情從道蓋過

揚善終信於同盟其氣象雍容
猶王者之遺焉爲相三十餘年外
無欺鄰詐敵内不施鉞大臣亡姓
下不草艾箕斂編民而修然伯如
齊語所志内反軍令具在即局隘

不可以王亦豈如書所謂三事乃
至急制以詐手哉春秋凡變必書
晉蒐書鄭竹刑書魯丘甲書畝稅
書向使管氏用此書以相變乃居
三國之首術乃商韓吴白桑孔之

荀長孔子何用顏以如仁〻〻津〻揚
之也大氏周衰道詘至于雄國而
祖伯賤王大甚天下有口游談長短
之士都用社稷管氏為大宗因自
以其說系而祔之以干時王獵世資



田齊之君又自以齊桓公敬仲祖
烈為氣脉請一世而存雄故其書
襍者半為稷下大夫坐議浮談而
半乃韓非李斯法家筆顆商君
以黨管氏遂以借名行者也故其

書有春秋後之文有戰國之文
有秦先周末之文其體立辨夫
稽古者如市寶罷于滇之玄瀆
山之珠椄名而索之少焉雜以燕
石越磯而市者不識也則監正傍



視而笑矣且其買者未必非所責安
名善賈孰孟子曰尚論古之人盡
信書不如無書以周孝世且不敢
信其國志乃當秦矣撤出所得奈
何呫〻章句弗論乎故愚以列子

晚出與莊子雜篇與管子皆多僞不可信自經言外內言十二外言十半短言區言十七襍篇十九輕重全於僞矣又其解自尹知章初註蕪陋劉績所定復略往往多舛譌讀間校而標之約十得五實其輕重篇弗論其忠於管氏



# 管子書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復定著為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甚完整而句字復多紕錯乃為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為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為之佐自其事蓋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黜以為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推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

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陰古汸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啓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綱縹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



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曰尋於干戈謀臣謀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競競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故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

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杜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猷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令攷



其說所謂參國為三軍者即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罷用者即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並及於魚鹽鹹鐵亦圜府之舊章也他如五世三准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

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
仁義蓋周公之法其弊然結約者要以率
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能其故一更之為
截然更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
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
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



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
法意也夫白刃捍胸則目不見流矢抜戟
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
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
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権鹽鐵不
喻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

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
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
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
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
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
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



由俗革吾以為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
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
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
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
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
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歎之曰

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業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々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昉襲而創為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



降而王々降而覇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譎詐之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為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礉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内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柰何躋鞅於仲也余恩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為之梓其書而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



萬曆壬午春三月前史官吳郡趙用賢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



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為貪知吾貧也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

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伐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為管仲城穀以為之乘



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宮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

管子序

楊忱　撰

序曰春秋尊王不尊霸與中國不與夷狄始于平王避夷難也是王室遷而微也見于周書文侯之命微王也是王者失賞也費誓善其備夷是諸侯之正也秦誓專征伐是諸侯之失禮也書春秋合體而異世也書以文侯之命終其治也春秋以平王東遷始其微也自東遷六十五年春秋無晉以其亡譏亂也及其滅中國之國而後見其行事譏



失賞也周之微也幸不夷其宗稷齊桓之功也其中國無與加其盛也其夷狄無與抗其力也見于衛詩美其存中國也春秋無與辭何異也存一國之風無其人則衛夷矣全王道之正與之霸是諸侯可專征伐也夫晉之為霸也異齊遠矣桓正文譎夫桓之為正抑夷狄存中國文之為譎陵中國微王室晉之風也無美其美無功其功外無他焉雖國人不與也然而桓之正非王道之正也以文譎而桓正也桓之功非王道之功也以攘狄而存周也無桓周滅有周桓賊桓卒齊衰楚人滅周周之亦幸桓之蚤死也故曰周之存桓之功也桓之不幸管仲之蚤死也故曰桓之功管仲之力也自是楚滅諸國而熾矣今得其著書然後知攘狄之功皆遠略也儒譏霸信刑賞豈王者詆民哉霸嚴政令豈王者怠忽哉霸鄉方略豈王者不先謀哉霸審勞佚豈王者暴師哉霸謹畜積豈王者使民不足之哉亦時夷狄內聘大者畏威小者懷仁功亦至矣不幸名之不正然柰衰世何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此其據也時大宋甲申秋九月二十三日序

管子榷凡例

一管難解免亞於莊子莊洸洋而管幽詭又經漫漶行無全本原註開山窮源之功不可沒也其舛則支而膚微言難中而道趣不入也其闕則徑之不通於夷也要以舛寧闕闕無謬舛則以盲引道胥人而南轅北駕矣凡此類榷通于下然而原文無竄易無批抹指其車則得迷與之鑑則知醜何敢削故跡多駢說以詆譏先正哉莫為之先後者更難



一訓故主于章句訓理主於意指舊註煩說又益之滋蕪也其得解者不必解者都無下通有通為以通不通尒然書本幽深有合發則義條而圓單辭則致瑣而離故所通多連合上下會証成文不專主句尋脉自見又古人文不同後世關鍵起結呼應顯指又不同後世詞理比附聯絡疏通故莊子曰雖參差而瑰瑋可觀秦先之於春秋先更懸矣然而大義本旨無不相屬往往有下意暗伏用字陰挽種種深文難以盡闡

非可直了敢謂千慮之無失或冀片訓之立要索之象外或可徹之玄中

一評許其事理之合累文辭之品莘然管之偽言十而七矣旨既無奇文復卑近道法家恩之將錯用文章家眯之將累作其大列議于前其細條附于下要使玄珠不遺于謑詬楚玉不冒于燕石三立之傳將有取焉

一管子雜載道法兩書始下榷本以疏道後乃汜濫卒業道微而秘管子多古言流傳半入吊詭



法則有行於後不戾于古者有效於前滋弊於後者非演之其秘不可得而叅其往與來不可得而相印也演為敷焉申焉究歸焉或暢彼之所長或証巳之所契或合或離或顯或微通其指可券於中引其義可孔於外不主釋解多緣文議非文不成一家之言不漂一義之宗

一管子之難非獨難于解抑難于讀本註舛於分句者多矣今從榷定别為點句有義則疏之無則句之或又有〇而失于句者要叅之舊本凡

所更訂釋故可通讀者因句而求文直下了然
思過半矣
一唐註後絶無善本舊有山東刻魯魚棼龎半不
成義今世所行趙侍郎定宇先生管韓二子評
本也賴其考訂始得成誦加以評隲殊饒理解
所權已入評正并發新義仍標于上不復下筆
唯删其觕近繁碎總以共宣遺文翊贊古人為
管之忠臣無人我一也劉氏不甚精討其已入
趙本者并存正焉



一趙本諸篇多有乙截分段通詳文義有合分有
不合分今壹去其乙讀者自解片合無庸支贅
一趙本凡例諸條中解十七不中十三要論世者
各以所見標設一議如汲于河采于山非一家
一種之可拘也前人苦心而緝之後人可参識
而擬之即於書義未盡探精要大都具爾今無
損裁以備攬酌
一此三權出一時臆之忩以希百世旦暮之解
敢遂為不刋相翼不朽聊自存讀者苦心未必

盡符作者微志且篇中多有詭奥連作疑不可
點句況可下意嘗謂尚書古文商周之間諸書
駁歪或經傳授翻寫衍闕難通後儒强為据説
安知是書弊不坐此咸陽火後三代之全文眇
矣其所不盡不合不精不覈或祈容心之士别
加裁定或有蔵秘之家出為印正是在天乎望
之後人
一權中評文即文論世即世論體升降差等正如
書家四勢時逝不同乃文之關于氣運我然則



豨韋氏之後其誰能不波況其末流凡余所論
遡河于源所謂商周之樂盡矣若以三侯七德
與象武並奏恐聖人審音不止于未盡善也書
中長文漫謂為先秦濫觴亾幾其他狐裘羔袖
于後之羊質虎皮猶有逕庭焉博識古服之士
于此會心如攪古人數行真蹟自知後世臨摹
神骨大别下筆便有貴氣千年来士大夫往往
癖聘渇漢以前一王一禺寶玩不釋而獨于古
文寥如也吾不解此惑矣世道交喪惜夫

一古書不應加圈點為采山探淵者發其奇為賞識焉此中理詞俱妙用。意字瑰奇用◡條暢雋爽用丶所謂玄之又玄非此外都不精也然文有義有詞又有體有章有法有格古文都與後人不同如形家相地隱隱真龍細尋結作此非偏解之所可用亦非標評所能盡者季子曾樂師曠南風知音自得之

一著書之旨顯晦不同讀書所入淺深隨異權經三閱義亦屢更猶有昧于前而得通于今者遍于初而宜增于後者乃刻成之後無容竄入稍有條列重標于上別名曰補庶完一得之愚或當百世之辯



管子權凡例終

管子凡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吳兢書目凡三十卷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為二十四卷其吳兢所次卷目今不可考

一管子註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其訛謬穿鑿日抄論之甚詳矣蘆泉劉氏績間為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第宋本俱不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不可句今據宋本校定而劉績所註其最切當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間有愚見所標注者亦襍見篇首得百一耳



一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摶忒作貣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卜[illegible]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為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既雅奧難句而為之註者復謬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

知今悉從宋本刊定不敢輕加更易其古文字
間有不可考者皆為標識篇首以俟有識者共
訂正焉

一管子新本每遇長篇文字至更端處皆別為一
行其間不能無分析太過之弊今皆按宋本校
正其文義當隔別者止為一其處以識章目所
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者悉為釐正

一管子書文辭古奥既不易讀而近板數家皆承
訛襲謬襍亂支離讀者至一二卷後往往厭弃



幾成廢書今按宋本更正凡次無下數千百餘
處其間尚有一二闕文誤字不可解不可句者
第數之篇首不敢强為附益俟海内藏書家或
更有善本重加輯定實此書之幸也

一按張巨山紹興己未寫本云從人借得讀者累
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
二三則是書之訛謬難讀其來久矣今詳定句
讀悉通融上下文義間有旁註誤句而蘆泉氏
所更正者皆列疏於上使覽者易以研解也

## 管子文評

劉勰曰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
管子所作在管子書

傅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
尤鄙俗

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
祐指畧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没對桓



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
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
力役盡地利既為富彊又頗以禮義廉耻化其
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
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為五霸之盛宜矣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卒旅什伍之數其
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
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
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

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
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為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為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為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為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



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紛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足為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逕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為申韓之先驅斯鞅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為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詬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為衰微之苛斂陳氏因為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瑣猥為市人不肯為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襍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



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其聚文子淮南徒聚眾辭雖成一家無所收采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為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為道家則不類

黄震曰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龎襍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内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為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為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篇最簡明其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来未有能䟽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大匡篇管子行事之日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



按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若輕重篇要皆多為之術以成其私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𢝮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豎刀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為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又曰管子註釋最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守静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為句守静人物自為句方以人物則皇為句而曲為之說曰聽候人物也守静豈聽候之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理為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以比周以相匿為句而下又云忘生死交其後方之明法解可覆也及政一故字不知參對而以相為匿是為句而曲為之說曰匿公是而不



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次有財耳乃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為能行之禽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為去聲亦覺不倫版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欽文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其他難槩

舉

楊忱序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

辭

張嵲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術白心上下内業諸篇是其切業所本

管子目録

管子榷目錄終

管子權卷第一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牧民第一 國頌 四維 四順 士經 六親 五法

經言一

〔評〕六家之指同出於道各有本領揭其宗門法家以管氏為大祖經言管氏之本宗也斤斤廩



廩要於持國富民多於政而薄於道密於權而潤於仁于王遠矣然于强猶絶屬之系大宗也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成萬物也守在倉廩食者人之天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盡也言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感恩而結固之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菅當為姦〔通〕民飢而草食也近之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為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者刑簡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降禪祇祀山川則威令遠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通〕宗廟上事其先示民有所尊而不犯也不敬其上何以教民事上上校者爭而犯上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濟〕王



天下之往也水下獸壙唯其情所欲故曰同民心而出治道治所以運心而行其同非其所以治也故出有原同有歸曰治本王者一其本而與天下同者也伯者一其法而强同于天下者也夫牧民如畜順其欲無拂其惡虎能使媚而况于他管氏先國頌與維而後順是先强之束之而後順之也上不先示其心下見上之不先牧其心管所以不王而孔子所以小

右國頌頌容也謂陳為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由薦舉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非貞廉也）

㊟通 污者惡，廉者清，有惡則有掩著，無惡者皎然絕白，何蔽？

恥不從枉。（詭隨邪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難人必為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眾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予謂予之生全，取謂取其死難也）

㊟演 所欲與聚，惡勿施，便是四順。晁家令人情莫不欲之四言出此，王道也，而伯視所行何如耳。雖然，此其小之於道者也，非其叛之於衷者。經言之外，所論法是何斤斤毒毒，壹把鈐天下之術，而猜刻苛忍為小鮮之亂于大國，而淪難之沸於函谷乎？則且胥四域不供于一斬艾，而淵無魚，山無林，民無于藏命，則亾命走耳。欲法之，誰與而法之？故人知成湯之弛網為縱獸，而不



知網弛之之所以獸得也。取不用命以令用命，天下皆聞于吾令，何求哉？布網合圍而拱手以治天下，不殺可矣。成康之措刑，視于穆之祥刑，文景之任德，視于武宣之嚴吏，天下可知也。故曰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又況禮失而刑誅。四順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民心之悅於生而惡於殺可知也。故曰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此管氏之經言本領哉。是以十五合諸侯而兆衆居三之二，兵車毒逐麼戰以

盆野齊草無閑馬春秋之三大戰蓋自晉楚始
也聖人傷之追思之而歎曰如仁如仁仁能及
天下而不及一國以用任法而草菅之乎又何
以聖人略本內而予標外將聖人為法家鹵莽
也故曰仲之器小小從于其內而不足出于其
外而不正則邪也故管子書可信者經言他皆
雜附當以道別不從法志入于道之內而不足
則管子出于道之外而不經則偽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涸竭也藏於不竭
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
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
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
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
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
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
順而悅故不爭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
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

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
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
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
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
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
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
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
下親其上㊞評造句為工春秋上古文如此七國後
始奇在氣調古人心樸後人心宕古人以質為文



後文中求文古方而平後詭而肆亦運之漸然

右士經士事也經常也謂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言有宗之親所以為鄉之疎必生怨故不可為也下
三事同此㊞通大學所厚者薄同旨故下云無曰不同生
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
也以家為家一親也以鄉為鄉二親也以國為國三親也
以天下為天下四親也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謂家也言
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汝同家而生用此以相疎遠者必不聽下同毋曰不同鄉
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

何親（五親也）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天地日月取其明臨言人君親下當如天地日月之無私也）㊣家為鄉鄉為國國為天下以已而寵民者家為家鄉為鄉國為國天下為天下因人而無以已者無已故大道為公而如天如地如日如月有已則不聽不行不從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言人從上之所貴若馬之從轡）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所先行人必行之其從之若由門矣）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將求之臣已先索得之也）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也）毋蔑汝惡



毋異汝度（汝君也）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二法也言堂室事而滿取其露見不隱也）令㊣滿室滿堂也者眾也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眾（言城郭兵甲博地不足以固守應敵有眾其固守應敵眾更在有道者也）有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三法也）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四法也）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五法也）㊣六親五法不見明分段落註者強為之說耳此類但解其義可不問其目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二（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經言二

㊞六學之外如此山高篇最奇古輻輅尉繚不及也其文節節散叙頗近戴記又似道德二篇



然六經諸子猶典雅陳常蒼古中有正大春秋以上皆然斯為王者之世此中隱隱曲曲博此奇造乃為帝說我斯降而伯矣管子一生內寄轉移作術與立言大相合王以正伯以奇正焉令人不知而伯唯恐令人知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興雨之祥故以羊玉而祈祭烹羊以祭故曰祈羊）㊣山川曰望為其高深通天地之氣利萬民之用不崩不涸所以成其高深而永其秩望也專主君道形勢解

亾後人訓註多失其旨矣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時即古之四時故曰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下可乎載行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方所故無從而怨怒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令令乃行賤而忘卑卑可移）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在焉）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必運也）運行(通)天地春秋冬夏言其常而一蛟龍虎豹風而言其變而神常以變一以神君道配天道矣故



貴行其令而賤忘其卑生殺予奪一人操其歸是以上尊命而下受辭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也）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修理矣）(通)道家無為民化之猜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感德化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之失）（故化文王）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弊問明主所不賓燕雀翔集事之常細也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所宜知）(通)無稽之言勿聽故飛蓬之問不根則不賓勿詢之謀勿庸故燕雀之集不常則不顧是

趙○[illegible]出言[illegible]而民受之[illegible]其必遵[illegible]名行于四方也

以貴言有物而行有恒犧牲圭璧不足以饗鬼神（鬼神享德不在圭璧）主功有素寶幣奚為（主能立功可謂行素有素則諸侯不敢犯寶玉幣帛何所為乎）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斵削也（羿之射貴其肆武服戎不在其落鳥中鵠造父之馭貴其卑容致遠不在蹄跡徧天下也奚仲之巧貴其九卓以載不在斵削成光鑑也）(通)羿非射造父非馭奚仲非斵以証上犧玉不饗而主功有素謂其致有神不在于車輪扁亦云是以無使無言而夜行獨有遠之召非使可令近之親非言可結德化所溢也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



唯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為所以優遠方也親於近者貴於恩厚不在於虛言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與之氣故擬有之也）不(通)夜行者神妙萬物而不知天下順帝之則曰陰行獨有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原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人有大隰失小善不成其美隰下澤也）大山之隈奚有於深（隈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為深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訾讆之人勿與任大（訾毀賢也讆惡也如此之人則大邪也）譕臣者可以遠舉（言行莫先謂之譕臣有大言行者可與舉國之遠也）顧憂者可與致道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得之雖遠然敬尋至則憂及之此人親近推之令去不須召也）(通)山不厭高水不厭

趙○三子技[illegible]世必有功以致之非在[illegible]斵削之末

知○顧[illegible]

深先發之華必隕早實之果必落計速未有不憂在近也。舉長者可遠見也。舉用長利眾皆見之故曰遠見裁大者眾之所比也裁斷也能斷事眾必比之大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通)舉長裁大美人懷三言皆比物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為誕動言必得庶謂如此虛誕者可不足賴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訾惡也惡食之人憂燃致瘠故不能肥體(通)原之平雖隰無高山大雖隈無深義與小知大受政同故訾譽勿任大而誠臣顧憂



乃可遠舉致道如其計速憂近往則勿召矣舉長裁大與內美之懷皆任大者也必得必諾小謹訾食皆任小者也故參于天地唯有天地無棄之德者能之。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為法則若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參之天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猿遇墜岸而能飲踰智者逆禍而能息也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得塗踰未經其事聞其所經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施生不求所報與而不取可以配天地也(通)猿連臂而下飲于三仞之淵如爽

也。知連引之無難則知矜專之禍若馬識道不行野者資其智故予人而任之功可配天地自取而伐矜既幾及一鬼急倦者不及倦怠之人觸塗廢滯故多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無得以已不及疑神不神雖無形常在於內故曰在內也不及外見故曰在門也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已也待謂須自厲以待曙戒勿怠後稺逢殃曙每而戒所以戒此日之事待曙戒戒勿為倦怠也以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通)在內為君在門為役將假者餘以借人將待者壓以受令邪入內則不神正衰



故怠而不及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難人必哀之也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則彼來意不極也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用之不同其事遂異也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遠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

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若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此則君子體斯道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者均彼我忘是非故無来往之體然道之所設身必與道之所設身之化也之化也（通）失道寡助得道多助故道往人從道來人來身與道設道隨身化故以為天下定萬物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通）天度主節所以持盈人和主仁所以定傾



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之猶人主過由己作雖大而吞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也（演）覆屋不怨下瓦操箠說在莊子虛舟之遊無心之謂天有心之謂人天則遠自親人則親造怨

帝王之臨宇何心哉殺無殺利無利若四時迭運于前當之者榮落而我無為一天而已故百姓皆云我自然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平分遠近無二故遠者自親也人事之起近親造怨故人事則愛惡相攻有近親造怨也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也無私遠近（通）無私近私遠承上言巧者善用天則遠附親而有餘拙者用人逆天近造怨而不足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用之有餘拙者用之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



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親狡謂猜也言烏鳥之性多猜初雖相善後終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通）禽獸無情乍合乍離故曰烏合鳥集此與上燕雀相似莊子曰無故以合則無故以離貴其重也是相親而不解者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之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役而哀之雖有憫然見而不忘故彼不結也見施之德幾於

不報雖有恩施之德、然見而不忘、故彼不報也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心行徠不見則四方歸之㊣通心行。與上夜行合心也、夜也誰得而見之不見是謂至德故曰不顯其德如不忘、又弟二矣、獨王之國勞而供鶩鶩門下諸㊣通獨王自通、不必依解作獨任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通自媒者、獨王獨國之比、無與成其合也、不如形勢解、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無緣故可往㊣通可往可來註長于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

管子權　卷一　十五　郭一百五

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嶮阻不乎易也㊣通日月有晦蝕、而天之清不易、適郢南面不見恒山、而地之體不易。天地之用有變、而天地之道常一也、知乎可與言易矣、可與言道矣、君與乎哉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不可復言者、則由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時臘月十二日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樹霜至藥姿大禁也㊣通言行即屬君、于臣無當、

## 權修第三

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為、故須修權

經言三

㊣評權修、名奇文不稱經言典常、文不經詳其體、周末秦先之間乎、已濫矣、意後之法家纂入之耶、或脫亾而妄補之、吾不敢信吾于文論其世也、

㊣評篇中美言、爭民、爭貨爭貴爭治樹穀樹木樹人、數行耳、其他曼衍中承似墨子、長支悠廉似荀子、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所統一也土地博大

管子權　卷一　十六　文三百三八

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屬於墾闢百姓殷眾官不可以無長、無長則無所稟令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眾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故無所取則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於千、如此者權必自輕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眾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眾使民勞則

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為矜惜之也）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亡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牧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眾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驗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所見之處賞罰



既信則所不見懼而從教不敢為非）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必身自行之所以率先於下也）審度量以閑之（閑所以防其姦偽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



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所實惟穀故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眾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眾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

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桓靈之賣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所以



識其蠶綫此之不為輙言人事婦人之性險詖故賞罰不信矣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閒欺閒隔也有所隔謙而欺誑也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事謂農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

名之不章為之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為三患下獨王貧賤日不足是也有獨王者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行日不足之貴也通獨王孤也貧賤國虛也日不足政煩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濟而成立之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果木過十年斫就枯悴故曰十穫也一樹百穫者人也人有百年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亦有湖之而報德者故曰百穫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一種百穫近識者莫能測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貴神道設教也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



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反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

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飾也小耻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庭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



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閒其治民閒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閒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 立政第四

三本 四固 五事 首憲 首事 省官 服制 九敗 七觀

經言四

評 立政文質而正非奇也殊與形勢乘馬不類必非一手然猶春秋文體其首憲一篇略近齊語首事以下淺代典志之本當是經言正書七國以下無此文矣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三謂三本也謂治亂各有三也



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四謂四固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五謂五事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自三本已上總其目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

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失於小人其為禍深（濟）養馬瘦之猶得力養虎飽之終遺患在天性也故曰寧過君子無失小人然其在知乎天下有偽君子有奸小人奸中而偽外其執從而察之察之斯慎之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魏祖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二言盡小人之毒矣得免小人之毒矣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財



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獸之行踈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德雖大而仁不至或包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通）下言卿相不得衆則至仁者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也貞清之品過行之賢往往刻意立德則長而子民弘愛則短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鄣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

也。

右五事

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匿隱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復白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羊豕之類也群徒作衆後也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譙能敬而從令無事可白則是教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

翘及坐及也



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上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罪必有首賢雖才用統倫無得過其勞級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入籍者入取籍於太府也憲籍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



憲所以察時令籍所以既功過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于君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死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都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歲朝之憲既

布然後可以布憲（憲）謂月朝之憲
右首憲（評）即五鄉內政之功令詳志齊語此首憲特其領令甲之科條罰格耳周道人之振鐸憲正之讀法蓋首憲所出也意當時與伯大政紀之國冊而私書止載其典要耶然而左氏不述國語則此一無頭凡例耳其文從周禮變來近古可為後代典

志式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

管子權　卷一　廿七

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評）此六典志令甲之一條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粉（扶問反）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

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通）由田田畯之類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蓺簡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評）此即後代官制職掌蓋原于周官

周禮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

管子權　卷一　廿八

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通）器物式樣等級則有限禁用有數壞則有歲脩修宇連上為句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椁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通）朝官吏以上直承天子服文為句以命直冒至末命即令也此所謂服制以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鬈（求圓反）

貎刑餘戮民不敢服絻一本作絲不敢畜連乘車

右服制 註此所謂耕度也亦後世令禁禮志

儀曹主之以上數條管子受任布憲之大

者可作齊志當別為一篇記者以事議混

入之耳一國之政也故事斎于周禮而法

嚴焉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言事皆競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則武術不說假雖有險阻不能守矣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之說勝則除怨弱而行仁宋襄戒而慕古也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全生之說勝則



王孫自奉千金何侯日食一萬 通孔子求生害仁孟子舍生取義

唯是以苟生為耻也故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曰奉千金食一萬是厚生者安得全之皆大富貴

人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

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立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費仲以來

奇異而居顯位董賢以柔曼而處朝謁也 通私議自貴是禁處士羣徒

比周是散朋黨金玉貨財是除鬻爵觀樂翫好是

絶游娶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

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

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

訓之所期也謂君將行令始於心故不見終則以成事遂故不可及也

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

之所期也君既盡心於俗所以能期於心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

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

所期也君之好惡纔形於心百姓已化於天下為而無害成而不議



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君惟奉順天道所以能期於此為

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

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谷也謂俗與憲合

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乘馬第五 立國 大數 陰陽 爵位 務市事 士農工商 聖人 失時 地里

經言五

註乘馬只一篇文字首有目中分段落末極論

民不地制、[illegible]之制、以國有萬乘千乘幾

百乘是曰國賦萮秋謂之斂賦故標曰乘馬意丘國九數等後人分立之如河上八十一章非著書之故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為者帝為而無以為者王為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為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政從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因朝起市者貨之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為之有道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可以正政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和調則地利或幾於息故不可不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適達下為一段陰陽捉是地政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摩然後成陰陽之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其氣此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盈縮不正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雖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天地亦準陰陽不可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得天地之不正官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為之有道



右陰陽按此釋地者政之本也疑釋地者政本陰陽者借天以影地似不可命曰陰陽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為事者故事不成也為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為之有道

右爵位按此釋朝者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過常之利也），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謀慮則事生也），成於務（專務則事成也），失於傲（輕傲則失）。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為之有道爾（古之政務在獄市，獄懲惡以勸善，市抑末以務本，故其道在貴五穀而賤百貨。百貨準之於上則平而賤，矯之於下則擅而貴。治市者抑商之擅而通以利農也，非以自利也。故先王詘商以豐民，後世奪商而自豐，其為一，所務為不同也）



右務市事（按此釋市者貨之準也）

黄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黄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百一宿有定準），則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



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評）下從地引入器制，提申千乘器制，不可分截，遠遠推開，又合入古文之妙。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襍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鐮纆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



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

（評）管子每於地政文質陸離，倍著精神，伯者之本事也。與强者之兵法相對，然强兵蓋未有不本于富者也。

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

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
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制
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
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捍車馬四乘其甲二十
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通)此
政詳用之量器之制以黃金一鎰百乘一宿為準
以方六里一乘地起量以市貨正分合制相錯論
叙此古文之妙末因以信士立朝連入義之理通
論即四民已具故曰士農工商要以經制振因地



均立令起則故曰地者政之本也如此文字雜而
整整而棋正而奇奇而正大將提兵左指右麾紛
起互應總歸一陣意即內政之軍略耶故謂定作
一藊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
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
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季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
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
地六步一斗一本作一升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
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

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穀籠為
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
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
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
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大潦一本作大續㊟文蒯絕也頃所水也
貴清異上而太古下而後世此當其極盛左氏嘗
而豔此奇而艷方駕也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
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三謂去十仞之二三二則去三
四謂去十仞之三四則去四謂去十仞之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



五尺見水言平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
八尺曰仞分七仞則屋每分有二仞二尺去其三則餘有一丈八尺三則去二二則
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劉績曰言地高則難澇故曰十仞見水不
大澇地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
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澇可以
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
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地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
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
(通)二犁一犁應服牛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

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通）公田之功而不與分焉此人學以為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為若此者預食農收之功而不受力作之分也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評）儒者虛聲而不進仕工賈占業而逃官役此皆憿士游民亂法悖上不誠不信而不可訓也令與三日之功而不受一夫之分所以罰之也不可使為工則惰民耳周禮無常業出夫家之征此夫粟也如此四民有分善託業而國啟强下云誠賈云云與此相應亦與國語內政略相表裏



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數民必以智者有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數人為工必以巧者欲令愚智之人盡曉知之然後可以教人也非一人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

敢為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箋）乘馬用量市貨合歸于經地制賦課農均力與里乘兵農合一之法鄰市本末通功之利畢然具在掌中所謂多多益善分數明也只在起本于一耳一里九夫之田政井田之制如此百乘千乘萬乘周家賦法之善管子亦未嘗更變其曰內政不過申嚴釐正簡練服習之耳故一出而九合威天下夫子曰如仁如仁是豈與商君新法連坐開阡等我偎不察而並舉曰管商不究乎

右士農工商按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力終之以人君出令之事末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為下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民也善令人知分故名為聖人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分則已尚不足何名為聖人是故有事則用用謂人也適有事則用兵役也以地以乘賦之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歸而居也唯聖人為善託業於民謂託人以成功業也民之生也辟則愚縱其淫辟則昏愚也閑則類類善也閑其淫辟則自善上為一下為二下之效上必倍之也



右聖人按此釋上分力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為之不可藏而捨息也故曰今日不為明日忘貨言不為則失時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右失時按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詳此地里應在地均經正

右地里按此釋上均地

管子榷第一卷終

# 管子權卷第二


唐司空房玄齡 註

明道民朱長春 權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七法第六 謂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

經言六

㊟七法有段落似先秦實與先秦不同其言簡貴不湯不煩頗多造奇是注意之作可為文式後之分段者其文不知多許易延矣而骨散神



弛氣懈政周末秦先病如此千年來文家及學其病不學其精沿江河之流而忘其源也悲哉文之壞坐此由韓蘇以來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人而用之謂之非不能廢其人而退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猶未者則以未具下文故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備謂立是廢非賞功誅罪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民然後能彊兵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為兵之數猶之不可雖能治民而欲彊兵必明於為兵之數然後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彊兵其欲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理之不明猶是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卽下之七法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

㊟則象七法六承治民有器唯計數



合治兵言為兵勝敵申在後兵數選陳而正天下畧具于中總一篇文字故曰以上是一冐頭

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者所以合宜也名者所以命事也時者各有所當也似類比狀立法者必有所倣傚不徒然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角亦器量之名凡此十二事皆立政者所以為法也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草物當以漸也順也靡也謂物以順數

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之久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

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凡此十二事皆為政者所以決斷而

窒塞也㊟決通也十二事相反或通之或塞之凡以

利民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凡此

六者皆自心術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

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之以知其數也不明於則而

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以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

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輸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

擔擧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既擧竿之本其末不定也㊟七枝數演之文



未免乎陁以七喻見奇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

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鶴脛非所斷鳧脛非所續也不明

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為書右

手從而止之則無時成書矣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

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敺衆移民猶使

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

拘之物有背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悅之令其歸服今反拘留之則彼愈叛矣不明於

計數而欲擧大事猶無舟檝而欲經於水險也故

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

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敺

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

擧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匿百官也言百官皆情為私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

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盜賊之人常欲損敗於物也威傷則重

在下君威傷則臣反得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

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

上流則官徒毀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貨成故官徒毀徒事也㊟官徒猶



生徒蓋言官屬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

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為盜者用盜致富故愛重民謂務農者為盜敗産故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

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

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厲奮也則戰不

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

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

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

四經敗結上人君泄見危另揭起下君不察則失

臣也。人君泄見危。謂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為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于上。下皆隱實言虛則是國情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寶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寶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令命則當棄是令貴於寶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社稷者身之存亡故棄親而存社稷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崇替所由故棄所愛而存其法



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威者人君所以服海內必不得已寧數貴祿不可分威也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不通於四者用非其國故曰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治水潦者必坡其隄防也養人如養六畜。養六畜者必致其閑皂堅其羈絆用人如用草木。用草木者時入山林輸轅不失其宜無蘇么得其所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君之於民其猶居治之養之用之三者各得其宜論道而行理則無私不服也㊣居身所謂皇建其極正身以正朝廷也不屬上三者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

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罪得其人故不怨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故息其貪也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不濫則立功要功之士知其不誣故競而為之本兵之極也。為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強國必先課吏教士養而用之國強而後兵強故曰本兵之極。管子以內政先軍政如此故首治而後兵由強。治以強兵。文議俱次第相承

右四傷百匿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



存意於聚財則彼國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之器用者也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存乎偏知天下而偏知天下無敵。謂知天下謂偏知其地形險易士卒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者發內而動外應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日其為之不知其所以為有數存焉於其國故曰幾數也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八無敵具為兵本末由外入內由粗入精軍志將畧大要已盡始於富國中於治兵卒於選將將不神

知以士予敵士器不服練以財予敵財不蓄聚以
兵將予敵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
下。財謂貨財不能蓋天下無以正天下也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
不能正天下。二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
下。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則無以正天下餘皆放此器蓋天下而士不
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
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
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
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



之勢也（通）機數之明中權也韜鈐也唯君與將共
之大明于時小明于計獨運密嚴而人不敢窺故
曰衡庫衡主運權庫主韜藏兵機也。大時小計
不在功在于用兵之勢承上言大者時也小者計
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合天時也至小者捷勝亦在人計謀也王道非廢也
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寶之位神器也令所共使非有
饕廢而天下莫敢窺者以王者當繼推之運應天人之正衡庫者天子之禮
也。衡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言王者用心當準平天下既知輕重審
用於心無令長斗日者所得此則天子之禮然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

勝矣。選謂簡其精練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
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
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謂貴兵勝一而服百則天下
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與亡國雖少天下
共觀之故曰觀多桓公救邢遷衛用此術也或曰觀當為勸罰有罪賞有功則
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
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右上也成器不課不用不試
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試則不用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
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



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成功立事
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
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右為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雖委曲順天而舉不失天時也毋擴
地利（通）無曠土也下野不辟地吏應或曰山陵
水澤要塞。筆旅思險也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
數。撥空也天之所覆空地謂山河陂澤所以營作而興利者也必計數其多少之要然後變對而
用之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

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自勝謂自勝於己其敗可知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政不可加兵）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敵情未可約誓未可約士）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既無備無主故難知攻不能先知之）



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功謂堅利）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民倖以偷生也）故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人望風自退故曰獨行也遯入三軍如無人曰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地圖謂險易之形軍之部伍什則有長故曰十官又須謀得其人也）日量蓄積齊勇士偏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故不以道里為遠）評

六語造奇工於辭者與七法同體文平而巧行之風雨飛鳥等亦權家談介介

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故不以山河為險）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故無與敵）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謂其功可以為波水旱）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謂上下同心其猶一體）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懼雷電之威故波士不齊）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穫也（能令彼有水旱故下得使收穫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



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敢死之士耳目所以聽鄰國之動靜令必知之）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奇說謂譎詭之言雕俗謂浮偽之俗）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特有權與之國不須而恃之權與謂權為親與也）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右選陳

## 版法第七（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為常法）

（評）版法與訓蔺邃精言也品貴與形勢相班又在乘馬之上與他篇體遠世亦遠晚周先秦著書經言多此體他近於傳矣乘馬叙事此立訓經志詞事故是兩局

凡將立事（立經之事）正彼天植（謂順天道以種植必令得其正）風雨無違（君道不虧則風雨無違也）遠近高下各得其嗣（高下循多少也謂君之賦稅因其遠近之別以多少之差輕重合宜故可嗣之以常行嗣續也）三經既飭君乃有國（三經謂上天植風雨高下也是三者既以飭整故君可以有國也）（通）正植



法天無違法時得嗣法地紀論致版大凡天其經也地其紀也時其運也總而成制曰三經喜無以賞怒無以殺（通）張憲建極無過禍威賞刑勸之利以誘善懲之辟以華邪兩者帝王所不能外也此乃[illegible]天植也風雨以神之遠近高下以宜之協其征民不疑神其權民自遷故總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紛賞之不正者移之也植而不移道在回同在國兩列而正君乃有國喜以賞怒以殺怨乃[illegible]不行民必乃外（有外叛之心也）外之有徒

禍乃始牙（徒謂黨與也外叛若有黨與禍由是生故曰始牙）衆之所忿置不能圖（衆忿難犯故必置之雖能圖之）（通）上任喜怒民怨而心外外結徒而背公禍乃牙徒與多而衆忿則不可圖矣故衆怨難犯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情舉不有初鮮克有終故須觀之）廢所惡必計其所窮（蜂蠆有毒故必計其所窮加用獸猶鬭其所終將何為也）（通）此論舉措然而能枉直焉廢之亦以愛之也故下云兼愛無遺順教鄉風順教鄉風則廢之所窮復歸于舉矣慶勉敦敬以顯之（人有敦敬則慶勉以顯之也）富祿有功以勸之（人之有功則賞貴以勸之）爵貴有名以



休之（賢者有名則爵貴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通）即順命萬民鄉風（上之衆歡有功名之士必爵祿[illegible]而共之所以教之急也）（知以則民鄉風而從化）旦慕利之衆乃勝任（有功名之士既旦暮得利衆自勵而勝任）取人以已成事以質（將欲取人必先審已才略能用彼不質謂準的）（將欲成事必先立其準的事不違質然後為善）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嗇於用財）（不以賞賜則立功之士懈怠欲人來使其費更多嗇怯）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不足則令不行故辱也）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illegible]民乃自圖（謀為叛已）正法直度罪殺

不赦（夫正直之法度罪殺有過終不免故）赦僇以信民畏而懼武威

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猶用苦其有怠倦不勤則因告以辱）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言執法以常深植而固守則不可動後弟乃慎倚而邪則法亂而身危故可恐也）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既能正倚化邪歸於正直如此化出令往則民移）

（通）持法在上論法在下法用參差民幸亡忌故植不動而倚邪恐邪革化而民乃移法天合德（天之貧始無有私德）象法無親（也之寄生無所親私）參於日月（日月無私照也）佐於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悅在施有（將悅於下在於施無令有）眾在廢私（將欲齊眾在於發私）召遠在修近（修近則遠者至）閉禍在除怨（除怨則禍下塞）修長在乎任賢（任賢則國祚長）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安位）

管子權　卷十

管子權第二卷終

# 管子權卷第三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 幼官第八（幼始也陳從始輔官務政之法）

經言八

（評）幼官文奇而語叢冗不可解者名數或別有闕文可解者于五方分係政典事權多駁于理未見其于時憲確有合也意撰者萃集附會不如月令遠矣　其叙法如九宮合變天下奇才

管子權　卷三　一

（評）五圖五方五令按德運行理禰本治身之精條為國之緒夏正之演呂攬之宗其原出于周易猶五帝来先後天奉若之道官正之本也其說要會于法天法道清靜因應故管子列于道家或有本論惜其事政配属分襍不大合耳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演）夜虛守靜道之樞氣之初孔神中存則彙生治形之本政與天一子半復初合一歲大候一日小候人物之氣貞極

芭元靜為作後失守則剝得守則皇天一統五行
之元于夜通一歲之候虛靜物皇時變通不幾五
方異而中夜一也言欲候氣聽聲以知吉凶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
物此時人物則皇暇啟吉凶之於不妄五和通土寄于四季以一調
四合為五和時節土生數五土氣和則君順時節而布政君服黃色
味甘味聽宮聲此土王之時故服黃味甘聽宮也然土雖功三時四季而正位在六月也
治和氣土主和治和氣故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中央也
以倮獸通倮蟲人為長之大變倮獸謂淺毛之獸虎豹之屬藏
溫濡者歲謂包之在心君之所藏溫和濡緩所以助土氣行歐養謂禽獸能為蓄之
管子權　卷三　二十
言者時政迷之所以養嘉穀也通藏內體行外用皆順時節宣之
道也溫濡應土潤溽暑之候歐養致弊故納新之
化內涵土培其元膏外滌土助其育養五官春異
獨歐養土與春同春天陽之生夏季地陰之生陽
饒陰乏饒者養舒乏者養疾從其成氣也坦氣修
通坦平也平土政則其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凡土王之時所生之物但開通安靜則其形自生既術理之常則無殘害於所賦之命也通生合陰
陽之理開靜動靜也動靜因時而形生自理五官
皆然土位下為萬物之命後命曰常丹功以歸土

為還元尊賢授德則帝帝者之臣其實師也尊賢授德則可為帝也故身
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服行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
霸章明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生者安定之死者處置之欲葬其柩
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有材者爵之有能者祿之計凡付終
通歲之成上計曰付終務本飭末則富凡謂都數也付終謂
財日月既終付之後人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常謂五常也備能謂
才能之士備有之同異分官則安同異之職分官而治通之以道畜
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
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官治攻發之
管子權　卷三　二十一
以力威之以誠通中央君位帝王霸等系之主術
王鈇所謂皇建之極春秩禮夏定分秋辨數冬總
凡四方時政各有所屬官司其令是紉官也紉初
也初官立政一舉而上下得終謂初會諸侯上下得終其禮自此至
九舉說九合諸侯所致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成謂諸侯自盟要不事於齊至三會則諸侯散其成而朝齊四舉而農佚粟十
四會之後役減省故農人佚樂而采得十全五舉而務輕金九五會之後兵戒既息事務轉輕而金得九分一以供官也六舉而絜知事變絜圍度也七舉
而外內為用外謂諸侯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

成形九會之後威行海內雖居侯伯諸王之事既以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
守也自九本已下管子但舉其目或有數在於他蓋但此書多從散逸無得而知然九本所以
搏擊強大人主守之故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七官飾勝備
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察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
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動弱必從強靜弱
必同(通)主上下不主強弱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
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
八存亡之數九(通)詳按九本以下即反上九舉所
云舉舉政也上下得終等政之序也首辨分次率



民然後足國則三四五是也國富而議政政明而
合內外兵強與固而戰勝于足帝形成矣故九本
系君關存亡八分系卿相勝于朝廷也關強弱七
官飾備系將軍治內兵結外援關安危六紀系賢
人非賢才不足審察事變帷幄謀臣司之得賢昌
失賢亡關盛衰五紀系庶人以上務輕農侈地辟
之守合散成故關治亂農食人關尊卑金關貧富
練之以散羣儆署儆曾也凡上之諸數既已精練於後散之於眾使儆曾籍著
其名以之凡數財署數謂國用之數使財者署(通)凡計之凡也兩

署用人理則二政殺僇以聚財或因亡國或因成家莫不務沒其財
故曰殺僇以聚財也勸勉以選衆(通)殺僇節其財之流勸勉
開其人之塗不殺無以禁溢盪不勸無以督墮工
使二分具本使上之儆署財署分知其事各具其名籍之本則財署知聚財儆署知其選
衆發善必審於察執威必明於中發善謂行賞執威謂行刑此
居圖方中此立時之政管氏別五其圖謂之方圖而土位居中春行冬政肅
肅寒也冬氣乘之故也行秋政雷春陽秋陰乘陽故雷陰行夏政閹春既
陽夏又陽陽氣猶并故掩閉也十二地氣發(通)氣十二日一代政
因之春秋凡八冬夏凡七通一歲三百六十日春



秋候平氣中冬夏候極氣終而始中氣常麤極氣
常短戒春事自此以下陰陽之數日辰之名于時國異政家殊俗此但齊陶行不及天
下且經秦焚書或為煨燼併而詳焉闕之以待能者無十二小卯出耕十二
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
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
謂三卯所用事同他皆倣此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君則時節布政君服
青色味酸聽角聲此木王之時故服青味酸聽角治燥氣春風而
早於燥氣治(通)木潤金燥治燥治濕取順時火陽中陰
水陰中陽治陽治陰取反時春秋刑德合氣之中

也冬夏陰陽爭反而後中也用八數（八亦木成數也）飲於青后之井（東方井）以羽獸之火爨（羽獸南方朱鳥用南方之火故曰羽獸之火）藏不忍行歐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春主仁故所藏者不忍之理合聚於內出空於外）（通）藏行合時則氣平而脩通故動靜形生得理內空周外春生氣內跣達外也强國為圈弱國為屬（强國所以禁禦弱國弱國圍然也）（通）春以陽剄用事故强圍而弱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强動弱必從强靜弱必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强國舉發必當以禮時也禮也必得其宜）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



日至（鄰國和好不基貴賤之位無司存於此事變日至無常居基漸）此居於圖東方方外夏行春政風（春箕宿多風）行冬政落（寒氣肅殺故凋落也）重則雨雹（其炎重則雨雹水寒所致）行秋政水（秋畢宿多霖雨）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卞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通）夏至生陰陰為小冬至生湯陽為大言暑終小言寒終大陰陽之分也故與曆異暑先大入小陰不得離陽也寒則言至不言小一生二二合卯一三暑同事七舉時節（火成數七火氣舉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

赤色味苦味（此火王之時服赤味苦也）故聽羽聲（羽北方虛也火王之時不聽徵而聽羽所以抑盛陽）者（通）春秋之聲與月令合冬夏與月令反月令主聲幼官主聽聲以調樂順天地之正聽以養生反天地之極天地所以極而復生水火相救而已治陽氣用七數（七亦火之成數）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井也）以毛獸之火爨（毛獸西方白虎用西方之火故曰毛獸之火）藏薄純（盛陽之性失在奢縱故所藏者省薄純素也）行篤厚（陽性寬和故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形所生自然修理而長育）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



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通）南方歲之中屬離其政主辨北方歲之周屬坎其政主總主布周則復始也秋行夏政葉（盛陽氣乘之故卉木生葉）行春政華（少陽氣乘之故卉木更生華）行冬政耗（盛陰肅殺故虛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濟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九金成數金氣和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服白味辛聽商）治燥氣（秋多

霖而水故治濕用九數。九亦金之成數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井以介蟲之火爨。介蟲北方玄武用北方之火故曰介蟲之火藏恭敬。金性廉潔故所藏者恭敬也行摲鋭。兊金性勁銳時方肅殺故曰以勁銳摲擊所以順殺氣也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內外之異故須閒之修鄉閭之什伍。殺氣方至可以出師征伐故修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異糧故其養勿通信利周而無私。申布秋利既令周遍無得有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冬行秋政霧。秋多陰霧行夏政雷。盛陽乘盛陰故雷行春政烝泄。少陽乘陰故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水成數六水氣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故服黑味鹹聽徵聲。不聽羽而聽徵者亦所以抑減陰也治陰氣。不治則盛陰太過太過則治陰氣也用六數。六亦水之成數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井也以鱗獸之火爨。鱗獸東方青龍用東方之火曰鱗獸之火通爨養生以火皆用其生藏慈厚。君人者好生惡殺故於刑殺之時藏於慈厚所以示其不忍也行薄純。冬物樸素故行省薄純儉通冬夏藏行而反陰陽之交也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冬行刑之時故成僇器也教行於



鈔。鈔末也冬為四時之末歲之將終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記動靜則行止可量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各有不同故須別之異出入。以兩易。出入既異又並令無差故曰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固謂護惜也生既須養則物不可惜故曰解固通通于復坎則知異出入解固之道審取予以總之。又恐所養過時故審取與之多少以總統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玄帝北方之帝齊桓初會命諸侯不使非時出師故令曰若非玄帝有令之時毋得有一日之師役一日尚不可況多乎通九會相次從叙北方歲終之政也月令飭國典來歲之宜故舉九令詳申之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百分取五分評百取五白圭二十一之說輕之于堯舜之道也當時何以脩內政億九合共同盟意蓋言耶如曰筦責海輕重賦不藉于農又必設法以上為市則一國之小其厲甚于漢武之鹽鐵遠矣且諸不帶海之國何以令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偕同也稱斤兩也數多少也藪澤以時禁發之。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修澤梁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

趙○按胡大令諸侯上常來朝會之令即下文是

（常所祭常所食各有時物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共命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玄官主禮天之官也）請四輔（四輔卿三公四輔也所以出祭行禮）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官處謂處官也處官位而四體無禮者謂之莠命而流放焉莠命者謂亂教命若莠之穢苗也）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四義者謂絲貯粟障谷無興議絲易樹子無以妾為妻諸侯能順命而無議者則尚之于天子玄官聽三公之錫命尚上也）圖 冬時之終四義四時令之行合義也官四體亦是 四官四岳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為幣（為幣禮幣）九會大命焉 圖 以上中令以下習命受變等應出常至（謂上九會既出大令故天下諸侯常至非此之外則朝聘之數遠近各有差也）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明習教命而）二年三卿使四輔（謂諸侯三卿使天子四輔以受節制也）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於三公所受命）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一年而會至習命（因會而至以習命也）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重適謂承重也適諸侯之世子也）五年大夫請受變（諸所變更之教令也）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道路既遠故世一至）置大夫以為廷安（其遠國大夫則為置館舍來於此以安之）圖 廷安塞上之官如漢都護取安邊廷也 入共受命焉（入共國所有因以受命）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圖 上五圖治內政典也、下五圖治外軍略也政以皇極為主兵以中權為鈐四方之政奉於帝德四部之將制于中行故圖中言神不及事圖外言事則有司存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善勝敵者必得文德之威武藝之官與之練習士卒則可以勝之）務時因勝之（時異也務是因修不逆於理可以得勝也）圖 時因因時列事下時分以時施舍終無方勝之（從始至終計出無方者勝）幾察也 行義勝之（庶幾行義者可以勝）理名實勝之（整理名實不謬妄可以得勝）急時分勝之（敢謀所得之物應受分者急分與之可以得勝）圖 允分于急時毋緩不必敵物事察伐勝之（伐功行賞之事必察有功不令無功者妄受可以得勝）行備具勝之（行師用兵必備其攻戰之具可以得勝）原無象勝之（奇計若神無象可原者勝）本定獨威勝（用師之本先定能之者獨威者勝）定計財勝（計謀財用審定者勝）定用知勝（開知數能審定者勝）定選士勝（精選士卒能審定者勝）定制祿勝（制祿與有功能審定者勝）定方用勝（異方所用各有不同能審定者勝）定綸理勝（綸理之理能審定者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所依奇策能審定者勝）定

實虛勝定盛衰勝（通）其靜如山為將先治心故皆

定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發舉兵機誠得其要則敵不能量也用利

至誠則敵不校用兵便利又能誠則敵不敢校也至明名章實則士

死節明忠義之名章功勞之實士則死節不求苟生奇舉發不意則士歡

用奇謀之舉發彼不意則士樂為用交物貿易因方則器械備交貿之物因方之則器械備具

有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因彼所能所利而以備之則所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執所營之務明所為之本則士不苟且

備具無常無方應也其所備具無有常者所以應敵無方聽於鈔故

能聞未極鈔深遠也所聽在於深遠故能聞於極理（通）聽於鈔以下皆



言將心兵機微乎神矣此在師律之上以無律用

律也雖然可言不可言言非微矣況其神視於新

故能見未形未形者新事將起所視者在新故見未形也思於濬故能

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沒者所思在深故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

發舉可驚然無量故動於昌故能得其實舉動昌盛故敵懼而輸實也

亡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故其常實不復衰敗器

成數守則不遠道里器用完成數令堅守故欲往則至不憚道里之遠也號

審教施則不險山河號令審悉教命施行則是涉火而不顧豈險難於山河也

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德博而一行純而固則仰我如時雨敵我如淑

敵之蘭誰能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慎號令審旗章則攻者爭先登豈須後而相待乎

（通）賴日持久兵老城下待也權與明必勝

則慈者勇權謀明略必能勝敵則慈仁者猶致勇奮況惡少哉器無方則愚

者智器用無方應卒必備則愚者習而成智況不愚乎攻不守則拙者巧

我攻既妙彼不能守則拙者習而成巧況不拙乎數也數也常為向動慎

十號兵既數動必慎十號章等此有數在他篇九明審九章飾習十器

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軍之主將既必

有常軍之計謀亦須先定求天下之精材精材可以為軍之器用者論百工

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



稱材稱材謂材稱其所用也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

圖方中此中國之副也（通）中國中軍也大將居之旗物尚

青木用事故尚青兵尚矛象春物之芒銳主春為人不得鈇刑則交寒害鈇其行刑

初旦而夜行刑盡故之交其時尚寒鈇鉞禁法為用鈇鉞主戒也器成不守

器用既成則守圖也不知法經敵法不能用也教習不著

不能我之教習敵猶著明若不知其所舉兵之出不意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

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

害莫之能害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

而游兵驚軍四機即上不守不著不意不知也障塞不審不過八

日而外賊得閒庫塞者所以防守要路也由守不慎不過七日

而內有讒謀由守所由而防守者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

盜者起詭禁所以禁詭常也死亾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

敵死亾者不事食鬼神必怨怨故軍財在敵 通 不恤死無以勸生者之

死故不倚禡祀以恤財而軍亾財乃在敵此居於

圖東方方外此東圖之副也 通 左肱右掖前矛後勁青龍

白虎朱雀玄武兵法陣法不外于此左前主進取

勝敵右後主厚集持守一陽節一陰節通于陰陽

則知其所居矣旗物尚赤火用事故尚赤兵尚戟象夏物之森聳



刑則燒交疆郊其用刑則於疆郊焚燒而交也必明其一一謂號令不二

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

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

民則國危至善不戰用兵之善者其唯不戰乎其次一之其次善者

雖戰而號令一大勝者積衆勝無非義者焉積

衆勝至焉為向可以為大勝積衆然後可以大勝所以勝皆大義故大勝也大勝

無不勝也 通 無不勝一戎而有天下也故曰次一

之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此南圖之副也旗物尚白金用事故尚白

兵尚劍象金性之利也刑則紹昧斷絕其用刑則斷盡之昧斷絕而戮之也

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

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

可數則為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兩者謂道德也動靜有功

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

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謂同為事偕習以悉

悉盡也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此西圖之副也旗

物尚黑水用事故尚黑兵尚脅盾象時物之閉肩或署之於脅故曰脅盾刑

則游仰灌流其用刑[illegible]游縱之所使仰戮死而[illegible]乃投之於灌流察數而知

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



廟育男女宗廟存則男女育也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

法儀出號令擇才授官四面分設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

也罰人是君也至善之兵不求其地所以君可罰人若桀紂之人比屋可誅也 通

不仁之君毒人為人而罰其君非富天下也立義

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

焚海內既獲敵人之國順而守之然後修其法制如此則服勝之心可以焚於海內民

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利除害則人從也立為

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既九會之後天子加命立為侯伯而各三千里四方

相距六千里大人謂天子三公四輔也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

國君謂天下同盟諸侯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祀天地地神祇使之合德則四氣和可知故生物從之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緩急之事皆計定則二者之危無所難緩急之事皆有可危之理故曰危危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𢡟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謂不怯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此北圖之副也圖兵法陰陽之義也陽節制人陰節自制制為不可勝而待人能勝故東南言決勝



西北言守勝合後合于中軍之後也與前矛兩翼異故言多善尾之務為中堅之輔

幼官圖第九

中方本圖　東方副圖　中方副圖　南方本圖　東方本圖　南方副圖

西方本圖　北方本圖　西方副圖　北方副圖

經言九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倮獸之火爨藏温濡行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信賞罰爵材祿能則强計凡付終務本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內外為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



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七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强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傰署凡數財署殺僇以聚財勸必以選衆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方中

右中方本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

幾行義勝也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勝定知聞勝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



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閽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敺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國為圈弱國為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



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釱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圉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圉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閒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亾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

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篤厚埴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



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危國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為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副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摶銳埴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修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



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尚白兵尚劍刑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為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副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純垣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



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毋征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于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為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為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本圖



旗物尚黑兵尚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為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

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副圖

五輔第十（謂六興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弼國政也）

外言一

（評）五輔脩條大榦廣川衍隰之文與權修是一家手小湯更靡先秦多如此此與荀子體亦相類首稍加刻飾徒以民知未知五埓法如兒學語獨見優孟。○大較外言以下屢見過半其文麗雜即體之古近文之精疏義之瑜類居然可辨多著書者託為重言或別有世本采入務備行以侈其富吾所信仲經言其他武戍之策而已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不得於人而能使名譽顯當時功業流後世者則未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不失於人而遂使失國覆宗者亦未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大利則王天下欲小利則霸諸侯也）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既不務得人故必致禍小則地削大則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當務得之於人）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賤苟得之利也）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用之飲食）於是財用足。（好耕農故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省費用則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放也舍免也）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為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凶而官府亂。（小人用故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小人競進故亮）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

而惡耕農於是賦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居上位者小人故殘賊苟且而無解舍下愈覆鷙伏匿悖戾而不聽從覆察也鷙疑也上既苟而不合故下伺察而懷疑鷙勅吏反上下交引而不和同上引下以供御下引上以恩覆二俱不得故不和同也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壇堂基修樹蓺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可以厚養其生也發伏利利人之事積久隱伏者發而用之輸墆積墆積也修道途便關市理所置關市皆令要便也慎將宿將送貨財以慎止宿此謂輸之以財上五者皆生財之術又曰輸財所以納財於民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潴潘溢也潴潘溢者決之令通潘音翻潰泥滯泥塗為滯者亦瀆決之令通也通鬱閉鬱閉亦謂川瀆有閉塞者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上之六者所以遺利於民薄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上之五者所以寬裕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上之五者所以救民之急衣凍寒食飢補匱貧塞賑罷露疾憊裸露者宥以振救之資乏絕此謂賑其





窮上之五者所以賑民之窮乏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為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行即七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行既中正而又合宜也整齊撙詘以辟刑僇撙節也言自撙節而卑屈也纖嗇省用以備飢饉纖細也嗇悋也既細又悋故財用省也敦懞純固以備禍亂懞厚也音莫紅反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



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倍乖戾也貧富無度則失失其節制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為人君者中正而

無私為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為人父者慈惠以教為人子者孝悌以肅為人兄者寬裕以誨為人弟者比順以敬比和為人夫者敦懞以固為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



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辯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材謂藝能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也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時則天祥地宜人順之時也得其時則事可成以事動民事成則民可動以民動國民動則國可動以國動天下國理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權謂能知三度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偽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



為淫辭作為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壙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撙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偽去讒慝則姦人止修飢饉

救災害賜羆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强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桑也無用謂末作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無苟於民（謂無苟取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以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方丈陳前則役用廣故農勞而不免於飢）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悅文繡則女工傷成天下寒）是故博帶梨（博帶以就梨決也梨割也）大袂列（列大袂以從小）文繡染（染文繡為綵色）刻鏤削（削刻鏤為純素）雕琢采（采雕琢為綵緣）闕幾而不征（幾察也但使察而不征賦也）非市鄽而不稅（鄽市中置物處但稅知其數不免斂）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或為無用物守法者又得而誅之不使漏失也）



# 管子權卷第四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 宙合第十一（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苞羅也）

外言二

評 先立經為經後解作傳結體奇造語更奇有意故為之如漢武通天望仙金莖柏梁窮奇材極巧工望之雲搆天成要終與三山五城自別乃兩華深遠矣僊哉此營營耶幻幻耶人耶鬼耶。上春秋下秦漢絕不見此文字奇覩古物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舉目第一）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舉目第二）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舉目第三）大賢之德長（第三目止此）明乃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第四下目）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舉目第五）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若敖之在堯也（舉目第六）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舉目第六）不用其區區鳥飛

招○十一舉目○在人不一事下

楷○十二舉目○字在則擊下

准繩第八舉目 讁火反 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舉目 毋犯[illegible]
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
舉目 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一舉
目 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
履深而迹第十二舉目 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
宅耕反 擿丁歷反 擋丁用反 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
橐天地第十三舉目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
分也 左陽君道右陰臣道故曰君臣之分也 通 天秉陽積氣地秉陰
積形五音主氣屬陽五味出形屬陰君天道也臣
地道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 君出令故曰佚右為用事故左佚而亢



右勞 臣任力勞故立于右 臣則任力故曰勞 夫五音不同聲
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 五音雖有不同樂師盡能調之
百度雖各有別君則盡能裁之故所出無妄 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
成 君出令音順之則政成 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
任力無妄也 五味宰夫能和之百職臣守任之而無妄 而無所不得
得而力務財多 百職臣能任職得宜而財必多也 故君出令正其國
而無齊其欲 民欲既異當隨其欲而教之也 一其愛而無獨與異
王臣其愛宜一率土周之無所獨與則是愛不一毋獨與是也 王施而無私則海

内於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
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妬則夫婦和勉矣 通 甚哉
名利之熏人毒也熏不其有而欲有有不其爭而
必爭爭不其妬而入妬至妬而黨樹戎與兵鬬于
朝堂而禍流于國矣向之任力忠事未嘗不始于
善而歸之大不善也竟亦何有哉後世無能臣以
妬臣唐虞無妬臣故盡能臣善乎曰夫婦和勉魚
貫叅斯之賢士也而女不若乎同心在臭視國如
家吾且樊姬乃能為傅說故曰五味不同物而能



和君失音則風律必流 流謂蕩散 流則亂敗臣離味則
百姓不養 臣離味百職曠故百姓不養也 評 語至風流生養始於
君臣有當於音味有辨文家奇而合于正用此此
經緯之法百姓不養則衆散亾君臣各能其分則
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 通 上德不德 君臣音味凡
以調天下吾何有焉故曰無獨與無私無爭無有
不德也不德有德有德德幾何矣天下之患禍君
臣之敗皆出于自德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
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為正准壞險以

必榮舊高峻而後以為平也鉤入枉而出直工人用鉤就枉取直也
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言制以舉賢之法用鉤也博而不失
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枉直咸盡故無所失雖雞鳴狗盜無所不取皆有
所長故能備之(通)制舉總承即下章道明法民興善也興
善則揆為正險為平枉出直于是博不失而能無
遺矣是以禹立三年天下畫仁國猶是國也民猶
是民也桀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人亦桀之國人武之國
人亦紂之國人桀紂以之亡亂之故也湯武以之昌治之故也章道以教明法以
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明也人之



興善亦章明也多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規大小忞須備故多
備方主嚴剛圓主柔和今用規者欲施息引物也(通)成軸猶成器備成法
以善理如俗成器以裕用減溜大成環畢備得取
畜待於此故曰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其要覺於
時德合符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
也不塞究窮也大軸用大處小用小處因物施宜故有大小之猶迹求履之
憲也迹者履之所出善者息之所生憲法也擬迹而求履法履法可得施息而求善心善心可
生也夫焉有不適善以息驅善故無不適也適善備也僊也是
以無之僊輕順說既皆遂善能備以為善若執順人君善既備故何所之先則求者無不

善也(通)僊者人之遷化也既備周而還化常而變遷
而通通而復常矣乏故諭教者取辟焉辟法也取為規矩也
天清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清古育宇天以陽氣育生萬物物生
不可計量地以陰氣化萬物物之生化無有崖畔君之息法天地之廣厚也所謂是而
無非非而無是亦既行息又須順物當順而是之不得有非當順而非之不得有是
也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既是有非
必使二者俱來得以驗之是既信之有矣非則不可掩故先以息義令息放也必有不可
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不可識諾其非謀隱伏意在不測或茝藏禍心故必
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即必當陰備待之不可告戒於彼也(通)是非先定交而



必信此規軸之憲適而備也如有不先規必有不
識慮猶無軸而駕于途不戒而行行必躓必覆矣
故曰將卒而不戒故無規不可以暮士無備不足
以應卒至于應卒而備也僊也無乏矣故聖人博
聞多見畜道以待物以道待物物無不容也物至而對形曲
均存矣對配也物至矣以多少之息配大小之形如此則均平皆在於而無遺失也減
盡也溜發也言徧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
減溜盡發君既均施以息故物盡發於善亦既盡善君教不偏減順圍圓之周無不備得也(通)
曰成軸曰迹憲曰適善曰諭教曰消化曰備得善

埶王政之欹數乎良師不良直使枉直治道固
之準繩未有越馬者故曰聖君賢佐之制衆也一
條通屬興教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大也功大成大獲必周
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
旻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合符契則何功而不成也春采
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
詘信浧浧弋反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評以下文采
瑰奇陸離春秋之質古戰國之標會合體雜流稷
下來希見此文字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

管子榷　卷四　木　四百十九

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
濟世時亂方啟未可明論故曰理代之言陰愁而藏之賢人之處亂世也知
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侔取也辟
之也猶夏之就凊七性反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
寒暑之菑矣夏不就凊冬不就溫更以寒暑致災終無益也喻賢者不避亂世更招刑
讒何榮之可得哉非為畏死而不忠也賢人之避亂世豈死而不忠其但
以無益而徒死也夫強言以為僇而功澤不加時非所言必致刑僇
既刑僇矣何功澤之加哉進傷為人君嚴之義臣進而遇傷人君因此益加其
嚴酷也評君殺諫臣則嚴過臣死諫則害生上下傷

不利彌甚退害為人臣者之生退而不遇害人臣因此持身偷生
也其為不利彌甚不遇亂世而遇害則君益其獄酷臣亦偷生不利彌甚也故
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版慎也評隱居獨善好學
不動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不舍其端操不息修業亦不息其版猶所以俟亂
世清明以風要以舉翼也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
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可久
可大則賢人之德業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
言檀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湯音蕩凌轢人人之
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筴傳以告後進曰

管子榷　卷四　北

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
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則湯武也所
以不平稱滿量依樂致度皆所以晦其明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
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
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為人怨其來久所以絕四鄰之好杜賓客之交惡其名實之聞也
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名實不可
兩守故但存其一怨從此而息所以安然而無憂也評名者實之賓也賓主
內外不相能故貪狗財烈狗名從其相為則不相
怨相怨則絕相交如晝之與夜寒之與暑陰之與

陽執得而兩守之哉兩守之計生于大奸雄傚

子欲用其惠知欺天下以擴而利而不自知大盗

之久為邏者迹也以惠而成不惠者也自謂榮辱

及之自謂巧拙失之自謂安危蹈之唯大惠能取

一唯取一能安無憂毒而無怨此言止忿速濟沒

法也毒者陰為賊害從而怨之使知其所以行毒怨恨續赴其行毒之法沒而不用今不為怨者所以止此忿速濟衛沒法也通怨毒于人甚矣哉舉世沒而不

出匿爻亦沒也唯無怨一言為大海津梁津梁濟

沒法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



其身言怨怒但可藏之在心不言之口以泄其恨陰懷他計反致傷身也故曰欲而

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菑極既欲其事方始圖之無使謀泄泄謀

災必至故曰災極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菑必

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怨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

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人君材質雖不慧但大於度儀法有疑則問之賢若覺

而卧若從晦而明可以成大也說言淵色以詐諸也靜默以審慮

依賢可用也君有所未晤當淵寂其色以自衛諸靜默其神以密思慮有所不晤依賢

以問之故為可用也其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

蒙也問於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之理則通晤循而用之其蒙自發明也故曰若覺

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敖堯子丹朱悅而不故曰敖在堯時雖凡

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勸而發規矩常自禮法竟以改邪為明故賓度翻謙德君后書曰

絲若朱敖冊毋訪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

行毋蓄于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上毋育于凶言

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言毋聽讒聽讒則

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

義失正也夫為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為名

鬻為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

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



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策傳以

告後世人君其為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

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

陼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

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

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

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

于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准繩曲以為直大人

之義擬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

集谷則飛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飛而名繩焉以為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飛苟遂南北之大意不以曲飛小缺為傷聖人行權亦猶是也苟得合義之大致不以反經小過而為傷也）〔通〕盧不自良乃鳥飛而準繩故聖人美而著之（飛鳥之事著之蔺莫也）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繩直千里路必有邪曲也）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準平）萬家居必塞也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守常違變道必蹟也）故為上者之論其下也（議欲理也）不可以失



此術也（此術權道）謏（大縣及遠也）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耳之所聞既順且審故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目之順視曰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心之所慮既慎且得故謂之智）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惛所以易治也政也（聰也明也智也三者既博故事無過舉乃得中可以禮作樂易先古）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以禮樂告之）聽不順不審不聽不審不聽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

憂憂則所以伎苛〔通〕謬過昏憂焦思慮煩亂明（不恢則才技反妄為虐曰伎苛）伎苛所以險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謏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遍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吝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歛于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遍其樂立優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奓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



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言君主豪盛處已以賢自許以為英雄予許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故曰毋遍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詳之言之指意要必得其然可以成功）天不一時（春夏秋冬各有其時）地不一利（五土十地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士農工商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

徑不殊天時地利猶有不一況於人之所著事業及其名位豈得不多而殊乎者察于事故不官官主也于物而旁通于道道也者通方言術法也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知不可專一故云不主一物功用無方旁通於道也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諸物由道而生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言寡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如此者雖可以示一曲之說未足以廣包也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言不可兼舉言故博為理衆言復計度所言之意以告喻之也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之說而況其功又知一事不足以兼衆事故各一事皆立名而為



之說人恐未明其功故比況而曉告之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半星隱見也辰序各有其司(通)月令旦中昏中曰昏辰半星辰序各司是星紀十二司十二月也故曰天不一時此以上各舉天時不一也星辰序言其星辰晝隱夜出常見半至於次序有司以為法也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瀷而不盡瀷溱漏之流也薄承瀷而不滿(誦)此時輒有賦語其騷人後之筆耶泉踰而前瀷隨而後欲其流不盡至溪谷小既停薄隨至而泄然承瀷而常不滿之流也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此以上言地利不一也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

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准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之事不一也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此天地人三者之儀但略舉之故其詳不盡也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為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桴當為響擿擋則擊險易猶否泰夫天地否泰應德而至猶鼓之合響應擊而鳴者也言苟有唱之必有和



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唱則擊也小則小和大則大和故曰和擊而不差應擊為響衆天地應德為否泰也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物曲則影曲聲惡則響惡亦況天道福善禍淫隨事而至也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惡聲往則惡響來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橐也君子知惡必報繩繩戒慎先天地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如橐之戒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宙合之道以先天地也地行善故橐天地也(通)萬物皆天地覆載之中宙合之道又苞天地之外天地苴子餘反萬物故曰萬物之橐苴裹萬物在天地之中故為萬物橐也宙

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宙合廣稽言以通天上入地下包絡天地為一裹也散之至于無間不可名而山宙合之裹故說其絲上能無偷觀猶不可得其名若山然也〔通〕山以止解時好奇如此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其義不可安傳也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專一而能常行則不有窮若乃軒薄不能崇重則此道或幾乎息矣常品之人不能至理也多內則富時出則當〔通〕濟博淵泉而時出之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



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應當句本錯不敢忿當謂行貴以當功當功所以錯而不用者則以變不至也故雖不用物不敢忿怒也〔通〕以本無妄而應無方故不失而應當非應之當所以應當也本也流潔本于原澄響善本于聲予論曰君子務本本錯而無不至之變無以應則棘棘而求蔭還矩而之方冥行而求直前之也反本之不暇奚于忿念者不足以合一人反而正本足合宇宙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尋古責言之立名名曰宙合也

## 樞言第十二　外言三

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以則應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其若樞故曰樞言

〔評〕樞言必宿隱道術之士以管子重言行也略談主本詳于運術又法家強衲于道耶多美言可市然楮葉也尚不如飛鳶心計小夫非大豪

〔評〕末行年六十而老吃其管氏與非與柳管釆處士之言與故先列管子下列樞言明乎有本

〔演〕樞言愛利益安元亨利貞四德之道原出於天一而四矣事天莫若嗇故首愛嗇乃通通乃實實乃久久安則天神矣道元即治元也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煦萬象由之以顯功莫大馬故謂之道也其在人者心也心者萬物由之以宰萬理由之以斷云為莫大馬故謂之道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日與心以生成為功而生成以氣為主此言氣者道之用也尤宜重也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於名實相副故實稱其名則治名重其實則亂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四者伏道而生故曰道之出也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地君者民之天先此二者則無

所不行也先貴與驕則失矣(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亡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慎三則尊以重忽三則卑以輕)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城郭完險阻修則寇盜息蓄藏積民無飢故為寶也)聖智器也(聖無不通智無遺策二者可操以成事故曰器)珠玉末用也(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費多而益少故為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與器)立而不立者



四(人君欲自立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惡欲)〔通〕喜怒哀樂生于陰陽由二生四也人含陰陽以生離則死四情用而不用故曰立而不立賢者寶之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為善者非善也(非善此珠玉也)故善無以為也〔通〕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惡矣上德為之而無以為故先王貴善(貴善蓄藏)王主積于民(無不乇)霸主積于將戰士(卒畜勇)衰主積于貴人(益驕)亡主積于婦女珠玉(速其亡也)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為之為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凡國有三制人者有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加名于人者人亦加之)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于人者人亦患難之)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謙受益也)〔通〕後起者勝如此者制人者也(下人者在人上)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言恃黨與之國又不為推讓每徼幸其名利也)如此者人之所制也(陵人者人反陵之息侯伐鄭之比)人進亦進人退亦退



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視也常視人與之俱進退勞佚也)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不利生其怨心)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不害生其賊心)故先王貴當(愛必利憎必害)貴周(深密不漏則周也)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則為龍一則為蛇喻人行藏)一日五化之謂周(行藏五變故曰五化)故先王不以一過二(以衆少喻多所驚也)〔通〕一龍一蛇一日五化周應而無窮故無過二一以貫之也不化則一者過過之時即二矣不遠復不貳過義政如是。一日五化五行之運

化而相生終而後始則王後歸于一一乃能化五
一日而五序周天道人道君道也先王不獨舉不
擅功獨舉擅功人之所疾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有束故可得
而解結紐則絕有紐故可得而絕故親不在約束結紐
相親從心生也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心有親踈不列地列地則人心有向背
以為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視踈向背是其改也改為分別而可以
鞭箠使也若乃不改而以猶成之則無思不服箠時也利也出為之
也先王有所出為必上得天時下盡地利餘目不明餘耳不聽苟非時利
雖目視有餘不用其明耳聽有餘不用其聽也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天子之容

時利而已官職亦然亦時利也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利也既
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為邊竟則
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
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為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
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
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為卑卑
不可得以尊為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
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
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

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飢五
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儔
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
以結固天下之心也賢大夫不恃宗至(通)貴極如亢宗士不
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為用坦坦謂平
平非有超而異者不能立功而成用也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
間耳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
門本作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而闚也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
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

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
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
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慜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人心不同
其循西馬令既頓欲穫失時無所收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
者必備之(評)動作無識卒來必備機心耶神明先
覺不忝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
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
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
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

賤者貴之元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
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
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
二陽者霸盡以陽者亡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
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
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隱
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
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
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

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
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
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
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
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
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
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
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
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

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
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
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
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
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
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為人臣者
之廣道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
貧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
也爵尊而主卑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

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
之始也愛盡而憎德者怨之本也德竭而怨生其事親也妻
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
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賢者有節故先
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
在為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為善者有福為不
善者有禍禍福在為故先王重為明賞不費明刑
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
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秘愛惡重閉必固

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管子榷第四卷終



# 管子榷卷第五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八觀似韓子其時法家流為之其說計察其文刻廉致無深遠音多索盡秦先文如是雄國猶奇宕神主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閈不可以毋闔（闔扉）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慤愿（禁繫周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為慤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

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為芳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涂弇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匿如此則自然端直欲接淫非之地其路無由也）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



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計其多少之野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子見反）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周曰麋鹿食薦）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帛畜產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



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囷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氓家謂民家也）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本資謂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

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課凶饑計師役視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逐便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陸而山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



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衆於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人遠行而糴之或遠人來糴也）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亾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亾其一特有凶災故也故謂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比三年不熟故曰大凶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畜積雖相振濟但苞裹升斗以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亾三之一（師法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十一三而稅無事）

稅。按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興師役一分則相違者

役而與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無事哉是人而亡稅三之一矣

（於稼亾三之一也）稼亾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殣損瘠矣（既已亾三之一又無故積則道行之人有饑損羸瘠者也）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餘則以遇歲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者 通 師三年不解比于小凶三年）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以必資衆力則妨農事故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



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鱉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大小之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草木愛魚鱉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生穀物）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天下所以存生各由用力也）其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財不已則用力不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供下怨上多稅）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飢則貧）

為盜賊故禁不止也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飢故戰則不勝矣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損瘠則死期將至故守不固也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若斯作矣人莫不然矣故人化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無限鬲也閭閈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巷鑿井



巷井則出汲者生其婬欺場圃接鄰家子女易得交通樹木茂婬泆者易為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游宗也里毋士舍士謂里尉每里當置舍使尉居焉時無會同鄉里每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喪蒸不聚蒸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長弟當以齒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不務盡力也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又輕賤爵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



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偽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偽盡在於敵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

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害疏遠而不行親近故曰虛立也)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賊爵祿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有功者貧也)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則士無戰志故兵弱也)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黨與之國不恃已以為親也)而敵國不畏其彊(寇敵之國不畏已以為彊也)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囷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不改常而更化)

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囷倉空虛(民偷處而不事積聚故也)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致毀滅)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評 議論似韓非文勢亦涉呂攬衰世之象往往厖雜煩碎音氣下殺

##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人奉公不相與為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有必誅明善惡故不為苟且之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假人則人知修德故不亂於上)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則法施俗成自斯之外雖不勉彊莫不從理矣)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

進按剝不該為既失辭剝人臣之作福作威以制人以使之[illegible]

之制而道其所闕[旣廢上之制故隨其所闕與隨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人臣上謂權臣則亦分也]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負猶被也廢法制者必被之以恥辱也]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以財而作福則正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已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為君事故須禁之也]聖王既歿受之者衰[嗣君不德]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贅職下思同賞福下者君之事也今臣為之故]



[贅臣之作福所邀財人心必使歸已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徑謂邪行以趣疾也]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衆人之雄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為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

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illegible]賞也]行公道以為私惠[費公以樹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博也]聚徒威羣[蓄黨以威衆]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人饑已]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者但屬意於私]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營君事則去之也]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但為私行所以禁之也]修行



則不以親為本[簡孝敬也]治事則不以官為主[邀虛譽言]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為己賜[臣或下交於人情之以為己之恩賜]舉人則以為己勞[為國舉賢情之以為己之功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為人令仕得祿與共分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末業則農桑廢故獲之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然不難上致於君偽飾成重]適利市交而遂分輕歛下以進發此削民下附民相反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削上威用附下成恩枉君公法求人私悅也]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

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自有用少而家業富祿寡而資財多則以打法取於人故也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非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反違法制以結連朋黨亦所謂姦人之徒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於勤勞可以致務而權於貧窮也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閒，議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往坐也身既無識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閒其有言議每擬為人以求名譽非純粹之道故聖上禁之也壹士以為亾資，修田以為亾本，每以壹殘濟士以為亾去之資若趙五之為又修营田業以為亾去之本也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備預則私養其亡辟之而不死也



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自恃其備然後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為市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矜莊誉也時言大事以動上，示君以不測也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假高爵威臨本朝也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簡儔擬隱行辟倚，倚依也隱辟其行以避所依也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徑出而迎遠遁上而遁民者，卑身雜處所以遁民隱行辟倚所以遁民聖王之禁也。詭仁異禮，大言法行，大為言譽以為法使人遵行也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置也聖王之禁也。守委閑居，博分以致眾，守其委積以閑居博分共財以致眾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施其貨財以悅於人濟人以買譽，濟施人貨財以買其聲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故人求之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所順習者惡事善潤飾之令有光澤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為友，以蔽惡為仁，朋黨有惡相為隱蔽用此為仁以數變為智，以重斂為忠，以遂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為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之交今離身務歸於上而通心有異託外深務於諸侯結儲君，接隣敵以往陵上，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



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從容養民謂之緩行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少耕多謂之蘇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群，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能加上事則止而尋常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

邪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國周文之弊利巧不懃乃其末流漫如赴壑散歷如搏沙巧畫而喬粗反入拙矣故文心無懃不自檢我徒開唐宋之溺此類也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



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殺赦無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令當行而故留之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設令者必不放此五死也故曰令重而下恐為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不明之君雖自出令王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如此若臣反制君何令之為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恣於已以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成私虧令而喜不亦宜乎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是威下繫

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下逆則上危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故也留者不誅是教不敬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之不聽上教之然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可否定於百官則是威下分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損謂虧令者二者不罪人為邪途上教之然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



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凡此皆上開其隙則下得緣隙而成姦也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塞生之則五衢開通承上五將以之途君出令不守于一道下渝令而邪衢下五途途由于民而衢開于上非彼趨邪我示之也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五衢開故也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以末生謂末業為生者也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稺也謂之逆稺驕也人有飢色不恕衆以殺之反以雕文相驕故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稺也謂之逆

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稱也謂之逆社稷有危人人皆當效死令反以無分役相驕故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爵不論能故不為行制祿不論功故不為死節也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謟事便辟以得貴富為榮華以相稱也謂之逆不義富貴志士所以恥反以為榮華而相驕故以為逆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也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謂之誣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撓法從私謂之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不貴苟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致身授命受祿不過其功不以少求多服位不侈其能不以小居大不以毋實虛受者有功勞而後受祿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君欲也所貴賤不逆於令遵法令也毋上拂之事拂違也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節而適也毋踰等之服禮而度也謹於鄉里之行信而拂也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令也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謂畜產也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



能上通賤經臣則邪臣進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俗無常故也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故也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小人好事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不一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人飢則逃叛也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見一而制況兼有乎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勝服近習令乃得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

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亦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立威者）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諸侯出）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為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亡為鄰則以天道數終人心變易故也）天道之數至則反（終於下者則反於上）盛則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人心之變有餘則驕（不足必謙）者驕則緩怠（闕）天道人心相應恒象有人而四天無天而不從人也天之至反盛衰如冬夏如晝夜何平而不陂易窮而不通故天無至人有餘者至天無盛人驕者盛易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兢兢惕惕以危盛保盈之不皇而皇驕哉緩怠哉高明鬼瞰瞷未即禍也瞷吾有驕之斯禍之矣凡天下之禍人之心何者不敗于驕而守于嗇故曰嗇是謂早服早服早復也不遠無悔在斯與驕乃何能周公之才之美不足觀矣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諸侯叛）緩怠者民亂於內





（緩怠必輕於治故民亂）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怠者必失外亂內此天之道）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雖衆亦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亦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亦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即勝能自有其國兼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既不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減此三者雖有天下之大而遂滅亡也）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貴也）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色也）雖無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玩好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

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為自用（民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故人不自用其力也）民毋為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為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為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 管子榷卷第六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評)周天下八百年至久久斯大大斯弛弛斯湯濫濫斯極春秋不王猶有五伯持之後而七雄割分毒爭體且不屬而主體又可知矣運之極也故文亦似其運末大而脈不落膚溢而筋不收革寬而骨不舉形皐而氣不鼓態弱而神不王病者所謂不仁不隨腫腓痺著内食而尸行者耶病久將劇將爛將盡此周秦之交百家處士橫議彌昌彌不振矣如此等擬管其製也多厭不足觀故周文自孟莊以降庶幾騷辯乎江漢之間稍稍南音然不至後之下流歸墟一逝不反也最者荀韓且易縱無復神氣呂氏挽而收之又已薄嗚呼時也

闕段落語句時佳可以山采不可田穫○蕭不
成章散次其旨無奇而專主必刑刻法法家餘
食耳雖行實瑣又似拾掇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以法法則下無所以為常法不法則令不行
雖復設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
行則修令者不審也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以修令者未審之故也審而
不行則賞罰輕也修令既審而猶不行則以上輕於賞罰也重而不
行則賞罰不信也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以雖賞罰而不信也信而不
行則不以身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以身不先自行其法也故曰



禁勝於身身從禁也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賢
不舉不若不聞所以有待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
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不若不危
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發其宿嫌可而不為殆可為而不為多
生悔後足而不施殆既足而不施必生疾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
成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
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不謀毋自入也人主孤
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也使人主孤
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

之過也君不密之過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大過然後有重罪
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而修德上赦小過則民多重
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以成高大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有罪
不誅則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恃恩不恭非過而何惠赦加於民而
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造姦以待赦也故曰邪莫
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即惠也有
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
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
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



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求多則難給故得
寡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
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獨唱莫和非損而何禁而不止則
刑罰侮禁而不化非侮而何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稟其令非凌而何
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
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
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
上而衆謀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
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

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通必然之數也如景與響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常自恃為貴也）國毋怪嚴詭行自亢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置儀畫制謂更畫制凡此畫以法誅之）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



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從從此之後令不從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亨（立私說尚能平主況其倨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為易國之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闘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闘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

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不顧料欲危召災曰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初不悅故曰小害而人修德故曰大利也）創故久而不勝其福（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犇馬之委轡（必致覆供也）毋赦者痤（疽禾切瘺也）雎之礦石也（疾可瘳也）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之尊爵重祿則可與之圖難犯危也）與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



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補）禮以辨非以華苟辨之而足為侈何為懿哉云軒冕不求美爵祿不求觀宗廟室榭不求美大曰儉其道有意乎二代之遐思乎覺周文公之于文過矣周帝王之盛帝王之極也極則思反是以曰何知禮意曰寧儉又曰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八句皆備體則養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也脩飭）文有三依也　入武

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者生其禍故為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生其福故為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能追悔也雖有過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無閑游之日財無砥墆墆久積也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布而為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與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為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彊者立彊者立則主位危矣

[illegible]

文與墨子近長訴莫葉再[illegible]而下于戰國又為末流矣還之認前作祖故反文而文亡以至數百年莫畀不了故曰[illegible]律制度必

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衆則尊為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為已用也使民衆為已用柰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



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為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廢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

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illegible]
已者至善也夫善用人者必以法其不從法其危殺之其次勞若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
極則森者不敢為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已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
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故
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以
軒冕有所許疑不因上有私鉞妄以斧鉞有所誅殘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
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
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illegible]
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猶避也推而戰之民不[illegible]



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
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
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
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衆也國
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
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
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削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illegible]
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illegible]族

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有功名也以臣主有得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
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
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
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後可以及物今君獨立無與則甚有害故甚可傷所以然者則由先令之失也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為下所蔽塞也已蔽而劫
已劫而弒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
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
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



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
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之何故春秋
之記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
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
遠於萬里(詳)主運危言政可與四目四聽四門對
書晨座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
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耳而君遂十日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
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
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

參門延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次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為通於下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為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此則左右侵君事故也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則左右壅君事故也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非由杜門守戶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



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專之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其正自生也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過者令止之不及者令逮之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中立非正則傷國一也過猶不及故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不及於勇故傷兵也仁而不法傷正不及於仁故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宜故軍敗法之侵也生於不正不正則入耶故法侵也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言辯而浮誕則非要務也行有[illegible]

故非正善也故言必中務不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一曰管氏稱古言故曰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行雖當威嚴既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言而自輔故曰能自得師者王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德成不察其是非卽從而貴之豈敢更論其高卑乎有故為其殺生[illegible]



急於司命也秉人君之勢怒則伏尸流血喜則軒冕塞路故急於司命也詩當時名法家指一而途殊各自立說參差同異故並收之其起議轉入紆曲可尋說亦彊詞耳君天所棶也上下定制豈獨在司命之權乎權必以道行權術則末矣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人君富人亦可貧人亦可使以富畜貧亦可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貴人亦可賤人亦可使人以貴臣賤亦可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者謂生殺富貴貧賤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人臣事君亦望操此六者以臨下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皆欲操此六者六者在臣期年臣

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今臣子得此六者是父君之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右）令入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間故曰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節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



無大士焉（大士不務物謙而接物[illegible]以物物遺宗虛而一[illegible]務物者博溺心大戒貸求滿而反得損也非我制物而物為制也彼[illegible]者處也指所謂滿者也把）滿虛在物在物為[illegible]則務細之屬也（自務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無高士焉（高士必明於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明是事無資業務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棄知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詐之人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不能已[illegible]）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明君必公誠之心以一其民[illegible]）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道而求進）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惟賢是與）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量能而受祿也）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雖未大成足正民之經）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illegible]）

者(臣管氏自衍)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
陶為李(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
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也)以事其君今誣能之
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
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足以與其位也)
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以此
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
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
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無能授於有能桀紂)

(失之湯武得之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其刑殺哉)貧民傷財莫大
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
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兵有四患明當廢也)
(五材並用則不當廢與之理難明故惑也)廢(通)當廢不廢古今惑也是
反語不可作正解兵者不得已而用也不廢其當
廢為侵兵欲廢其不廢為忘戰此二者不廢而欲
廢之則亦惑也(二者謂廢與不廢矣久欲廢之則亦惑也不廢)此二者
傷國一也(廢之則寇來無以禦國傷國不廢則費財憂主亦傷國也故曰一也)黃帝
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資用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
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皆服不須用兵)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
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為在於為家治民務積聚也)
動與靜此所患也(動靜失宜則患生也)
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之君不
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
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乖正故道正之士不安)道正者
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
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即道正之士從此亡之敵國既知我情必為敵)

(謀我所以外難至也)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
者重誅(難為誅罰)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
不革則羣臣比周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
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
內亂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
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
寶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評管氏兵法一篇其守[illegible]之中[illegible]合之勝略耶三略素書之道[illegible]十三篇矣彼多方此守一彼神衎[illegible]法此妙道由道入兵從一而散之[illegible]一而神之正正奇奇幻幻元元無方有方有際無際所謂皇帝王伯之分也究于皇帝王伯之無分其旨遠其文妙其權秘其法正范蠡所引兵志外無更玄者管氏以數士三萬人橫行于天下此耶即不出管氏柳計倪鶡冠之流託為書明道吳起以後無此兵論矣白璧子毒逐不知法韓王孫亦不知道。道一以貫之有一神出奇無窮可用十三篇又可為十三篇十三而無一圖之驪皮之虎芻之狗也予故曰兵本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一者氣質未分至者也德者道由）謀得兵勝者霸（以成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所謀必得兵所用必勝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illegible]）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illegible]

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日費千金行師十萬）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死者已多）得地而國敗（雖復得地既貧且死）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多死國敗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大度之書曰（大度謂大陳法之書）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貧不死得勝不）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法備利）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法度審也）計數得則有明也（有明則計數得）治衆有數（自治其軍馬存有數）勝敵有理（勝於敵者有理存焉）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器備利則可勝也）明理而勝敵（勝敵在於明理）定宗廟（宗廟定則寇宰）遂男女（人安則男女遂）官四分（既定且則四分）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不知敵）野無吏則無蓄積（野無田吏則人無本業故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官無常則下賦斂無節故怨上）器械不巧則[illegible]

敵見淩朝無定故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賞罰不明則人無聊生故輕其
產故曰早知敵則獨行[illegible]則久而不匱器械
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
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
窮窮皆有其事重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強可
緩可通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所謂危危窮窮也三官
五教九章為不可勝以待可勝也唯精乘瑕唯堅
䧟隙未瑕而乘精亦傾未隙而蹈堅亦毀兩者合
而兵勝未嘗勝也能乘不勝耳故曰致遠以數縱

強以制則有制之兵如此　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
也任猶載也謂今之倣裝也通大將主旗鼓戰則親鼓所以任
將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
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
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
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
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用長近用短也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illegible]

士乃自勵五教各習而士厲以勇矣[illegible]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
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
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
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
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韓謂輪也
輪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
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意彼不能測知
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通初衆察
道帝通德王曰兵非備道至德也既分矣此曰始

無端道卒無窮德又以兵歸入分而湊合也道無
不貫之物德無不載之事武無道文之用其粗者
分其精者合主其精以運其粗故徑乎不知而發
乎不意不意不知神矣神妙萬物而為言也一粗
一精一經一緯一文一武分也未始有分也道德
猶然借名而何分於兵不分歸於一故曰明一者
皇至矣盡矣吾何以守兵法之神〻以此非一焉
有端矣有窮矣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
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illegible]

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 故能常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數勝則

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

戰（服之以德）其次一之（雖勝不戰）破大勝強一之至也（不以勝為大勝故能破強也）亂之不以變乘之不以詭勝之不以詐一之實也（以勝詐敵不一之實也凡此言也）至近

則用實遠則施號（號謂號令）十力不可量強不可度氣不

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原本也凡此皆我其一也彼不能知）眾若

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眾貴詳審故若時雨用寡貴機速故若飄風辛至皆以一為終能然至此道）

通 一道之元也明一者王則



至善不戰乎不戰而戰道具矣其次一之一以御

萬萬生于一以道而行戰戰而不失其不戰也曰

至曰實曰原曰終一之變通至此然皆其不可知

者則神乎神故妙于有而盡于無無一之元也利

適器之至也（兵刃利而適其器得宜之至者）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敵者則數綜之盡）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

張用敵（既器不利又不盡數則不可當能用之哉）敵不能用敵者窮（既不能用欲敵則反侯其窮也）不能致器者困（既不能以應敵故困也）遠

用兵則可以必勝（兵遠之所以敵其勝）出入異塗則

傷其敵（出入異塗或有所傷也而失道故為敵所傷也）有通我出敵不知

其所入我入敵不知其所出變化異塗敵不能應

戰則勝攻則克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入故又危所謂因其置之死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為兵

也使敵若據虛（常居懼）若搏景（無擊所獲）通 不測我之實

則據虛不見我之形則搏景無設無形焉無不可

以成也（無策可以無故不可敵無可以形成功也）無形無為焉

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在所皆無可以故不覩可無以計變化也）通 無

不可以成化無不成化也有則有礙無則無方無



方不測神之用乎如天之行而萬物成矣化矣此

之謂道矣（無形無迹諸者道之可謂尋）通 無設無形無為詰上無

名之至盡神乃謂道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

以命之（善用兵者體道以為變化者也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

通 兵威事也道所以用威威而不神法也敵

得窺之神行其威法無法也變化而不可知則道

借于威而非威也

管子權第六卷終

# 管子權卷第七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 大匡第十八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事匡君

內言一

評 大匡與旅語爭工叙辭絕不同文體各成一家後出故更奇奇勝前亦奇不如前五帝三王之降也世然也噩噩皞皞驩虞見世運見文運



評 大匡叙一匡大政是管子列傳七國法家之卞為之也要其傳大通宕時加峻裁氣體故自矯矯落落大致似國策而古深有春秋之遺太史公長篇往往采其法亦文場宗器寶色自貴○倫次似錯非錯開結似開非開古人大文章時有之兵法正合奇勝也首按事紀叙引入仲相分二大叚法宜先內後外先政後功故倒使造奇亦不奇也叙仲桓君臣始相左後相成桓試仲亦仲試桓見病後醫見顛而後扶乃言易入而功轉用于此中失得順文相叙亦自合㕘要于修其功者外而所以為功政也內也兵家背水陣形家倒騎龍奕家先著為後著也最奇可翫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而賤故雖為之傅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



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若有疾困我當保子以至於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難事而廣求閒安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

趙○兄古況字使陂此言犯命廢糺雖得天下而不生況宗廟社稷一國之政乎

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糾言二子既不依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兒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言雖無小智能惕懼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和近於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通】小智大慮政不相兼尤不可相兼大飯不及壺飧嗛嗛不足為飽有大有小其唯聖人乎聖人能有之而不用之也左畫方右畫員手且不能給而況於心耳目手足各兩而心一也用其一不得又兼其二用大大矣用小小矣大得役乎小而小無得御乎大故曰大不踰

管子榷　卷七　主　四百五十六

小出入君子不小知故可大受也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糾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召忽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輩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糾令而奪焉我當致死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召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令受君令而立子糾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

宗廟豈死一糺哉言當為宗廟社稷致死不死於一糺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通】管召二人語應是小白既立請衆伐糾之時忽于此言奪糾死糾何居又與鮑叔辭傅不相當紀者代為辭又錯為序也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傅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當何所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為君親信不

管子榷　卷七　四　四百五十八

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桓公申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

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
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
生乘魯侯脅之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車竪曼曰
竪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
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
智者既盡理而謀慮久長故免於危亡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
邪故曰二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
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棄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
以搆二國之怨恃其多力拉殺魯君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



乎禍理屬焉禍敗之理屬於彭生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桓彭生則遂
成其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
遂閒而容忍之然此昏惡之生於不識其類故曰昏生無醜醜類也豈及彭生而能
止之哉及如也禍由彭生則彭生力能止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
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
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
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
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
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

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
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
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
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
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
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
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
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
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



糾故謂興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
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
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傅小白將立之
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
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
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
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
政而反於齊怨其將為魯害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
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為欲

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係無二心如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糺也。言管仲親糺多於小白也糺之不死而死君乎。親尚不死疏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柰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殺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



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不濟故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為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矣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

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叔賢故不能待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今既定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糺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糺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糺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成



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可又成死名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係霸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成九合之功或曰。評以或曰起例信疑兩存猶闕文之廣法也而文奇正陸離得此更神大傳所謂相雜太史公嘗采學之後不解身明年。集書者更聞異說故言或曰明年襄公立之明年也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糺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

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不與召忽圖我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衆若及獨能圖我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則其國理朋友不能相合摎而國乃可圖也摎交入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黨與弱故乃可圖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



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致死公子猶可得免恥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鮑叔欲與之二十乘先入國十乘後令衛公子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違老臣故相從中必實趣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其未濟故以二十乘先行塞道

通三人同友仲忽必不忍殺叔故先驅塞道公子居後既不敵前行則彼兵不振矣是以平行入國而亡恙倘其反而殺叔先者死拒後者可走也故曰公子猶之免也是以誓軍令利則進不利則後

免公子而走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以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子糾之黨得及小白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



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既不死糾空食齊祿而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我將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於承命故趨立相位

詳朔王而勉伯諸[illegible]曰不不能大姑以小見仲王佐

云爾略倣商君而文致之仲才士也王主逌仲非伊傅也仲篤人也謂飾所不知術要君而寵之則仲又非商君也仲法家之上商君不足於法而降為强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百姓困病當先賦與之而兵事且可藏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厚兵自强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又



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評）蕩船事國異人異年異自亂先立以下至後紀事多與傳左故別或曰起例或異閒也或曰明非管氏之書法家以其議祖之集其事傳附之主于管子曰管子耳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修兵則用廢故曰奪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人用士所勸者唯勇則輕敵故為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為人所怨為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為不義故義士不赴也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修之修謂過常也謂重其稅賦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



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弱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既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裚領而刎頸者不絕裚謂擊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眾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為害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為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亂亡立至故可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

能惜之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薄於是其救宋也疾諸侯謂先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安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春秋之師未有加二千乘者也其虛言耶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

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於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曰以小兵而服大兵也內失吾衆謂數擾動之則衆散諸侯設備數見侵伐故設備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更立國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服請從服於齊供其徼求比於齊之關內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



聞於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令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人以貪名加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取信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曹沫劫壇之事兩傳不載七國始言之或好事耶此以抽劍屬公更左冠裳之俠賊為刺客自昔未之有聞又安在秉禮周公之胤且會盟之後禮擯贊揖讓登壇劍于何懷有是乎未敢信也曰請不帶劍又所未敢信也乘車之會自桓公成伯始往未之有以兵臨交惡而盟無故一旦去劍亦疑矣禍之不信而誰斯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左手舉劍將揕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逼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

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拔劒當階所以拒管仲言暴脅

二君將欲改先者之所圖令不當有進者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

桓公許諾以汶為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

於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圍辟其人以先

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

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

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大

臣忘臣君以臣天下為功初叙五年咈諫自用之

獘一用仲而伯成以此分兩截應傷而大應則事



多舛而仲功亦莽莽矣史記述止數事而于轉禍

因敗其幹佐君心了了如照則文之不可已也如

是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

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

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令不救杞後無辭以伐宋管仲曰

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士必勤於兵勤於兵必

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靜詐則

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

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

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

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從

令君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

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

聽果伐杞宋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

乘甲一千謂與杞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

於齊以告急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予車百乘卒千

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

楚矣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



亾者絕以小小國之亾理則然矣不當封也今君斬封亾國國盡

若何國之車畫於封亾國其若之何㊂絕以小言國小故亾封亾

而國盡齊亦小矣如亾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

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為之安

得有其富實乎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

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三千既

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夫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

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

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已謂已行上事管

仲又請曰問病臣（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行此五年可令諸侯親附）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聘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善下小國則取小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士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璽問之以信驗其所諫之吉為善）



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國令隰朋理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西土齊西之士令無之國與士交兵　胥）㊣東屬木其人性通斂西屬金其人剛果兩因其地而使其人衛國之教句危傳以利（謂其教既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危急也急於傳利見利即動輕心者也不能久即輕而易動可以相入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其人性輕卒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樂始使斗人游於衛誘動之令歸於齊也）游蔡邑之教好適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曰好適適近也）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博於糧謂多委積）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服小侯三人游於三國所以服大侯）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



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成緣陵今有狄難故致之）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勝得狄縣以分大侯無利焉是不踐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州即幽州營州等）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於召陵也）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自謂齊）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救順天命伐狄齊伐狄）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

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名斬其君遇
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為
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
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告諸侯必
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
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闕者以告齊
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
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
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



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
專棄妻毋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與人共
之也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
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
穀穀齊之下都後以封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
以待桓公竭至言其盡來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
師未至吳人逃齊都之師尚未至而吳人逃也諸侯皆罷桓公歸
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故可
以加之政曰從令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

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
尚可誅況無三乎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
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
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
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
侯莫不請事近鄰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六兵車之會謂與
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結好息民之會也饗國四十有二
年〔評〕四十二年以上叙匡天下行事大畧自以文
為次用兵車乘車九合為外政結局復以踐位十



九年起叙國中內政此一篇大體也布格大奇不
詳察不見古文之大全桓公踐位十九年〔評〕叙事
道古陸離有邁氣文燕子史之長太史公用其古
法幹以鷙雄以氣勢佐之別自成史體太史公後
此種古文古法絕矣弛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而取
一取其貨賄五十之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而稅之二歲
而稅一率二歲而一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
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總飢故不稅歲飢弛而稅此歲飢謂
有飢者有不飢者故弛飢而稅不飢桓公使鮑叔識音志君臣之有善

[illegible]

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子未仕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李，獄官也)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為宅，掌修宮室)凡仕者近宮(仕者有公事職務，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令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供過者，立官以主之)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欲通於齊者)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處之，有可當令一人以車為負載其行裝)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客與有司別契(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真偽也)至國八契(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為五百里，乎周之大國也)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卿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吏，鞫劾其所以也)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適他國)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罪也)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升進大夫糾之，勸營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夫，故有成功亦然)(凡當無有可悔如此者來善之上)從政治為次(所進大夫從政而能理者，次上成功)也。野為原，又多不發(通不發，是大徭大役簡少其)

管子權　卷七　廿　尾五百〇二

野多不發之衆，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勤衆人闢荒野，皆為原田，又教之和順，不相告發，雖有起訟者，莫不恭恪，不為驕慢，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樂道深)處不華(不華，則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友有少長，則適禮經)為上舉(全此三者，故為上)得二為次(得二三之二也)得一為下。士處靖(靖，卑敬貌)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敬貴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應於父兄(孝且義)事賢多(擇善而從，故能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完罪罰者，責得其罪)

(評)國子斷獄只一句，作不了語，後入三大夫之舉，因中三大夫之罪，總歸君，謂國子以完斷獄文局之奇，後人不能，亦多不解。(道)獄天下之命也，君之威也。干政為大，千國為權。政不可輕，權不可移，人命不可濫，屬之上卿中之右，命有重之矣，重乃可結。三大夫既已選，衆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叔

管子權　卷七　廿　[illegible]

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選衆者此言選衆者國子主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如此管仲所進者君舉之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告發）訟驕（既訟而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佚）交（通狹邪浪蕩比之匪人佚少年公子也）好飲食（重交好則挾明黨勢飲食則道情漸）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當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告高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吏則苟免而已故不進廉意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吏之此人君亦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其人善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君謂國子（評）三大夫主進賞仲命之德中刑也國子為李主罰君命之刑中德也東國西土外政其條具上七大夫政完其文完

矣古人文體原不拘拘如後人為而所以前外政一一歸功散結末又大結內政獨似閒似關政其妙也既以詳功又贅乎哉直舉政本已矣不關鍵照應之大關鍵照應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貴而子賤）出與師俱（師貴而資賤）上與君俱（君貴而臣賤）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三如一也賊特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有賊又不知賊則不臣不子也故無赦）而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邪上罪邪所以與禮義今犯罪者非以求僻易義則以姦偽易祿也）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姦偽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斂其祿然）



令所有罪必無赦之也（通）制刑必即天倫王制原父子立君臣此加師重在三耳親屬情分屬義又有祿易則議貴之典易祿無斂即奪奉收田之罰有可無赦易後再犯也（通）君天道也主德相地道也主法故令官中令在公考成議罪在仲法之中一人有德焉上天好生之心終不以義掩仁也故仲相也三告定罪而不告國子為李者為國守法而持平者也非仲所得告也周禮三刺又三宥是君又自為國家祥刑而持李之平者也散散敘來有次第有

脉絡有條理闊綻見縱戍之意焉見冀州之公孫見慎獄之仁焉見君過仁過而義不過焉治法之善文字之妙斯古人哉非古人不但不識文體且不識政體

袁黃曰讀管子大臣發而歎嗟乎其然乎非仲之賢也鮑叔之籌論忽仲之對語皆着書者為解嘲然不可解也仲之能蓋前可謂天幸一羈旅累臣生之不囚而能必桓仲父任之又安能必社稷之定哉夢死主而不立信何以必生主信我才不能



定亡人之成又不脫其死也何以令新君委而任才即令叔以本謀泄之仲亦無計背死事讐愧于心何何以知國高諸臣不席此撓我此都時事之不可幾者也謂仲負天下才不忍溝瀆而以其身待有用則得謂必知社稷之定而故叛亂以容小白不得也必曰為白也容為亂也不濂則乾時之鉤誰之射乎中鉤而忘心仲心死矣其何容以社稷之定此人事之不可信者也貫日月之光乘風雲之會紀内政於五鄉立功名於九合皆後來幸

以其生用其才而贖其死天乎天生才固以用之亦幸也仲尼老於行無成於攝天生一聖人一才人何若故曰事之不可幾者也幸而蓋也聖人許其仁而不能許其忠致以為後世貪生二心口實仲而功為期卒不期而猶吵然吾忘其大為社稷不可訓可羞矣雖然桓夫亦有市之乎仲然用桓務功而桓困以功之務而大用之桓實容仲仲何容桓哉故論仲者仁義相衡節義功名相提以衷節屬人以成功屬天以義核之身以仁贖之天下



天下不可無仲仲不可無死故仲罪之魁功之首可懸以待贖不可謂社稷之大於死管仲且猶不可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 管子權卷第八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註)大匡以經天下小匡以理一國中匡以導君君辰樞也天之中也曰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始之外散利次之內興利乃以禁偷持其心以為身要于道所謂環中以應君正莫不正矣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賓客)其一在國(供)管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太半故白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吾子為賢當以供賓之義為急務尚懼而白之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入見禮而說出必為延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汙名滿天下壤可以為粟(播壤則生粟)木可以為貨(器械木成則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有財則失名故不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

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於以贖之)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令人出一戟也)過罰以金(金以贖罰)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訟不計於軍中而以私訟者出束矢以下其罪成也)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可以惡竟外之不善也)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安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賜小



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

少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削
遊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為
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
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
管仲父而將飲之（以行飲酒之禮尊顯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又柴而
潔清之蓋欲以示敬）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
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
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
其故何也（謂不辭而出所以怒）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



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
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
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
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厚
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
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
為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
父也（言但至於衰老故欲一朝樂飲而為安）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
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

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萃集也）君奈何其偷乎管仲
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
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
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
始於為身中於為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
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沫廣也）
通血氣道而后年長年長而后心長心長而后
德長心與德賴年而善年又賴血氣以延道導引
之使通調無滯閼也血氣不調生于是疾夭心于



是拂逆德于是喪道儒養生修身同此本理此為
身也公曰請問為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
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孤謂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斂輕刑罰
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
寬而不淩（不厲獨擅）菀濁困滯皆法度不亡（菀謂鬱識濁謂滯清者也困滯謂疲廢隱者也有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亡）往行不來而
民游世矣（往行不卻來通法而其行法度者任往行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也）
度一行于上民格心于下上無再舉下無再犯曰
往行不來遷善不知刑措不用皞皞熙熙鼓以進

矣此為天下也(評)肯弐本術乎禁樂去偷歸于長年長心心無荒而血氣調血氣調而年德永故道以養氣而持心也心有貞明則德有貞一德有貞一則理有貞觀制外情繕内性道以為身為天下也故聞身治而天下治未聞身亂而天下治者也此管子有本之學儒道合一顧其用作入法耳後法家乃哆言鍾鼓不解于縣窮罷不離于側而天下治至斯而又揭桎梏以使人主恣睢嘻謬哉其乎為法之弊至此乎徒概曰祖管氏祖管氏江之不可反于岷矣而況其流離四下也聖人之與管成仁吾之推管出道仁有不足于道無去道而能仁



##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評)就齊語詮次而小更益之益者加焉其更鐵易金矣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柰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群臣(戮以狗群臣)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

成干也與衆干也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

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諾施伯

謂魯侯曰勿予非殺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知政使管

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

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

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而授

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

戮齊也言殺以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

得之以徇於國為群臣僇戮之以誡群臣若不生得是君



與寡君賊比也言觀吾賊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

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柙以予齊

柙檻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華偽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

之笑其偽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僇

賢人言多所容忍必不殺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鮑叔

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

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誅使衆敗而齊先也功足

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

其功也故於齊為得天於魯為失天至於成人事則一通得天失天管鮑之

忘敗以天不在人事小大臣異傳不可曰仲本圖

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

後事既得管仲則知無難之事也後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探

管仲本欲魯勝齊之意成其功勤而慰勞其君也以通才管仲而勤任之以

輔桓勞勞來之勞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新君試用管仲

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此衆必與之與許也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

顯生之功將何如句是假令管仲力死成功但時之事耳猶尚可加況不一昭德以貳

恥群忍而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善如之乎言不可加也

君也言服管仲之德以為君之副貳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鮑叔之智能



及此固必不失也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名鮑叔祓而浴之三

祓謂除其凶邪之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衽衽亦將從使

人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

之退操斧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

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況生

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

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罼弋不聽國政

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

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

趙○按[illegible]

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以為戎車）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之設法象而為人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應然後次比綴書之簡策故能原其本窮其末無不措綜也）勸之以慶賞糾之以刑罰糞除其顛旄（顛謂高之項人或不整閉旄者所以尊勒兵士言能務農息兵）



（故糞其顛而除其旄）㊣糞除顛旄埽除而養老重禮也以事先之禮事之賜予以鎮撫之以為民終始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叅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illegible]其六柔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柔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柔也桓公曰叅國奈何管子對曰㊫國語定民居兩見文錯出著書者為鑿正合撮而先敘於成民事之上似有條理然事次而文則板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

趙○按管商也此言士之鄉下四句與商工之鄉也

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叅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每皆置具官）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為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



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四民者國之本猶柱石也故曰石）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哤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illegible]）處農必就田墅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三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illegible]之士羣萃共處學校）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昔從事於此（旦昔猶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

通沃土宜衆墝埆上宜末閒燕宜士相地而差政四
民不移父子常為矣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政不然正之以從舊貨則宗令而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入山澤也
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
犧牲不勞則牛馬育過用謂之勞桓公又問曰寡人欲
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天下諸侯修時見之會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
愛民公曰愛民之道柰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
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以事相連



則人懷仰相及以祿則思情生故有親也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
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修舊宗則收散立無後則繼絕世故人殖殖生也省刑罰
薄賦歛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
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
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
民用工謂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恭而不費用矣通舉財長工富之也陳
力尚賢教之也加刑無苛刑之也三具而使民備
凡財之生本于人工本末同之以舉以長民乃閒
節而用止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民則勸而學知

矣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
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
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
欲從會事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柰何
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
予無財貧無財者當施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
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
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
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



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
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之田獵故曰政有所寓
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
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
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為君鄉有行伍卒
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行賞罰則
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
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
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

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



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

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蓋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所以驗試其材能）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愨以待時使（以慤善待時待可用之時而決之也）使民



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人所稱秉之言可以補不善之政）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宣遍也謂其鄉里之人以考其所行皆有事驗）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皆體以參驗其所成功之事也）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可將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骨肉而已肉者所謂皮肉也）（通肉〻月朓朒之朒）謂之側匿猶縮懦也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為卿大夫之左）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大夫之選）高子國子退而修鄉（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

（言傳於鄉黨在朝故不言）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

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

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

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不能於德義者因禮所謂罷人不為之伍也）罷

女無家（罷女不為士眾之所娶故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

謂上世同德一三其德為政不一於此也）女三嫁入於舂穀（三見

出而嫁不貞順是故入於舂穀）是故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

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

家（家善則鄉里善矣所以可移於國也）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



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

（終身修然則人益然）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

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

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

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

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

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

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

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

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

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

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

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

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

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

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公曰卒伍定

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



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

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為之柰何管子

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

革二戟（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鞈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小罪入以金

鈞（三十斤曰鈞）分宥薄罪入半鈞（分宥謂從坐之宥分其罪）

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而[illegible]之而不可上下則入一束矢

以罰之（謂其人自無坐抑而為訟者正三日禁之三日得其情者有則令入束矢也）

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

夷鋸欘試諸木土（夷所以平草欘斫也）桓公曰甲兵大足

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大諫（諫所以正君）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理獄官），甯戚為田（教以衆事。自此已上理內，已下理外）隰朋為行（行謂行人也，所以通使諸侯）曹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匽尚處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所以諷動之，令歸齊也）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



其沈亂者而先政之（政以正也）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極聘頫於諸侯（頫，見也）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為征伐之主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使海於有蔽（或遇水災，教令泄於海，使有蔽盡也）渠彌於河陼（後教彌亘於河陼）綱山於有牢（牧之立國城必依山阻，以為綱紀而有牢固）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皆地名）使海於有蔽，渠彌於有陼，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蔽，渠彌於有陼，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于紀隨（紀隨地）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半）存魯蔡陵，割越地，南據宋



鄭（既割越地，又攝宋鄭之國，以為親援也）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楚山也）使貢絲於周室（使楚貢所供絲）成周反胙於隆嶽（周室有事太嶽之師胙于後故）荊州諸侯莫不來服。[illegible]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始服（北狄以騎為寇）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illegible]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illegible]（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至于石沈，[illegible]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秦夏與卑耳之貉共不服者）西服流沙而

䖏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白校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于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為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謂弢皆之屬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翳言不用也弢無弓服無矢弢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



文武有祭事於文王武王之廟也使[illegible]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而勞弊謂[illegible]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君命臣毋下拜是不君也為臣不臣臣承命而不下拜是不臣也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牁䍧不庾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荊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皇鸞鳥

不降而鷹隼鴟梟豐庶神不格神不至則未歆其祭享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傳曰龜長筮短詩曰握粟出卜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藋徒弔反並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先德義乃河[illegible]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也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利牝馬之貞從地出若漢之渥洼神馬之比故今三祥未見有者三祥謂龜圖書乘黃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承天子



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旗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弒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弒子般又弒閔公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淫亂雜也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成具凡欲以貢獻也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請為齊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衛

人出旅於曹旅客也客居曹也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繫馬在廄之馬言其良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疲謂鹿也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縵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謂四分其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櫜而入擔丘粉反載而歸垂櫜言其空也擔載言其收拾也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



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而不正壥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以為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鄢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

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圍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衆車之會渡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慚愧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而卑其敵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懾於是



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方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給小人懷德而歸故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illegible]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國服成事如臣僕武功立也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胥領（屬綴連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



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已至禽之側）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既身於田故使者不得對故命有司不得白事）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汙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為可豈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逸豫不斷）優則亡

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可言之時正與夷吾不可待他日）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之為人小廉而苛忕（音逝苛察忕察也言多所慣習也）足恭而辭結（其辭係與人定交結）正荊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荊俗同使之遊荊必得其歡心上二人亦然）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出然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



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大行使之官）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於五）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之德）

所夫吾不能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評）重言易見三者可無不可先秦法家之士政為此說故撫桓公之短而自文其毒至二世而行亦二世敗而驗猶天之有造于世不然宇宙皆糜爛萬古為長夕

（評）管氏封禪之對不經見左氏大都迂誕方士本言傳會神仙家佞主者太史公博摭異記以實其書因傳焉亦不知昉出何籍攙此中入小匡添益本語故文明此亦不本也政未必信即



信者亦實有欲而封且仲評之況儼然欲受命臨中夏以撫天子不詩乎無王之罪將浮問鼎于召狩請隧箴矣聖人何以一正一諸嘉叙棊丘而諠河陽也著書者溺文而昧于義以是借飾為仲美乎不知其仲詬也一匡匡王耳君無王臣與同罪乎日所為轉移何足而口舌爭于一旦至爭而罪已昭于會矣凡此皆小匡之附益齊語而失者此辨其大耳

王言第二十一 闕

内言四 入卷終

# 管子權卷第九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言之形容

内言五

（評）鄙虛言虛事為美夸張戰國法家流之託筆也其文亦戰國體華宕雄駿如出辨口稷下諸



先生為之耶取辭焉善矣○散散敘次如不閑應中關應先秦之妙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

有所歸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
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
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至於霸王哉管子對曰君
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
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
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
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
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
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



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發此令將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
於是命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也凡行所謂以祥道設教者也
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此欲書其所定令也
因朝廟而定百吏之令也使稅者百一鍾稅令一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刑
澤梁時縱放人入不故禁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謂錄其名籍
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
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
不救裸體紉胷稱疾紉猶摩也自摩其胷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
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

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榬于元反其所以懸飾之
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評)叙桓仲
君臣一段併疾不救以愚弄諸臣事詞景色種種
如畫直臣請以慶四言歸結如陣法如禪偈如射
覆秦綮中叙范雎昭王相見一段情事略相當㞋
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
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
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
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間管子



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
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
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間
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鍾磬
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
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
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
縣所謂斷也併歌舞之樂併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守之
桓公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

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
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足故慶之）臣聞之諸侯
爭於疆者勿與分於疆（若救三國是分於疆）令君何不定三
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
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
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
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
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
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



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
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
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
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
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夬）
（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盖雎汴也）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垝敗
牆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評）詞如綺々事之巧然要
知可為著書不可為文二種文自兩家一國體一
詞體故互堅贊之記曰　直其事核楚欲吞宋

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
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
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
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為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為我交齊者
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
重寳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寳幣帛
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
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
（拂違也不報善是違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



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
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
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
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
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評）全述前
語戰國文如此是欲以文克齊（以寳幣賂齊而齊自故曰以文克
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
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
外非善衆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與

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
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
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注文事亦
奇因其文武而文武用之所謂太上貴因陰陽轉
移仲氏之所以匡伯也要王之因因順之伯之因
因反之順為道反為權自五伯以降皆非權不行
于天下矣世也如何喜韯〓之于道逆之歸順庶
幾哉留侯武侯梁公桓公曰善於是遂與兵而南
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



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因以鄭
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
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雖百代而無所毀者也
〓召陵之師而君無過也安所令又安請宋鄭安
有百代城文傳乎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
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
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
山汶音岷岷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
東存晉公於南北伐孤竹還

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
已霸修鐘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注
一冷語應上作結先秦史記外無此體
注存三亡國在齊桓之始年未足訟天下以力
又未敢毒天下以兵又未有為結天下以心計
唯德始而乃後正不德可故偃甲遵晦而捎封
以義然義士猶非之揆初末而誅意一統政而
無專封尒有是乎佯疾不救敗而後起將我故
與亡之而假存之天下其誰不解體九合奚行



鞭長不及大武不遠五伯會盟之後諸侯属也
有關同室也未盟之先各守其郊主其國卿隣
之不啻而被髮之救惑也當其任為義非任為
爭義天下服其德爭天下疑其利已則不競而
競于人一蹶不振矣故不救是也兵出為全也
謂不救以利人之禍又自利名吾不敢信險窄
安忍之尤何用曰正而不譎如其仁如其仁夫
管子士議之所借尊也將反以尊之為譏之則
此類是也

# 霸言第二十三（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評　文不成一篇散散段落故不曰霸論霸謀而曰霸言節取之如網珠采玉足為國寶至於珠聯玉藻猶在工人手文心將心文勢陣勢虎賁三千君子六千大可王小可伯七國十節庚敗而潰焉文人不可不知此法

註　如聖教集字可采不可臨蘭亭方是一筆書書家不解往往失筆意故米元章常自謂中年書人以為集古其進之矣。初陣雄梟精采壁壘生色部曲揮風中半以後陽節盡陰節不守孬漸弛散矣頗又參差重複故淮陰多多益難不善尾者霸王七十之勝也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謂美教化移風俗）創制天下（與之天始）等列諸侯（列爵唯五各得宜）賓屬四海（賓禮四夷以恩屬之）時匡天下（時一會而正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彊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總其成權）暴王殘之（其王之凶暴者則殘滅之）僇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於國戮其君罪卑其爵列維持其人衆）夫豐國之謂霸（但豐其國者霸也）兼正之國之謂王（兼能正他國者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大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之明察物之所不逮）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若彼德與我共彼道與我同則不取而且不王）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彼危亂此固暴王之常也非霸王之道也）君人者有道（有常道也）霸王者有時（人遇其時然後霸王）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以取亂侮亡故曰資也）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雖存而國小弱必恃鄰國以為安故曰鄰國有焉）國之亾也鄰國有焉（周其亡而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征伐之事因而取勝績故鄰國得而）



鄰國有事鄰國亾焉（或有征伐之事大勝而多獲遂亡鄰國）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國危則聖人知矣（謂獨見之明故先知）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舉事皆當則我無因為功）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不當所以資我故得所意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求無權其可得乎）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之（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有所詘有所信（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妙於前四者故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幸在於有權權從在於得地幸猶勝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

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注刑本
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
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
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徐用此以引天下之衆故不得而臣之也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
者其大計存也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我何貪此其大計也以天
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賊削更可以明威權之振所謂患而不貴者也合天下之權以遂德
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情令彼已權總則德遂德遂則親成也以姦

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
明王之伐明天下所欲亡而亡之則明王之伐亡廣攻逆亂之國賞有
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一人而天下勸罰加一人而天下畏故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
也術非術則無以取天下也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以取天下故曰大德然術之所歸在於令物得利也[illegible]非術無以取天下非德
無以權術術以運布其德者孟子曰德慧術知含
其元元襲其詭詭含人之所往獵人之所昧祖未
有不死于詐人未有不死于術也國將不保何以
取天下故曰物利之謂也以利物而我無分利盡
天下而人不爭所云以欲從人皆得以人從欲罔
濟也是以術曰德德曰大不大之德終歸于術夫
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神聖則多所感致國
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則不失事機
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謂樂殺也[illegible]曰使
國壽國皆主臣則賞者爵祿慶予也夫一言而壽
國用其言故壽也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
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

然輕與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
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
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
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而即定故曰營壘此三者聖人之所則
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近火方知熱履冰乃知寒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
外聖人知心腹之姦謀故憎惡內愚人兵在頸方懼故憎惡外[illegible]畏微畏明憎
內憎外老氏之旨也伯家引其緒經政聖人獨藏
其精以治身身治故靜而正之天下弗知也而常

善救物善救人精緒自人而觀介聖人何分哉尸居而龍見從容而炊累不出戶而天下知矣是以名法之治勞帝王之治逸勤術知之用一抱蜀之守所由與神情異也故曰畏曰懼中有戒懼邪易之乾惕耶戒而發中惕而躍淵神哉無為而無不為矣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知愚者至危不知微之將至尚有悖易之辭然後湯武之師起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聖人能因時成其事不能違時立功不有桀紂之暴則無湯武之功）而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



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懼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起而又堅絕故能攻國）通避堅而攻瑕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標末也本大末小則難崩）而通大本小標漢之先破諸侯以攻項也地近攻遠秦之親中國為天下樞也埊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若高光之有關中河也）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下正理通正而治之也（依正理而為故能成天下之功也）按彊助弱（按抑）

也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義如此故為天下所戴）諸侯之所與也（與親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天下樂推以為王）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此繼亡能成天下之功也）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評國非其國六下文體錯落變化可法天下皆理己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皆從霸者之令）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已獨易（傷〔?〕）（易不守謂無守禦之備也）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



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政小國從其政）故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政大故國益大）大而不為者復小（大而不為則日損故復小）強而不理者復弱（強而不理則綱紀亂故復弱也）衆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人散故復寡）貴而無禮者復賤（貴而無禮則失位）（奔散故也）復重而凌節者復輕（重而凌節則威喪故復輕）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散故復貧也）故觀國者觀君（君為化主）觀軍者觀將（將為兵本）觀備者觀野（野有墮則國不侵害）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內昏）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外賢而內愚）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鹵莽）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

（三守既失，謂明是賢而非耕）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謂土曠而功狭也）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兵少）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所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也）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三滿不止，至敗亡之）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大不耕，則無所獲）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臣，化爲叛也，謂卿大夫）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人衆不親，欲亡者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土欲富而求魚憂也）故無德而欲王者危，（無德而欲王，猶進而卻行，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施薄求厚，人必不應，故孤）夫上夾而下苴，（上既狭故下苞也，爲下所苞）國小而都大者弑。（此二者常有篡弑之禍）主尊臣卑，上



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凡此所謂兩權，爭亂之本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摶不聽。（摶聚也，君令不高不聚而聽之）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教之而亂）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爲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說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有此五勝，故可以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彊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凡大國重者，皆因其衰盛者也然。盛者有時而衰，盈者有時而息，故因其衰息之勢，大者小之，彊者弱之，重者輕之）彊國衆，合彊以攻弱，以圖霸；（謂時彊國衆，吾國勢彊，亦可圖霸）彊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彊國少，我則合衆以聚小，以攻彊大之國，如此者可以圖王）彊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時言王之）彊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時施霸之）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彊



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彊國衆，先舉必爲縱者所圖，故危）彊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爲其最）列不讓賢，賢不齒弟，擇衆（雖列爵位，不讓賢傳位，雖稱爲賢，優劣齒弟，又無）而非選衆舉也。是貪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有此數者，貪大位之利，而無得位之實也）是以王之形大也。（不可以小數得也）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最，故以爭天下也）其立之也以整齊，（而整齊之，故可立也）其理之也以平易，（平而易，故可理之）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人道）施爵祿用地道，（地道任予）舉大事用天道。

(心歷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代其大過者)四封之內，以正使之。(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之。(以權致之則不敢不來)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侵削其地則自服)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興師征之)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興師伐之，此其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以德，此其大也)文武具滿，德也。(備文武[?]功可成[?])(以滿其德)夫輕重彊弱之形，諸侯合則彊，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彊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彊。



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節，故得)其失之也，以離彊。(離彊[?]明乘節者也故先[?])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服近而彊遠，王國之形也。(謂彊兵威遠國，故曰彊遠)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中國之形也。(謂以蠻夷負海攻蠻夷負海，以為中國，故曰負海)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古無此事)有常先作難違時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若湯武之於桀紂也)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謂當下事)必先定謀慮，

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其用師必知暴亂)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之形)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眾以攻眾，(量我眾寡可敵然後攻彼眾)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眾攻眾，眾存不攻，(彼眾存則我不敢攻之)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而避之)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摶國不在敦古，(在於合今時宜，以得眾也)理世不在善攻，(在於權宜)霸王不在成曲。(大在於全)



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禍必反來)計得而彊信，(音申)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數猶理也)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先此三爭，然後爭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謀失則怒)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刑得則重，刑失則輕)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彊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

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

兵攻所憎而利之通得者楚非之封陳失者田門

之取燕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得之國而以攻得為利德義不施鄰國又而不親怨

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彊其威權北動後所惡而德義大實少為人所歸如此但彊而已不能至霸王也

擂破一國彊在後世者王令能專破一國常守其彊傳之後世如此者王也

擂破一國彊在鄰國者亡既破一國不能守彊令鄰國得之如此者亡也

(通)范雎謂遠攻齊夫差之爭中原

問第二十四謂為國所當察問者



內言七

(評)疊下六十問轉折陸離為滑稽戲耶以為天下之至奇無天下之至無奇也癡一於宮癡一於室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其麼耶非耶將一宮耶禪家三十二相只一佛五十三參都見佛更能現非佛否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禍子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師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上師其士所為者皆人之所戴仰故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有後然後得事故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illegible]所刑皆當其罪故人不交訟(通)易訟無情之訓也無亂社[illegible]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正則人知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令不遺也故不怨舉知人急則衆不亂(通)知小人之依念下民之[illegible]療而救之衆無急安得亂此句行此屬下行此道也[illegible]也衆困難之事以示人則人不後行此道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因有常經則人知終始之所歸如此者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勞臣悅政自小始為政先小微而至著從問死事之



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有別給與之死事謂死事之子孫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則預有所舉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寡謂其妻餼粟言給其廩餼生食廩米粟之屬餼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欲知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illegible]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固有常科當長留行之此不可改易者也今乃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久留其事將如之何稽也何待官都謂總攝諸[illegible]

行將何待乎當有所廩餼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齒收之窮者也問知其族欲有所收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良家全活之加其所養之數於有所復除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衣知其家數欲有所矜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族當有所收恤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從從昆弟以求食者與之從者各有養家



▲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長入其既者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往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惡此等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為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債古借字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從大夫責肯有幾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告之乃能自行文書身任士職執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也官承吏通承吏吏也今尚曰吏承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職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仕事乃在官於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所無上事乃下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文者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貨利隱藏不見若銅鉛山澤



溝瀆可決而洩灌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為害者害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死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伎利備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謂操女工之事謂紡繡之屬也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耕作直開口仰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齊家馬輓家車者幾何乘輓家馬言直有馬輓家車言直有車拆配以成乘士修行足以數人可使帥衆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illegible]

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用則利平居處則可以修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行由總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書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盡其疏藏器疏盡而可以藏者弓弩之張弓弩之可以張者衣夾鈌鈌形弓鈌也衣夾謂其衣之鉤弦之造鉤弦所以挽弦戈戟之緊緊謂其堅緻者其厲何若其淬厲何用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



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為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三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為行伍當慎而聽命遵國之常令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然不而有黜陟至於馬牛肥膌及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美者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

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必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而而各有處藏器物而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樹尊前後詩曰予曰有先後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必合於時義然後為福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謂國之大事曰戎故申嚴之亦長慮連什于體不得不錯綜示變古文皆然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數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欲知其勤且觀其材用也問執官



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實位及執事并建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知是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關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遮閉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為防衛者絕塞之阨閉空之處亦當絕之凡守地者所以其功貴故曰益地守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制地圜地市關三令君所申布於三官開於執禁幾察為多閑以外則邊邊以隣為主總之皆地政

制度無得大於經常㊟制地合上問為一篇以地市關三者
大而煩故以君曰申而餙之有不如制三官之罪
也餙之即以問之也至邊則疆埸慎守有常禁矣
故直曰問於邊吏此問政與上諸問合應

謀失第二十五　闕

㒲 而悅反



# 管子榷卷第十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 戒第二十六 所以戒桓公

内言九

㊟戒多繩道保定之務故別於霸言而以戒名



其文體相似也所謂道微中精要似發金匱之
秘或黃帝以來道流遺文可入經言弋稟以後
掇拾湧耳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正令之為先王之游公未達其意故問之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不本春從
不足於耕稼者原省助之春種為本秋穫為利今
田家諺下工用本是也謂之游原察也農事不依本務當原察之

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名。秋謂西成尚有不足者當補之[illegible]
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所行無成功空費糧食如此者必亡[illegible]
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
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謂其法可寶也管仲
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
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故曰無根而固無方
而富者生也。生不以[illegible]故曰無方而富[illegible]所在故以
無方也 通 按性者情復性者情故無根而固未生之
前無既生之後有有與無不相離也故無方而富



唯無乃富耳此下三段皆道之宗養生脩命之元
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辭教此嚴為陵傑以尊六生
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 通 內固情復性也外謹聲
守中也心息相依神氣合符生可尊而道乃榮榮
生枯死。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若順也管仲復於桓
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不成塗之畏者
莫如口。禍難之發榮辱之來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天日開期顺
實累敗故曰遠無也 通 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身也唯口起羞
出好興戎口也無疆之恤亦無疆之休年也以重

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請之
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
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
之德也。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 通 生之養養形也變而之德
養性也感物而動曰變發皆中節曰當物是故聖
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其生御正六氣之變。所以循其
變也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 通 六氣天之正氣人之六氣必以
正順天。禁止聲色之淫。所以成其德邪行亡乎體。違言
不存口。邪行無體言必順靜然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如此者聖也 通



兩以靜之徐清安以久之徐生是靜然定生此句
捴上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曰中出義因事斷故曰外作 通
仁內義外昉於此告子亦有本之言仁故不以天
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若以天下為名利則非仁義也仁故
不代王。不以道輔君而代之王者非仁也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
政貪月者耳非義也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上道道而賤物。物謂
名利之事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身苟有道德雖名利之物豈能惑其是
以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道德為量何懼之有南面而聽天
下而無驕色。神器儻來何驕之有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

越○樓三周被也

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德必冥通不動而疾故不相告而知

不出戶牖以知天下不為而成無為而無不為不召而至是德也

相應同氣相求如此者可謂至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

天常無為故曰不動然四時云下故萬物化云運動貌也君不動政令陳下而

萬功成君亦常無為故曰不動然令陳列而下故萬物成也政心不動使四

肢耳目而萬物情心亦當無為故曰不動然以決耳目自心使萬物莫不得其情

也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交寡而親多能寡事成功

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事寡而功成能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

知道以其知道故能聞一言而得物貫也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



故曰物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多言為賢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學而不

反修於其身心受折者故必有邪行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故為仁祖

忠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能慶交友之善內不考孝弟不言

仁外不正忠信言友不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

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流準徒為誦學者亦何以亡身也

桓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盛粟鳥多集焉故於此弋也管仲隰

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釬釬所以扞弦而迎之曰今夫

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

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

之憂也二子不能為羽翼所以當憂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

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

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上

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親治容而遠有德踈賢

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

雖羽翼無益不濟舟楫徒為聽雖濟言故曰其將若君何桓公蹵然逡巡

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

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薄斂焉則人不

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



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

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

自御管仲為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

官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凡賢自里尉治故令里官進二子將薦而用之再拜頓

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

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陳其所以薦祖廟管仲隰朋再

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可以王也此非臣之言也

君之教也此雖臣言必君用之然後成教故曰君之教於是管仲與桓

公盟誓為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斷老弱犯罪者無即刑

之必三寬宥而後斷罪二宥而同謂三有一曰不識二曰過悞三曰遺忘也三[illegible]而不
正市正而不布布謂錢也即其稅而正之不必分錢山林梁澤以時
禁發而不正也獺祭魚然後入澤梁豺祭獸然後入山林草封澤鹽者
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封澤謂澤多草可藏成什可用薪鹽者也其處所多聚
故歸者譬若市人言不設禁也通棋蘇曰草封者海曰澤鹽自兩
事上不正故歸若市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長
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施城施城楚城名謂附至
其下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戎菽今
伐之故其物布天下戎叔胡豆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

管子榷　卷十　六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鼎饋食言其減不盛也中婦
諸子謂官人盡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之子內官之號君將有行何不出乎官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官人
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
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
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君非有內憂
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
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汝謀今汝言乃能至於此所能知我謀
也吾是以語[illegible]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柰何我欲

諸侯之至而乃不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乎中婦諸子曰自[illegible]不
為人持接也為猶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未嘗得出與人相持而接對來[illegible]
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之官中少職事中人又不得外[illegible]
人之布織言此者既昧於人事不當訪以軍謀蓋託不知以北君之行也故言更當容我思其不審
事之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
必行也讓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令君行之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
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
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

管子榷　卷十　七

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
彼必不受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
甚惡惡已太甚言見人太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
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隰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
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
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
人亦生勝己之心故不服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
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事
遂於己將不勝任而敗隰朋所不知故可以移政通莊子曰有所不聞有

所不見此言之本乎唐宗曰不痴不聾語曰太清無魚至察無徒故為人上非以能用知也能知不用其知也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身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而且以賜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無不容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已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鮑叔



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今吾併得臣之國尚不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不能為國以屈其直也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甯戚善於農植貪於積蓄不能知足而息也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尚不能默凡此四子皆材能太過不能與時屈伸故國不寧也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已死不行久理齊政故哀歎也以先知未然夷吾所以稱聖也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為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楚豈為齊臣而死乎於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楚不得為私而齊猶有望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救一為不救則不可救此救彼下臣將備然矣故曰亂自此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



猳而不使也左傳曰還我艾猳猳牡豕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齧易牙言其人殘忍同於狗矣假謂木連狗欲齧為義仰因家也言易牙終亦亡國故以宋此不當使必須去之也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豎刀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棄而事齊君非只千乘也其意必得

（齊國然後稱所望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illegible]

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

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

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

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

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

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

齊戰于甗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

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評地圖參患制分三篇皆權書談一節深一節文亦一篇精一篇義相比合故應參看

評地圖即孟氏所謂地利也兵法先得地者勝又陰陽變化皆因地設奇神矣孟氏以城池當之太淺此但言地形亦淺其十三篇乎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謂路形若轘轅而又屈曲縈）（澗東南有[illegible]道是也）濫車之水（其水深沸能泛車）名山通谷經川

（謂常川也）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蔽）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謂其地墝埆不可種藝殖謂墝田可播殖者也）必盡知之（皆兵主所當知）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謂藏盡在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眾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之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智能三者合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



征伐之國（當宿先也）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王獨斷於心故其臣不誅議）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隱賢能）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賓婁季牧之爲也）評私行屬蔽賢向如私財安得宰相皆素封家賈人子乎所謂供給蕭何守關中之謂也漢以得得是以亡亡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鉤連有所統屬）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評梅

君相為參具是兵主之本而以徧知天下合入地

圖

參患第二十八（太強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評強弱之中自數於無患也）

短語二

評 參患論兵處佳言欵珠屑王晦叔後人著蔡權家十三篇外漢士奉之帳秘矣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辠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辠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士能去亡必構鄰來伐故有外難也）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狗變為虎故殺常因是生故有內亂也）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暴必內侵地虧）故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邪亦[illegible]上侵故因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驚謂武能驚敵使行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三至當一軍（三至可當師之一軍）三軍當一戰（三軍之用可成一戰之功）

通 略計師兵力之費如此軍興之需幾何空不復矣善師者慮勝而動計日而捷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師行一期則十年之蓄積盡）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一戰則累代之功盡）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必喪刃折貨財空耗雖未被敵勝先已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爨骸攻者必智窮力竭士喪城雖未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計皆非善師善計）

通 善勝者不戰善攻者不困兵交而後利敵雖敗我已傷矣守困而後下城雖拔我先自敝矣荊棘屢生日費千金攻堅則軔此之謂也

故曰計未定而兵則戰之自敗攻自毀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用古日占夢其數皆從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

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兵以至 故與獨行同實也）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俴者無甲單衣者）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俴人謂無兵甲者俴單也人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通以不教之士戰所謂白徒烏合不知兵與無兵同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能應則坐而受死也）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



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評漢初六經未表誼錯皆管氏紹祖之臣于餘食之宗人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敵徒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與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之器其器既成驚敵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懼也）三器成游之具而天下無聚衆（三器謂一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衆懼而自散也）通器即兵也變為奇耳成兵成勝也借一者義不還踵句載之蹈水胃傾之鳴鏑往夫也帝再勝者先聲奪人夫差之入郢白起之燒陵驚夫也三勝者六可來左車之檄燕陸生之招粵游夫也又桓公召陵之次張儀六國之衡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註制分于黎患其言兵則内矣斗中權鈐術也決勝於帷幄折衝於朝廷然乎要所談亦多武



子中危言然而造語精奇矣短語政如短兵來以正合政以奇勝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爭為首謂下事）聖人賢士不為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聰明耳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脩矣（由前行多脩故死後有名）通借夫齊之名引武王之勝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有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甲子之朝一戰大勝）故小征千里徧

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里者今既舉衆而征己國與敵國皆當知之故偏知千里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曰五閒之。閒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曰五候之况戎事之大可以不偏知哉大征偏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之衆有所征伐天子以天下為家故偏知天下也一閒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動衆當令主者曰一間候之其間候之也或散金財有所慕賞或用聰明度其不虞也通散金財為間政以用聰明偏知天下審御機數七法篇與此同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禦小耳目視聽遠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儆則敵人戒通卧枚啣枚潛師襲人苟



聚則衆不用。無事伐聚衆必不用若用幽之偽瘁也通苟聚兵無制野戰不陣或陣而譁妄行則羣卒困通不量力而進必勝而會強進則銳士挫通知難不退逐利不止。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軔牢固之名也所攻既堅則軔而難入乘瑕則神。瑕謂虛脆也所乘既虛縫然瓦解故若神攻堅則瑕者堅。所攻雖堅縣令脆若則以士卒堅強故也乘瑕則堅者瑕。所乘雖脆却為堅皆以士卒脆弱故也通攻堅則我困于攻而敵如處女是使敵瑕亦堅也乘瑕則敵失其守而我乘破竹雖敵之堅而瑕矣孫子三駟之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

趙。按貫[illegible]上句

堅弱卒攻脆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illegible]削也刃游閒也。刀游理間故刀不虧故天道不行屈不足用兵[illegible]必順天逆者及天道之不行必屈竭而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人事既荒且亂故十可實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此雖半可以擊彼之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覘之也欲以軍爭而行其城池彼則知而備之也有道者不行於無君覘彼無君亦恐知而有備通攻無君非以權勝直幸之侮耳故禮不伐喪攻堅不可故不行完城池乘敗不可故不行無君游其間別有術焉故莫知其將至也。既不先覘以潛襲所以不知其將至至



趙。按待字即上屬[illegible]注非富待字為句

而不可圉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圉者必潛而近故不知其將去楚幕有烏之比去而不可止。通不可圉不可止而對即善攻不知守善守不知攻敵人雖衆不能止去既不可止雖衆何能止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其道富然未必能富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由也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富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

處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評)君臣散言治體頗有至論超名法之上根（注）

德之意但不成體段氣索理支

(評)交論君臣共治而君又統臣主治者也荀中往往注意歸重馬有本之論議亦甚乎正頗吞道術不為名法家察數剋核苛言書中政言之可攬采者文雖不甚古亦厭勁典制順不比濫

(評)切不入急當在荀韓之上也可謂一篇文字中間一二段脈絡稍不聯屬戰國子書多如此者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閒（閒謂閒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閒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表又令之止是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

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法矣也謂能本道而立法）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參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

吏嗇夫任事（吏嗇夫謂檢束羣吏之官也若今之比也）人嗇夫任教（人嗇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謂百姓有不從教論罰其不撓法）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戒（以行賞信罰必君臣分體也不失誠既可以守戒故人可以成功也）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訾限也程准也事律謂每事之律而行也）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辟刑也文劾謂以言辭文而舉劾事以為正不曲從其私也）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愨忠信者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教既成則人皆忠信故無有獨得善者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吏嗇夫之律既成人皆懼法不敢為非故有猶豫怠慢者亦不得為敗也）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為人君者因其業（謂因人嗇夫之業也）乘其事（謂乘吏嗇夫之事）而稽之以度（又以國之法度考此二者）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

之學而民不慕也（善自應賞故不善者不敢僥倖）有過者罰之以

廢亡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過自定罪人不敢疾怨）

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之皆不違其理則人知上德之有常不輕為去就故人不遺其親也）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

事也。

天有常象（纍象著明不改其貞）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不改其静）人有常

禮（尊君父卑臣子其儀不易）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

人君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衆官故曰兼而一之）分而職之（各有司存）人

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



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

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

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

相序也（代更也謂上明則下審更相序）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

而莫相德也（君以威覆下下以產供上各有所恃故不以相德）是以上之人

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而善下通於

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

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上下各得其體也）

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商工也言

周上下有體內外有別故此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為人君者蔭德於人者

也（君者以德蔭人）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臣者仰君而生）為人

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多少制祿以食之各得足也）為人

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必設教）布政有均民足於

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有勞者乃得祿人則致死以立功不敢偷生也）

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

則民不惑於道（名職分明則人不惑於道也）道也者上之所以

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令因相傳）

事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業程於君也）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



者也（胥視也視令而動則所舉不妄）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稟令故言最貴也）

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以力事君故其力最可愛也）言下

力上（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

之相守之（畫謂分則其所役事君既畫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相畫之官守

之官畫之民役之（官既畫之人則役力以行其事）則又有符節印

璽典法筴籍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筴籍所以示之制也）

（凡此可以考其真偽定其是非故曰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

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舉用之）上之道也

尊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為勞苦下之事也

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下及官中則君侵其有司不任也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

從君之命令乃專擅共者侵分上柄國如兩君上之權故主失威者攙奪上勢有重無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

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

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智能聰明上之人明

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

一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故曰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慮深遠故



可以為人君也身善人役也身善則材能可任故為人役也君身善則不

公矣身善則智淺故不公人也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

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故惠賞而不忍刑也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

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

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

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

姦偽誅視聽者眾也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

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校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生謂知學之士也選

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

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故不可勝收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

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故不可勝救而國未嘗乏於勝

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

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

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

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之待上制而後用故曰官若耳目之制身立而民

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

求於民身正德立而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矯猶預也

上預下事則偽有餘而實不足也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威權勝



君故也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

反迕之行迕逆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

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

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

法而行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

者援私以為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

所以為公者乃是私也名曰不違公道便是不違私道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

寖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既久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故言

姦心豈復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偪[illegible]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謁若食之亡口故曰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假因女食主之意以規度主之情也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若之嬖寵又因外權則何以下成也引其外援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故女人既隆又外援太子見危之助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橫謂糾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五官各有其橫曰五橫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衛正衣服緷絻盡有法度緷絻古字則君體法而立矣體猶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為常著明也久積而為常也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衆以離教為罪而姦之也則為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所謂同量衡也綧古字惟字准節律度量也謂大尺各有惟限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衆皆從順而有獨逆者衆皆從正而有獨辟者必為順正者所伏也姦偽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為主是故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布之懸象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



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令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為常具以給之具論衆官之法制也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總百吏之要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量實宜其有美善者用匡於所疑必陳而之之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立府百吏所依之官書有明法之坎曰明府之法瑞君所與臣為信者珪璧之屬也又必合其瑞以考之也[illegible]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要謂百吏之目也君之路寢前有三階通王制謂以歲之

成賁于天子是受要也是以上有餘日上然

而官勝其任各理其職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有經其

敬而供上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人之所從出故云

在人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善知道理故言

而相告也通道由也知而行之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

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

待之則下雖有姦偽之心不敢殺也不敢役招夫道者

虛設道無形而應故曰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



非兹是無以理人非兹是無以生財謂道法是其道民治

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

國也得道之真以理身緒餘以理國家故重道而輕國故君一國者其道

君之也道可為君故君一國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故王天

下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其國與天下也

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君之所欲人則順之得其所惡者

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人亦順之而除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

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偽省如冶之於金陶之

於埴制在工也君若冶陶之於金埴之由工也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之惠財雖有不能供將殺

之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威銷縮不能振起也嚴威不

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間也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聲實間缺

故不供不振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賞私利何為

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罰得其過則人不疾其威也

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之所欲罰而罰之故人不踰於人也

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下降上

有一尺則苗生上引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恩下流人心上就也是以官人

不家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



之宰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先

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

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民別而聽之則各信其方所莫之發故愚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輔可否相濟有堯舜之言賢聖不能易故聖也

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

心安情性而發於眾心之所聚聚謂同心湊所是以令出

而不稽稽留也刑設而不用人不犯法故無所用刑先王善與

民為一體以百姓心為心故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

國以民守民也意同一心則一人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為非矣

為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所平□有所不□閒之堵牆窺而不見也目視有所窮而名為明君者君、
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用臣能善納則何隱而不聞何視而不見耳目不壅非明而何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不疑之君善而臣□之
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
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
必擇其可否君之衆臣亦猶是也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
身力之所不至謂知君之不及其身力所不至也若量能而授官夫授人官者亦擇其可否臣之擇事亦猶是也上以此畜下擇其可而畜之下



以此事上擇其可事而事也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臣臣有今主欲求不正其可得乎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自為治術也

管子權卷第十一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評是先秦荀韓間一篇長議論文字管子大都宜精言以刻新為奇此散散衷衍將材不可及



十萬更劣于上篇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皆力強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智者即聖王也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正人之邪德而民師之師智者也評口便伯術本色亦足換聖入法將無為皇王解嘲乎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術德行者也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出故莫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無義俗之事始見於人心

賢人不道人無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道所以）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所生其體故國都立也）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貴賤成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不足為君）致賞則匱致罰則虐（賞無節則匱罰無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故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君既審教則治戰則勝守則固）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不信也）



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燕享也弔傷謂喪祭也）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物屬也）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謂八政之法）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裹（國裹謂邑裹所藏財貨也）貴之以王禁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可致其道則至（各得其道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水波而上二語可以印道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歸親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布謂罰也）一畝之賦盡可知也（賢人為之視聽故人無不知）治斧鉞者不敢讓刑治軒冕者不敢讓賞（功當其賞不敢讓）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親其君則賢人不來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故曰德侵則君危（君德不見侵何待）



論侵則有功者危（論理則功過不明故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令侵則法不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戮無辜故百姓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冀幸之心矣為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降故北）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危也）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合罪罰優寬）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偽止

女則通亂隔(要謂淫佚也言能止男女之別雖先王亦不能止淫佚通亂令非隔阨也)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怨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有國之所)民所君也(民者已之所君)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者君亦為之)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不務二者則錢穀無出故民非其民也)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從君色也言令色長曲以動也專斷勝之其於君故曰阿而勝之也)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竭智盡力以役上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謂明設而固守上之四法)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本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偽詐之人不敢試也(不敢為非以嘗君)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用此道以正人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謂狡婦襲入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妖蠱人主遂行請謁所請從外資游說為姦慝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必思貴常者便不舒)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何君以興禍故謂之伏寇也)(意故能以得君意也不論君能食其意也)刑罰亟近也(既不舒君意故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其勢(不能侵君之勢)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黨者誅之)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游行食客)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者君之和也)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參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illegible]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急乃為急)[illegible]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緩故能惠也)威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

而可威（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之賢，故曰易賢不肖也。）黨於下（謂誅易…）。有威矣，易之，是其黨也。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用人財力上以陷主，作於下以為勞。…有原有人，讀如十有數年。）兼上下以環其私（用上則謂君之人，用下則用人…），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者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之賞，奪君之實也。）。屬中央之人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託妖妄之言以威君也。）。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壅也。君之令而不出行者，欲幽君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賢者通於主也，能者寵於主也。天道人情，可以為主，其不能者，可以從，謂臣也。言臣主之數，因此而定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患者，乃行其事，人君也。）。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人君患而不自預此謂君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百姓，百姓以其身供上之役也。），以力役明（以力役…），以刑役心（刑，法也，心，以法出也。君則制也。），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而刑道滔趜（心則度其可否，故進退也。刑法則依其次，故滔趜也。）。進退者主制，滔趜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圓謂君道也，無所不通，故必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故常執而不變，必有常信。）。君以利和，臣以節信（君道和則利也，臣道守節則信。），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戒慎之心形於內，必形於外。）。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王者必明其德，然後四方知也。）。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得民者必從於理，失人者失於理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本也（民失而自修己者，知必有所失於人也。）。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求於己者多則修德業，故德行立也。）。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求於人者少，故民輕於給也。）。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故紀天時、務全人力也。）。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發地利、足於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

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所用輔佐皆得其官)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理則人重生故人皆以養其形而牽縈於衣食之利也)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用法止也)通上東于國之政刑下牽于已衣食之利循法樂生而無携心故愿而愚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不食力同故曰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必有勢然後有所立)事無為也無所生(必有為然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人後無所立生姦罔乎而姦省)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不審則無所食也)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通大國三軍次二軍偏卒大夫之將一軍者挾兵易亂常多幸心則上無危矣(既國則保義倫皆不踰有大夫偏卒出從邪亦然不敢有幸亂心)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必待時然後生)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民流通則迂之(人太流蕩則迂留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止之)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



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而成體)則頃時而王不難矣四體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四正正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行之官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違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不令逐而窮之故不傷義也)禮私愛驩勢不立倫(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雖驩之超異可也孫子之勢亦不得與之並偏也)爵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尊復必須行之以禮也)選為都佼冐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所立必選其都雅佼好者以美衣麗服)(凡旌旗表章幟所以顯其威也)然則兄弟無間郄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弟無間隙讒人無所作其)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

衆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德而旅勞法護美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伍偶其事然後乃用之既明勢而明信之也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諰君明能下人必從諫之從說也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衆立謂天下皆同也各而其所故無怨望也 通 聚立立朝之羣臣鬱怨生於選任之不當而所貴非其賢也如此則國乎而民無愿矣愿善也惡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舉有德者以就列位不以無德之人為類舉能以就官不類以伐勞不以傷年有德者擢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有德雖年未至而亦以年少為之傷也 通 傷年如聖書之



信賞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必賞用之故人不以苟生為幸也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別也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 通 幾臣權疑主而操機衍陰與敵約謀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為國之機臣下陰為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故失其援也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

必正相必直立以聽 通 相以直道聽國事也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妒紛言嫉妒所以紛亂 通 並后多嬖而羣妒恒之如夫人五公子晉之里指狐趙呂郤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相凌故亂也弱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已德之長而不相讓則亂也 通 後世所云稱頌大臣功德羕操之於漢春秋田氏之於齊晏子云式歌且舞中民亂曰讋譁謂以智詐讋恐譁質則亂小民亂曰財匱



賦稅重則財匱故亂財匱生薄財不供則禮薄也讋譁生慢不息故淳不重也而智詐其侵之其恐讋也稱述黨偏妒紛生變此三者或生於淳不重之故為亂也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妻妾之名決其疑如此者則黨偏妒紛之變息故內定刑殺近者不取其偏之變息故而刑殺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務順農用也其所順則國豐矣各以其所順故審天時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令得職也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考謂上欲其定數以所徵命之於下必下十伍以徵十伍既得其名以定其數以徵之也其下近其罪伏 通 罪伏即伏罪倒

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綸施雖美而面有怨氣亦不能為可好偷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以來美名又可得乎偷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皆行惡必無美名也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更有人餘忌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洫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虛之短虛者人之所好故或續之或實之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成湯罪己故人不罪之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桀紂罪人故人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稱身之過即是謙受益也治身之節者惠也懷智之人然後理身節故曰惠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歸之於人如此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懼而修德也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民得善故喜也往喜民善往則人喜也來懼身過來則懼身也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己耳聞而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己目見而感則身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



毋慎乎近人有以感斥揣故絕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殺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遨[illegible]可及遠道可致羿謂射御之者必感謂得其妙有感於心者也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內外盡善感之於人也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謂迎也用此恭遜者以相迎接也則不失於人矣修恭遜以接人何失乎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為不遜身尚不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之道以理天下更不須益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之理亦不損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治亂有恭遜敬愛之理則治無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敬愛身之澤也在身則榮去身則辱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暴之國可使生愛以恭遜敬愛化之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情結同氣而無恩故之身者使之愛惡身之有恭遜則同受愛故之身者使之愛惡恭遜敬愛可以生榮化名者使之榮辱同是此中之名則恭遜無之則受辱等也此

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敬遜順[illegible]可以變化[illegible]地之生後也）故先王曰道（道猶變化也）管仲有病（[illegible]有疾以下又叔拾傳益之非一篇）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illegible]也）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



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illegible]）蓋虛不長（[illegible]）（[illegible]意）勉務其所為非其質矣外以務為內以蓋處自古大奸小人之尤未有不由此塗亦未有不死見本性者也

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illegible]其所行之行所長之[illegible]情未有能終為意也言其不已也）[illegible]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失而反其真也其生不長其死必不終偽而露其真也反者情久極而歸性露者性久蓋而歸情性與情同出而異實天人交操其半我主之天為先我行之天為後先常不離人後常欲去人一失一偽一反一露天之乘人而出入機也唯至聖極惡無出入其中則曹操之奇霍漢武之論豈不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



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也巫善療苛煩之病既逐之而病起兵亦無征伐療之也）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illegible]管仲所以為故悖）乃復四子者處朞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於一室之中不得出也）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牙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不得行旅十日不通）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

書於策謂用此七百之書社降下于衛也食將不得矣作亂不給公之食故死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見者遠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裹首而絕幘所以覆首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以掩屍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奉尊者酒祝令[illegible]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 四稱第三十三

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評 冗襍比俳書中劣品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言已能不能皆盡之於君無所隱令何勞辱君令而復已言之乎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令以忠誠收聚而明強之令其大富也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illegible]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德其義以制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為法式乎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分於美道修而行之自可為也何須聞於惡事乎以斗稱桓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緣繡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

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前與之近也）有家不治借人為圖（言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其昏闇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為生不相統故無朝處也）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不分善惡也）衆所怨詛（詛祝之也）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唯與婦女為敖從也）獠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接遇諸父惟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罰則烈



（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輮曲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削其民以為攻伐（反以削生為伐功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知則仕不知有事必圖國家偏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以能於國家及其發又普徧之也）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賓事



左右執說以進不蘄亡已（執佞說以進於君專遂因寵位無求去也）進不退（所謂知進而不知退）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能必能濟其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未必能貴其爵位但尊其貨賄而已）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進於君則言己能為輔弼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我（由斯之人不肖故君有敗乃必推過於君云此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小人所忌者君子故羣處常有陷賢之見其）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欲之心反欲）（別若求貨然）見賤若過（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肅然不顧若行皆之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曲而事己與之交也）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鬬不彌人爭（其人見之則怨令鬩）

無涌纔之心　唯趣人詔（人有制命不問可不則而順之言其族詇）湛湎於
酒行義不從（從順也）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
迷或其君生奪之政（生猶奪政於死後乎況）保貴寵矜（懼寵而矜）
（參者則保依而貴重）【通】擅國蠹君上以生奪政柄下以保矜
貴寵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而損棄之）捕援貨人（其所捕追而援引者）
（唯財之人）貨入則乘等出則黨騈（其貨賄之人與之同國則同乘而等至其）
（出也又用黨而騈並）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
過各奉其身（奉身自潔過於君也）桩　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
桓公曰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闕

短語八

管子榷第十一卷終

# 管子榷卷第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侈靡第三十五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解】逐節生枝蔓跌雜珍瑣瑣玉葉金豆耳非大方之家大約文不論亡正以大雅則大以小巧則小



【評】侈靡大奇矣時出危言易行動人又時與言弔詭欺人不欲人旦暮如禪偈秘密耳其連行倣儻頗似莊子宿儒難解免亦作者故為方駕兩行之彼談道此談法故異彼負而神而悖此方而詭而細其才亦異政天地之間耶

【評】趙氏謂多錯簡誠有之予億之稍可通為置解政恐郢書不免異或二三旦暮猶差尹氏故可大要奇文亦只可意會景響解不解之間故非乎正通達之比尚書且介此亦有意擬之云

趙曰按踦者奇物屨不足也

趙曰一足有踦一足無踦以當死也今周公之刑法輕拼指斷首之罪斷之罪其然者不使其不服然雖其不同民服不服其所以法由前而治今人法非不治也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而今浮故不同也可與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政誅其不法以復古俈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俈帝俈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道務古而已混同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禁竭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而獻於天子故天下平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相及也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來者所求足故也故卿而不理靜也



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屨以恥之可以當死刑通一踦腓一踦屨承象刑之化也昜加于諸侯大夫不上諸侯安可施刑刑則恥制六師耳已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言周公謂時所用法之苛也應罪斷而斷之者亦從以為苛審也罪斷定者所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凡罪者欲以為苛審也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豈人之然乎時使然故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生敝也今則地人之所以養有不足故競起而事末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

趙曰大昏謂昏昧夜謂夜後夜不明所以人主令人之昏昧

但有虛作之名不得自用而實皆歸於上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之域則俈堯以前為然也大昏也博夜也夜謂昏昧之行也令人主至於大昏者則以博為夜事故也演昏昧也夜息也上皇之世大含明以上晦廣靜晏以下息晦上何滿稽之庸息下何毀敝之不足經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此大昏博夜出於道家之說也其俈堯之世混吾之美之象乎是以易用晦而明君北極而嚮明萬物負陰而抱陽君子闇然而



日章所以至道之極昏默而乎旦之存夜氣也故曰省本而游樂昏夜本也亥子之交天地一元之復爰歷萬古之祖乎是除昏無旦除夜無日猶除日無歲問曰興時化若何謂度時與其理若何也莫善於侈靡侈靡謂珠玉之用也管氏以為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共貴之君若不重則人以為不可也之以招人故以度時興化若以重珠玉以為侈者有實賤莫若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則人可刑也賤而敬之若此則人之賢可則也演刑法也侈乃上之務儉是下之本衆尊者得傳奉以侈無用處卑者取勤本以豈有賞上除下尚上除

以化下當以儲此所為人法也故賤粟米而如敬
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
如常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賤之令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若此者可謂務本
之始(演)貴五穀而賤珠玉明君之德所自秉以風儉
乎以易世而鈞化則無若反之使上貴玉而下賤
穀穀而如珠民大詘矣國亦無利焉故輕重國執
諸萬皆以幣調穀操上重以衡下輕故曰穀貴則
萬物賤穀賤則萬物貴人君御穀物之相勝而操
事於不平故託用於其重以三幣守財物御民事



而平天下然則輕重所以衡流而調其用也侈靡
所以導源而握其本也以上侈靡易下儉實而後
執可得而畝也故天子至百姓所滅物不同所貴
賤相乘法使反上下交貴賤而用侈之為儉之也
此化術也君失術而强豪術臨之則國困(通)禮樂
好故上用幣而珠玉欲事業賤故民力農而粟米
賤賤事業乃事末作之反也珠者陰之陽也故勝
火。珠生于水而有光鑒故為陰之陽以向日則火烽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
勝水。玉生於山而藏於山故為陰之陰以向月則水流故勝水其化如神。言珠玉能
致水火故曰如神也故天子臧珠玉。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
馬。百姓臧布帛。不然則强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
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珠玉可賤而貴之不然鰥寡獨
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貴而藏之則利積於强智雖務鰥寡獨老無所
與之令藏之者所以賑貧乏故為均之始(通)四滅皆國當以待穀之貴
賤而權之者無滅則人强智道籠矣則粟米反貴
珠玉反賤賤貴相反百姓救生不給又安四窮得
與五穀之分乎故敬無用而賤有實上侈而下族
則百姓勤於本而贍於養義於分無告有給天下



蕩乎此大同之化均之始也謂始于與時易化上
下以不同為同操不均成均也此結語總結一段
不是承結上向古文有此奇格後世不能亦不知
政與教孰急。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訓誘以感心用二者何先也管子曰夫
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摽然若秋雲之遠動
人心之悲。摽高舉貌秋雲悽愴有思[illegible]之容高置且遠能生人之悲心欲數[illegible][illegible]人之不
令見其戚容人亦為之傷悼之譪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鷶
然若謞之靜譪油潤貌鷶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示除熱
氣而和順雖有謞躁之人亦皆恬靜喻教者灑之溫辭而强躁者亦依感服之動人意以

然蕩蕩若流水（教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意所動則自思而蕩揺自怨而蕩揺則所謂）
（教若流水也）使人思之人所生往（通）四若四入分爲四
教秋雲夏雲謫靜流水嚴以肅之和以與之靜則
意動而怨流則思生而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若教）
（若夏雲之明適故其人使人思之人生其心教人之始必備此二者然後流可思也）則辟
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而）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秋雲始見）
（而衰情之又若夏雲之明而闓悅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肖無不化焉）（通）以言教格以
身教從上者下之表也爲立三年而百姓盡仁身
備之也士有百行于己雖全教人未有不備備而

管子權　卷十三　六

一闢于身此闢不行矣故貴備焉備身如坊表昭
揭而行天下儀之若皎然秋雲在空人見而化矣
雲至秋而異天高氣清人所喜也人至賢而脩𥚃
身律物不肖所治也斯其比矣敬而待之愛而使
之若樊神山祭之（既從賢化人則敬而待愛而後使尊崇其君[illegible]樊祭所小敬）
（祭而祈福者也）（通）敬待愛使屬賢者夫祭神所以威民也
尊賢所以勸民也故曰樊神山祭[illegible]賢不肖化
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illegible]）
（而使之則不得不化也）今夫政則少則（[illegible]）

（則也）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平之形）
（以知其徵驗者全能去則而使人斯太平之先兆也）（通）則法也教以身備所
則也非爲則者也故儀行祝化不使而衆則政陳
常樹說一切以示人則究其身于爲所則少矣
見教曰內心之徵而政曰外形之徵也人之從上
以象德不以象形上之化人以寘神不以徵貌故
用四心不用革而用恥格不用苟免其所使備而
神斯爲使衆而衛耳中主之惡未嘗不肅不如賢
主之無惡而肅爲則多而取則少辟不辟之謂也

管子權　卷十三　七

天下人心宗神能知吾之神又能知吾之不神唯
無不神爲全神全己之神斯通人之神故曰若樊
神山祭祭不言而則[illegible]也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
（富適之中窩故不知恥也）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不可使）甚貧不知恥（甚貧則不知恥）
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遫竭（[illegible]謂水平而不流無源必遫竭）
雲平而雨不甚無雲則遫（[illegible]）
（速竭之其雨必有事爲下此上例已）政平而無威則不行（[illegible]）
（本也二[illegible]）愛而無親則流（[illegible]）親左者
用無用則辟旬之若（[illegible]）不兆怨（[illegible]）

左則有為用者不為用者辟猶言有中不中此但為怨此而已親之無益也上短下長

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威從上得短而下持長其從用之不以度如此者威

能懷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通)曰常子罕之徑刑施上無度

以制而下長為用終以危君纂國此上短下長危

本不稱也而承無威無親二者而祀諱次祖。犯詛

渝盟傷言諱延也國敗祀之事延及祖貝有犯詛渝盟傷言之罪次敬祖禰

尊始也祖禰人之孫也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欲為整齊要束之信所以

也論行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雷震電爆為威為

政者所取則故威不可犯之也(通)天地之理陰陽生殺而已尊之



是為德威唯威生殺天之威靈刑賞君之威權薄

德之君之府囊也。凡尊始論行論威為政者所當行德薄之君皆囊而藏之故有

敗亡之極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

王事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為政所行也茲而勿失故可以王也(演)盟必質於大

神要於先祖而後詛言君政不靖國東倒持于是

危本而託齊盟然而無益也犯者亦若傷者接至

矣不知神以固為依盟以行為信而者輔政之用

非握政之本君自他威而假神威命與幾何其必

法天地刑德之理以論威乎不瀆不背如雷霆尊

如四時信上司無刑之政為契而下豫矣此惟威

性明威德皇極之協也非論於薄德之因形者也

然則教神也政亦神也在無際有際之微而非化

用形用之判資數以入人則賢鑄天下之不肖皆

政以偉人則威懾羣下之不退德引於先刑隨於

後故政大行而王可成也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何如也

必辯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息成之序故

明之然後可以立功名也辯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

可戚戚親也上貴賢王以賞士之上可親也君親自好事謂好為政之害強以



立斷強立其志以斷是非仁以好任。所謂以使民人君壽以政年

君所以壽考由為政以順年之四時令也(通)政年如正命不中適天也

亞子曰可以畫年百姓不夭厲厲疾也六畜遮育五

穀遮熟遮猶蕃也(通)遮多也里言有奢遮然後民力可

得用人保富而力全可用也(演)親事則杜上短下長之危係

斷仁任則遠無威無親之敝故君以久長壽考民

得恬阜物得蕃殖然後既富之數可用民也是以

政先養而後教百姓先知恥而後可使化國之域

無瘠人則盈室之戶無行禽矣此謂自固也不可

勝以待人之可勝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
若俱賢則不可得而制雖以王矣俱賢若何問之曰忽然易卿而移
然不肖立仁賢忽然易事而化去故取新而（通）俱賢如雨風闘
穴將勇者勝蓋既無後以待衰必先而奪人故用
人行政忽而變以吾之變勝其所不變而後能加
之如兩驅犇鴐加鞭者超之矣故晉方盛而楚莊
反楚孫叔勝趙方强而秦昭潛易武安勝變而足
以成名言變舊故成名弊承弊而民勸之不先代之弊而成能名故民勸
也能之（通）凡變則窮弊之後振恥起衆故上浮幹塩



之祭下有作新之鼓慈種而民富充慈以勉僅故人富應言
待感與物俱長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應天物人者也故與物俱長也故
日月之明所謂與日月齊其明（通）故猶效也如故事之故應
風雨而種風時雨若則以君當不失故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
民之良也君人者德若天地者出言生草菜務故曰人之良物不有而醜
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言上事而之化則非天子之事（通）醜
也不有上事而欲類合天地非天子之事天子
配天者政也民變而不能變是棁之傳華棁柱華也
皮也棁之傳華則外華而內不華習不能變亦小華而內不華故今人變而取新焉有



華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人有專君之心故不服也民死信
人無信不立故死在信也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化則利竭故死（通）革主
革故易新屋柱壞必更而易之可居民俗敝必革
而變之可服故上與下不同道民死於信侯死於
化請問諸侯之化弊謂久行而弊無益者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
則以家習不革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則當革也
（通）周禮大弊弊吏弊計也合家以爲國故計國者
以家因其所重而輕重行之則化吾君長來（通）長
來爲句君操因重而行之柄計家起化而下之通



于流水是君有招徠之術長來之也獵君長虎豹
之皮君好虎豹皮故求皮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爲幣故
力用功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
宅然後可以充甲兵之賦令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
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
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贍願然後可用也（通）行民之所重一句
應上衣皮以下民窮草食如獸也衣食之輕不足
民生而用其重千死不得矣故道主於侈靡以通
民化財故必有富之用商賈之行而後能通貧

趙○按眾上
乘節可以字
衍也

之振管氏乘馬輕重之本指要歸成化而富不侈
貧力本則反于上古不童不槳矣今使衣皮而冠
穌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既足於衣食則居之不能用也傷
心者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心則窮悴而不足則傷心矣傷心則無聊
而苟且不能致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而罷之樂
而雕卵然後瀹以灼反之摽周盧力反然後爨之皆富者所
為也薪也摽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指丹穴而求利故丹不塞也
富者靡之貧者為之言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也則貧者而為之也
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百姓既為富者所兼則怠於作
管子榷 卷十二 十三
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以百姓作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 通 凡富者
之所靡皆貧者之所為一人而百工之為備力不
相兼故以彼之所怠借此之所振化居而相為然
後得生非以自為也俱自為則無化為之畜化 通
畜化為句是結上言化用居下句言馭臣之術用
令欲為此畜貧富之法當變化富者之用也 其臣者予而奪之謂臣富者令欲
化之使貧或先少與而後多奪之也 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賞用然後成其功 通 予
奪使輟捉言用臣之柄徒以以下六者則予奪使
輟之變化也詳此義則下所謂乘六即此六柄耶

我以馭臣而強禦弗友反以乘六者而驕矜此太
公誅華士之用與強使服事四者因材器使不在
予奪數徙以而富之或空言富且取其利而令得其物終之也父繫而
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之以產贖此父也予必 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者
名人而有餘所其作以驕以此 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用貯
物則富以自春秋所收資之利而用也 令 有祿禮我而居之或有物祿則發禮用
其意不而居之者順 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為之作又譽強則
或令其有所統率 通 富徒以騶祿貧士伏父繫錄用罪餘
予虛爵貴其體貌而無任如泰賞功之爵收春秋
管子榷 卷十二 十三
考課以時而黜陟有祿臣有僭越祿也我以禮節
而居之臣之功能盛者強也時舉譽以名勸之且
以動眾此強即勝下強是勇強可而使服事服行也強者服
事必成事 辯以辯辭則其令有辯明繁辭者 智以招諸則富使而招多來智
而請也 通 招召而謀議請如請事諮問慮以揭人而富
謁也請 清慮則使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上位意君能堅力
可以乘人上分其上之六者可以廣其德故任位輕者也又不能使之而流徙
通 乘六不可解意君以上六物馭下而下之堅強
反乘以敎上也以下三徑不可信不能使皆亡之

郄也堅强而衆固為亢以嫱令不受祿爵之康廣
德隱脩立名之士流徙追思以滛祿之士此謂國
亾之郄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滛移而從之斯亾國之郄也故滛而守常
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守常故而不苧也尊禮而變俗流適之俗則當變之上信
而賤文文蜃而寡用故賤之好緣而好駔于朗反緣即指也駔馬之狂駔若法
惡者必亂故棄之偷姦人之雄亦亂國當絶（通）好緣緣附上也臣婣結
以求寵好駔駔市儈也大賈曰駔臣以功力市上
祿爵者一曰緣人情而制法脩其教不易俗㢘其
政不易宜懸爵祿以酬能不使大言受小祿小言



受大祿駔主市其市必平君臣事使亦市道也此
謂成國之法也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
成親也反者冥也順其性欲必欲亾若能反之然後有成可與之親也民欲佚而教
以勞勞致於耕弊則有功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亾難則有功也勞
教定而國富積財故也死教定而威行致死則莫敢當其終效亦行也
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江則合陰於內談陽
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情戒則神成也
於外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故化美也變其美者應其時實應
其時故變美也（通）君司變者不失變內極其神外飾其文

以易臣民之化故神運而情不可示文昭而質不
可表反此而傷故善化變之主藏實而應名稱事
而應時名以人化時以天變其兆端微眇而起用
大此所謂陰陽之理陰陽易也不能兆其端者菑
及之来事之端不失其兆者常失於幾故災及之也故緣地之利緣順也承
從天之指指意也當承順天之意也辱舉其死辱猶逆也逆天以舉事則死
也開國閉辱若能開國以約善言則辱可閉也知其緣地之利者
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知能順地之利則能參天地之吉綱承從天
之指者動必明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夫舉事



故與失人同也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擇故其道必行也開其國門
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開國以約之也（通）地利有定宜緣
其宜以參吉綱天道昭變化承其化以明動指此
效天法地之道也失人以下則用人進善之權陽
明為榮陰汙為辱老子曰辱為下陽榮為上陰汙
為死舉一善人榮進而生舉一不肖辱進而死凡
舉人于朝與衆公之也書曰闢四門公則因門開
道進行而善言玩私則反是柰其榮辱既有辱亦當柰之何
唯有報榮爵神以謝過耳柰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

其牟當令巫祝知神之決秋者操牲及圭璧執牟爵以禱神而謝逆舉之罪也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家雖有小損因此小損以勝大災負其中辰其祭既以謝過入當自中心無所專固善則從無失外事之中心也辰時也有而復畏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已者則當長其讓處之心而欲畏之也而物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之雖見外正僞未可信又當視其中情以驗之(通)素其牟厚以下難解臆之牟為神也所為善於君如祝為牟於神牟厚則其不善也必使賢者陳善而為之如祝史明神次者操牲牒以為獻知通神者必通于人可以格神者必可以定國然而國之利害常相衡也



安然必利而無害但使大小利害相準取小以勝大如擇禍從輕是也此妙智因于中而善時應于外也又強諫者畏而受之逆志求道畏強臣儀一敵國所以開門而來善也惟我內長虛其心而外正物以視其情則善不榮頓瞭然中見所以閉辱而無失人也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謂國有至國門以塞百姓敖衛誰敢敖者言至于此如何救而行(通)此非冠至塞門塞門政與閉門對亦為任賢玩善言說承上閉國閉辱一正一反此為不然閉而臣有以自糊

者擇天下之所宥謂不為天下之所疾者擇鬼之所當謂鬼神所福助者也擇人天之所戴謂為人所戴仰者也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賊無若我何故安(通)君明何常不啓國門何嘗不閉忽有塞則大姦竊而擅權當戶而拒賢也能為大姦非大德不足以勝能為大塞非大通不足以治故三擇而一付所以安身而利國家也不如是門塞且主弊百姓無救且衆附無以備之田常六卿且作强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謂既挾强弓又執短兵列陣而立以攻齊國若之何禦之此亦公問之辭(通)



强與短是人之剛明與短劣不齊而立欲齊之唯舉賢以風故下保以用賢辨二應其術則中韓之名法御數也高予之名而舉之高舉其名則歡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不避危亡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儆則踈之毋使人圖之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人謀圖而無所顧望存羅納傷使已者之也猶踈則數之毋使人曲之因不羅任而踈已者謂數思義以悅之無使人見怨匿謂曲求已隙若也(通)舉之官皆民祭危之任類圖大踈之數之施不測之進退杜無形之傜怨此所以為之也無人若此可以禦上强與短兵之惡也大有臣甚大將反

為害（謂大臣富有既臣且甚大甚大則逼君故將反為害）吾欲優患除害將

小能察大為之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言每見其小能察則知其大）

（欲為此事如何亦公之問辭也）潭根之毋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深根）

（不可伐大臣根盤結未可卒誅）黨固事之毋入（既才能誅且固事之無得入同其惡）

也通彼勢方固我無入挑之輕入必反禍魯孫于

季氏衛出于寗孫深黨之毋涸（黨謂探其深情常令見之毋使涸竭）

也不儀之毋助（儀善也彼為不善毋得助佐之也）章明之毋滅（當發）

（明不善令人皆知之無使昧滅也）生榮之毋失（謂生莫殺之心若草木之生榮此其）

（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言之善不如此一言）



也雖凶必吉（忍而容之蛋而事之凶也惡稔易誅吉也）通君馭臣唯攬

威福明誅賞而已不儀已上杜其奸也以下結其

恩也有善章明無滅無惡生榮毋失知結不知杜

大臣挾竊柄而上陵知杜不知結勢家稱猜望而

下叛矣持此一權不惑衆口狼化而羊凶殄而吉

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總謂收積）

（也故使國家從平安之時漸積其財以無事之時收積至時散其積而用也）通無事之

待即國家閒暇總脩其政理財用人無事之大政

也下而分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

而靡（謂富而積財多醴財有所散）（積富而侈食美斯因其散而收之）詳蘇秦所

言臨淄闘雞走狗袂成帷汗成雨市之大都會也

于天下此則管子侈靡之所鼓為風也至今淸淵

驅市數十里列集天下貨物各以類比屋其俗豪

奢倨傲游戲五方衆會尤其風被丧千歲毋出食

通不外市此謂本事（雖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他外則富者之財可得而）

（收之以積之本也）縣通鄉縣人有主（謂繫屬也言欲繫屬於縣人必有所主於財）

人此治用（官既積財人則取之以理其器用於官也）通國無異人皆主

於縣人無異用皆統於上之治然而不治積之市



（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乃一人積之下一人積

之上此謂利無常（積財既分入市則公私共積之上下亦積一分可謂利無）

常也百姓無寳以利為首（以百姓無他寳唯利為之首）一上一下

唯利所處（則利積從而歸之者百姓也）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

國（利則無國已而不通）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

（利不變一故也不化者觀由所出而則移變之）詳漢扶書唯管子最早

蓋法家之漸于俗盛也故賈誼用其法以啓文景

而不行桑孔用其利以予三湯杜用其刑以無害

故卜式所陳縣官坐市[illegible]也管氏流禍耳

要管氏亦未必然春秋既無一徵文外傳內政評
言之亦唯三卿四民之業此其託耶至誤及不化
從移俞賈賤整斷之術亦可鄙矣視其不可使因
以為民等等謂卒而察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不任作役若此者使之卒與
利之人而齊之也　通此以下言用人以上言化利二者兼
事之待本力者使耕而食末業者使化而居民唯
三農商之外則士也差異其等以為民首因官擇
其使以長民譽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名者則罷擇譽之
之使為興利者之長　通欲任賢去不肖故藺視其不可任以



為等而擇任其好名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已
財乃積故為國紀　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則無與之名
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衆共言此
人名　有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酢既有醻名
又有言名然後可以至於承君之酬報也　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自士行當推
以為先令反自先之是為自化其過也　後其民者之為自饑利人亦能當與
先之克國令乃後之自為其賂不要國也　是　通士以道民卒有自犯民
以養君豈専自贍兩者皆法所誅先士後民責賢
者重教化也此節主任官轉故首士輕國位者國

必敗輕國位則有散之心故國敗也　居　通爵位輕授所用非人
空政亂疎貴戚者謀將泄疎貴戚則有外顧之意故謀泄　毋仕異
國之人是為失經令異國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也而仕之其心異此謂失國之
經也　毋數變易是為敗成數變易則事紊無功故曰敗成　而大臣得
罪勿出封外是為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
是為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宗則威權移屬物不恥而威故臣強則國消也　通懸
怨不斷作孽內泄君臣為讎損體大消三堯在藏
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器亡乎雖使三堯在藏但懸
其物而不散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亡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禍福則國從是器敗而



亡乎盡即與字也　通連比比伍連鄰縣都縣言雖三堯藏
在里井之中我不得用而任之人之云亡邦之珍
瘁也故用人者本也政令者所流而治下也記曰
上酌民言下天上施至尊譚議無賢本不正而下
流沮故令不酌乎爵下不治夫高下法天地所以
定君臣而待貴賤以杜爭殺也高下不相待則君
子小人紛履本末倒造而國且有篡弒叛亂之禍
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譚廷也雖堯守藏不慈必亡隨
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其本此說就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　不平令苟下不治

其時塋踦也居表者毀瘠之息謂瘠長疏居表之禮使人皆塋踦之毀也重送葬以

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儲僈則不及事由人習為精厲庶事不急故能起身之財（通）

男女力作之財曰身財一曰役其身用其財合下

文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故親未生一親絶時

親曰合此謂衆約人皆親殺之重葬可以起財故曰衆要之也（通）二年長

喪塋廬草凶服麼深墨黝黯其時此喪禮也重

喪因以重葬附身附棺廣貲校心不以天下儉則

天下之物財身力皆起于用矣合親約衆本先王

緣人情制禮廣孝今乃以陽禮為借陰財為用用

管子榷　卷十二　廿四

非不合于禮也以是侈靡費之道為殖之術則絶

聖大盜之說義有由來矣問用之若何巨瘞問用衆要

培所以使貧民也瘞埋也深藏之墳巨也貧人謂壙墻也力故致之巨瘞

美壟墓所以文明也壟墓美文也所以役其力也

所以起女工也人習為之有上下之節也

所以起木工也增長其力也則猶不盡故有次浮也

次浮謂棺外次之禮也

有瘞藏以謂器物之瘞藏也有差樊以樊籓其外制尊卑之差也或作此

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方其時芳子大舉或不迷茫

鄰里為食以相飼如此則連相銜觀恩之情結固至於守戰之時必誠力薦敵而不能當矣

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流移也俗禮殊異則人各得其所安故不流移

也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

不眺丘大也大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於其鄉則誅之令其觀見如此則人安其本

所不眺而歸望之他（通）喪葬資用通工易事曰相食相利

之所趨安居樂業睦里親上可守可戰而民不流

殊俗異禮尊卑貴賤之等也隆殺不同故民不困

鄉丘老不通死徙無出有流散則誅故不眺安鄉

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今皆

管子榷　卷十二　廿五

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謳吟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或有稱頌於他鄉者皆誅之凡此所以止人轉移

不斷方井田之數方謂分立之田地每屋三為其數斷定

今井（通）留俗莫如井田乘馬甸之衆每甸一乘馬賦長一乘

也井四丘為甸四丘之謂乘馬十六井曰甸

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陵谿深之間皆有靈焉立之祭使人各有材

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大小皆各為食數凡此皆人之本事也能多者食多能少者食寡

也故人曰以能別為食數

（通）喪葬以厚死內之鬼神也陵谿以謹祭外之鬼

神也唯神道之設足以約衆唯吉凶之用最以靡

財此治幽者也能別為食數則治明者乃王人英

故君名聞於天下祭之時上賢者也訓助祭之時賢者居上為儀而已非能有所

故君臣掌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有故使臣攝之掌亦無曠故曰君臣掌也

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曰上下均也此以知上賢

無益也其亡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惟臣亦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令主人雖

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故祭時適故曰無益也不賢則動[?][?]適於危上賢者亡

謂空[?]之而已不能[?]之也而役賢者昌役賢則功成故國昌上義以禁

暴義者所以除去不宜故禁暴也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之祖廟所以敬始封之君

也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謂聚宗也小之封宗以朝於君而有

親疏之殺凡此為主之重者也通尊鬼而守故為句高功而下死

管子權　卷十二　廿六

為句守故守舊法也下死死戰不如成功也以此

本事食功差祿臣之制利省不冐而臣勸無溺但

一主上義而禁小利則五官爭效其職獻功以上

聞矣夫君臣共掌唯祭祀祝史序事有上賢之虛

名而無役賢之實績無益而適亡耳故上不如役

役之而差其功勸其職使下不沒私而上義可以

禁暴此上義與上文閑應尊祖與尊鬼閑應此段

大指首揭官司昭務承上祭神祿臣二項以罷事

尊鬼以戰事貳功然而宗廟之秩與朝廷之從官

1147

不同等也云云故義之上祖之尊兩脩無害是以

廟中之序用聚以聯宗姓朝中之任用敘以尊賢

勞國體各有辨君道各有適則為主之不可輕也

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為行祭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至高子聞之以

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謂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中

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常鼎饋而食今不然故致怪之

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

故不送公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

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

管子權　卷十二　七十

人句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

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

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盡理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

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政故不明於致諸侯之理自

吾不為污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污殺言[?]人必有所

污殺染殘者所以伏遠而來近今既為人雖織不為已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松公立感以

服諸侯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服者寡也后不用咸聖人亦何能用牽強為匹

夫不能服三家即其事也通中寢諸子一段前後不相屬後乘

不相關所以軋入為取意證耳曰不為汙殺布織

不得衣聖人無用之不為脩靡變化財不得富怡
王無用之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頗
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摩故道以新其事也故道謂先王之典刑成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
時也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者邊鄙
之邑必抗財貨好道朝以市權利也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
富鄙貨故貧其取半反也其物莫如盡入於市以市人不盡取故鄙人不盡與故也通上
利積貯下利通市無積國貧而利專富於鄙斯商
游賈矯取利乘上乏而苴市其羨如此則上困多
積國富而下無居息鄙邑蕭然人無廢貿之利則

市不通而人莫盡如也如此則下困而完上亦困
何也為本末相為勸起新故不可不以時化而定
耳此先論富國然後下及振兵市也者勸也勸者
所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勸而不息故能起本也自善句而末事
起不修本事不得立修謂饒多也末事不饒多農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通
本善為句主欲興本之善借末修以起之末貨不
流行農穀無所易滯殘本傷選賢與能不可得惡
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服用必待賢能通財富祿充而後可選
賢能以伐不服上言二事此亦兩承上百夫無長

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之長無人為之千乘有道不可修也千雖
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不可修營而伐之也通脩如左傳脩郄之脩夫
紂在上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臨之鬼神然之雖其旅若林莫不倒千向
伐故無有伐而不得者也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野戰城守則固而
攻之通鈞則戰是泛言兵事力敵則兩戰不敵則弱
守而強攻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
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紂一人苟且雖有千聚之夫不立社以統之如此者為
攻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通有時與上然後
化時應國自伐而人伐之無築無社則與紂之前

後倒戈同一陋耳故桀以時一舉而有天下萬諸
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引於人人必不聽此三言者貴通萬諸侯
鈞地醜德齊故七雄二百餘季不能統一民無聽
也民去暴而歸仁也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
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其制之若此者必不能王也通民鈞無聽必為
功更制我有勝人然後能王緣故修法以政治道
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緣順故常修理法
制為政不違於道吾此者可六謀要殺君子之不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為昔者為有此過也
通數言難解按上言更制能王此脩法政治意在

緣故而更制以脩揔應上摩故道新道定國然後
化時以此有道約諸侯敎無道如武之伐紂一舉
取天下之時也于字不解王制雖大曰于夷之也
有道王之無道夷之或是與一曰有道治國民所
望而歸也相約殺其君而予於吾如紂倒戈然替
獻替也更替也謂以夷吾獻替之謀改紀新故以
定國家而成王業也一曰桓之意主循故仲之政
主更新故曰君取故而夷吾謂替更之謂也〇以
下迄仵悠眇難于吊詭深揣臆解未敢信然舊註



大外公曰何若同何以獨取夷吾也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同故取也其
日久臨可立而待通出治以同民成化於久道摩
故新更制而王此革之用也革曰已日乃孚非主
臣上下同德同心何為乎非惠心惠德必世後仁
何能乎以同乎道也日久臨已日通也如是取故
法一日脩而更新不戒而孚不崇朝而偏立而待
耳欲速小補其民不信稾食小祀其神不昭故祀
無福報而有沈浮蓋厚德輕財之所示先立象期
圍民從忽乎德厚利之所感知禱之以祈神不在

財而名則知政之以同民不在利而德矣焚燎瘞
沉沉浮之祭也纊帛即奠帛焚埋此借祭祀明輕
財收民之道故下接言鈞同其財民爭悅依之至
十而萬服而成民期矣而化不知而後更法臨之
政與上摩故新化時國鄙貧富之措相照在仲內
而寄之王道則養而教之事也故為軌屈詭欺人
耳鬼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危亡可立而待其享祭鬼神之禮又不能
明也稾稾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稾稾之食遺人不求
其報所以明厚德也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顧其沈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其



報曰沈得報曰浮曰祭川曰沈浮也或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
法象與人定期人則率服皆服從也故為禱謂先人禱神祈福祥朝通祭祀之
朝事纊綿明輕財而重名纊帛也言每於朝置綿以賞賜所明者輕財而
重名者也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諭者也所謂
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其遇危亡則智謀變而通之詩所謂予曰有先後是也鈞同財
爭依則說餘私財與人鈞同人則說而爭依於已十則從服若財十倍多彼
則服從之而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意
故可以成功而識者莫能詳之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
言人心期以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於以名前所服之人則臨之以為君矣通民期成

形而更名則臨即其日久臨之說也由同而十而
萬由依而服而化不識則𠂤天下之人心同於我
而乎我一人之心同於天下過則化存則神如風
而寒暑變於前而民不知出入作息順於上而民
不識何不可更而臨之故由於同之本其以先由
於同之更其以後在知臨大君之宜化而調之曰
識先後用耳不識先後不謂智不智不可更渝者
更也更同而臨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防禦邊境對曰夫
邊日變不可以常智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數同邪曰有變當應機而動



故不可以常智觀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變者應民未發且
當備常而伺之令人未當變而輒為變此謂先時也更亂其亂安曰是為自亂也請問諸
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參諸驗變則四知其安變也之謂
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請問諸邊求問辭
參亂與自亂相承言人君訪詢邊事而為之事謀
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
里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險之處樹立其表使邊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
則備食以㊣樹表如後世烽火從邊外以衛內外給之也
赴警而內備敵曰內外相備內外相備外拒寇以防內內備

食以給外故曰相備也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權稱
尤為農要此二時而有戰但經一日敗費千金故為國者必當稱本而動也侯人不可
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侯人謂詗候之來入國者侯人入國
或伺我虛實覘我動靜不可使重之惟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
周禮有候人即候吏偵騎邊之交與辭主之能固
交無搆貳能必辭無溢言其人貴選不貴濫得則
成平陸之睦失趙吳楚之爭故不可重也與不可
不重同行人可不有私向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
行人使人也若何而可惟不有私耳㊣可不有私無私則意成故能為國內成事者也



為句印不可有私行人兩國彊場往來之使使能
着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所主者欲成內國之事㊣使能
起下上察邊防外之事下使能固內之事安內攘
外備邊盡矣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無萬世之實不能成
為世之國㊣不信賢國空虛故以有賢介為實必因天
地之道天地之道以動者也順無使其內使其外應內而外失外清也
使其小毋使其太㊣天清陽在上資始地重陰在
下資生故卑高以陳貴賤之品也有德在位居內
而國大有能在職役外而任小齊其國實應小而失大章

之宜大臣國之寶也今理使之故曰弃國寶也　非通弃其國寶屑下句查
至而聖爵祿國之寶也弃而不吝以任大臣必其
人聖智足當之故曰貴一與而聖小臣量材器使
稱其能而與之官則無溺職而小材皆可為適能
則專二語大臣也椽如漢椽吏之椽佐吏小官毋
使踰尊陵大踰則小害大下侵上能宮宮為君即
主也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衆
乃有長不然則人起為敵此君亂合人羣之道也
使其大貴一與而聖句稱其寶使其小可以為道



謂使其大臣當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此則衆皆有成能立聖人之功謂稱其寶矣能則
專車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專則功成故佚樂也祿能踰則椽於踰
椽循椽也謂鑿椽以為梯凡欲踰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不能踰矣然則踰
因梯而踰矣此欲成功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遂而名立也能官則不守而不
散宮謂防禦之國曰國亡欲守能之有四司之官則不有危難若無官直欲守之其多必散也衆能
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衆必能為之長若不能長之豪傑之人必將來對
已以形雄角而權之為也君子者勉於亂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循故但亂
察人不為人所亂非見亂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
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者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生矣今

輕自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乎　不通輕重即中大
小使能之權不別輕重而全祿之國貧用乏全賞
之善變為惡亡以使常○輕重因其人或前輕而
重或前重而輕非我有私愛也故曰前後不慈輕
者在下進希爵祿我搽實而使之下必奮于功重
者在上名位已極席寵滿志我無從而起輕使之
矣故輕重必有齊大賢重之上位論道以經邦小
材輕之下秩慕實而樂死是以用人無全祿全賞
以輕重前後而已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必操君實也以



輕則可使輕而操實則可使也重不可起輕重無實則輕不可起輕重
有齊重以為國重者不限則以為國輕以為死以道使輕可以致死毋
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不而人衆故國貧賞而用匱不
足也毋全賞好德惡句亡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其雖曰惡亡所從若
乃常人若此者欲亡之道故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下合同
人皆樂推無私怨也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故無私害謂進貢道
茅之比也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令忠以義雖強
必從之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令敬以哀弱必免也雖強弱不犯
則人欲聽矣犯雖輕弱則人違之通忠義歌哀事大字小兩

不犯則兩得欲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自後大國禮之何仁之為也加功於人而勿得施功而不求於報也所橐者遠矣橐貨而匱民者當遠之也所爭者外矣交爭無禮者當遠之外也㊣通先人而不以為仁加功人而不自得則其量所橐遠而所爭外矣外則不爭功名之內遠則橐括四海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偏故內怨起之與大則勝能親與大國故得勝私交眾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交者夷吾之由於恐眾怨而殺之㊣通有德必有怨私交之眾不勝怨家之多則眷殺㊣演殺不怨利不庸王者之所以同天下惟無私



也私出一人之欲無私合天下之欲為欲滅孫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故人欲聽者我無欲以聽人欲者也凡人有私有欲一曰先己而後人一曰施人而求報兩者所橐所爭狹而無遠內而無外於天下何嘗無交無合而我私於內比天下亦且知吾之私而內忘矣是以與小不如與大之勝也大心者外公而無內私也故不令人喜不令人怨亦不可得親不可得疏天下忘其德安其其怨惟有欲而私交者交雖眾其遺于交之外者

更眾矣天下各逞其欲以攻吾之私是以朋家譬而亂賊起故曰怨殺夷吾何也君相持天下之平造天下之福亦叢天下之怨者也可畏也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通于則私毋奪則公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財食足則外內之患忘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主則君尊臣卑萬人以寧故曰神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故



事也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以義際君無愛敬故也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為仇敵故不可不謹之也㊣通君臣義合非可私也其際交必以禮義為人君之神而後其聯屬如親戚之愛出于性然此謂審大同之公為求聯屬之道故也苟無禮義之紀君失其神而與臣下比則屬不以禮而以際際者上下相與但以位分之交而情義不孚也陵僭黨叛將起君將不安賢不可威威賢則邦國珍瘁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可留之於彼身㊣通尊賢使能故坐論在朝廷君

正而天下信之此中乎之化徒以至言為膠給絢
東民且若操切矣故生至有道不以文勝情生中
乎也不以多勝少主術約也不動則望有廢君于係然
不動則望者仙㒺焉旬身行旬均也君子身行必令均乎正直法制度量王
者典器也理國之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
者畏輒蹤之人妄有所變也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
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流禁天地之極理善莫之為焉能與化起而王
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係隨神化而起王有天下其所運川則不可以常道格
之其冒饒類於山也取(通)典器執故者畏變而合天地神化

管子権　卷十二　十二

者樂與天地同極極則變變則通通則王用之道
不可以止山艮止之義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
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尚能用之則明無不用如此者可謂通靈合契與神往
來也(通)非仁智不能用神神將流散而往○務文多
勝人者動於外者也用情少乎人廿凝於內者也
主心無為百物自刑如天極不動衆星自共是以
天下之人儀而望之有𢧐可依其表正也行而則
之旬均可象其過化也然後以法制典器執故而
更新之變化通於兕神而動靜合於天地經萬世

而王化不可止以王道之原無止也此為無仁智
而妙道用其聖人乎非其人化不流而神與徃矣
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一日違衣食生理或幾乎不全
也親戚可以時大謂時大聚會以結其恩意之是故聖人萬
民艱處而立焉人若靜而易擬故聖人處立其上有戰赦之心畏難之也人
死則易云死則無所為不憂其為亂故易云也生則難合也生若有利欲之
心合而無防咸生義謀故難合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謂一時行
其賜人則欣輻以為賞頻再為之則人以為常謂至此時必當有賞頻三為之則以為理固當然無
悵悝之心(通)此又申私交屬際歸禮義應上文其小行

管子権　卷十一　四十三

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之以為俗無過厚之息也久之則禮義矣
一行厚賞則人荷德而懷息此禮義之正者也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無使
下人每至時承君上必行之賞也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下既
不希上賞則專意於市故商人皆移來入國也(通)無使下為固然必行則
下必盡功能以市上賞故曰移商人於國非用人
也人自來市非我用之此等泰末之談春秋所不
道○一曰衣食之於人以下皆承上神用動變歸
上下市交以應侈靡之化從其衣食之急而時為
親戚之大以習俗之小而扶禮義之久則上可以

禄賞市羣臣之用而下即可以豊侈通商人之利
所謂移商於國用人理財兼利之法也借財以鼓
人能即借人以通國布故不擇鄉以下皆言商人
貨殖豪使出入唯利無常內發山林之藏而外息
市塵之居此可觀利之流矣即可觀人之情矣必
上侈下靡乎貴賤其錫予賤通其藏著是以上下
之交其親于父子而君臣之財其化如商賈唯侈
靡之神用鼓動其貪心寬使侈靡之久化積守其
衣食此法之變之極也不得則有徙移市邑之一



端即所謂忽然易事變而成名此法變之小者也
一章文義稍歸盡此大略借在術主在利不擇鄉
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隨利往來不擇鄉又不擇君故出則從利
入則不守商人出國唯從利焉其入國雖則恆仕而務先不爲其君城守也國之
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擇不爲國一亦有利於國猶山林也遂爲取而得其利則於當國
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尤市多則聚於今貨
宮交而取其利也工商之以爲本此物之宜也通不中什二者非吾財也故
曰二依其本故上侈而下靡得商賈之利故上侈下靡而君臣
相上下得商工之用故依相上下之儀章皆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

藏相親則故不私藏情財公通極言商人之千利以比君臣應
上言利又歸本蕃侈靡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枳怵
者所爲擁塞也貧人貪商賈而動者則枳塞其業者但得食而已無餘利也多徙邑移
市亦爲數一其有田邑之人今移於市此亦爲皆數而得一耳也通貪人必
求利于市故不敢妄動如枳落守而化居各得其
食若輕移徙必失利向之什二止得數一耳問曰
多賢可云問多賢之理可言不對曰魚鱉之不食呷者不出
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是不聽於天也
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則有餘不從聖人而求之也豈云



哉能自理則雖聖人不能致自斯之外何可云者通王制司馬辨論官材
云之爲言論敘之也夷吾之閒也不欲強能能材之士
心不慕已強引之也勿通強人以不能不服智而不牧任之智
上不服則勿養之通能士無以服之雖智不爲役一曰強
官人能不服其心智不爲我使牧臣收也若觚甑
期於凡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匪一月日明期津明日
說君人之道當若無句之虛而任數自理況至非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數自以來自明
人但虛懷接物賢才自至亦猶是也通自虛即翔虛天以寅申爲天
津首尾月死於甲生於庚政以朔虛參用而後明

生如一以喻士不為用則虛名因而虛之即下阨
而薄之也然後士習可一矣〇一曰日為君月為
臣君道亢制臣道卑服故月常以朔虛為氣盈之
用盈則饒也虛則詘也詘月以應日然後明生如
一比于詘臣以服君上下之交一如此故月可虛
而成歲臣可服而成治不可虛乃用下之阨薄故
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遊藝則能阨而服之至人所與則薄而小之如此則必自來其理可言也〇通高賢適廣則爵從崇小才
道阨則任從薄政論材也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



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人多則與無所簡擇可謂多所愛所愛之
不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而苟謂不擇不必不擇而取寧不濟而與用此以為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〇通好人好利非好賢也容為
處行賢可論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不方之政謂卹也
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也靜謀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行不守正動以為道齊警而行也
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時明蔵用所能苟無所進取故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進顯而明為其謀事幾者理所之不可進取感動也性應
再殺則齊可一殺尚有參差必再殺然後齊文王再駕伐崇武王再伐紂也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歷數之運將陟帝位也陽者進謀
以下公問之辭也〇通方正蕩乎王道也曲為偏靜為無用
世安賴之政必法天隨時而節如生殺刑賞其大
者主不動為道齊不一為行去其避世之亢要于
經世之務謀進顯之幾感應之猶恐世之不齊其
再殺乎即誰能去兵齊之以刑也如此後可四世
運而應天運前段云矣已完不方以下皆問辭下
曰時曰不殺皆與此應〇一曰曲者拘于隅而不
通靜者安於常而不動變化不神與道相違道固



時者也以道合時以時節政是以靜為道根動為
道行專主不動以齊行則避世之為非進取之權
也偏於陰也守陰乘陽進謀而用幾時生則生時
殺則殺以殺為生而後齊此天地之運而節時者
之所請法也殺之齊與不動之齊一矣陽進幾應
再殺皆運也所謂節時于政與時往也故下對運
謀一取之時對曰天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
也言歷運之謀崇替相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離乃理之不可已者也春夏為合秋冬為虛春
秋冬夏之勝也若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而成歲有道之伐無道亦猶是也

然有知强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絶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獨殊絶於衆然後應諸侯可以取天下之交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以神禮事也以神事鬼謂依時而享鬼也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雜橐刃焉雖用智運謀亦須戒以成之故曰雜橐韜也其滿為感感則物應故滿之其虛為亡亡則物散故亡重也滿虛之合有時而為實滿時為實也時而為動虛時為動散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假貸氣物精氣以長發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寒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夏有極熱冬有極寒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也當知二至之寒熱也故



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寒熱之為時以隨虛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秋肅殺其萌芽內蘗欲生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有時可以決斷罪罰之事也將合可以禺其隨行以為兵足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寒涼方至時疑合初見其為隨此時而行可以為兵威也分其多少以為曲政兵之所由各有多少通運謀節隨其多少委曲為政

時於政也運時在天地謀政在人以人合天必通於時之化為化中則守之偏則調之極則應而動之精以治身緒以治國謀于此美虛滿也合離也孤虛旺相分至之候也强弱也多少也陰陽進退長短之度也皆天見其時君應其政故觀于天地四時陰陽之所尤則外以應邦交而內以安存國天人神鬼交感之數盡于此時矣所以君民國三壽者乘時而得天也安危定傾與天與人之說也以智運謀合時之變以雜橐刃用時之殺滿為感之虛為亡之合為實之動之其上則二至陰陽進退之極物盛則衰也其下則二分合散動靜之中氣長則消也其元則一陽乎陽出于地以時善貸生殺萬物道有極至而運相變通是以天道聖人



常守其中偏則冬厚夏熱陽厚陰寒起于二候之極不調而二氣之錯相過矣是唯王者謹于日至以察天運而知虛滿之在因布政令而調生殺之謀用其中則合而未散以決德刑之事相其偏則將合以禺為春首惡隨行為兵為以肅殺皆從時運多少之分應之委曲之政其生也殺也非我也虛滿合離之所運則時乎此謂政與時往陽進謀幾應感是故殺不害生而殺以為生再發則齊道

余云再殺者逆從陰殺起陽生又四陽生歸

陰殺則萬物痱天之神用道之秘府亦國之時政
難言哉難言哉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
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
草生葉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萎殖是也從其宜則酸鹹和焉謂從四時之宜
以酸鹹之味和而食焉若春多酸冬多鹹是也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酸色
青鹹色黑青聲角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
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言陰陽之滿虛散合可則知歲之豐荒也
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
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不故能通遂政事贍足於人使修常道



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出之異設法以候之水之
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當應之以精誠其祥不祥當
受之者須預所防備之也有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惟守正以
應之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時也其時之氣
不能必則為沮敗也其亟而反其重陔。逮上一必為向動毀
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其為沮敗也或變有形而違反者或逆東
滯疑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作進乍退者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此
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形有變也㊀通王代天也天時王政之
所節也不曰時有變而不常必循常以緣合天人

之形幾不應府而坐視以行盡聖人為無權矣安
云造命不言命也故曰唯聖人不為歲奪餘滿補
不足夫二至變遷甘苦草生此陰陽之相乘代而
氣變極於斯矣從而布五行於四時則五味五色
五聲之宜迭竭還生其滿虛散合之進退乎亡時
者于觀歲變焉而變之亡時未嘗不時干觀歲通
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之道不外於定而能相
分以神其定則應之所為轉之也故曰通政事以
贍民常醫用之亢承以療民疾而相運王用之奪



補以四民經而相變也變之氣三虛之通三地有
形也故之其出天無形也詞之以云水無形而有
形也感之雩鼓坊之庸堤五氣之在天地得常斯
乎失常斯異異邪氣也注焉忽焉勃焉始奮以盂
盛盈以重終陵以陝其奮也少之ゝ不可遏而沮
其盈浸以衰反之而以動杜其陵蓋天地之運不
可人爭而可以人挽此動毀之切以銷幾之應
也洪範時恒在皇極之克繁露日月水旱脈救在
陰陽之縱數之難得形之時變而聖人不任數不

逐形以通其變此為奪補政事故兩儀倚聖人之調為樊而六合恃聖人之輔為生沮乎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故乎和之陽氣默至無形聲如辭言之靜者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治動失之餘氣潛然發動愛怜之氣已潛然而哀則氣侯之動難知者也故曰胡得而治動自沮乎已下公問之辭（通）沮止也靜也不必沮其盈則當沮其乎陽動陰靜沮動以靜然而餘氣愛氣之潛而動潛而哀則皆陽侯也胡治之氣母子相生我生曰餘氣生我曰愛氣孤虛旺相之相乘相竭未來者進而將則過去者空



而衰矣治動者于此迎其生而毓之即察其元而舍之所以培上下相生之待而制先後相充之害也太史之占歲運以啓王者之調贊以示道者之煉脩不過五德四序之還宮善持其靜以治其動可已微乎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待其沮氣衰默之時立分位而觀察之佁美然後有煇佁深思貌謂深得其美理然後情深悅而貌煇然也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哭氣之所召則修德於心以謹之其以殺之至必有以待之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哀而德衰或滿而樂或盛而哀也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緜位不能相用（演）

滿虛衰樂之氣即孤虛王相之位其衰也生也其生也代也交迭而勝迭而用也是故一歲之紀貞而元一月之周晦而朔一日之候亥而子陰符曰天地殺機以其微而為生乎上之常之為歲虛盈虛下之變之為反重補奪脩之心其精治也脩之心而應其緡治也是以恩愛交生聖功出焉觀于殺而得其氣得其機得其待待之始含章為佁美待之積發光為有煇易曰美在其中而暢四支發事業此之謂也天地之一氣分為兩列為四位為



八八風從律八卦相生一令當位而[illegible]交為用三分隔八損益之變造化故以生為用今不生幾于毀矣八帝八位也一曰四帝四神夫五行之數十而布于四時則八四時之序母生子而火于金則殺矣炎帝火位也火不欲生金而寄土以生火無也無形亦無位是以退火而進土离曰畜牝牛吉其象也且夫火土同生而同位內經二火與土而中然則天地之不盈於火可識矣火之不能為有可識矣用火之不欲其有又可識矣欲乎神乎斯

以教為生以無出有之道乎可與道者通斯為俗
儒解也問運之合滿安臧易之所序五帝詔次所義神農黃帝堯舜書之所
記三王夏殷周然入之中神農所存事迹陶少則以不為位以勸與歷氣又不用公閭自今之
後閔之合滿何所哉隱可得知之乎〔通〕無有合而不散滿而不虛者
天地之運有所相人有所聽人有所不制於人故
王者之政有為運謀有為應變有為變之所不得
四則人代之數不得不尸於天而王無術矣詩書
所載聖人之遠計良法于世何不周而世卒無有
不移天常善而人無常善也故安臧之問所以極



變也變氣之數三王不能四吳以屋社更祭無時
詐逃于陰陽之患乎國指物觀風氣以備者而詞
禳或祈永之道耶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再廣
百歲傷神管氏對曰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宇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插其廣
又百歲之後天下分〔通〕世數未央則非運氣歲崩兄神之祀絕矣
周之說周鄭之禮移矣禮俗變也則周律之廢矣周之
法則壞矣〔通〕禮法移廢之始在五伯之絲三家之命則
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戰爭稼穡之地況於
剎棘生馬矜草之野移變於不通之野〔通〕據胡滅越移中國之植於

朔漢南交之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亂則聲服侈
變〔通〕前之桑間濮上後之胡服騎射則臣有依駟曰馬
之祿依稱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委駟馬及其受祿又以稱之〔通〕三晉篡君之
佚婦人為政〔通〕七國母后之握鐵之重反旅金君幼
則母后為政鐵者所以為兵器當重之謂下流甲識不重鐵反旅陳於金而玩之也〔通〕兵甲
戰爭鐵重旅金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之
多鹹苦之味者婦人之所好〔通〕下曲鹹苦皆水泰以水德代周
歷三代之王皆于其豚下言祭時其事也則人君
曰退亟既使婦人為政則百度昬君之退衰也豈不亟急哉人則谿陵山谷



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祚
應祭國之稱號亦更矣市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國號〔通〕秦延遊勒石之祀
郡縣天下之號視之亦變而旌表取節之令翁目覩矣觀之風
氣〔通〕占風望氣之家連上為義古之祭有時而星
或祭星以祈辰氣之和者也有時而星熺熺星明也或祭星之明者有時而
熯早炟熱熱甚也而祭謂有時而朐朐遠也祈福也而或祭遠之也為祈福人之憂未鼠
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故冥憂為祈凡祈福祥皆尹祭之憂調人
陰陽為物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作美號若花落之茲物
益其光輝是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樹物也〔通〕術故態

眇其大指承運謀所去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
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故歲數移癈犇服變神祭
更國號更皆主運氣安危以應虛滿離合時變之
務下言祭變則事天事神事鬼之說也周分野午
陽極也過此變則為陰故臣遏上婦擅主兵戈起
而鐵重於金聲下曲食鹹苦皆陰位氣味之變運
變而國隨之矣祭有時星云云舉三代之變祭以
表世運夏祭閭曰星啟祭陽曰熅周祭日以朝及
閭曰星熿曰胸鼠應廣子為鼠晝伏夜出應陰陽



之數意二至祭耶華落意春秋祭耶圖具樹物兩
應此此萬終所以歸結于祭謀在人運在天人可
四天不能勝天天子合天道調陰陽毋時變其謹
祭祈天永命乎天命棄去之則移矣故修靡晝入
事以轉下之俗尤必運謀參天化以持國之衰○
陰陽之數窮於亥而始於子子鼠也一周天為一
元當王者革命之正朔樹木生為華而殺為落落
而更生則一歲之帝神更矣當王者易世之建祀
即所云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

也圖具樹物樹是山川墳壤封樹之變三祀於樹
聚之類物是文章服色之易三代青白赤之尚此
皆世代之更改步改物之謂也（許）此後世讖數緯
符之說推背代運之圖加倍後天之法毋怨五德
所不談洪範志所不載陰陽家所不識九流六儒
又其說矣意未必管氏之書其周秦之間游士歷
世運而託為神說夫談驗于事後發徵於占前術
固黠矣管氏雖[illegible][illegible]之言不能占三慶人之必
亂五公子之必爭其又迂而及王命華興之數耶



按古大人之器惟卜筮年八百世三十周公定洛
之符未聞決於數數之顯自亡秦者胡而後始緜
緜新漢之交其氣著意周室尚文之後天地之秘
壹開奇說異人幻術鬼師晝起別有一家數學派
傳家授為後代緯書符命之宗奉奉靈寶當仲之
世式已有遇之如石室蘆灰之傳得于秘藏采本
因自神其業然而左氏至好奇也修怪迂徵應前
定之談不過曰卜曰夢曰史曰巫曰妖曰神見神
馮未有及運數之計則此必春秋之後七國游客

異端方士占候之家鑿空依神以動世主而自見奇内為神仙方祠外為風角望氣又怪為九宮五運筭推緯驗至此廣乃有不得知者耶聖不語神經不及敍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夢之中又占夢以求其辭則益蔑矣

[illegible][illegible]可令乎曰不可什于淫猶奢作于奢何也有閒譏乃儉以率民未聞以侈率也有開化民以儉未聞以尊侈也民之于利動矣君人者塞漏脩坊以止流之溢而反其原不絶又自然



而決以注乎太古標枝野鹿鼓食鶉衣上下一齊有財無用之役聖人建之官長設之度數列之六儀奉生報死祀遠之文俗故通之功亭利之化居有無所以成禮頤通養萬民而宣教化曰如是以利下自利乎哉以一一俗而稱人心之初悍偷起化曾權設陰陽以　下之心以自行巧而姦富壞民俗乎哉予許侈靡所深之務别無外奇挺只以先王倫常之陳下為準繩輕重之術以人用不可必己之務冥施心

切問市之媒使嫣世者憤而誓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然則將盡舉開民務者之帝王為从于跡之道乎王制云析言破律左道亂政此篇嘗服此刑也噫非管氏之書七國游士挾術横議好事之流文致其辭援王以飾霸而因推霸以附王也則管氏不勉王格君而因任其欲使驕淫内發已又以三歸樹塞阿君揚沸而階之厲也仲亦過矣夫國奢示儉國儉示禮太公報政曰尊賢上功而桓公尊富上侈不有澣衣敝者



不揜豆之晏子誰為救而反云我惜哉景之于桓無什二也假而得君晏子桓公之忠臣而答仲之三反

# 管子榷卷第十三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演)古之言道術無有不本于心心神乎微乎道之舍人之元天地之委命也以神而綰形役形者神不居以神而養神煩神者道不載故一無而神道偹矣天之虛地之靜天地故常無為而起化人之所不合天者膠膠擾擾虛靜喪而有累無也道將不舍身將不修人又將焉治天地將焉贊讀管子心術而知古之道術昭昭揭日月也其文約其旨精其義微四百言即五千文之要宗而三乘之秘藏也儒者展之以持世為王為伯二氏箓之以善身曰虛曰空虛空者無有而無不有也是以知心神而道大也莊子曰心養曰無攖人心曰大宗師曰應帝王天地以來有失其宗而應帝乎哉無有

(演)道家借君術譚道術此又借心術譚君術微言密藏直是登假說法不啻微心往往印心心宗鏡也功到地到者頓了之太公道隱人所傳丹書陰符其授必有所自喻耋而鷹揚望期而剖封過二歷而化其進乎道矣應石室中秘冊府遺在焉或國中元獄世家宿業有淵源欲仲有所本耶計時亾與柱下相接而桓文前之春秋非務萑後之春秋天下之治道術者尚多與宣聖已生末光之運至老窮於轍而益非矣泣麟騎牛之隱而術遂為天下裂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亦身之運為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循道則九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下事得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

先物動以觀其則(演)今天下之為道皆有心者不知道之以無心有其心也無心道役我有心我役道道而可以我役乎哉走者走飛者飛動者動我無代無先神完則著故靜為動根不失位乃自得矣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奮翼而終竟不能盡以喻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舍者欲神則入而舍之)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亦謂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智者虛心以循理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外虛心用之他毋)(從而之也)奪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求之智終不知其處而得之也)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亦無從而求之)(演)智乎通于神舍于心心且不得與何外求之而能奪凡能奪能求皆有形者物也心之智物物其[illegible]也淵而不測其來也孔而不遏其發也源而不[illegible]用也決而不過故聖人者不思而得不求而　哉智乎有所以為智乎智心也所以為智神也故曰昨者神入之今不神入之欲不神之無入而神其虛乎欲



虛其除不潔乎凡天下之不潔者欲也神不自許也故生而神靈無欲也用志不分神凝無分欲也是以聖如赤子神舍而處唯處得處唯無求自求曰至無而供其求唯無內無外唯無予無奪無奪入舍留處不出戶知天下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有宜也)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六字一句殺戮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為一者乃殺戮禁防之此法之用也)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之神而安之則有理存焉如欲說之無從可言)直人之言不義不(謂安)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驁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既絕四海之人誰有能知其則義哉)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虛職地而靜則道德全備矣)(不可代也)潔其宮(宮心之宅猶靈臺也)開其門(門謂口也開口使順理而言下辭門)(謂耳目也)去私毋言(謂毋私言)神明若存(宮潔無私則神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自理也)(演)心欲清耳目欲聞惟清而後聞不然目不見耳不聞上失道而下離事也從解為得無言若存又塞兌鎮揲之

用本在去私去私則靜靜而紛乎自治強不能徧
立智不能盡謀忘強與智然後所謀立能徧而盡物固有形形固
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物所以稱聖故必知不言無為
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無事為紀殊形異埶不與萬
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君人者必殊形異埶與物同理故可以為天下
主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若不惡死雖殺無益其可不利以
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懲也適惡死好利自心好惡
之尊也可殺之生而之死也可不利多藏而厚亡
也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苟其無繫于得孰其從而



失之是以吾所大患為吾有身是以君子不怵乎
好林止也不止人好之情下解中作怵利不迫乎惡不迫於人惡死之意恬愉
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
也故事也既忘智則事自去過在自用自用不順理則生過罪在變化小聰
明變舊章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寂泊之至其
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靜因之道也凡此皆盡靜循理之
道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已
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
後從而解之肴修之制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
有數篇版法勢之屬皆閒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
則割而編技之由曰謂為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
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好此解老之類也詳此心術解
與版法等不同往往微中道中人之言非道外者
所解者書者以旨玄自為經傳未可知宙合亦然
謂韓非則大逕庭矣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
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
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
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為故泳
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
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凡為其所能無不誠毋先物動者



搖者不定趮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
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為躁君故人主立於陰也
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
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
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
也虛之與人也無閒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閒唯聖人得虛道
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粟而生
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虛自行故不必而靜靜則
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

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通）
黄庭曰神廬之中常脩治積精香潔玉女存人皆
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知彼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具則不得知彼）修之此
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此既修則彼不能詐者無能藏隱故也）虛故曰
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循理而自求也）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
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
所位趨（趨逆也）無所位趨故徧流萬物而不變（無物之同故不變）

管子権　卷十三　七

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為道舍）
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由得道之精也）故德者得也得也
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得道之精而然也）以無為之謂道（無為）
（自然者道也）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謂德也）故道之與德無間
（道德同體而無外內先後之異故曰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不別）閒
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理可閒者則所舍所以舍之異也）有（通）
閒之理人閒君臣父子之交恩義各有理為事紀
道德不出于人閒倫叙之外雖以無為之必以理
舍之舍者德而所以舍則人閒之理義有謂名處

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
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論義之意也
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
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故殺僇禁誅以
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出乎
道（權道者事從之而出）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
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
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者理之至也）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則應物故）
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

管子権　卷十三　四○四　仲

（若因舊故）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為故無顧）（通）
道不可言莫人言至矣言之不如行之故聖曰恥
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所謂行非我行也
迫而後應因而後起應非吾設彼唱此和如影之
副形相從也何宜言言則應已後矣因非吾顧隨
物轉移如鑑之付形變而不可極也何容顧言顧
言則因者滞矣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
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囿也（不知深淺之囿域也）天之道虛
地之道静虛則不屈静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

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虛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人有所為故聖人得不應）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為）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



也（見形而後名亦因而何）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之也）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有所立也）務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之）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故異也）異則虛（異於有故虛也）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通〕無則虛又加與物異曰異則虛明乎虛而後不物也不物而為萬物始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體虛故為天下始也）人廹於惡則失其所好（迫入於惡故失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為好所惕故忘其惡）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廹乎

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為法者也（舍己而情物故曰因）〔通〕連上舍己一句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仵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於營生）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故曰因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



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評〕心術是合道言上為宗下為支矣語繫于前而旨略寡往往得珠于象罔剖玉于棘猴亦玄笈秘符說林珍海足資詣矣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形自正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能誠至心事自理）正形飾德

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飭內總，則下抱而化矣
故萬物盡得其理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以迹，順故能昭知天下
自近以及遠，通達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賄則官亂也毋以官
亂心，使美太甚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官貨所忘則內德也㊣通 南華經
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又曰：正女形，一女視，天和
自至。故道將形神俱妙，必先形神俱定。定者虛其
室而神入舍也。神吾神也，從外來乎哉？以其外不
內集，若翼然來云耳。已來則神通定慧，不出戶知
天下矣。知天下，然後可以治天下。治天下必先乎

管子權 卷十三 十一

治吾身，精緒之説也。是謂心術，謂內德。是故意氣
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
故曰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之宜者也充不美則心
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心亂而不自得也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枉
故人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
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
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其故天下之理不傷也不亂
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焉，直莫之亂，則是理矣專於
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自端，證知遠事也

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迪吉，從逆凶，豈勞
卜筮而後知乎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已分能毋問於人而自
得之於己乎？誠己自通，問人致惑，故不問而自得也故曰：思之思之，
不得，鬼神教之。誠已思而不得，必有鬼神來教非鬼神之力也，其
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令有精極，推思之極，則神不得不教，豈鬼神能致
其力也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鬼神來教，謂之精一事能變
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而動之，謂智也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
或占慕之，或選擇之，欲令其事齊等也㊣通 慕，好也。好選擇而不洄，故
事無濟而等之。不亂，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而

管子權 卷十三 十二

通之，我之所由，令極於變通之理，應以者也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潔，故不亂極
變而不煩。極變以順物，宜故不煩也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
能君萬物。一謂精專也，既精且專，故能君萬物也日月之與同光，天
地之與同理。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為物
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之，物不為我而使己也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是國安
心治，是國治也。聖心治，是國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
理與安一在於心，然後國定也治心在於中，理心在適中也治言出於
口，則無口過治事加於民，則無枉事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
治矣。功成人服，非理而何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

也（刑雖能操殺雖能赦之於道猶為末功物不能離道無不操赦必先是無不先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則道為人本）（豈不至哉）至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者虛之通也）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為天下主必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弃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歿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則無盡時故歿世不亡也）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無變移）（之時）人能正靜者筋肕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故筋骨肕強也）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後能戴大圓）鏡大清者視乎大



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虛而用實清以生明故天包乎地鑑止而光神含形也定生慧也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功立故其德日新）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遠通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為物獨精心之為用獨明故比心於金中）（苟有知金之心則微見於外不可隱匿之也）㊟聖人之心若鏡金心在中也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形容或在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君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母㤁于無若於父母[illegible]）

（言焉）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以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為心本也故貨刑為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其主）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能節怒）守禮莫若敬（禮者敬而已矣故敬能守禮也）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備察故能及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況反性則忘）其利安（雖有利事安處蔑不足資也）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又有靜正之心也）



㊟心官思所以為思非心也其神乎心神舍也舍虛而神中居心之中又有心也即性宗是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形（意感其事然後呈形）形然後思（有形則思可尋）（故思之也）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故能知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竭猶泉之有源其可竭哉）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通表裏無擁故若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長桑之上池黃庭之玉池通德之甘露還丹之金液意其不竭不涸之原泉與通飫聚而後流也曰因虛而爲凝也是以誠則明明神攝

形能令用之。被服四周。（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物故能窮於上下）

##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頌一章總以因任隨天為道絕不談政術言言皆治人事天養生之經命曰白心心為真君天與入之交獨此曰神室白者虛白純白也天之所以遊道之所以集也陰符之觀天執天聖功神明老子早服與天無極莊子天門開天光發入於非人人見其人畸人合天都此道古至人之所脩神人之所通術豈他乎哉一天而已矣于管氏書為最精于道藏為羽翼大傳須功地門裏堂上種種自旦暮印解然十得力不解人但是夢語浪猜雖然秘藏也難言矣鬼神呵之

建當立。（凡所建必其當立者）有以靖為宗。（靜明思慮審為建事之宗）以時為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為事實也）以政為儀。（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為儀）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當也道也故皆不為之也）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事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則舉無不違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則其形可索也）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名自形）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生理或有不全）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冬不為松柏不凋殺其蕎雪夏不為蕣麥枯死止其雨晝也）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放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露故萬物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惡人故天下清而百姓蒙利也）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且衆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無隱情故理）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正也）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名法備則事無關滯故聖人無事也）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變）不可廢舍

也。康會則百交施紊也通二句𦔳無適無莫隨變斷事也。居變
則不壅塞也知時以為度。事非其時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事則
有餘爲則不足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通則事乎理均也人
身小天地五行四時息息相通故曰天之穿之日
夜無降吾有待耶吾所待又有待者耶此中天地
日月水火靜身以待物至自洽知時以為度物有
所餘有所不足皆微言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兵本其
人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賞賜必反於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
謂師克在和也德之來從於身。則修身德立也通天道好還人心

善反況于兵乎內兵志外兵五刃我以出人人反
以入身哉聖人戢兵而耀德兵從敵而勝德從身
而來故曰釋於忌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忌祐之以福祥也兵不
義不可。兵不義而自害故不可通不得已而用恬淡為上至
人之用兵也不失人。必強而驕者折其強弱而驕
者亟死亡。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則又其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強而卑
義信其強。信申音弱而卑義免於罪通剛強者死之
徒柔弱者生之徒是故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卑弱驕則卑之
之餘驕。於卑有餘則強強則又驕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理缺

用於一人天下行之不聞不足。無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
者通也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
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
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通歸兵于道福服天下違道無
取反身而賊所謂其人入入於身也左者出者也
左為陽陽主生故為出也右者入者也右為陰陰主死故為入也通左右陰
陽生殺刑德之義也天傾地缺出入之象矣四時
終始出入之紀矣始終終始得中之衷矣還人同
反無成盛衰循而已無已人而天地矣出者而不

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託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不日不
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月事已從而成也不卜不筮而謹
知吉凶。守道則吉違道則凶豈須卜筮而知乎是謂寬乎形徒居而
致名。守道者靜然而已故其身寬閒徒然而居能致令名去善之言為善之
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善亢能為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然然無名
也通去善言為善事不言而躬行反無名不自矜
其能能者無名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閑暇若
無事然也通二語吾善能不求名善事不累事審量出
入而觀物所載所出入皆令當觀物載之所堪然後當量而出之也孰能法

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折為而忘之者也故曰美哉弟弟弟弟與絕謂能為而不為日興於道如此則功美日興故曰美哉弟弟故曰有中有中樂事雖得其中而不為中乃見有中也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之楯折中若其雅忘中乎通上言審量出入此中道也中有而若無故法無法始無始終無終弱無弱所謂中之衷也以衷守中故成而不居安有極之反滿之觴哉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棄名與功而還與眾人同君棄功名則與眾不異同於物者誰能害之也孰能棄功與名而還反無成棄功名則無所成名無



成有貴其成也能責無成乃見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責成乃是無成通未有成為之責成及其成反于無成故功成而不居是以不去無生有有入無道玄之又玄日極則反月滿則虧極之徒反滿之徒虧巨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通自大者無功自畀而人攻尊故巨者為滅知日月之紀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惟忘己乎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非之不沮譽之不勸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悠心而待則淑然美善惡自清也和通溺以靜徐清至人用心若鏡

也道在虛一無以旁言為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旁聽之言以為事成功無聽其利口之辯言悅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嚮而容之其美惡與終自顯見也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設於下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雷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通莊子天其運乎語相發也或之曰有無曰無有此何以雷鼓乎吾得之自然夫不能自搖者人或搖之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



之也通帝出乎震歸性復命成始成終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誰使然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風謂灑乎天下滿風之灑散天下也不見其塞風無塞時也集於顏色過風之則色清脩也知於肌膚雖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其往來則不問其正時薄乎其方也則謂為遇方韓乎其圜也韓復則為鋭圓謂遇也韓韓乎莫得其門雖復圓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手目足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心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經則風使之然求風則不得語於不見之也通或之為言至妙也生

趙○耳一本以上句為是

天生地生人天地且不能違而況人乎妙于有妙于無以清以寧以靈太極也或維或戴或振太極本無極也不見不聞灑滿天下無而有矣顏色肌膚往來莫知時有又無矣有無合一聽之于或故以乍方乍圓而五體萬事物各自司其用我無爲焉矣此謂若然若然者自然也將名之神名之氣不得强而名之曰道○天維地戴一段言至微功至微老之橐籥莊之扶搖孟之直養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神爲之主亦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素曰之異至於多凡其無則無不均也置常立儀能守貞乎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儀則而勿失者可謂正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有能守其當事隨時變通不違於道如此者可以官於人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之猶夫惡薄而不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者然後化而通之也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叩之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然不徒然必以事物之耳聽之內流於心外至或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耳發於名聲疑於體色此其可論者也名聲之至耳聽之內流於心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性之歟惑不發於名聲不疑於體色此其不可論故可以德義告諭也者也不發不凝所謂頌鄙者也故不可告諭也隱有可諭有不可諭常



儀常事能守能官能非其至也可書與言皆其諂鬼惡薄也上聖之人惡以言哉死者為生乎生者為死乎死生有鄉而無鄉神矣微乎故有可曰若口手之至于物則神命之耳所謂發名聲疑體色者也大匠之規矩而巧不諭也然而諭不存不諭不亡懸以待人存亦可亡亦可人亦自具而至之至千百世而聖同旦暮而知解何待顧問哉善濟者亦自和善宜者神自祥舟筏所濟而非所以濟也無違而若有適彼其妙于適之神乎渡舍筏行遺履直而往耳彼之解衆之不解也而解衆之不解然後明鵠之利至則至人獨解故遺諭教矣遺諭不可諭而過則相視而咲莫逆于心人也安知其咲之莫逆哉見堯于羹見文于琹至于至常自至無曰與其人往矣吾有不亡者存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謂人可諭令至於所欲至如此者存亡教故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浪則能濟舟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宜則神與之協祥也事有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可常者若無適然若有適觽解不可解而後解雖時有適

潛默周密人莫知其由然結必傳觿而後解觿所以解結也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不能知其解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為善乎式人以我謀退無所舉欲為不善又恐降於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為物所信則止矣此言可以為善不善之取也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而止吾能常捋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愕愕守正者忘天下故不憂也刺刺者不以萬物為笑刺刺採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智當採求物理而經營切為策也〔通〕忘天下于天下因物付物故有愕愕之廣無刺刺



之切刺刺物有刺心也為笑因物以應笑我無心也孰能弃刺刺而為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忘總者佚而歸之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同衆心然後出之矣〔通〕天地覆墜不以易吾事同歸一致天下何思慮知者失之謀者敗之去知遺謀成然人已交適內固一而外同出可以盡年可以應王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為之又曰何謀此慎家之至〔通〕難言憲術同出即下論而用也人君陳憲布法必以難慎之心言而謀之論謀會周而後出出而一定無益無損可先予

更張矣近庶也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何知雖謀之常曰何謀此慎家之至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若必同於彼故自來自知曰稽自知則能考彼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同不以和濟同也〔通〕自知乃知人稽乃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自知能稽知人能濟所謂道也若此可為天下之周慎也內固之一可為長久適可以知內自固之則長久論而用之可以為天下王既固於心度時論用知此可以為天下王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天道故閱天能精之也四璧而知請四璧周禮所謂四珪有邸者也祭天所真也同邸於璧故曰四璧既能知天則祭以四璧而祈請其祗祥也壤土而與生天既降福故壤土為之生百穀也能若



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所欲適氣池之應聖人亦猶是也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臣代弒君不是篡奪而取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臣代君則非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之眾前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眾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為篡者則以紂恃其辯自異於物逆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眾同道何武王之欲窺哉雖欲代之故得篡名〔通〕天於務而視精能知請能與生知以無知與以無與風蓬水湧莫知然而然扶搖朝宗其所適如是自如是而已矣常曰父子世變曰君臣華華之順天

應人大矣哉物運之自然其皆不可知乎不可辯
巧謀乎同道于衆合道于天曰吾何以知道之不
背人哉以天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散王
道狹思索太精則矜故王道狹也卧名利者寫生危卧猶息也寫猶除也
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通明牖于思太精則神苦而衰王道
本于行太脩則德孤而狹名利生之所不得免也
而不可久狗也宿而卧則盡于物而危于生寫其
也下數句皆申承上意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
生之有所阻也知周於六合則神傷其故於其生有阻難也持而滿之



乃其殆也持滿者善覆故急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
大下則而實衰並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未有能名身保進者滿
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亡故不可任其仕也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
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家則與之俱亡
交交於驕暴則危亡及已也道之大如天無不覆也其廣如地無不載也
其重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為重通如天
如地如石如羽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為道
屢遷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
能服也服行也棄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

於己而望之於人終無得時故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
情則能自保其身君親六合以考內身考過六合之種一一於身身皆備
身之則何須棄而求之也通即克己復禮歸仁修其身而天下
乎以此知象乃知行情知於身可行之象情乃既知行情乃
知養生知行情則不違理生全故曰乃知養生不違理通情身之象也
身天下之象也慧以知情而後恬以行情乃知養
生莅于曰以恬養知知養恬左右前後周而復所
行身之道或從左右或從前後行之既周還從本所也執儀服象敬迎來者
可執行之儀常行之象理敬而迎之將來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



之理必道而來從也通何周乎復乎何來乎有來者有所為
來者來者吾敬儀象以迎而所來自各道其道若
有為使而莫得其朕左右前後四時也時乎時乎
時行物生而天道周而復矣吾何以迎天曰敬無
遷無衍命乃長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遷而行之無移無寬衍動而為之則命久
長也長知以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則形全性順故能相保也
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
所守周守則道自行通遷情動而移也衍情引而湯也命
本貞一搖于情則不固必無遷衍而已發之和反

于未發之中則情歸于道形保于性命乃長久道之一而無貳者無遷無衍之謂故曰得一為天下貞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責生之往來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性命之理得也）

評 一其端固其守無遷無衍時以天期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徵迎來者必道其道也一可為也時不可為也守可為以待不可為之自合于為含二何以我一則天二則人天無時不通人而人自隔之也故曰穿人曰夜人顧自塞其竇



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極謂天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情也非素所隱於大而不與之也）情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者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評 昧道謂之不明知道謂之大明大明天明也吾無自用明而以從天之明者也是以人而同天也同而從其一乎古之人樸而一今之人黠而二是以古知不神之為神而今以神之為不神也故曰聖人不能違時不失時○天下之萬物皆無之生乎有又有之入于兩者同出而異名道無也身有也道不可有知身不可以無知相終始相生成相來往未來如有逆既來如有傺傺與逆二而非二也一之而已矣唯一能時唯時能天唯天能道宇宙入乎手萬化生乎身知此謂之大明大明有知無知也從之耳同之耳同則一

評 白心是道中神物妙門文亦是管子妙諸神品書中如此者不數白心即金心素心胸中純白是也純白而後神生全神靈通此必有本之



言古奥權奇疑非管氏之作春秋戰國未曾見此等文字

# 管子榷卷第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評）管子書全篇大文字甚少有則韓非呂覽之下流也獨水地奇奇惟惟戰國古文之尤莊子馬蹄諸篇是論體有迹可尋蘇秦六說情辨猶在方之內此絶不似人間所有然寛衍直置只如蹏義爾雅排骨而無紊筋實有餘而虛不足是玄博巧心之士非大文人手。水地是志體故與他文不同然貨殖頗相類却有大將建旗揮櫂手段又有變陣奇正韜畧

（評）曰管子以之管子則之明非管子著篇篇中亦只二語借名耳他都不涉才人立題自發其奇而附之書者



（評）水地絶奇百氏自史後存者莊子一考工二管子三如此篇便直與莊配郊但有天人之分耳莊言風大奇猶數行考工叙一物一品而搏比變化亦未有此汎濫如百谷注海然極變致而無持議所以不如逍遙齊物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菀囿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流通者也。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脈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淖和也始纖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擇揚之則白如此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槩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槩注於器滿則止不可加剩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以道卑為室王以卑為器也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為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為五色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不平也故為五味中也是以水者

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淡謂諸生以淡為中故曰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故為得失之質)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漢故水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金石之穴或於水山育陷承焉)集於諸生(諸含生之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不知其所莫不有水焉故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之度)華得其數(得其榮落之數)實得其量(得其生熟之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微無以適有也)反其常者(常謂長有之常故也)水之內度適也(度謂滯之度也)夫玉之所



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理遠近各自通如此知也)堅而不蹙義也(蹙屈聚也和不蹙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不掩故取適)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樂之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為符瑞九德之故)六入玉人龜龍蝸慶忌莊子自以為陀洋謬悠連汗參差殆不至此不至此乃以為莊子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

流形(陰陽交感成形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口和之謂三月之肧渾初凝謂口所啖食也)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後也)

◎未有五藏之形而咀中五味已具五藏之精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隔(隔在脾上也)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革皮肩也)心生肉◎五藏所主與內經及他書都不同而腦二藏是剏言

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



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麤麤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是理修要之妙之精也)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蹇謂凝聚也言精為人也)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是九竅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閉人之素氣但能存而不能亡也)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言龜龍潛遠而噴冥故能)存亡(存亡為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火謂火灼之者以卜)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為物識禍福之正也)龍生

於水致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涸之聖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蠶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也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自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水不絕之地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蟡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蟡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



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得水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巧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圖水具而

生管子託水為正亦具而生白取法材具之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註以水合地應首又起下諸國之水與脈絡也大奇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迴復故令人貪以其躁速故令人麤勇也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伏清則明察故人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多所漸入故疾垢也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滯而雜最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廿而味停留又泥淤沈滯與水相雜也故其



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附而稽故貪戾以其滯雜故狂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襍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滲溢而無流也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詐以其淤雜故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襍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也故凡戇而好貞革慓故躁疾而易死也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故好正也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管水而知圖其解耶其說也故水一則人心正一謂一不雜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人心既一故正[illegible]欲不污誠[illegible]易則行無邪

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

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評 古列國每月告朔而頒于民則并以月正時令布憲以下相民而上應天故小正幼官四時月令皆王公所重後世一務于刑政而君與天民絕不通上無栽賛下無左右而國多祅眚民乃夭札厲疾不遂其生矣于是歲時風土田家



五行四民月令紛紛作于下以自救也其至則陰符大記規中衛生歌訣居注則聖人神道之設精之可以求真祖之亦不失當乎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察其所致改華以頓天道之來也五漫漫惛惛孰知之哉漫漫驗遠驗惛惛微暗驗五謂無時之政其理積遠六謂陰陽時其理微時既漫惛故知之者少也 通 五運六氣湯湯惛惛天地事矣孰測之故有時無時唯聖來知令焉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

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也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天能順信地之道則明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四時曰正令順行四時之曰正也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聖也 通 四時效官于天地者而天地所以能官四時以其信也天縣象為明地產育為聖記曰產萬物者聖也二氣推遷日往月來南至短北至長三五盈三五闕信明矣九丘莫阜百昌彙生山有材澤有蒲上田麥下田稻信聖矣天宣其氣地滀其形天發其光地宜其產布五行於四時和而後物生也天地信四時亦信信



故四時正而天地常得其正也天地君象時臣象君無為臣有為君職常臣職順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之信賢材八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則為明也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天福之使不能為惛既使不能所以為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惛忘明動皆違理故受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責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事致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恃其功勞故肆直也為人上者驕臨下功則以驕悖故也是故陰

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為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
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閒為經緯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
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為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
㊣星日生也春主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蠢而生也其氣
曰風陽動而陰寒為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陽骨亦木之類也其德
喜嬴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長贏為發生之節也時句其德其
事與下一例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閉通而有數歟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通之宗正陽春陽為事故以正陽為宗治隄



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陂防耕芸樹藝正津梁正橋梁也修溝
瀆甃屋行水甃者使之行水也修壘時方灑灌依次行而用壞解怨赦罪
通四方凡此皆動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也百姓
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為德也星者掌發為風
掌主也主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來故凋落也行秋
政則霜秋霜降時也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
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
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
亡人人之逃亡者皆還復之四政[illegible]險阻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illegible]

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麑夭毋蹇華絕芋
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死不絕之也㊣芋作芊草生類五政苟時
春雨乃來㊣五政按孟仲季三月分五候出五政
每政一十八日參之天時初中末而以政應之所
謂順天之所以來合於時則生福也非漫敘不次
知者精以治身緒以治國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為日也其
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之陽氣也陽生火與氣
陽為鬱熱敵蒸故為火氣也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遒罪修樂謂作樂
以修輔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



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恩賞以助之也行九
暑乃至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
日德日以照育為德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以土火
之子故也而統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土在四時之季
與之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兩通益其生植之力土生皮肌膚
土所生木實中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生故和而用均也中
正無私位居中正無私涵弘實輔四時春嬴育夏養長秋聚
收冬閉藏言上之四時皆土之所輔成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
方乃服言土輔四[illegible]均成然後寒極而茂[illegible]民服此謂歲德[illegible]

歲之德也日掌賞賞為暑（得賞則熱故為暑）歲掌和和為雨（和

陰陽交故為雨）夏行春政則風（風主春故）行秋政則水行冬政

則落（霜氣肅殺故凋落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

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

（久墳瘞之處開通之也）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辟開也）三政曰

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傑盛陽之氣）毋扱免（禁扱社免祖者亦不

欲人惡盛陽之氣也）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漏之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通禁

扇笠無扱免止中時非通三月行之蓋處必捲身

候與方時雨壯居惡其漏而濕田惡其漏而傷稼

管子榷　卷十四　十一　中四.四十五

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

禁罝設禽獸（謂設罝以取禽獸）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

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illegible]秋會也故為辰）通明于天曰

星不明處曰辰星陽辰[illegible]春辰秋其時曰秋（秋聲）

（此時物成熟揫歛之）其氣曰陰（[illegible]）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實故生

金為爪甲也）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慘悽故以憂哀為德靜正陰之

性也嚴順謂雖殺而順時為之）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敢為淫佚過

失也）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順謂順時理平旅謂聚而收之）

也通旅即聚也下曰順旅[illegible]羣幹衆憩于稿歛之

務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人有武幹當賞之）聚彼羣材

（材謂可以充兵器之材當收聚之）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斂所以聚

業人無懈急）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之則得其所欲也）我

信則克（我况誠信故能克敵）通秋令肅曰時察守義察其所

惡必得其所欲義蓋以輔仁也非誠信行之不克

信實也春華秋成實此謂辰德（辰以收歛殺森耶為德也）辰

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閉藏故為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榮也）行夏

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

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森耶故禁之）圍

管子榷　卷十四　十二　四.六十六.仲

小辯闕譯跽（小辯則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兵三為闕訟者皆當禁圍之也）二

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捲藏藏五兵之刃也）故通耀德不

觀兵兵不戢自焚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也故毋見

五兵之刃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

坼（師旅農當慎收之秋閒歲故令補缺塞坼也）方五政曰修牆垣周門

閭（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曰月（北方太陰

故為月也）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萬物藏於中也）收其氣曰寒（冬之氣也）寒

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血亦水之類）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冬時花葉

凋落唯根幹存焉欲以淳質為德越散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怪蓄故令敬施為德雖後陰恐當節）

之以溫周密者衆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徙令為靜止也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罪為德也月掌罰罰為寒罰則殺物故為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雷夏雷冬行行秋政則旱謂冬氣早早也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鐵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遬至賊氣遬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



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之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與惡也日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風且熱旱矣成之方生之物皆枯悴失於夫生德也所以失生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道者自然生天地也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為故能生賢也道生德法道則成德也德生正德修則正自正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鄉方也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異故曰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為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者死失理者亡循合也不合三政者則無違失其理必敗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周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三政執輔月執三之政輔行己德也



##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㊉幼官四時五行三篇皆小政之演王者時政之餘其言幼官聽而宮五行嚴而精都閑用奇似勝呂覽呂覽大而辯為巨耳〇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精治身緒為國故先言道後言政

㊉五行篇前文如胃叙揣天人合發之數文辭玄簡不易輕釋内經陰符不如也後五列列令官欲挍之脩獵而不精然多奇文爾雅之流意其逸古傳耶太史公次六家陰陽無業籍合自小正以來至呂覽可彙為一家書而後世五行



歳時寺祔之亾一業也

一者本也。本業乗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業乗之具也三者充也。充謂人力能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治人以理務之本也設教者五也。人既本法禮義則教之以守者六也。人既設官奉法以從之教立者七也。人既官以守之則能立事前者八也。既能立功可與前王比隆㊉萬物本乎天一者本也形而下為之器二者器也人並立而為三塞乎天地之閒三者充也天地生人人贊天地三才建而後治教守立焉前終正道之始終也上七行稽古聖為前要後王為終終者九也。既與前俳

王比隆可謂王道之終也千萬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六陽生至夏為至陰生至冬至六為陰陽之純以生陽至六為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為純陰之多也是故人有六多。故曰人有六多六多所以御天地也御陰陽也㊉街往來之塗六多日至南北二陸往來之街天衢也即黄赤黑三道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君長陽九制天所以君長也之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生息也制地欲以生息也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人㊉天積陽地積陰陽餘陰之陽動而變陰靜而常天九制老之變也地



八制少之不變也陽可過陰不可踰也人履地而戴天須陰而抱陽靜為體動為用故制六言陰中之陽靜生動地法天也故天有九重地有八方人有六腑以應六運六律六味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以父母開通以生萬物以總一統統一萬物持其本也以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可謂明天子下㊉此道妙之要莫若治之至也通與下通陽通陰通道照應九六三皆微詞修然之上以待乎天業

㊉並屬下為句並識也言天子無以中正自修以寧上上承天職也自反五

藏以視不親又觀反察於五視知何者不親也藏以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觀知地位之尊卑也貨曋神廬演曋曰日次是日所集纆貨物也物集神廬此不易言神合精氣為三而一合於精氣神廬謂所祠也日所次陽曰曋言祭神廬之時或薦珍貨雖已真於地後以日次陽之所以為精存也如此者所以祏合鬼神精氣之道也演黃庭云神廬之中精氣苻斯之謂與造化之元曰天地水水天一之生也下于地上于天又歸于地然後天地通精氣合五行有常紛十二律有合聲而人情得萬物極斯有德而[illegible]矣通者人合



天也故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是以其鬼不祟其神不靈筮卜何假哉黃帝道之祖也道無為而天下治故上言其道下言其治此中曰脩槃水上待天曰反視五藏不親曰治祀下觀地位所以為神廬之合玄冥說以內者精以為緒外為不知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饗祀則氣而得其常也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而常經不失也審合其聲修十二鐘以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鐘以推其音音之高下皆法人情律法也人情已得萬欲有極然後有德

得人情則物理極極於物理可謂有德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和陽庿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天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用之也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又經緯星曆之節氣祀知其離絕也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上陰陽天地之道然後所行不失也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兆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參問曰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演天積陽陽主動動者之生地積陰陰主靜靜者之死一日一夜一作一息死生異焉動靜分焉離合在焉



推之月如是歲如是歲月日時人天合符人而神通之矣至誠前知卜筮云乎哉此理陰符參同契之要歸元于易不知易不知天地不知神陰符黃帝之遺書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廩以給人也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為土師土師即司空也

祝融辯乎南方故使為司徒。謂主徒衆使務農也大封辯於
西方故使為司馬。主兵馬以出征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為
李。李獄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
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通布五行于四時黃帝所
以得六相而天地治也即四時而天地分天地合
大之一歲小之一日人無息不通天地不具四時
故曰黃帝揆萬靈于明廷此與神通之驗矣後言
道者祖之昔者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作五
聲也通緩急陰陽之數也陽緩陰急分布四時而五

行周馬五聲生于五行總出二氣故曰緩急作五
聲言五本于二也以政五鐘令其五鐘一曰青鐘
大音。大音東方鐘名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灑光四曰
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鐘名其義則未
聞通大音春為元元大也重心夏為离主火离上
下皆火重心也灑光土寄旺四時主于夏季夏為
未明土潤大雨灑光也火制火之義土合水火者
也昧其明于時秋于日晡以後日光漸斂隱其常
冬為常為玄冥動靜之根天地之常故曰貞五聲

鑽○按白華子紀周一甲子六十日又丙午二日丙子紀四七十

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
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通人身一
天地陰符曰合發參同曰天符能調則合而符矣
符則天地與人參而生美生獨陽乎哉陽生陰陰
生陽相生而後美曰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月歲至睹甲子用木行
御時也通聖人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不過調陰陽
五行而已二五之氣人與天調有不調而王者為
調之下五行之命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
侍之官也總別列爵謂總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

不肖當有所黜陟也賦秘賜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
故粟以田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出國衡順山
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草
木區萌區萌牙而生也別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沂先菱茨也皆早春而生
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得不及時也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土擁
其本不癘雛鷇癘殺也雛母食者不夭麑麇毋傅速。麑鹿子也言夭
傷之通春日遲遲順緩急令亡傷繈褓。繈褓之嬰孩無得傷惱也
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十二日而畢。春當九十
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以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

二日而畢者在七十二日五十日又二五為十日一乎之數也注非

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之官也）令掘溝澮津舊塗（[illegible]衡）（謂先時濬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臧，中委積物，當發用之，即以充君之賞賜也）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通 陰從陽上，發陽就陰下，歸動靜相乘，人道合天。出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三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謂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舒）月令中央土寄于夏季，土無定位，又逆生故也。天地為陰陽之根，分之四時，列之五行，然



而土即地也，以氣無質，形有質，有質即有位，而四氣又各成于土，是以配列於五，子不離母耳，必亂土與四氣分位，母子反相諍，而春夏秋冬元亨利貞之候運皆舛，豈造化所以成歲哉。四時屬四象而土居中，中以合四，不以四分，相分不為中也。七十二日五分五行理數之不可信，天地不可紀，而曆象不可推，乾坤幾乎熄矣。何也，有乾無坤，兩儀不立，四象何生。禮運曰布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不布不和，則十二月[illegible]而四時舛，故知毋從

氣于父，地受氣于天，受而布四時，一毋生四子之說也。毋以生而配父者也。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命司徒御正頁攻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太陽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戮，無貞）正以助養氣也 農事為敬（順時農事尤盛而敬之也）大揚惠言（言大眾仁惠之事也）寬刑死緩罪人（皆所以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養也）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為厚順不逆時氣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



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illegible]禽獸之[illegible]（禁謂牢固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熟則黍稷也）[illegible]之，祀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霤）鬼神饗其氣焦[illegible]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illegible]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謂立十人之長為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斂也）然則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環炙實貌）五穀鄰熟（方秋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寒露，而潤之陰陽更生，故地亦競而炙實。陰陽氣足也，故紫熟）通 地質堅剛曰競，氣斂還為環，五穀次

收曰鄰熱滕相比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閒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撊瀆盜賊撊謂遮禁也羣聚之謂其閒藏之氣不足則撊防盜賊以助其閒藏之泄數劗竹箭言數劗削竹箭以為矢也伐檀柘伐檀柘所以為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故收獵取禽以助也泄生氣泄殺氣藏泄盛虛藏實之驗之足不足者驗天地之氣藏也歲足者來復歸根所謂暢月是也陽氣生



而止不助以殺不足者陰內晐而不窒陽外游而不反必助陰抑陽迫使下藏撊盜賊之中漏殺草木鳥獸之外榮是為貴藏也以殺得生殺中之生貞下之元也調贊氣化以養元之道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贖贖謂胎敗賣也腒婦不銷弃古腒孕字銷弃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堅則根本美凡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致也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死也厲疫死時當寬緩而天乃急故有旱札疫之災也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亂之故召有危亡之禍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危故其臣死七十二日而畢土旺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若則每季得十八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



胎者贖腒婦銷弃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

也

# 管子榷卷第十五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 勢第四十二



㊟篇中多雜越語其古兵家流傳雜引之邪抑管氏布行而蒐拾之邪文于書中最古談于兵家最奇竅微此兵法形勢家本論也審勢而戰戰無不勝豈獨商周哉漢之盛楚越之戚吳都有此道魏武于吳蜀且失之故亦危也雖吉哉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淹而滅亡也㊟戰危事也臨懼好謀不然哉戎昭果毅履女脫兎懼其于養全勇必勝之非遺其勇者也過而沉溺下陷將神不揚曰懼水水克火則澹滅過而艱阻憂虞將神不爽曰懼險險多謀則迷中小事不從大事不言苟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福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分其師衆人既迷惑必其將亡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其師衆矣又況迷惑甚然乎若是者必亡其衆凡此二事皆滅亡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死亡也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激反作應者我不無功故近於醜㊟作即動也與動靜對我動而彼作兩動相醜强弱未判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申以敵我如此者近於見距也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服者近於見避夫靜與



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為主人其[illegible]則為客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能修則居然以獲其利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其所作常能從理通常如此者動必有功也使我靜而循待彼作而從斯如山而如風故守則利戰則功所以陰符合于兵鈐陰節勝于為主故曰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為任理之自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逆節萌生㊟文順道也武逆道也逆而順用之是以貴因天貴從時下所謂人先生天地刑聖人成也不刑則無成不從天則守地守地所以候天靜

所以待動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
其刑。言將為篡弑凶逆之節雖萌牙而生然天地寂泊不見微應無從已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天時不作勿為客。不因天時而動者乃為客矣人事
不起勿為始。不因人事而起可謂先事為始慕和其眾以修天地
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
將建大事必慕和其眾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循之形理
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若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
留。全其素質無所留者與地同極。能行正靜已下可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



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
已得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湯之升阿武王牧野是也既成其功順守其從
人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代之乎成
功之道嬴縮為寶。嬴縮稍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為寶
毋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為(通)嬴縮究止功
成名遂身退也故窮冦勿追黷武必敗事若未成
毋改其形毋失其始。不謂常形也守常修始事終有成也靜民觀時
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故曰
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也嬴嬴縮縮因而

為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欣勤其事也死死生生因天地之
形。死生猶隱顯也聖人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
形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小無不利盡
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通)湯武之革命順天
而應人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
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著裕德無
求。道德饒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為(通)狀兵以女
志曰始若處女敵人開戶故女從人者也不敢以
先人男先而女應待其濆作因而乘瑕無不勝矣



陰節勝陽後起者王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後隱處常徐
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濆作也。雖後為政行德常徐
謙讓不與物爭擠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謹云之節
雖後有所與為也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
我爭功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堅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
時不亂民功謹順故無所犯亂也秉時養人。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先
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人又微度人之所宜以
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此者雖有明察之
人不能盡矣(通)周陰節明陽節也周周密也是陰藏之

義善明者周不能敍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於則雖善周之人不能自隱敍必為善明者所知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為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為大明凡此皆欲大周大明獨在君也大周之先可以奪信奪信振起說言既育大周之德在物之先則可以根起而有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下之德可以為物祖如此則可代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擾之下招採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若直欲索之則不得若求之招採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

(通)招擾隨帝車運指四時定昏旦一歲一日陰陽動靜晦明出入之候也故以承大周大明



天不能違時而況人乎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招揺在上急繕其怒于兵為中軍軍為大將將為心獸厥走而有伏綱罟獸所以惰厥其走者恐前有伏綱罟故聖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通)厥走其陽節盡之時也而我以陰勝之故有伏綱罟方其伏陰為大周其得獸為大明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伏也聖人之取天下知云云文設武作知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會三會言其極也文主常武主變常極而變不極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會之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通)上言先德而後刑此以武而歸文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好戰必亡逆守于順

(演)陰符道書也人以為談兵管子雜權書也吾以為談道動靜以時天人相因嬴縮死生一相天地常居陰以待陽居靜以待作以弱而伏強先德而後刑故大周極于冬冬至大明極于夏夏至揔歸于招搖居中運天而乘時焉時有偃側倚伏而德力文武交三運之運之既成偃武



脩文天下太平矣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時乘六龍以御天各正保合萬國咸寧其道與經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天包乎地而依于地始乎地而生于地坤之上龍血玄黃則潛始之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治心欲其靜地道也動則天矣萬物之動皆生于靜動乘乎天而靜不離地故曰常動常靜常濟靜矣戰危道也唯安能制危唯靜能善動故首言懼水懼險神我人之心乎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曰無

攖人心攖之下則兩上則衆溺則如水衆則如險溺而沉則溢滅險而蕩惑則迷中已心之不能勝而何以勝人此皆强為而不得其時不合于天地以動而傷靜者也傷則懼懼則戚則迷則敗

##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評 正一篇爾雅似春秋前文然語古而體板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



曰刑(刑當故不驚如此者所謂刑也)正之。(所以勝姦正也)服之。(所以服不能也)勝之(所以勝姦邪)飾之(修飾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刑人作法之如此者政也)如四時之不貣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宵晝陰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常不變)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不以為德也)天下親之曰德(德之用恩爲物親之)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不二者)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德持物而成養)道以明之(明是非也)刑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合理故人命不失也)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明識正道不從邪徑也)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使人有非分之幸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人惡化)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理以明不修其故以明察之)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用也不用心則斷濫及不辜)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信聽理於人誠)致德其民和以靜(君德及人以致和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相付任而不交爭也)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刑之謂也)出令時當曰政(令當[illegible]謂也)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法之謂也)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德之謂也)會民所聚曰道(聚謂眾所宜也令眾宜通之謂也)能立常



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行常立政)中和慎敬能日新乎(和敬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一守慎則政平而靜)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能後其身則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者正紀之)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能行日新謂行之理也)守慎正名偽詐自止(能慎則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安舉敘臣德皆令於道也)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變有九)

短語十九

評單言守戰至死之九變不言人之情變也故

敘小言如不成章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情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通樂土惠君他邦所無往而無得宰死不往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



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明條多敵亦前為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得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因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評旨荒詞濫戰國末之文

評嗚呼亡秦者此言乎有本標有表景曰任法以法下也法于何舉下于何憲其言置儀設守捺六虎四我無離而下無奉乃以不自法法而法人乎當其佚之便之雜之矣上離之下收之矣禍甚哉非與斯所同學同術而壞古叛數以禍天下者以故書焚儒坑一棄先王之則仲尼之誦而付天下於法吏以愚天子於恣睢主屍桎梏監門而竟莫為著屋之匹夫哀哉天如是乎則斬艾萬民以驕一人而為君生民不為民



作君也法士當七國之末波七王之康湛自欲行其說而度世主必不能行其說則以其便禁逢其心中之而後任吾法以畢行吾意所謂務入而不務鑄務苟且而不務衡務取一時自詭而不顧人國久遠也畢其舐痔尻氣之最下流矣幸而天不終禍世以借秦為鑑猶且後世之興王出入不免焉故立論者可正勿偏可拂世勿阿世可以演弘先王之道而不可亂也道萬世不易者也觀于亂而識宋儒之反亂正心誠

意一時之迂爲古之式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鍾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便形



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天下自理）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數公正大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强群臣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誣妄言妄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illegible]）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此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民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周書曰國法（有國者有法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典主也言觀宜改法以立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也）故曰法者不可恒也（法數則當變故不恒）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



（治法違則亂亡）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保任）無閒識博學辯說之士（閒謂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之人不敢閒亂識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者令止息者畏法故也）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斂藏也謂人皆斂藏隨行以斂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此二者懲攻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

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
閒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䟽辟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為託於諶
以數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閒識謂多閒廣諸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富貴
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違也珍
恠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
動也珍恠奇物此正法為恠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者
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
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諶杵習士閒識博學之士能
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



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
恃權能廢置君之子族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姓使
附也翦公財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皆以君不守法故也凡如
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治理也
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群臣不得辟其所
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輻輳謂各
得自通於君如輻之輳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
其事從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
者君也君作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

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
故主有三術謂上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
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
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
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
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敗教之正
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
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
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



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
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
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
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
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是
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
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
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
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植固而不動奇

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收亡旋及故恐奇竊）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纔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如天地之堅（堅謂尊勝）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天星有虧敗也）如日月之明（無私曜臨）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來必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苞上之四事故令人從也）往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



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而顧望其臣而為之也）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來事主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服隱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偪近親

趣。由於聽也法將

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以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匈恐懼貌）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



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及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眾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雖致）

趙。埶當作勢。乃字有闕誤

故無罰也 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所不赦有功法故罪
死 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
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
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
也。賞不從令是教妄為舉措也 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
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
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註文與任法相似。中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庭
百慮其家不一。國國又忠臣死于非、、邪臣起
于非功。美言可市。他日出雷同耳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 所謂亂國者
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立故國亂 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
埶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 使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 百官識。非惠
也。刑罰必也。故
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 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私專之亦
為失也 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令則下不出

無所稟故滅 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止故曰擁 下情求不上
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 下情上而道止謂之
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 故夫滅侵塞擁之所
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
法之外。淫遊也 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亟法以成私惠也 動無
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也 威不兩錯。臣行君威
為兩置 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為二門也 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 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
詐偽。非法度不聽則詐偽何施 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也 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
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
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是官何須求用
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以毀
譽為賞罰則自然失理 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
術矣。用行私術自然得賞安就公道而求乎 比周以相為匿。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 是
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
多。為交友致死其譽自進 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死 而邪臣起於

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故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則致禍，故重私而輕公）。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為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之君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衆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私故，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人，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言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舉之，不可隱蔽也），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欲法自量之，故不可虛飾之）。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偽濫故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為（謂不[illegible]為其[illegible]），而守法為之可也（守法則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註）君道主於勝法之流弊也。帝王正天下之勝乎民，不可下成泰之敗而至不可收，則勝之流毒乎。小問亦云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管中矛盾亦一証。

（評）此等文溺易濡下也。運三代之末，其文趣亦然。夫所貴法古法，其盛不法其衰。周秦之交衰矣，不善法者從其易而溺之，同曰先秦而不知微商元宗不可同年而語也。漢之賦、文，六朝唐之詩皆然。以東京進西，以宮體雜齊梁，以晚唐盛人皆笑之矣。惜乎唐宋之反古者不辨於此也。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為從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毋侵奪（財竭則侵奪人以供上稅也），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傲也，謂疲墮而倦怠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

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庶富而勤力也



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姦邪也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伐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姦多又傷人也此二者不可



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為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必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

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
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謂
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
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
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評凡言富皆書中精言此管氏本術也至者必
其遺書不亦去管未遠治其家學而善于計在



春秋之末戰國之首耶戰國亡主主富國而黜
富民一概急之以法死之而以生之亂之而以
治之國可冀乎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
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
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
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
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
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年七十九代之君法制
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
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
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
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
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
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
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
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供五日之食也農夫
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評曰禁末止奇不與倍



廩予肴乎一國何以行之故管子雜家業蒼之書
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
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
上徵暴急無時謂徵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
倍貸謂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
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償皆計所倍而取庸
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火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斗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
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糶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

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事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一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蓄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



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國霸不務德而勤于兵伐粟生之而隨耗之）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其生無後致死者也保）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

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毆眾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



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言雙寄為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國粟也）治國之道也

# 管子榷卷第十六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 内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評內業玄所謂內丹釋所謂內典也專主譚道

評道家三要精化為氣氣化為神神不可言也



故以精氣為業首人以精生既生有氣氣神相依人乃長生養氣政以養神也孟子不動之學理與此合此言內業便與許作用節候頗與廣成陰符相參後丹經大記則此業之支流也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胷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冥杳乎如入於淵淖女教反乎如在於海淖的淵也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如在於己也故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伏之克諧氣自來也道有為不如無為調息不如自息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通究慧得果[illegible]

果乎如登杳乎如入淖乎如海卒乎如在己四言寫道業節候狀丹功進退終始後世道訣無以及也此理至微此言亦至微不可言顯可神會會之字字皆丹下承不可止以力四語并作法備矣旦暮解在能者此處政不容力也知出其定之慧乎



果得其證之成乎西方秘密具矣大學能慮能得其是所

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也自生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治成也

通自充自盈自生自成道法自然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欲既已去餘情何處著腳

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心和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及其求之則忽

忽然而不得 渺渺乎如窮無極 渺渺微遠之貌言心欲窮之則無其極
此稽不遠日用其德 常以此考心不遠則日有所用也 通 若有所
無而不可窮日用而不知即日用其德 讀 心為神
室言心神已具矣養氣之後只當養神反濟而安
和稽之不遠日用皆是物也如在側如將不得如
窮無極狀神之妙亦稽神之法耶 夫道者所以充其
形也 自形內而虛者皆道 而人不能固 人不能固守其虛以利欲塞也
往不復其來不舍 以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 謀乎
莫聞其音 今謀欲尋其音則不聞其音 卒乎乃在於心 冥冥乎



不見其形 尋至於方寸虛則道之近於君乎心 心 淫淫乎與我俱
生 道淫淫故曰增進與我俱有生則有生也 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
序其成謂之道 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 讀 氣合神神合
道道固而形充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
日來復道之舍也不見希不聞夷希夷而道成成
而序其有序耶無序耶業者內知 讀 無音卒乎無
形淫淫乎在于心即與我生矣神之來也妙如是
乎有見有聞何以得是曰卒在心曰淫淫生登假
知所在弗不知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 言道無他唯善心愛心安也 心靜氣理道乃
可止 為靜心則氣自理故道來止也 彼道不遠民得以產 人得以生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 彼道不離民因以知 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離
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 推尋其終似可與索 眇眇乎其如
窮無所 又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 彼道之情惡音與聲 音聲者所以亂道故
修心靜音道乃可得 讀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
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 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形自正也 斷 惟玄惟默無視無聽形將自正道將



來舍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
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 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 萬物以
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 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
天主正 平分四時天之正也 地主平 均生萬物地之平也 人主安
靜 無為而無不為人之安靜也 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
地之枝也 為地之枝條也 喜怒取予人之謀也 四者謀之用也 是
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 時自變耳聖本不化 從物而不移 從之而不移
聖本不移 能正能靜然後能定 必正靜然後定也 定心在

中耳目聰明四支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聰明四支自堅固也)可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為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智成則理足故止也)遂曰無思慮營營曰不可以思曰多知為敗曰無知無得此言思知何也形死神生心死心生孰知生之乎死乎死之為生乎止而無思無知道生生而有思有知道止定慧相生知止能得聖如是佛如是心之思知人也道之思知天也入人無天入天無人無人人亦天矣凡



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為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為君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而物不能使故能使物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心自治矣)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心治然後任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理心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淫進貌也)

淫然自至至者知不至不知自至者有强至者不有神明之極照乎知(智者照然神明之)萬物，(極理)中義守不忒，(則若常中不忒)不以物亂官，(貪物則官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是謂中得。(中得則心自得也)有神自在身，(中得則自全身也)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可思者也故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也)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其想思之有則)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敬畏則精至之也)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謂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慮也)正心在中，



萬物得度。(心在中而萬物得正則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不能自知耳)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言道之一能解則天極地而中滿於九州也)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安於心)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治之安之皆從心生也)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言治安之由於心也)心以藏心，(言心之中又藏心也)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中又有心)遂心一而道與人二道之生於心二人之生於心亦二二之皆又有心也心以藏心以我之神定其元神心之心(謂心中藏之心)所音

摶氣如神萬物備存（摶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

能摶乎能一乎（摶結則自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諸已也）求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通）逐逐役不休求人者也能止能已舍人而得已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已者必須所以思之也）（演）思之重思與思誠理合若說何思何慮解心釋神則此墮有彼入無耶即下言思之不捨內困外薄則亦以吾不通聽之神通者也非强神以索通矣强之不神神不來矣故曰無能



勿致節齊自至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蓋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於耳目之用）（不有淫邈事雖遠可以近速而成也）大通鬼神通之萃物備存也思索生知（近而遇思其知自生）索通何思何慮多知為賊慢易生憂（躁慢輕易必致凶禍故生憂）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必多故生怨也）憂鬱生疾（憂恚鬱塞懷不通暢故生疾也）疾困乃死（謂既疾留而困死可）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於內形依薄於外也）不蚤為

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而不圖之如此則生將巽適其舍而至於死期也）食莫若無飽（飽食者善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演）善制者不割善沒者不溺善刀者無傷故思之重思之而勿致勿致思者可以思矣掞適之齊彼將自至中（言能節食適思莫過中則生將自至也）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於天）地出其形（地出衣食養成其形）合此以為人（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演）和乃生天之為也察和之道人之為也知天之為知人之為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不中天矣不和不生（［illegible］）道其精不見



其徵不醜（醜類也言見至於微欲察和則精不可驗又不知其類也）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情類雖不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匈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可以益算而長壽也）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當圖而去之）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為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既平且正獨擅於胸中也）（通）精不見徵不類冥而內養一而外通和之道也論治于心所以察和而平正也節五欲去二凶所以守和而擅平正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

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過於飽 大攝，骨枯而血沍。大攝謂過於飢血沍川血銷滅而凝沍 充攝之間，此謂和成。閒猶中也充攝得中則和暢而有所成也 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 飢飽之失度，乃為之圖。因之令合於度 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 飢則廣思，飢而廣思則忘其飢 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 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四支 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也 老不長慮，困乃遫竭。令老則益困而遫竭 通 虛能靈，飢則虛矣，思廣以

管子榷　卷十六　十二

通之廣，故能容；虛，故能化，故其飽可消。定生慧，老則安矣。長慮以生之慮，故神來；長，故神遠，故其用不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又能勇敢 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其所容 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 能守一而棄萬苛，守一則惡頓故棄萬苛也 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和歡則忘氣故生也 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 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故道無所處 愛欲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欲則當靜之若過紊亂則當正之 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任乎而往福則自歸也 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 通 安而後慮，慮而能得。道來可謀，謀則道來也。養生曰為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 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謂勝理丞違屯聚泄散故匈中無敗 通 得和則理平而丞之，不和則此動而泄之。有道都走馬以糞，無道戎馬生於郊也。理丞，飲和也；屯泄，發陳也。故不新成，

管子榷　卷十六　十三

故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 封禪第五十

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樵蕩一

通○按此已下[illegible]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 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 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

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
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云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
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鈎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
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
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
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鄗上山也鄗音臛鄗上北里皆地名所



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
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西海致比翼之鳥
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
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
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詮小問小史也內外傳時有諸子亦時有此中
佳者入古湯者不足攬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
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
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以時則國必富矣
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
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
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
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
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
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



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
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
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散下國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
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厚而勿欺謂取其土假謂假借之是孚謂重之
以絶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精材
謂美材可為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
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不可為定數如此則天下情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
不遠千里酬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桓公曰

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譎以勝敵也公曰吾欲偏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存其所不識則知天下遍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通不出戶知天下自性具萬性一徹則俱徹非天下不可識吾有不識也語無小不識天下大何有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為國者必入守出戰令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



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入必誠信然後為君視聽故知外事也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苟不死不信則守闇戰闇外闇故曰三闇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

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苦也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止而不來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為少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嫉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詐許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役之苦來者鷙距鷙疑也距止也開其役煩則疑而止也故聖王之牧民也不



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已更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謂主能得信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也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遜讓如此有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

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

管子榷　卷十六　十七

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質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於繆妄之事無所比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塗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吾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為易夫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因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

管子榷　卷十六　十八

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罰）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身見劫弒望夷）雖能不久（雖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之弒也危哉（持謂執弒謂殺也）君之國岌乎

桓公觀於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養馬者）傅馬棧最難（謂編次之棧馬所立木也）（闕）傅馬棧工于歲粟禾工于順芟浩浩堂工于下士此小問之雋言與潛潛古音新語自謂芳芳不古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選）

（南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伐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句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強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能利已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於社曰釁社）祝鳧已疵獻胙（祝祝史鳧疵其名也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煩苛之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若如也謂君之材能多以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如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後稱告也）管仲以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證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駁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洀古盤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駁象也駁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臣使官無滿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纔激強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問何物可



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極粟者甲在內而莢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幾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難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從之名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胡絢切目搖也）乎何其孺子也（眴眴柔順況穀苗始則柔順故以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壯謂苗幹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勉謂益有證勵）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穀為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闕）粟禾

兩喻即隰管之品也粟之粟利用守禾之和利用合故九合一匡仲旅之仲死而齊戎車不駕會壇不簌則隰之材短耳隰死而三豎進五公子爭國而伯遊衰然則守亦何容易乎甚哉仲知人也曰勿已隰朋可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闟住立貌瞠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



袪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

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邊地也未齔不得入軍門齔毀齒也國子擿其齒遂入為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干國戰功多也百里徯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



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游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使之配匹與之為居乎也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

(令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當來也)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上(儐謂贊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家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絰之色也漻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氣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



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推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管子權第十六卷終

# 管子權卷第十七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襍篇三

(評)命曰七臣七主而文以七主引七臣中反復遠近皆陳治亂由主得可以繩七臣失則為六臣所惑明夫馭馬者人馭臣者君也首舉七主



列一是六過而末七臣止列其六一是為忠無可列也又臣是由于君是是故佞可化忠過則忠緣為佞故哲主懲六而守一臣之是過無過而隣哉化矣議正而奇文亦奇以正但叙次乎可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易虛心也七主據下唯有六者皆過主餘無此六者過則為一是主也過主六是主一故曰七主也)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自得六是則為一是以鑒得失可知也)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呼嗚美哉成事疾(疾美也繩謂彈正也言以六過繩六臣令臣無)

六過是故為一君臣咸有一德故能成美也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申謂陳用法令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之則其明不絕皆要審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賞罰必而下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皆服其法度也不備待而得和(通)不備待而得和德化而政簡民自和也則民反素也謂以道德理世之君至仁盛物德和自然而至故人皆反於樸素今中主不能然故以為過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闓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為惠太過故反成敗也佞主好惡反法以自傷既法行事謂之佞所好所惡皆反於法故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決難



知則理不害故明塞也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謂既任臣有所為必從而伺之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訃(通)訃與赴同通主行一意而莫知其失是不訃而敗訃則敗矣則國失勢訃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法既不行所以失勢也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芒謂芒然不曉識之色伸謂放恣也四鄰不計四鄰與已為隣不計度而知之也司聲不聽司聲之官隨君所好不為聽其理亂之音也(通)司聲不聽耳目之官失守也此防口杜言之朝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計則所惡及身所為既不合理故惡還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而無功故口勞主臣

剛則臣主同則為句刑振以豐豐振以刻臣主同熱則俱奮威權故刑罰大振而且多刑豐而又妄振非刻何也豐去之而亂臨之[illegible][illegible]振主君將去之必為亂任而[illegible]之必危殆既亂且危敗亡而殆則後世何得必及故後代經得也振主喜[illegible]嚴誅無赦謂動之於振厲也眾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為先君之理不訃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眾錯既不合理數衰而國失固故芒主(通)兩芒主一從亂一從治治而為治非也微猶自聖上攬推而下壅蔽此謂形灑漸系中軋外植故曰綫急俱植木槁而不為用也槁之弊昏與淫等故兩曰



芒芒然無知也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既不自時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則臣下無所取信皆自任留竊以理其事人人生事故事多也(通)自治以主言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植立也既昏而不明故緩急之事俱可立不計則見所不善所為既不合理故其所見皆不善餘力自失而罰有以權餘力已不自責乃遷怒而罰(通)以已桎梏之類自罰為戮故主虞而安虞度也主能度宜而行故安能度而安則致下數事任主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凡此皆主虞而安故也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心之邪正一國之存亡

主(之智愚其主)天下得矣道一人出(道從一人也一人為主明主得闇主失)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農桑也)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詳)吳王好劍夫桓公遠故管子重言十七非其真也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緇謂黑繒)工技力於無用(謂勤力於無用之器物也)而欲土地之毛(毛謂苗)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



足人不足則逆氣生(下不足則上之逆氣生)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為計謀)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餔不足處(王餔玉食)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之女樂也)鐘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言不為君致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為周氏之禽(為周所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物謂臺榭車輿所為侈靡者)愉於淫樂而忘後患

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踣謂斃亡)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必有所費故空)商宦非虛壞也(必有所以弃本逐末故壞)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昏下故亂)國家非虛亡也(必倒道背理故亡)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輕政緩物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不足以行其禮)(通)當歲民義凶年民急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穀貴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散以調之此之不為故游商得什伯之贏以)(通)徵貴徵賤廢著以要重利故云什伯其本也



伯其本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訾限也皆從不調淫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道從也)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亂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掘決之也)倮大衍(倮謂焚燒令盡)伐大

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凡此春之禁也) 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堰塞小水合大水) 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 秋無赦過釋罪緩刑 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五穀之藏) 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 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 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 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 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謂滿溢於隄 流謂漂浮城邑) 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草(早去則草燋) 天冬雷地冬霆(霆震) 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 宜死者生宜蟄者鳴 苴多螣蟇(苴謂草之騰蟇) 山多蟲螟(螟即安) 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 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 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追猶召也言車所以召寇) 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 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窑也 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 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 彼謂節用) 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 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 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 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 繩不信(音申)不可以求直 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 權勢者人主之所



獨守也 故人主失守則危 臣吏失守則亂 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決之於吏則理) 權斷於主則威 民信其法則親 是故明王審法慎權 下上有分(上執其分 下慎各有其分) 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則私生也) 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謂有道之士) 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則傾巧毀譽之士在側) 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為用(好善及其不有功則曰好善 不賞故曰士不為用) 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為止(克謂勝伏) 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 立必勝之罰 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 推則往召則來 如墜重於高 如瀆水於地(以譬招來之易也) 故法不煩而吏不勞 民無犯禁 故有百姓無怨於上 上亦法臣 法(言亦為臣立法) 斷名決無誹譽(依名而斷決則無誹譽) 故君法則主位安 臣法則貨賂止 而民無姦 嗚呼美哉 名斷言澤(依名而斷 言順而澤) 飾[illegible]克親貴以為名(虛名求實之歸 克勝也 謂不求觀貴以自克勝持此為名) 恬爵祿以為高(作弃爵祿以自高 安恬以此為高) 好名則無實(美名外揚 內實必喪) 為高則不[illegible] 故記曰無實則[illegible]以[illegible]御(小不行不餘御也 君[illegible]) 則馬焉制(制馬必以策 制臣必以祿) 侵臣事小[illegible]

行許之設。詔好佞反而行私請（謂佞邪託為假詐也）。擧秘遺行，則法度侵（法度不侵以成其私）。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鍛鼓，衆飾婦女以惛上，故上惛則隱不計而司聲直祿（上既惛暗，雖有危亡之隱不能計度而加之。其司聲之官直得祿而已，不憂其職務）。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諂貴法賤則危亡日至，故其君微弱而孤獨）。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深文入罪厚其罰以致其愚臣之行），重賦斂多兌道以為上（兌，悅也，謂悅上也），多賦斂以道於君。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厚罰多斂，人必憎之），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忠於主，乃比之讒賊）。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痛其言以驚於君者，欲為之開），開罪黨以為讎（開引罪黨，上令有罪之人皆以為讎）。除讎則罪不辜（既除讎，但以其罪未必皆有罪之人也），罪不辜則與讎居（既殺不辜，所與居者則莫非讎人，皆懷以讎也）。故善言可惡（謂）讎與居，則善士屏而誅日至而逆耳無聞。姦臣欲奸君權，先以讒附耳奸君之心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使信已也。君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也）。亂臣而亂臣政與而苦主配，一明諭以圍羅，一偽忠以賈權，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已……），名其下未必當賞，則明居為非（……）欲為之請以求衆心也。



（衆非者為其動也，行為非者為姦……）與以非買名，以是傷上（以其所為買名者用非道者為之，以傷於上……）。以求買名許主以沽直也，以是傷上，而善而歸過也，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言為……以於君……）。

# 禁藏第五十三



評）法家、墨家、陰陽家、地力家、權家，雜眷為議，退事為取，退取為識，亦多有精言，然駁而不雅，要而不詭。其言法儉，居商申之間；時紀則幻官之餘；本業則地買之略，以計然之業稍近管之本術；五諸功則蠡種倘其之成算也。此意森秋未之文，那時文府古時樸，時行不似一人之筆。



禁藏於胸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言情欲已深藏於胸脅，則然後禍避於萬里之外。凡此皆以己知人，故能以此制彼也）。多此係後世諸胃防于此。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濫謂浴於水，冰所以求寒也）；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冬之水，夏之火，不適於身體……）。

美官室非喜小也不聽鍾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美官室聽鍾鼓則傷事而妨教）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內則本務外則末業君慎之則臣効）民亦務本而去末（官慎之則民効也）居民於其所樂（居其所樂則安土而不遷）事之於其所利（事其所利則不勸而自為）賞之於其所善（賞其所善則皆悅而立功）罰之於其所惡（罰其所惡則忌慎而無從）信之於其所餘財（君人者莫不有餘則期賞而必故曰信）則功之於其所無誅（必勝殘息）（誅然後可以為成功）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罪必誅故能息所謂以刑止刑以殺止殺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不必誅故誅不息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刑嚴無赦人不敢犯故曰以有刑至無刑若此者其法簡易而民完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誅）（寬人則輕而犯之故曰無刑至有刑若此者其刑繁而姦人多）夫先易者後難（無刑至有刑故曰先易而後難）先難而後易（有刑至無刑故曰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皆同之於明法）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為人致利除害也（賞不遷非喜與誅不赦非樂殺然必其誅賞則為人致利除害故也）通管氏不用嚴誅必赦審於法耳此申韓之家說也用法者與循法者異管假于用商韓則循而殉於以養老長



弱完活萬民莫明焉（言養老活人無以於必誅賞）夫不法法則治（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法者天下之儀也（儀謂表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刑罰一差人無所措手足故曰縣命）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故謂恩舊）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危謂毀敗）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所謂君無欲焉雖賞之不竊）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不為親戚易法）（故法嚴）吏之舉令敬於師長（不為師長危令故令敬也）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不為重寶犯禁故數重夫寶有靈故曰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無犯之人則無所用其刑法）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為用者少（施功謂施恩於有功者施恩不均則有功者怠故雖有高位人不為用）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赦罪不一則毒流不享雖有厚德人誰德之）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方冬植禾雖勤似后稷不能成其嘉苗）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歡行法不道眾民不能順（有道之人必循於道）舉錯不當眾民不能成（衆尚不成況無衆乎）不攻不備（夫設備者當防攻也）當今為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庫藏自實也）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

玩好以奉本（本謂農桑）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於黨多交親也）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營物而分故勞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之物）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以所欲行之）而安危異焉（適理而欲則安背理而欲則危）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寡不肖者欲多也）事



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多成不肖者意多敗也）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賢者嫌進不肖者唯退也）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遊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道識其處各有記也）不作無補之功（語曰有功於身無補）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穀謂善也）（聰明不虧）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無乃善之至）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有乃禍之至）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致禍故恐）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度己有不及之事常效之也）故曰譽不虛出（必出於行善）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為惡）福不擇家（雖賤家行善福亦來矣）禍不索人（雖貴人行惡禍亦至矣）此之謂也（凡此欲令修己以致福無恃貴以招禍）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瞻皆能審察其是非如此則無事不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也事明則理及是則亂也）故善者圉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害則圉有利則牽）能利害者



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己則避害而取利取利則財多避害故過寡矣）〔評〕此段言尊利約而博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得利故速行而不倦也）〔評〕引弓而太史公發之遂成貨殖傳一段長議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謂海潮起則水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勢利在身則人美而安之）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

權而只自富凡此皆務利之所致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勸利致人若鳥之覆卵雖無形聲俄見其成也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illegible]言時政日星為紀故事可列四時[illegible]其說本小正然使而不慢得人之心而為[illegible]之也所以法令為維綱維綱所以張也吏為網罟網罟所以苞之什伍以為行列行列所以開具之也賞誅為文武賞則文誅則武繕農具當器械農具既繕則器械可修也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怠若攻戰之不退也推引銚耨以當劍戟用銚耨者必推引若劍戟之𢧐刺被蓑以當鎧鑐蓑衣被著雨之所以禦雨露若武備之有鎧鑐著鎧鑐若甲胄身若有相矣故曰鑐菹笠以當盾櫓取澤草以為笠若武備之有盾櫓也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耕具則戰器備用也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習農則當功戰當春三月萩室熯造熯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積木暴以新造之室以禳祓之也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榆柳之火又當復杼井以易其水凡此皆去冬時所長之毒通春陽氣逐陰氣而出陰主滋潤侵人生毒故萩之熯之易之以去茲毒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為牲以蘗為酒相召久禱報祈當享而未塞之相召謂此時召親賓因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



材謂孳剝之也毋伐木毋夭英英謂草木之初生也毋拊竽竽笋之初生也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百物之長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弱謂貧人也勸勉之發五正五正謂五官之正也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解仇讎令若和者反去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謂及時立農功施力為生穀凡此皆春令通四時煩約參差其文法也春為歲首乃其事詳夏賞五德五德謂五常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賞有功而復除之賢此皆夏令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凡此皆秋令冬收五藏五穀之藏最萬物最聚所以內作民也凡此皆冬令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四時事皆備故於人有百倍之功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生者仁也長者忠也收當急也藏當閉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忠循稱也事稱人理則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藝而順上命故令行也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強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必不失財然後富也民不虛治必不失法然後治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必昌國理亡必國亂反是者古今所未有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怯於公

故略此段承上言料民吏多私智者其法亂私智則營已而背公故多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則利歸於家故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博厚則感深故死之也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謂什長伍長伍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斂者為之也人無非其里謂無客寄里無非其家言不雜居他人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不容他寄也不求而約不召而來亡徙無所容匿不求召而自來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人說不亡何所備而追之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謂繫於主

管子榷 卷十七 十六

略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人之從法若埴金之從陶冶也略此段又承言計田此內政之餘術主于務農足食占田視後世横征濫斂猶為本法去三代不遠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火水之就燥下猶人之就利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果蓏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略亦是貨殖桑木但而實文樸而實富

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十石之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每年人有三十石故歲皆餘也夫歛鈞消所以多寡也斂鈞謂斂比其均平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謂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則貧富不依訾限者可知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多田少則人少田備然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失而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見其政有失而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以成功可略管氏之政莫

管子榷 卷十七 十七 [illegible]

武臣王存亡救敗未嘗傾人之一國于五謀功何有謀功之說始皇用叔六國漢高帝用滅項羽其周末秦先兼士之略乎出於孫武用闔孫用之兵勝一敵秦用之國并天下如管封三亡國紀一邦太子鄰可并敵可壁而義不為也扶者非全謀功也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之所愛者各權則其威分也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二則力不齊故內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臣不為君用力故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視敵所憎者多以賂令以國情告已故深得其情

身内情外其國可知（所謂内情者身在國内情外其國可知也）三曰
聽其淫樂以廣其心（使之聽淫樂心廣於嗜欲）遺以竽瑟美人
以塞其内（既於竽瑟美女則心惑亂故其内閑塞也）遺以諂臣文馬以
蔽其外（耳惑於諂臣目惑於文馬則耳目喪矣故其外蔽也）外内蔽塞可以
成敗（内外蔽塞則理擁而見惑故莫不敗）四曰必深親之如典（通）典
疑與字慄之同生（典常也若常與之同生也）陰内辯士使圖其
計（私使辯士令與謀國潤計）内勇士使高其氣（彼得勇士則恃而氣高也）内
人他國使倍其約絶其使拂其意（更納人於他國令背絶使於滙國）
之違也相是必士鬬兩國相敵必承其弊（其亦士既必相鬬疑）



（兩國乃有一衆小傷大獲之因以承其功也）其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
得失也謹其忠臣（欲知其用之不臣）揆其所使（欲知其賢不肖）令
内不信使有離意（内使其既不信相疑則臣之意絶）離氣不能令
必内自賊（君臣意離則不相殘賊既不可使令）忠臣已死故敵
可奪（久之云亡邦國疢故其敵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管子權第十七卷終

管子權卷第十八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権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入國第五十四（謂始有國入而行化）

襍篇五

（通）九惠王政之大也王者贊化以左右民必先
於此人不足補之以王即補之以天王代天者



也天所不至唯王能至之天為民立王也非民
之為天必黜王不祀故勿謂法家法不依王不
道伯不臣王不行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旬即匝也謂四面五方行而施九惠之數）一
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
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絶所謂老
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謂置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一子
無征（不預國之征役）三月有饋肉（謂官饋之肉）八十已上二子
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

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者何所欲，求訪其所以嗜欲而供也）。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勝堪也，謂不堪自養，故為累），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葆令之教母），受二人之食（官給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幼者漸長能自管事，然後止其養）。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既無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



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膌胜（膌瘦也，胜忙也），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遞蒙也，謂兩手相拱著而不中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所養之與療疾）。又官（通）疾官為句，唐有病坊，主坊即疾官也。而衣食之（謂官給之衣食），殊身而後止（殊猶離也，疾離身而後止其養）。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事謂供國之職役也）。此之謂

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訾疾也，厲病也），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illegible]



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illegible]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主問　主因　主周　主參　督名）　襍篇六

（評）九守與經言近，文要而古

安徐而靜（人君居位，當安徐而又靜默），柔節先定（以和柔為節，先能定已，然後可定人）。虛心平易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臣之諫說，須亦待也）。

右主位（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

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輻湊並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望風則有所距有所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既未審察輒有距而許之故或失守或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不審察者常為彼所知故戒之當知高山深淵不可極而測之極也。既知山淵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既暢天地通於神明故有姦偽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遠深遠必問於賢者而後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迷惑之宜故須問之熒惑其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㊀通 煬竈附耳都為熒惑出[illegible]近

侍叅遠問之要之凡所行疑皆惑凡所嚴[illegible]

惑也叅伍三才周行六虛非問不可故疑思問下之長目飛耳樹明共通也

右主問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九竅自治㊀通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道妙之言君不為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故五官自治之為善者君予之賞為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自來而因得賞何勞之有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賞物皆屬己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則泄其機事故下交爭而亂也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若當如是外內不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不泄故無怨關閈不開善否無原既不開其關閈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自然變更

右主叅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 桓公問第五十六　　襍篇七

(滴)古之帝王聖賢皇皇唯不及則檢身于有過哉過而如日月知者早也故曰有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顔氏之子幾何人哉已所不知人將



知之故莫若延訪而喜聞子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夫且治之幾微而可弭之通道乎士有百行君有萬幾幾之為萬微矣神矣故世之旨也達其口而延之亡也防其口而塞之明臺衢室告旌諫鼓謗衢靈臺又不足也而附詩於廷聽謠於巷周爰於皇華采方於輶軒奏尙於房廟如一隅之向一言之塞通其幾于萬唯曰不足而後尊其君者導之曰翹過回沽名回調利乎果使其名利以餌也而吾受為戒之益非孟嘗所貴諫象狀若哉凡士之無欲而官則寡矣凡名之官人求中其欲則衆矣主惡聞而曰無聞其欲則莫若空班署而獨立儀乎哉不使以諫欲而以塞嶽欲天下之士之趍於欲不可言矣善哉嘖室之議齊所以伯諸侯也鄉校之毀鄭所以存微國也齊大而君臣共主之鄭微矣而一鄉為政不亡為幸仲與僑皆明肅於帝王聖賢之皇皇哉故仲尼兩曰人也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



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人有所惡已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訊問也謂問也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白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謂議論者言語謹嘖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

是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之可謂正士）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為嘖室之議）著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為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襍篇八

評 度地出于王制司空之職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此都邑之大制也而爲中歸重于水害官土者惟水害尤[illegible]亦惟水也



為治水地平天成平土可居信為度地之要害哉周之澤衡漢之行河以此為官守重之矣演水議具在篇中不贅要其文質實簡要有經理有治法有區畫有時節是地利國惡一種要言碩論非區區浮議漫詞者比可補冬官本為水

經

（讀○此篇[illegible]法周官[illegible]管子不能作）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深厚周原後壯者謂之不傾）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緣水澤然後建）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謂於都內更為落水之渠以注於大川）

評 形家之法也周公用之卜洛管氏用之建國地理都邑第一宅葬第二相地未有外山水者平原以高下脈絡視取之兵志右山陵左水澤地道尚右山水西來故天下都城大約皆如兵勢兵以此為生度地居民生之而吳韓厥曰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民愁墊隘所以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乃以其天材地之



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材謂五穀之屬因天時而植者也）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聽乃別制斷之（乃分別其地制而斷之）州者謂之術（地數充為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illegible]餘）故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州十為都都十為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霸周者諸侯之國也）以奉天子（霸國率諸侯以奉天子也）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處之地自然不傾故曰因之）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土閬（閬隍）謂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

曰金城。樹以荊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為固也。穡謂相連著也 荊棘刺條相鉤連也 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謹置國都 繼脩城郭。此人君所保全而守 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為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宰謂執君之政者也 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厲疾病也 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



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為衆水之經 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謂從他水分流若江別為沱 言為之枝 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勢引以疏流 因而扼之可也。扼塞也。而塞之亦可也 恐其泛溢 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居人故危殆也 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

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瀏石。謂能漂浮於石 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瓴謂瓴甋也。言欲令水上高。必大為瓴甋。私空其中。決前後相受。以尺為分。每須而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之於三里間之。每里滿此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

(通)迂瓴地勢以高走下之喻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水善下而不爭走上則爭矣凡田之為溝洫以通水也唯其治田之利曰坊回廩為時封灌行留而用之然而祭者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安有置瓴



瓴而走上之則斂與圭之稱輕乎為除害而速迂之乎迂道勢行致以引高漸下也 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行曲也謂下曲水道走張其勢而以行水 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謂水至曲必留而邪退其處 謂滿水則後水推前水不得去 地下則平行。地高即控。控謂頓挫而稍止也 杜曲則擣毀。杜猶漸也擣觸也言水行至曲則衝擊而擣毀有所傷也 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謂排也謂前後相排也 倚則環。環則中。謂流生前後相排則圍繞之中空若環所謂中也 中則涵。涵謂流無所通則相涵激也 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塞亦控也 控則水安行。水安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

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通】輕法（不孝天災歲荒盜賊多父子不相頋也）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所謂與天地合其德）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説以水為始請為置水官令習水者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財謂其材禀）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為都匠水工（為水工之都匠）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卒謂所當治水者財其粮用也）令曰常以秋歲



末之時閱其民（謂民皆在）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業人比地什十口五口之政賞受比若干）別男女大小其不為用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在役者則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著其名於疾者之數有以賦恤之也）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因力役之除并行之）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之預壯者預定之以為甲士而被兵之數既而上其名籍於國都也）（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命甲士下之於水官水官既得甲士選以備兵數也）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

（謂水官與三老五長等行視其里因共家之父母與之閱其備水之器）以冬無事之時籠臿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財六具下準此）土車什一雨輂什二（車輂所以禦雨故四兩輂）食器兩具（每人兩具）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謂人既有貯器當納藏於里中蕪得給出喪之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其器既補弊而久有苦惡者除去之）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謂將領之無得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已（已畢也農事既畢然後益薪）其作土也以事未起



（謂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讀】齊海國也受九河之下流河之患水之利害獨後世乎其當時水傷之諸侯國自為救一并郡縣而患乃專於之天子平葵丘命毋曲防白圭治隣為壑時所汲汲可知矣水之道大則行之小則防之行用既防用隄隄固所以行之也管子度地中詳列水官之事後世都水行河之法具矣云何設吏云何閱民云何備器

斷云何事特云何作隄云何樹守云何案行云何
衣据云何取土中外濁水入不敗濁水黃河也治
之詳如此漢之都于金隄豈其創法哉蓋考于此
矣上水用導中水用隄下水用濬歲濬其淤增其
隄水可平行無決安導焉背其法而動主開鑿鑿
而河莞廢者今幾矣空水衡之錢而勤四河之作
何為哉故漢前非無水患衆國交治之漢後天子
獨治之衆治其備豫其脩早獨治其守弛其脩遲
弛而遲故害大而不可救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



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
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
木荑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
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
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
者必為之囊大者為之隄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
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荊棘以固其地雜之以
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
往往而為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

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薅殺草薉使令不欲擾命曰
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
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
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
日把百日餔（註）一日把百日餔可作田家諺民毋
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
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
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
郄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廥倉



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
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
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
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
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
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
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
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
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

人之家起火為温其田及宮中皆盎井毋令毒下
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
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注天菑害之下也
君子謹避之故不入九死也故曰先天弗違後天
而奉令有養生為道之人貿貿伥伥而不知何有
愚庸哉故聖人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左右民者左
右天地者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
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
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為



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
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
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
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為之
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
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
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
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

水可據者據之終歲以毋敗為固此謂備之常時
禍何從來注行河使者當書此座右何必玄夷白
馬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
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
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為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
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為寡人教側臣

管子權第十八卷終

管子榷卷第十九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言昭第六十亡　脩身第六十一亡

問霸第六十二亡　牧民解第六十三亡

地員第五十八（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褋篇九

(通)不攬天官不知天之變也不讀地員山經不知地之變也不知其變不知其大山經簡而穆志怯於夷上古之文也地員博而奇衍爽為怯中古之文也雖然其非管氏書耶管子東表之人也仕不歷數國位不徧九服車不通于五方四瀆譯不至於九重八荒以手實七尺而二十施五山十二莫九州三土九十物臚列而標命之晰如也淂乎通天地人曰儒三代之上春秋之間必有廣輿辨土定方之家自有一種物宜地利之齋以教民樹藝而安居其餘耶泰不火



有樹種之書後世最淺近有田家五行史小匠並行而圖經本草穀木花果譜各亦有別傳則古之地職來久矣神禹聖童八年四載以奠九州其志于貢者經于山海者外傳于其經傳所不盡或又從而收志之則地員又山經之支晱也乎哉非此一神一聖隨刋濬封涉歷腁胝從其施尺以載所見分所負後世更誰有足迹徧天下者又安條其土泉草物縷縷而眉列之則夢與其傳說窕言與先王之制司空執度度地



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其大略尒未有如此詳者周禮冬官缺此地員諸篇凡言水土可為外補

(評)禹貢賦方質而古貨殖地理文而奇皆九州之內匹志也其外則山海地員山洲以外荒神怪此以與內褋物文章妙品古言地止此其後則水經註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瀆田悉徙（瀆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曰悉徙謂其地[illegible]易也）五種無不宜

趙○按蚖恐作杬出滇黔[illegible]

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〇墳田以下屬五施赤壚以下屬四施黃唐以下屬三施斥埴以下屬再施黑埴以下屬一施五土唯五施最為土厚水深吉土之氣王宜立國都建君而手其實謂土之所入也其木宜蚖苍與杜松（蚖苍二木名也）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五七三十五而至於泉也）故呼音中角（此謂地號呼之聲其音中角）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彊肥（歷疎也彊堅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



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唯宜黍秫也（唐虛脆也）宜縣澤（常宜縣泄而澤）行廧落（音牆土既虛脆不堪版築故為行廧及籬落也）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廧（其過潤則數頹毀故不可立邑置廧也）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櫄𣗥桑（櫄木名櫄柔又曰柔桑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臭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杞木名也）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

趙曰按呼音呼以聽土地之音非謂五音矣

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萍蓨（萍蓨草名）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九也又九九之為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鐘之宮而為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



為徵（黃鐘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為百有八是為徵之數）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〇下自六施至二十而首自五施反至一施土之善唯五浮氣不及已淺過已深然五土合五音民之常居也故同命土無別名墳延以下則有名矣以土合音以音候土以人音合樂音故五施之後先敘叶五聽

歸本五音然後順次十五變則略矣攬者以陸離
錯襍曰文奇不知奇故無奇理合尒尒墳延者六
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下皆此類)陜之芳七
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陜八施七八五十
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
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
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
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
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



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
所居庚泥(通)庚金剛庚泥泥剛也不可得泉(其庚庚讀)
(既青龍居又沙泥故不可得泉也)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
尺而至於泉其下淸商不可得泉(青商神之名)陛山白
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
得泉(言有石駢故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
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
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窴)自墳自
陵至山十四加不得泉已四矣又一加十四大而

高陵上山反不言無泉何也地經曰山之言者地
泉鍾於下靈光發於頂故高山之首多生雲風降
雨澤蓋地為坤山為艮一剛一柔一高一下其培
塿陵丘迤邐帶者在坤艮之間非氣所鍾也山上
出泉地經曰天池往往鍾靈為吉土今名山至高
多有之其旁其側則其脉氣所落而結也故天眼
龍瀑布玉乳玉潭龍湫虎跑蛟飛杖錫或
天生或人力或神通其泉多名飲之益人冬夏常
注大旱不竭上頂氣仰而升故得泉淺側氣在中



側氣在下五泉者山經三穴之法也凡土與山得
水為上相者眼就乾濕視此為進退地之氣在焉
曰地理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
其乃樠(樠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
復呂其草魚腸與蕕其木乃柳鑿之二尺而至於
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
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旁也)其草兢與薔(音嗇草名)
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
草萮與蔞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

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其莖亘其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攀（葉亦草名，惟生葉無莖，在攀之下。攀即鬱也，莊周所謂鬱西也），攀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肕，剛而不觳（觳，薄），不濘車輪（濘，泥），不汙手足。其種大重

管子權　卷十九　十七

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墳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蘪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氣），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垎（垎謂堅垎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悉橐土，蟲易全處（剽，堅也。悉，密也。橐土謂其土多穴若橐，多穴故蟲易之易全）。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濕而不乾白，此乃葆澤之地也）。其種大苗細苗，䅌（音形）莖黑秀箭長（䅌即赤也，謂若竹箭之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羣木桐柞，枎櫄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

管子權　卷十九　十八

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蔴。欲有與各大者不類（欲有莛與則以蔴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揄而藏之，紛紛如絲（言細麻既治，揄而藏，故若絲絲）。五臭疇生（疇謂隴也，謂為隴而種也），蓮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酲（痟，首疾也。酲，病酒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鹵），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塥不灰（塥謂堅不相著），青忿以菭（音苔。謂色青而細密以相及也）。其種大葦無，細葦無䅌

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隫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求黽亦竹類也）楢檀。其山之淺，有蘢與斥（蘢斥并古草名）。群木安逐，條長數大（安和易，逐競長，數謂速長）。其桑其松，其杞其茸（茸木名）。種木胥容，榆桃柳楝（楝音煉）。群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梟（梟猶顛也），多[illegible]。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蝱，[illegible]昌，山藜葦芒，群藥安聚，以圉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群木安逐，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生為）。既有麋麢，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



少食（言其性直，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土黑菭（菭地衣也），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芬然起貌）。其種櫑葛，赨莖黃秀恚目（恚目謂志斂目）。其葉若苑（苑謂蕴結），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粟五沃）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之二，如其二分餘，放此）。是謂隱土。隱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為堆，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赨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忍耐）。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骨碎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忍隱（忍隱草名），忍葉如藿葉以長。狐茸（狐茸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忞。五忞之狀，廩焉如壏（壏猶彊也）（通下有濂以肥與壏與）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赨莖黃秀，慈忍水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忞土之次曰五纑（纑音盧）。五纑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草名），莖葉如扶櫄（扶櫄亦草名）。其粟大



（言其粟粒大）。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狀，芬焉若濂以肥（濂謂其地黃而[illegible]）。其種[illegible]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illegible]。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脈（謂其地色青黑，然若脈然也）。其種大秬細秬（秬黑黍），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厲厲踊起也）。其種大葍細葍（葍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狀，累然

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
樛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
四凡中土三十物種二十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
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
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弙五弙之狀
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
之五弙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
疏離坼以臞埆其種鴈膳（草名）黑實朱跗黃實（跗花足也）
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



觳五觳之狀婁婁然（婁婁疏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
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觳土
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骼（雖堅不同骨之骼也）其種
陵稻（謂）黑鵝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
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
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
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
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標篇十

評 弟子職是古左塾師學規以養蒙求者故韻
協相叶便于童兒課讀不知何代何師所著其
辭文近二禮中祝銘之體意成周設鄉學須定
教儀管子書中存之以教五鄉之士之子耳少
標述禮節而此專屬書堂教條于斯示
人對進退此足略具格式矣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自所容也）所受
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



恃力（謂恃力而驕矜）志毋虛邪（虛謂虛偽）行必正直游居
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夙興夜寐
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至善也古大小學一於極唯虛極）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漱潔手盥漱）執
事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
（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汎拚正席（汎謂汎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
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怍謂變其容貌）受業之
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

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開必令宋然燭者必處下以技之）捧枕以為緒（緒然燭燼也所以時緒也）枕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枕燭者有墮即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俶始也謂其衽席則當問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則請有常則否其先生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後始是紀。

言昭第六十亡　襍篇十一

修身第六十一亡　襍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亡　襍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亡　管子解一

管子權第十九終

# 管子權卷二十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與宙合不同宙合言精自經自傳一綱一所自申其說也諸解長條大葉體不相合義又粗疏明是周秦漢之間法家為管子者演



其說而解之拘俗淺漫無所發明亦無証解時或悟不如韓之解老遠矣體勢頗與諸偽篇當時學者宗而解之又以已意附之或未必墓祔秦火之後人見形索影晉為一帙遂至亂本耶七法等文理甚㓕又下註腳其人之猥无識可概矣但解義自三代以來皆為創體與淺世就文通詁註疏不同則天地間傳注一家古式宗門耶後來唯郭象註莊作文立論自相自發雖本宗時繆自成一說其㣲出

于此他皆經生家門戶耳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
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
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
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
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
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忮則民人



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
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
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
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
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
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
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
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

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
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
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
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
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
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
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
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
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疏和故用常者治失



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生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
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
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
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
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
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
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

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
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
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
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
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
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
廢蛟龍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得民而後成其
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
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
去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
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
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
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
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

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
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
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
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
貴有以行令也
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
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
以安群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上用



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
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
賤有以亡卑
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
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惰
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
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
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
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
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
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
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
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
言而廟堂既脩
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
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



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
之
莅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
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
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
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為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
於百姓憯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
怨天下叛之而願為文王臣者紂自取之

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
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
蓬之問不在所賓
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
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
衡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
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



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
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
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
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為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
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
犯也主之所以為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
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
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為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

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



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爲車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勇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器也主之所以為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為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偽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

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以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為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為主而賊為父母而暴為臣下而不忠為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

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

原隰奚有於高

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為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讆訾讆之人得

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毀譽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為天下計者謂之譭臣。譭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譭臣者可與遠舉。

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為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illegible]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illegible]人去而[illegible]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一而為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眾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眾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眾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illegible]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為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禮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illegible]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illegible]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眾。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

饕（疾移切 饕食說）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

[illegible]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甞食則不肥故曰[illegible]
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illegible]
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illegible]莫不
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illegible]無
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
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
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

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蝚
蝯（上如由切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蝚蝯之所長而
人之所短也以蝚蝯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
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蝚蝯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
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
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己而不聽正
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

[illegible]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illegible]
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illegible]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
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
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
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
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為方圜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

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
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
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
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
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汚辱生矣故曰
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

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
子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
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
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
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
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
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
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
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之所
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
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
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
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
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
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
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
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
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
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為一鄉



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
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
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
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
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
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

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
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
者必待萬民之為用也而後能為之故曰安危者
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强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
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
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



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
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
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
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
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為無道至於滅
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
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
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
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
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
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
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
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



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
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
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
母揉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
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
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
能戰勝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

術也。桀紂貴為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僇者，不知為之之術也。故能為之，則小可為大，賤可為貴；不能為之，則雖為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壙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為



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為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益於人也，以此為友則不親，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

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禮義故鄰國親之與國



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此人[illegible]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illegible]

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管子権第二十卷終



# 管子権卷第二十一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権



##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評　鄙人下士之拾餘也無足觀可芟　此等亦



何須下解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强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

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
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
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敺
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
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
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從欲
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
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
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
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
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
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為
下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
敺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
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
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
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
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
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
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
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
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



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敺
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
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
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
毀於官羣臣務佼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
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毋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
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

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
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
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
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
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
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

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
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
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訴事
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
微賤者無所告訴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
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
私近親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
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
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

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
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
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
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
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
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
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
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

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禍
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
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
外之有徒禍乃始牙眾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
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
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
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
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弃之人輕弃之

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阤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

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



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柰何明君不為六者變更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斧鉞不為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為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

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開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隳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為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評解尾忽附問答一條未删之草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為非是故

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刼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為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為用百姓弗為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



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鬲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

門而使美惡之情不揚禍福之事不[illegible]
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
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
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
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
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
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



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
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
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
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
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
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
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
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illegible]

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
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
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
誅罪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
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
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
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
上而易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為也故



明法曰不為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
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
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
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
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
則禍不起羣臣並進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
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

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



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

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不為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眾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眾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污



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而以毀為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為匿是故忘主死佼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眾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

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



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為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illegible]於管國之[illegible][illegible]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

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



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為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

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
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佼而不以
官為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
祿養佼不以官為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
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
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
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
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



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
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
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
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
軍士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
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
所以為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
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為功也

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
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
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
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
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
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
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
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
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
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
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
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
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
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
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

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
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
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
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
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
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
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
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
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
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
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
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
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
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

十五日之內

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
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
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
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
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
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
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
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 演 內戰之說聖
賢使時不違之大仁二十五日之內西風小正之



志先王急農力本不過也然而共歸在於筴乘馬
則省耕發廩以王者一急農而兼之撫農于傅于
術矣術病道利餘義先王去術禁利豈不知權筴
之於國兩收我上封不如下儲防漸不如服始大
受不得小亂誠知其利遺之也不遺利不為仁不
遺利術無遺人詩曰伊寡婦之利桓公曰善哉筴
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豊
五穀興豊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
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者

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illegible]
公曰為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illegible]
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
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
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
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
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
穀準幣國穀之櫎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
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圈)馬之乘在御以筴為進退緩急九筴取義于
此君之御民猶馬也操其利權以衆緩急高下
而廢居猶筴乘馬也虞國擧筴之綱筴之詳在
下然亦數盡之矣總以穀為主用所入廩出居
賤化貴而以資耕資器設民為權而自行其筴
貨略做國服而更甚之大要即後四民並皆出
收券責之業重臣世家以濟民者兼之子息而
此搽之君以便民不假毋子之籌而坐贏貿遷
之利名似市義以利下而實託義以肥上也故

後世論之以常平平之於輕重常之於筴乘公
私義利伯王之辨也主夫奪筦大夫家之貸筴
而出于國曰臣乘馬三言盡之矣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
馬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
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
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



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
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馬國用二不
足則加二馬國用三不足則加三馬國用四不足
則加四馬國用五不足則加五馬國用六不足則
加六馬國用七不足則加七馬國用八不足則加
八馬國用九不足則加九馬國用十不足則加十
馬(圈)王制三十年之通制國歲歲三分之說也此
積貯之始守始守之此以始守而以時行筴其上
下之分准為開闔之數上一行一上十行十以其

守補其流民得其貲國入其贏所謂加一以至加
十也行始之餘加于今之不足故曰開闔在上無
求於民凡所謂不足皆凶年也脉於加之義則且
為猎克槓征實其口矣人君之守高下歲臧三分
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民失本則
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故修宮室
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前無狗後無彘
無畜業之貧家非游民則寠子也歲殺不能自食
則以庸而官餼之周禮荒政弛力而此主役庸弛

者弛有業之息俾自力于糊口庸者庸乏生之窮
得力食于官工後世救荒往往集衆興役活飢民
一戢亡命二國聚盜三安人心四又成國作五上
加不足以流敎而平糶此庸不給以分敎而平食
所謂平國筴也令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
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
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
無糧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
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

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
重則見射此闗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
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
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
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
而功地田筴相圓㊟一耕功齊而五四三二分則
年之豊凶與地之高下年在時地在壤合而通曰
相圓獨貴獨賤時筴也上史間壤下壤壤筴也滿
補開闔則筴乘持流之數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

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上不以筴
持流而使澤下流失其准守也桓公曰乘馬之數
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
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
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
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史之壤守之
若干間壤守之若干㊟間壤間歲一種即爰田之
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
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

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問乘馬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三

管子權第二十一卷終



# 管子權卷第二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適齊諸侯如漢徹侯一等侯也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緝

績微絨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
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泰奢之數不
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
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
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
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脃致衝夫不定內不
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
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藏十一而守五歸素滿 子鄉言畫



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
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
士勝敺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
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
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評一本鹽鐵官帝[illegible]文[illegible]恒奇三代有之
至漢武以下[illegible]

演海王開萬世鹽鐵之孔不可塞矣抑末以寬
本末為非笑但乎準坐市不可耳山海在天池
之間與壤之內非君主民安浮主井田而授未
有不主于君也況其山川曠邈乎自古山林川
澤皆官守之時以弛民今乃一切恣漁采不問
今天下為家古一統一同也故古之利孔多利
禁煩利出尒雜王都侯國九州之數可計也然
則封建廢而天下曠蕩民力優饒秦法豈盡非
乎雖然以言曠蕩優饒無如我明矣覆載天地



日用飲食而不知吁誰之澤乎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
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
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
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演一藉都為隱情而發反
而用之奪民之隱為君隱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
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
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
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

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絫為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升加半合為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



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主筴以計所稅之鹽也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通筴市賈之計帳也 禺筴以一禺筴而倒其全也商今之鹽商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口一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之其稅數以千萬八如九百萬人之數則一所稅之鹽一日百入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錢以計一月之籍數而籍其五千四百鍾每人之鹽）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錢三十九千萬人為錢三萬三千萬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當老男五十已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徐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錢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藏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為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令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銚大鋤羊昭反然後猶）行服連（連作器名人所挽以載者）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駕馬大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



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每鍼之重十分加一分為彊三十鍼而取之則一女之一鍼得三十分也）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每刀之重十分加六分以三十為彊）五刀一人之籍也（而刀之重以六十分為三十也則以一五刀之籍得）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之耜加七分以為彊則三耜鐵之籍）其餘輕重皆準此而行（每之十分加七分以為彊）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其其加其多重）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雠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彼國有鹽而糶於吾國為售耳）

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糶之釜以百錢也 ㉂十五取之百錢出之則息六倍以[illegible]官之稭何太重而口之食將不堪必無之事也釜十五官出之百謂來人者十加五自出者又于十五總之百加五我未與其本事也其用也本鹽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之以[illegible]推排[illegible]五錢度也此人用之數也[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海王不可無梔鹽鐵論雖然利之孔如決川一往赴海不復可塞矣[illegible]豪擅以此式征



牢權奇之正乎但為君者不可不存此而說欲管本大病國大詘繳柜天下騷然賈之名加于天子小奪之禍加于社稷大自古無不喪而興利無與利而不亡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撮其本實輕重斂散之權使乎常平便民之法悉其穀物予奪收藉之利乃出乎準商賈之行君而如此析秋毫御予受[illegible]卿大夫術籌登壟斷挟千大騶徵市何暇理國政哉管氏至此乎五家之內九合之外日不給矣其傳說耶夫見乎千奪幾千権民而掠矣又且曰新於[illegible]令俠去一至於去九物本安在民何為命夫乃大盜白晝刼于市哉管氏至此乎聖人含其鉏而罪其細曰三歸反坫也其為諱耶好事者偽也前誣良大夫後悞漢宋天子○弟皮相文巳見愚履後人行之如㷔之罔禮耳其誅耶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



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曰租籍所以彊求也而其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求也王霸反

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
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
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詘窮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
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利也羊向反
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
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
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
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
管子権 卷二十二 本
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
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
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
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
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
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賡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
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
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
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錣錣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

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
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
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之乏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illegible]備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
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
有所并藏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illegible]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illegible]財貨擅其利是收人常費不給以[illegible]然則人君非能散積
聚均羨羨餘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
管子権 卷二十二 九
本趣耕太趣讀為促農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
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権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從使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
糴釜十繦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
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
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
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
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

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櫎古莫及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春以奉耕



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之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時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

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書武是使人毀壞廬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人不敢牧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耕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謂稅人君作民閒一大國戶大



貴主名可看而事不給故後儒有疑周禮偽亦于國服案之歲凶穀貴糴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按古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若非也稅其人謂以操事輕重之術約取其利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嗇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所斂委積之也委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我飲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業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

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西而受敵謂之衢國（評）本議不了忽起案三国大發議方引入地脉有些龍兵法有些陣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



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壞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孫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

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氏（音虞）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評）看他源源結法漢以下不知下多少挽合關照更向下議知來多大家地足



令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評）篇最難解故為評跣而論之亦意逆之耳大指或可通小小参差自在不求甚解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
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
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
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
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
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通)以人軌則得
用之數以田則得穀之數而因合於幣之數乃終
歲可定也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
以功業直時而櫎古莫反之(通)今吳方言謂計大畧

管子榷 卷二十二 高 新音注

曰櫎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
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
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氾下漸澤之壤有水潦
魚鱉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
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
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此君失也桓公
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讎其軌皆下制其上
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
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

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
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謂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
之幣(通)環一年而周曰環乘乘法也載也田軌之
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通)周禮國服之法
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
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通)此有省補之意
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通)寄
幣即息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櫎若干請為子什
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櫎閒田(通)以餘補不足

管子榷 卷二十二 十五 郭二百五十二

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通)即上
滿其准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
也(通)與下重加十應此言幣下言救女貢織帛苟
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通)如國服息幣皆出而
留券償而還券以鄉櫎市准曰上無幣有穀(通)以
幣息穀又以穀息幣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
決穀反准賦軌幣(通)以周奉決散穀及環穀應而
反輸則以數准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
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通)即上令曰十日而具

之法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為人
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
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
幣為上（注）兩相出入上下江南棧積尸價庫賈之
廢居也又富人兩頭責一叢一田大要執法主此
兩應曰執曰環曰果也還轉之義百都百縣軌據
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
下幣重而萬物輕通此下又幣物輕進貿市廢箸
之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

管子權　卷二十二

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
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
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
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以與松泰夏民之
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所謂山澤之禁發泰秋民令之所止
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
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
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

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
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
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俵糴君已廩之矣泰春功布
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要焉則家大賈不得擅其利
日春縑衣夏單衣桿籠纍箕勝籯屑糗若干日之
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籯屑糗公
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
（注）公器公衣假民以功事甚璅然一歲官司之窮
弱免于貸責豪富無所牟擅民貲省而畯功時此

管子權　卷二十二　十七

重農之大政也王者務之何止伯國無藉于官而
大豪其重矣又無儲于富人而有賈居其贏矣
此與平準相似而利相反也今北方州縣近移荒
蕪田土召民歸業開種官為備牛械子粒給之亦
此法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
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
曰善吾欲立軌官為之柰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
足以立軌官桓公曰柰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上
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

岐山至於峥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
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
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
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毆之顛齒量其高
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毆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
以穀視市櫎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通)二家上
巨家小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評)具務
布幣假補不足農早作而多功則穀倍矣倍收之
又為設散之穀不滞積牛馬歸賦此政之中有權



民與國兩富兵與食交足也與利中此為便笑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
為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
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通)千乘戰車之具承上
庚牛馬言稼于曰牧于野故田外之貲壤主具馬
乘有野之馬乘以損田之兵車是去丘邑而籍于
野外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廪械器之高下在
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通)朝夕高下輕重一為
軌之本二為軌之勢三為軌之時時之輕重所以

權朝夕高下為櫎調者也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
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通)男耕女織
國之本利故田不有木以無賊穀宮無樹榮以無
害功榮樹則庇明女紅于室無見馬宮室器械非
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
為柴楂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棺椁之奉
(評)柴楂室奉棺椁與莊子祖棁高明麗禪傍同事
異詞各成其工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
椁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
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
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脩
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
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箋)山租已
察矣猶曰山之材同土之毛濫而室廬又甚濫而
葬安生送死王者當為民経之又苛之乎于仁孝
何乃後世之病坊漏澤加春秋遠矣制載徙家無
征詩詠行有死殣先王之恩于民如此

〔通〕山木三等之租以助國田九則之賦也故曰山國軌古山有虞澤有衡獺祭而後漁斧斤以時入千歲收其租凶年則列其禁一國之山川利歸侯名山大澤不封天下之山川利歸天子然則一魚一木章之上而下無與則後世之魚課山稅大寬政矣而木權之抽亦大寬政矣且權以征商非于民于津關非于山山林陂蕩聽于自業不亦薄取之極而浩蕩之仁哉井田之法無有也何也田井授而田外無餘歲三征而



甲乘在外軍與無時當時之民亦苦矣故常私謂周一國之供足當今一省之半夏稅秋糧歲徭一藝于土其數可稽也而民安生而樂業熙熙已二百五十年故我
祖廓清之功得位之正三代無及也憲典官常之肅賦民之寬三代無有也

##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埊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



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綪絻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通〕黔落蓋鮮意古謂民黔首是為民立村落也乃量定力之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準下陰相隸〔通〕下相求備準下陰相隸若隱著之賈居積于

下以陰娶民之急而隸役之此刑罰之所起而亂
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適)操權輕重以調天下均
輸上收居利下無陰隸此以不平平也無權而平
則不平矣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
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豊
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
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
百以阨守豊阨之准數一上十豊之筴數十去九
則吾九為餘於數(適)易益癈居之子息也以阨守



豊以阨之羸守豊之賤兩貿相徵而九常餘一上
十當四而阨穀一而上十藏分于幣十去九富豊
而能穀十而去九藏分于穀筴豊則三權皆在君
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
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
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
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
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適)賈一賈
十賈三十賈百是上一可為十十可為百也故曰
流筴流變易無常也故百畝從千畝如是則百乘
之國比千千比萬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
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為大國大
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筴其無係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
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
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
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



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適)准平其流史記名書取
此一國所流可通隣傾調之天下一家將誰調乎
動未形而守已成第國自為賈以政為決寅予准
乃使天下貴賤運輸而官市輓載之費不空天下
平又無地不驟轄無日不貿遷天下不可以一國
之治治也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數輕重
之筴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藏
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
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

親而輕過並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通)仁慈孝之表樹高置國脅勸馬仁務相愛而交往慈務厚業其子孫孝務竭事其父毋故物之用知而上乘權以守筴常決運其半以下通塞藏其半以上豫年決年塞年出入往來如日月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通)古王之治曰既富方教有財有用故教幣已盈則有道以用之因用而教之樹表置高以興孝慈民乃勸行黃金直食以濱農蠶民乃勤業一馬田一金衣以道官技民乃趨時趨時養之務也勤業養之數也勸行教之成也此以務財而足國獨上壅之哉與民而俱足與民而俱善古之善理財將以善民是用故國上下共之也足國上下善之也此謂執守數准乎流泉府之通故曰決塞塞不決泉不流泉不流壅而揔盈盈必大溢壅必大潰上溽尺也乎故後世之言興利富其君不富其國無國君誰守無教富僉為禍傷言于管氏而失其半者也雖然吾猶謂管氏人也如其仁不至此仁利天下者也有大公無小權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衮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



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簮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歐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

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夜此使民不
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知開之日
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策萬物興豊無失利遠占
得失以為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
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棅筆永反 與柄同(通)上五
官抆下六家易卜二家當為一官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棅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
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
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
管子權 卷二十三 廿六
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
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
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
心禁繆而已矣(評)國機三言奇體亦奇以疾徐究
上以度法禁繆引下此文家隱脉周以下無矣桓
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
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
無患咎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

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
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
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附)非往而戒來以刑
禁也刑禁者華而不華心故問心禁一刑一榮一
塞之一導之庶其四心我要以政也不知聖人言
德禮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唯施之矣策盡於此乎管子
曰未也將御神用寶讀御神用寶從御穀物正號
令國機徐疾之極策也下矣古先王置幣行與神
管子權 卷二十三 廿七
設寶莁雖不利民之妙權要主前民而通務以布
為天下公也守有陰陽其術隱假其用妝二波臣
東海之子而偽羅以籠富人之貲是盜也盜心上
盜行次則伯者而跖蹻之不若我禺氏玉汝漢金
赤野珠天下寶之用之上為託重而致御可月一
掘闕之介而檢數百里之地其誰信之其虛言與
侯有守家不藏文仲山藻以居為重卜也故曰大
人之器咸敬神之也未開無贅數百里桓公曰何
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穿掘

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隰求月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以檢猶比也比選之
用若其數可比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
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猶置之也
平盤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使色吏反提裝也
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爵也
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此言東海之子者
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
身而若也勞若以百金勞賜也之龜為無貲無貲之是至寶也而是
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一日而釁之以四



牛立寶曰無貲三龜為寶號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
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
月食音嗣下以意取通行五月丁氏粟足可共三
軍五月食也下文應明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
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質音致
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邑粟即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
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
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賦半更也數也
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

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通七年貢數也
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
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通中二猶什二
什二之取盡於貧民則壤有限而國危神其寶取
富家以此矣則貨行流而國安桓公曰何謂流管
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為天
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
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
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



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通蓄飾者以寶蓄而以飾
飾所謂與令進退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高其服
紫皆令之所貴也貴蓄而令飾上曰萬金下消倍
焉矣進退乘時貴則退之賤又進之貫附盜心而
愚民者也可醜哉此之謂乘時通下文重之相因
時之化與乘時之法也

##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

趙○僤音[illegible]亦音[illegible]作

籍歛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
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歛則
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
則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倳賤○梁聚
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
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寑蚤起○不待
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通 肥籍歛是積貨
于無用故商工不適而械器缺皮幣不來輕賦稅
則穀賤少而在官之倳士無祿山金立幣准穀而



授于下則穡之肥流而穀之貯塵塵則穀貴農勸
作而不使流則幣行士得祿而效死卒祿者幣准
穀而穀倍穀之息增半是幣之祿止得直半也農
夫夜寑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
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通 不得不使
農作勤也不得不用公幣行也幣行則貨適不籍
歛而之農勤則穀多不籍賦而富故使民無有不
得不使者矣○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

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
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為國乎○
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
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
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
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通 十藏三游上握
穀之重以御農藏穀祿幣上握幣之重以御士故
農與士皆不偷幸謀智勇之盡非外于官百能也
穀貴則農之外無食而官竭能以要君祿是我以



輕重勸其官能乃可官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
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
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
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
為廣○軌出之屬也○通 以其壤貢三筴權之輕重而
物與穀高下唯軌以出市朝同流即平准之法也
朝操毋而市流子○市償子而朝又操毋一輕重於
塞之間而利筴在上大夫貢入無所竊權而自肥

矣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通)問止此
令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運
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
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
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
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
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
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
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通)



諸侯之貢旅至王王衆皆客也以時運幣而出市穀
錢空而農飢則亡是天子四出穀而使諸侯受而
官聚之以居廢高下合民用而年利則天子不自
權而諸侯竊權也上之大夫以幣穀之羨自還利
以饒而不忠此之諸侯受其出以朋合而相與為
利內之熟穀之農窮而亡由天子不知權而下收
其失是以名散通而奪於下周之衰以此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
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

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
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評)景
公之齊既猶知曰有粟得而食諸與伯之君卿曰
守國守穀而已矣鉅橋何以為人散敖倉何以為
人守七國任地富國之士用計然白圭之筴而詫
于管者徒為青苗階厲曰其縣之壤廣若干其縣
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墝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
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泰秋國穀



去參之一去藏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
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以收藏之國
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於刑糴者亡行
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並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準耳
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櫎古晃反民皆
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
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
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
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重之相因若泰時穀貴與

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君用大夫之委
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
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通)君操国與
藏輕出輕而民穀歸所謂十歲于上三游于下也
故大夫之委不得用賈斂財國有餘蓄而家無擅
厚亦做國服而權行太甚耳觀田氏之私量公量
孟嘗之収責市義當時之大夫自還取羨多有之
且以盜國背君況于利筴乎彼諸侯之穀十使吾
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



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
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通)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
國之價重天下之賈望而流矣故同守重流此後
世救荒第一法昧者閉糴定價不旬而隣竟内之
粟幾何不如高價而通糴于上戊申救荒議曰四
方之賈不召而如流則四竟之穀不定而自平矣
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穀不散出吾彼重之相歸如水之
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
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

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向國常有十
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
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
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
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
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
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
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



時守鄉為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
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通)殘國
亡家藏於篋理財之至言也棧臺之錢鹿臺之布
一朝而令散豈不大發之王政哉顧議所以為何
王者瑜于仁霸國瑜于利穀輕上擴穀重下散積
分而得半幣擴易穀幣布減穀又積分而得半二
歲而倍三是計苑之計心所不及而悝計之口所
不屑道也王者三十年之通量之式三而餘一而
此以二歲收十年之積以節于國者奪于民民暫

以得蔍久以淂剥外以淂肚内以淂欲上[illegible]
而下何思終歲之稽有計一夫之作有計以有計
當剥歛之無窮䅂十年民其斃矣為此術者為夫
世家鉅賈之弆權廢居之厚曰同息耳下筭之不
如上筭之然而以時筴不若以時補䘏也是先王
之無心于利也上無心于利利歸民矣上有心于
利利㯉上矣夫棧臺鹿臺為貸家之出毋權乎散
之道以聚損之道以益又不如長乎毋存而予輕
民利國亦利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



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之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
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
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
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下國[illegible]益在下幣
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
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
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
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 通 數輕散
幣而振穀穀重籍錢而散穀以國幣之分復布百

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 通 以上歲之
穀輕賈去分當下之重賈益分以幣准執是上之
二分下之四分也藏蓄各半故二分下二分上二
歲而四上一下則三倍重矣此以賈犢穀者也布
征之籍戶歲十錢十畝加十為一戶百畝加百為
十戶准十戶一家之分出穀以散而歛幣以藏歲
而後布幣重則穀減此以幣軌穀者也上常操穀
幣之權輕重為散收之道上下故常三上而一下
曰復筴明歲復准今歲大夫聚壞而封積實而驕



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
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
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
什於重君以幣賦祿 通 禁大夫𣝣什於重而君自
出穀以幣賦祿而以大夫祿為出是云奪之以會
也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歛三上賦七 通 歛
三賦七正是什而去七什三為餘也散振不資者
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illegible]究重而籍國數
也出實財散仁義為物輕數也[illegible]行進退故曰王

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奢而散
(通)三百字不可解大意主去泰務嗇而散財於民謂不爭民利也即墨氏之道仲以大夫分嗇高其壟美其室一以嗇為務則農事市肅無所爭利而女織亦埋之地而已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
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肅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縿綃而貍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管子權　卷二十二　三十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之家復游於其閒(通)戚公子卿大夫之家也上言大夫之委大夫重藏輕國皆主出責所謂輕重之家游於其間也唯軍興為甚史漢之任氏吳楚七國之無鹽皆以此起家者故伏尸兵決輕重家擅其息矣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通)財終有始與四時廢起廢居之家以此嵩射利而擅贏令富人大賈蓄冬居夏出絲夏居秋出其行責細民亦依為法曰兩頭帳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

管子權　卷二十二　三十九

干(通)用若干乎價也重用若干荒年價也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

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柰何即臣乘馬所謂置乘馬者臣循資也臣若以幣為置而以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貲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馬周制萬二千五百為鄉二千五百家為黨為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讀為債鄉決州

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通）以幣易穀什倍又易財
物什二皮革寺物是也藏於鄉州民用假于上出
之為責矩券之藏從責之決穀物皆然當共用也
定之以日鄉州各決藏散給之民就而庸之一日
而所決平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
皆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
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設倍重其有支革則之類
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
有負公家之債若來鄉種粮之類皆官司知要器
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一如要功庸者今就
役一日除其薄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
重之本肯權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
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為理也
令刀布



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
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
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
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曰龍夏以
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
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
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
去其都秩與其縣秩（通）直事若事所以省勤圉牧
獸人之養也養事勤而息則直多少則減之既
稱事養視乃不失牧乃蕃息扞殂羸死之罰去都
縣之秩奪其職也此以荒地課牧之法牧盛畜多
始以游祠通大夫列民之用牢筴通而國筴乃通
矣大夫宗合游無時列民則春秋二社兩幽所以
異也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
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
賈十倍異日（通）合游如社會醵飲之類燕會之費
與山祠牲牢踊倍國筴因通焉大夫時會列民二



社會不會者幽幽或當時之罰也此出諸禮義藉
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評）漢桀三人聚
飲君子以為苛此通筴合游又無濫乎不以儀示
而以修淫一時之權非國法也乎仲之不務正信
乎恥及禮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
有氾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泆之國有
漏壞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
常藏穀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

六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洪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漏壤比于童土矣下鄰穀以濟不給于本而工末末器之貿可來天下之穀此因地勢而設權救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内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學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



為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通高下萬物或重穀重幣以傾鄰而游流守朝夕調則天下一家無所府傾為廢居乘時以調平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 管子權卷第二十三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



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黄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

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鉒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王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塗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所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以人憚戍役而競收粟也重丈恭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二斛也開散巨橋

矣不聞以市繒帛衡黃金也百鼓之粟不行聖王
為術愚民而漁之乎其不然與言利扶數之家自
為說可如之何重言以誣聖民舉所最粟畢盡也最聚也
于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
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
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
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
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煑

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咶鹽
百口之家百人咶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
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
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
千君伐菹薪煑沸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
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
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
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煑鹽
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
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
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煑沸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
下不減矣(通)主毋聚傭煑鹽先以垣墻四者愚民
而行權也法術之家必矯亓權附于巳以行其私
常以私禁民起争之矣管氏内政寄軍本陰術也
故後人以其陰託之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
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
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

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
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
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
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
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
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
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評散散叙次文議倶有可觀滄而奇簡而辨周禮之下大戴之上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秘銛芒不以示人行機權之通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



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通勝禽獸虞人獵戶能勝執之者下亦言猛獸勝於外謂珠玉之外兼用皮幣故並舉之仇與下親戚之仇應以大夫隨之分猶益也禽獸之仇若使其逐禽獸知從仇雖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為裘通有君右虎裘公子虎裘未聞裘何必言雙旅幣有虎豹之皮雙武之皮其為庶實邪委質如委贄邪

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幨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幨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剌其猛獸剌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評古衣皮庶人質裘士大夫以上文裘犬羊賤豹狐[illegible]虎貴物有定價習有故然玉珠之貴于金亦數也天之生物數不齊而謂堯舜用數乎大誣聖矣物



異而少必貴多而常必賤貴者領賤賤者從貴物本然用隨於人亦然以珠玉皮幣貴為輕重數也則五穀米麻之於麥菽亦聖人數乎哉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策陽也壤策陰也此謂事名二一作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

也邑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
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
至機也謂之國機通凡天產陽地産陰為二金木
水火土為五七者人之取財用盡矣故曰二五童
山竭澤上無以制之天地不足以共故以數制謂
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
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
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

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
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
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
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
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
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
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
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
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
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
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
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
通讎厭售而足數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
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
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
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
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通漢吳筴反無鹽氏一

歲息十倍乘於兵加之數也民更相制君無有事
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
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通操本操始上專守利
之本始則末流之重能以輕救之故民不得爭末
卒之利矣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通在涂衢塞後
之關榷本此立貲而行君衡其賈也其在穀者守
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
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
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

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通左右即陰陽即貴賤之數持其輕而以重相因則利常



倍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通輕重五穀以調用以賈不得市三分之閒積餘臧羨以備賞則天下不得重封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怪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



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

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碈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

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



今黃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于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阸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通）輕重黃金上比下比以利用珠玉恒重刀布恒輕唯金居中從穀幣高下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匹（通）高下中幣金之權百千萬乘馬之制此亦統云檢度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



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壙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成民之無本

者貨之國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與皆
國筴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
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
為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飢寒凍餓必
起於粜王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檀者
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
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
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



之以法則中內摲民也輕重不調無檀之民不可
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
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
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十倍夷疏滿
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
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

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
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
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
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
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
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
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
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
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



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
而用一也（通）驅狂獸以利民曰逃爪牙弛山澤以
予民曰童竭君智不足謂其無所操重也彼法中
說如此夏尚忠乃不益利閉智能非以明民是謂
輔已商尚質乃無牢不利器反淫於無樸以壹民
心周尚文故官能備物以人御人偃武右文以為
國而安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
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

囿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通）囿山澤而童竭之利焭于上矣械器益利而搏流守其重矣出金通幣利布于泉矣菹丘駢牢畜蕃于澤矣借五家以行已輕重五家本法不如是也故聖之所設盐之所藉無惟乎純聖棄智益塞源之説哉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評）好譏者嚴察於下亟變者權術于上譏而用變變以乘譏此所謂輕重哉貨殖化居之牟利無出於此然有不亂有不變猶有持之者固猶勝桑劉之狗利乎要于不言遠矣

輕重甲第八十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篹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通）天下有暴君聖王之藉非術餉之勢致流然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



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窌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通）長假補助之謂長度涵澤之謂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操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束柎以

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内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註史以陰謀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權數之家有挾以誣聖此戰國策士之藉口我亦其積心然七雄兵爭二百年無已計唯陰謀一策可定于一故王翦李斯之説行而周金朝出天下夕卷此為陰陽之議合而成其為天子我三代以下世運固然獨不可自行而無那重言誣先王也過矣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倚戰之實吾無由與之為之奈何通倚戰謂死事實謂賞言白首之孤孫仰死戰之賞何以與之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通策士但言富强然必先富而後强故輕重詳于足國乃及兵馬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鏂之數不得為侈弇焉通曰平是賈不左不右故不得侈弇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鏂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不

偷而為用與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



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通)此句言人力不可恃舍牛馬之力無因而上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輆苦禮切[illegible]也者而重籍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輆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之舍近鶤雞鵠鵽音保之通遠鵠鵽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𩙿弓弩無匡輆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鵽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適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鶤雞鵠鵽彼十鈞之弩不得棐𢮘不能自正故三月解𩙿弓弩無匡輆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illegible]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



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illegible]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囿大也王[illegible]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illegible]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為脯鮿以為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

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
尺何求於民也(評)祭之用系幾何而曰百倍與曰
說夢耶兒戲耶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强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
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註)春秋越荒遠
小侯耳如何曰莫强曰至是兎藏而露尾也管子
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
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
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



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
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
至隱曲菑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
戰於曲菑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
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
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
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
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

(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倳耜夏有以決芸此
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
縷之甿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
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鞽千鍾之家不得為
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
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
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



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
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
有黃金中齊有菑石也(通 黃金中菑石以上不操
輕重而重[illegible][illegible]也故曰不工不善使天下倪而
是苟不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
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
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泲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
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反)煮沸火為鹽正(音征)而積
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

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
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
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庸募役也與
傭同謂趣民于農不得募聚以煑而煑鹽北海之
海濱之人本意禁人煑鹽託以農事處有衆謂北
海之令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若此
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
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
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鹽食圍圍與禦同遂饋而用鹽獨甚
㊟當時分國可用糶鹽自服封建有行而無糶然

則下之食鹽上之引鹽相減于古不知幾矣桓公
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
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
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
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
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
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
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
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
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王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
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
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
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
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
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
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
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

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
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筥曲之彊若此則絓絲之
籍去分而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
耜次日穫麥次日薄羊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
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本人之于民務
相乘六時制之趣于農而賦于賈也不至之時用
守至用泄則輕重在我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
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為
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評)孟子用一緩二之說朝令夕具之



衡也已欲其薄又欲其緩淺世催科急于埸功冬穀入于市賈之犇半歲而彼收廢居什二三農折入三四矣朝令一起之說可為暴征箴頋以民而用之守重流則又賈而王也可以恤其病不可振

其利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



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

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
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
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
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
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
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穀金幣為三
准操輕重以流為同筴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
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
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
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
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
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
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
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
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
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
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

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
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
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湩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
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
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
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
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
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



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
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
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
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
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他卧切落毛也服而
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崐崘之虛
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
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

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崐崘之虛（注）崐崘去中國甚遠漢窮河源猶非真崐崘也而此曰八千里何居意西番别有名國如小西天之類耶可得而朝也。故物無立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評）珠象文皮白璧琳琅彼以為產我以為幣則四國



之產皆爭聚其寶以為利而我得因其利以制其命何也彼不通于上國則壅利而無用通之必于朝用之至令中國四方之夷屬貢者皆厚注而薦來我不得其利而彼得通其利故蓄夷珍貨市于京師為其以市而貢而我因以市羈服也此中國馭夷之大權也

管子權第二十三卷終

# 管子權卷第二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評）文議俱鄙淺不足觀



（評）按管子輕重十二篇本文盡矣雖偽猶有可觀所云甲乙十篇又後好事借名勦說而演之改頭換面附根生枝至驅賈之所不屑童兒之所不可欺如是能為國乎況于伯議既陋辭文亦猥房備詞者取節猶可施之于今遠矣已附于書稍為訂次之甲尚未謬乙以下可廢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

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俔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通）王徳不至諸侯受其怨民以興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胷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



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泲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泲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評）泲金木于丘壤東西南北于朝夕都不相應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方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

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



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許休切鑿屬）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時橘切長針也）然後成為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令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刹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為上虜矣（通）虜者奴使之也疾為上作是為上奴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埒諸侯畝鍾之國也磧墌刪華山諸侯之國也河埒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埒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陶沃土之民淫瘠土之民義此言沃土之民貪垸土之民饒饒生於義貧生於淫也故閩中三河畝收不及江南什七而富什倍秦趙之間萬金之家布衣而截蔬食終歲江南千金之享溢於正



侯觀其所用而民俗可知也國富可知也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

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通五穀生之于下金布筦之于上操其筦以通其生而輕重之故予為奪奪為予是制其通以御其命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樕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



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寧戚鮑叔隰朋易牙



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

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



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為之出賂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萊鹹鹵斥澤山間堤墁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通其一公族采地世祿不入于公稅也其二棄土不毛不入於公稅也其三近郊村落自占土為耕不入於公稅也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櫟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



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為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數囷丘倫反窌力教反皆見於上矣君亦囷窌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illegible]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決百姓貸稱貸於出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囷窌之粟皆歸於君矣

故九州無敵竟土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萊鹹鹵斥澤山間堤墁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乎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



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適藏即今俗所云露積也積之于野人將發盜必城藏而後可如今露積之之有垣使[illegible]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illegible]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

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
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
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通）非以明民
將以愚之澄明也明數則習常澄則常常則高下
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
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
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
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
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



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
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
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為此有道
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
管子對曰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
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
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亡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
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
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
刻石而為璧（刻石刻其當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
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



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
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
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
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倒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
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
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収石璧石璧流而之
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
之謀也（評）有數言亦有數事耶桓公九合盛伯所
少止一朝耳非春秋為柴石鋒菁茅勉于王弍伯

烏以命之雖然此猶借朝以行賓者也輕重家之託術因而託言不自知兎藏之霧也東周不王不貢至求車求賻求金而設一令能使諸侯執弓辟又能禁入焉則何藉于桓之一匡耶其從禪也又其微也石為餘東百金又近塵飯桂薪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



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大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 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寧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



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寧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為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泲為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

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
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
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
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
可得哉桓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
令為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鐻枝蘭鼓則必坐長
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
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
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

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鐻枝蘭鼓其賈中純萬
泉也願以為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
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
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
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
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
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
無券契之責（謂）賈主市也君令朝賈令市君操一
物出以曰中純萬錢何市而信之一枚一鼓以決
子息而焚貴券富將立貧不從則亂开四方之萌
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
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
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
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茈之
於萊純錙緺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
人知之聞纂茈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
有推馬是自萊失纂茈而反準於馬也（通）純錙其

緞二百十金故纂茈空空則市難得故以馬作
見錢不足之從失茈而反准馬也故可因者兩之
乘若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糴賤（庸謂也）
（豐稔而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
對曰令齊西之粟釜（五鍾為釜）百泉則鏂二十也（十二斗八）
（合曰鏂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
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
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

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税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為六倆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



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粮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謂四守皆民之必急市賈之必通者也非必一國之有上守其謝下又何以禁其道禁之旅必絕市必枵民將貧國將亂

龍鬬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辭即墨之天師破燕非以神威敵以神安圍城之民而壯之也此龍鬬而朝八諸侯何居誰欺乎謂人可愚自愚也況乎以愚愚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



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菽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承天菑而求民鄰財之道也謝不以脩德肆赦弭天之災而乘天菑為利乎民亦有心何能矯誣慢天瀆人曰唯財之以財不可以一人守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

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秣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許此猶繆而近于正然一人而國徧施）



桓公曰峥丘之戰（峥丘地名未聞說而家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洛（洛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業令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繆數謂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表旌也）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閭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師執折策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賚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謂言璧聘之也）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峥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俾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券謂執之書之債皆折毀之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峥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蚉虻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昬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讎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蚉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

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通）市多屠酤水通于市則汁肥于水水之肥者鳥蟲所集也茂苑豐水民所樂燕飲游嬉空市之民出冶游則市之貿易者少貿少則物賤物賤故賈貧民富（評）人君將禁游俠以歸本業漢法刑三人飲而縱扶彈懷丸男女褋水上乎柳責之賈即賈貸賈何遽貧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



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繭纑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通）其害去則其利興無游民則無曠土江南所多淫民無千金之家游處多江山為之祟也謏上閒游此禁游不計自矛盾乎游手游俠之民何渠必樹下眯目而望山壟千靡鑿之戲耶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姓藏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囷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問也賜之以璧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為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囷京者二家



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通）君禮于有功囷京何功于國而辭聘以名則爭效焉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囷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為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余）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海龍夏

續○云藝當作末

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墆齊地者五
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
公遽然起曰然則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
潰之以辭可以為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
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
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
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
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
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



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
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通)三原從
穀幣之准軌而通之布穀六畜即廢居之說從有
餘不足調輕重而御之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
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
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為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
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
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通)術市也經
術之衢市在馬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

續○刑作形天

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
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
此而有二十齊之故(通)當布之急守布而籍麻即
上以織籍絲則麻輕而籍多五而十之其賈倍及
麻之織守麻而市布即上籍絲撫織則布貴而賈
高五而十之其賈倍又以重布而決諸侯之賈於
云二十齊即上再十倍其賈之說也右高左輕右
守左散始右守布既右麻籍高下徐疾之決也右



左即輕重之變文籍徵也是故輕軼於賈穀制高
若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
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
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
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
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
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
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
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

揆左是以外内不蹷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
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
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虙
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
謂管子對曰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
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



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鐩
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胃之病而天下化之
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
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
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
十䖝韘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
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
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
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峜合陰陽而天下化

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弗
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
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
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强聘享不上公其弱
强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通）（千即阡阡之穀而畔爭食之比于隣累）蠭螫也齒之有脣也（蠭古蜂字）（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詳）（以下策多兒戲可言不可行可笑而不可用弈之



變只一局宗之變只一姓百谷之王一水也何貴乎徒多為陋）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綈徒奚反繒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
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
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
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
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
聞之則敎其民為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

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綫繑而踵
相隨（綫繑謂連續也。綫，息列反。繑，丘喬反）車轂齺騎連伍而行（齺，齧也，士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齧而時東西連而行，皆趨綈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
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
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
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應聲之正，應君之令而征也）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
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
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糴十錢（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



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
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墻垣壞而不築為之奈
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
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闊其年民
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
得居墻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
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
以其不梢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
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
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
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
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評）以下
多褫言無當改頭換面移名易姓耳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為之奈何管
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
之金以為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
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



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
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
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
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强國也其人民習
戰鬬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
成於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鬬之道與之
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為
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



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二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



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通）春秋安有趙代戰國人之露肘也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

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 輕重已第八十五

### 輕重十八

(述)月令而外此中具四時五行最詳亦頗襍出想雜撰諸游士之手各志所聞亦人有義皆小匠支派也然而古之敬授時以重民紀可見焉後世唯頒一曆書但列時日休咎不載朝政民務訪之必于前代典章故老俗談顧于今浸蔑矣繇言國儀民間歲時風俗服食趨忌自于六十年來輕薄少年多遊蕩不問冥行所恣于是以民多疾病夭札末作妖而閭里貧刑亂滋故聖人首曰行時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通)推曆時生于心合天於人聖人因心而理時人相乎天規圜為天矩方為地天生地故地在游儀之中衡南北以司日出入定二至四時此曆時之由生也度地有步候天有晷地與天相距南極北極相距之里數皆從矩生皆包渾儀之中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絻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通)期年冬也漢行刑亦盡冬月止教民樵室鑽燧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鉊鉛又橿權渠繉緤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

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
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為
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
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
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
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
藝者謂之賊人（通）四之日干耜在始十日曰東作
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陳

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通）主佐
如後從為官奴與城旦舂之作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
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
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
山毋戮大衍滅三大（通）大木大山大行夏曰蕃秀
禁傷其長養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
祀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
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通）王
母即后媪土神土旺夏季祀夏至之祀也記曰唯
社單出里國人畢作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
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通）秋曰
嘗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通）國也五廟小
功者小祖（通）家也三廟二廟無功者無祖（通）庶人
祭其先有田祭無田薦田以賞有功也無功者皆
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通）沃飲之也以功

得與于祖燕為沃即飲貺之衆也記曰君舉止于
士故無功者立侍而外觀有功之沃祖者所以功
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
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
天子祀於太惢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
而絻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塤篪之風鑿動金石之
音（通）秋金主聲故吹風動商應兌之令朝諸侯卿
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

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
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通)王為句記曰馬牛羊有在野收之弗禁此王令律所謂入官
也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
絻黑而靜處(通)巳亥陰陽六絶之月子午南北二陸之極故皆靜處此與月令而齋戒祭看朝諸侯
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
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通)自冬至起數故不言
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絻黑朝諸侯卿
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通)木落而斷伐臘月之木其器牢
趣菹人薪雚葦足蓄積(通)水落而薪澤可久蓄
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
其所無謂之大通(通)連下句通其積也三月之蓄
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通)游民也不耕之害
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通)食少而飢
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
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
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也(通)當藏不藏霧氣陽陽死生蟄鳴為其及于来災之候貞元之道也此可以言養生矣故回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泿耜當弩銚耨當鉏戟穫渠當脅軻蒹笠當掭櫓故耕械
具則戰械備矣(通)古人寓兵于農之法

輕重庚第八十六 亡

管子權第二十四卷終

管子榷二十四卷 內府藏本

明朱長春撰長春字大復烏程人萬歷癸未進士官刑部主事是書卽趙用賢本而增釋之故凡例文評俱仍其舊惟每篇各加叙釋在篇首者曰評多論作文之法在篇中者曰通則隨文訓解其義在篇末者曰演乃統論一篇大旨皆出長春一手創立異名無所闡發其七法篇評云是注意之作可爲文式後之分段者神弛氣懈周末秦先病如此千年來文家反學其病文之壞由韓蘇以來云云亦可稱敢於大言矣

# 詮敘管子成書十五卷首一卷

〔唐〕房玄齡註　〔明〕梅士享詮敘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詮敘管子成書十五卷》提要

## 詮敘管子成書序

古稱有立德立功立言若參而不相攝不知未有無德而能建功無其言而能垂訓實相須爲用藉以不朽言有以人民稱述而傳者虞夏之典謨商周之雅頌是也若夫大禹之禹貢



周公之周禮皆先王經理天下心思竭而規畫隨之寧他人所能紀哉管子書管子所以經理齊國者也宋儒邵康節曰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霸冬也春秋時諸侯無世德而有紛爭兼以戎狄內訌宇內成肅

殺之象固未能循唐虞之揖讓舞干羽于兩階又未能效商周之一戰而櫜弓寢矢不復用桓公者命無所承繼空續乏以補曆數之缺陷邀惠于諸侯乞靈于盟誓亦時憲天之政宜爾矣王室之不傾緊東藩是屏功不



亦偉乎春秋傳秦霸西戎未嘗有周勞楚威諸夏周室之憂也獨晉文納襄王戰城濮有功于中國然當年請隧而天子不許名王河陽而春秋諱之鴆衛分曹圍鄭肫肫不置未有若齊桓凜天顏于咫尺捐魯怨而寧其難築夷儀楚丘以存既亡之邢衛者豈獨其君識與度弗若實臣狐偃趙衰先軫輩無能與管仲相頡頏者也

周禮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班固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管子五十人為小戎故萬人一軍省二



十五人以為乘省七千五百人以成三軍省其行徒及其資糧扉屨何不可畱為更踐譬之麻冕之純法度不改而曲制便焉何嫌于變也周禮政官之屬七十管子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故中軍高國

各有其鼓而各修其鄉敎成令勿使遷徙其戰夜聲聞足以不乖晝目見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譬之孫武子以心背左右手易東西南北申令不改而訓練易焉何嫌于變也是故善用周禮者無如管子周禮六官分



職冬官缺而曠焉莫尋妄意于五官之中旁枝于考工之寄未經心于世務也曷觀管子度地篇乎天下之害莫大于水天下之工莫大于治水禹作司空疏河陂澤功施于三代寧顓顓工匠之役度地治水事也水官闕

民以甲士當被兵之數伍長即爲率之倫周公體國經野六官兼以之烏在乎有互見而可裂補也者惟由内政以參軍制則周禮可通由度地以纘禹服則周官可全管子之言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



勝者霸霸亦世所自降耳心術白心内業何嘗不佩服道德精一之訓哉善乎

直指賈公推言之曰因時曰度己曰讀周禮之南車得是說而推用之經理不在天下而在吾心矣

郡守王公躋其書與姬呂共觀曰讀
管氏書者直當以丹心廓尊攘之勛
示我以周行哉
天啓乙丑十月癸未宣城梅士享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
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
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
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
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
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
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嘗欺叔牙叔牙終善
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
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



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
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
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
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
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
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己下之子孫世祿
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
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

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沬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



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 管子尊攘傳

梅士享 撰

齊僖公大子曰諸兒。餘子魯姬生公子糾。衛姬生公子小白。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初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諸兒長而賤。事未



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者。必此二子也。小白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

爲襄公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難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時周莊王十一年冬春秋魯莊公八年也明年春齊人殺無知齊無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夏魯公伐齊納子糾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二公子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扜弓射公子小白中帶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仲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死矣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



立之是爲桓公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魯師敗績魯公喪戎路傳乘而歸鮑叔言于桓公曰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夷吾不可於是鮑叔帥師來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魯施伯恐管子用齊長爲魯國憂也請殺而以其尸授之齊使者堅請寡君欲親以爲戮乃使吏鞹

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具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比至堂阜鮑叔祓而浴之三桓公親迎之郊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爲政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作內政而寓軍令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號曰仲父桓公二年春伐魯魯敗齊師于長勺秋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



舞歸已而釋之楚疆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冬齊師滅譚譚子奔莒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故滅之四年秋宋萬弑其君捷是歲周莊王崩僖王即位春秋不書周不赴告魯不會葬也王政不行于諸侯矣五年管仲自得政以來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春桓公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滅遂而戍之伐魯三敗之莊公懼請平桓公許冬與魯會柯而盟桓公與魯公盟于

壇上曹劌手劍拔刃而進曰大國侵逼已甚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將何求曰願請汶陽之田管仲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劌請盟桓公下與之盟曹劌標劍而去之北面就位桓公怒欲背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盡歸魯侵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劌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六年春宋人背北杏之盟齊人陳人曹人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伐



宋秋荊入蔡冬單伯會桓公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宋服故也七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秋宋人齊人邾人為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八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宋故也秋荊伐鄭冬桓公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鄭成也九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秋鄭詹自齊逃魯是歲僖王崩惠王即位亦不赴告于諸侯春秋不書十一年夏楚子熊貲卒子熊囏立是

謂堵敖秋魯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桓公宋公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魯西鄙十二年冬齊人伐戎十四年秋高傒及魯侯盟于防冬魯公如齊納幣十五年楚熊惲弒其君堵敖而自立是為成王布德施惠結好于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十六年秋桓公女弟嫁魯莊公十八年秋宋人齊人魯人伐徐十九年夏桓公宋公魯侯陳侯鄭伯同盟于幽陳鄭服也王使召伯廖賜桓公命且請伐衛以其立



子頹也二十年齊人伐衛齊人及衛人戰衛人敗績秋荊伐鄭齊人魯人宋人救鄭楚師夜遁二十二年冬桓公魯侯遇于魯濟謀山戎也齊人伐山戎以其病燕也至孤竹而還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

燕失禮。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
名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
齊。二十三年。夏。遺戎侵于魯。齊之伐山戎也。使人
請助于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
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
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
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
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
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
之廟。二十四年。魯城小穀。爲管仲也。桓公爲楚伐
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
梁丘。秋。魯莊公病。叔牙有二心于慶父。季友以君
命酖之。莊公薨。子般卽位。慶父使圉人犖。賊殺子
般于黨氏。季友奔陳。魯公子啓方。哀姜之娣。叔姜
之子也。故齊人立之。是爲閔公。二十五年。春。狄人
伐邢。管敬仲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
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
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



從簡書。齊人救邢。秋。魯侯及桓公盟于落姑。請復
季友也。桓公許之。使名諸陳。冬。使仲孫湫省魯難。
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
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
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
亡。本必先顚。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
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
覆昏亂。霸王之器也。二十六年。秋。八月。魯慶父使
卜齮。賊弑閔公于武闈。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
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九月。魯夫人姜氏孫
于邾。慶父出奔莒。冬。桓公使高傒將南陽之甲。立
僖公而城魯。魯人賴焉。魯人以賂求慶父于莒。莒
人歸之。縊之于密。齊人殺哀姜于夷。以其尸歸。魯
僖公請而葬之。冬。狄入衞。衞之遺民男女七百有
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
于曹。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
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皆三百。
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二十七年。齊師

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齊宋曹城之救患也邢遷如歸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桓公宋公魯侯鄭伯曹伯邾人會于檉謀救鄭也二十八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衛國忘亡秋桓公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服江黃也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冬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二十九年秋桓公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謀伐楚也冬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



勤我棄德不祥桓公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三十年桓公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

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桓公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桓公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魯人江人黃人伐陳討不忠也許男卒于



師以死王事葬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冬齊人宋人魯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陳成歸轅濤塗三十一年王子帶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夏桓公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謀寧周也秋諸侯盟于首止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黄於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三十二年夏桓公會宋公魯侯陳侯衞侯曹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三十三年春齊人伐鄭鄭殺其大夫申侯初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于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于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



申侯由是得罪至是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秋桓公宋公魯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謀鄭故也管仲言于桓公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桓公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于會言于桓公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桓公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



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閒也桓公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冬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三十四年春王人桓公宋公魯侯衞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始赴告于諸侯春秋是年冬十二月書天王崩郎以告之日書之三十五

年夏宰周公桓公魯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桓公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且有後命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桓公名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無乃失諸侯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彤弓矢秋桓公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



言歸于好晉獻公卒冬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又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桓公以諸侯之師討晉亂至高梁而還使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公子夷吾三十六年夏桓公許男伐北戎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隰朋立晉侯是爲惠公晉侯殺里克以說桓公自葵丘歸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耳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

車登大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期而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至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桓公乃止三十七年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



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名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三十八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貫之盟管仲謂桓公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公不聽及楚伐江滅黃公不能救君子閔之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

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三十九年夏桓公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四十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凡桓公衣裳之會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管仲之力也管仲病桓公往問之勸



公遠易牙豎刁堂巫開方移政于隰朋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遂卒十月隰朋亦卒管仲既葬公憎四子者逐之官四十一年春楚人伐徐桓公會諸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以救徐秋齊師曹師伐厲以救徐也冬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四十二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秋王以戎難告于齊徵諸侯而戍周桓公自逐堂巫而苛病起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

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冬鄭殺子華齊桓公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及管仲隰朋死亦欲得賢佐於是晉公子重耳處狄聞之往入齊也過衛衛文公不禮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至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四十三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終桓公之身霸未替也冬十二月桓公卒豎刁等爲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孝公元年春鄭伯始朝于楚二年春宋公執滕子于曹南夏用鄫子于社



冬楚人與中國會盟四年秋盂之會宋公見執于楚冬會于薄而釋之五年冬宋楚戰于泓宋公傷股門官殲焉是歲富辰言于王曰請名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晉公子重耳安齊女毋去心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欲觀其駢脅浴薄而觀之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不禮焉及楚楚子饗之子玉請殺之楚子不

可乃送諸秦六年秋晉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七年春秦伯發兵納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使人殺懷公于高梁冬天王出居于鄭王子帶之復也通于隗后狄女也王替隗氏頽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王使告難于諸侯是歲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八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爲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



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九年夏齊人伐魯魯使展喜犒師使從展禽受之辭齊侯未入竟聞言乃還魯東門襄

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秋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魯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于楚十年夏齊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冬楚率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



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齊昭公元年春晉侯自河南濟侵曹伐衛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晉侯圍曹三月入曹楚弗能救也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告急晉侯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晉侯說從之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

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楚子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不許、先軫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



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子玉不止。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王饗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武叔以受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



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殆規恢管仲之內政、而一以禮義廉恥維之乎。

梅生曰、齊桓之際、百里奚游困于齊、而乞食銍人、蹇叔勸奚不仕無知、皆懷霸王之器、淹沉數十年、卒相秦以霸、置晉君、與晉齊共敗楚于城濮、襄

王之定位齊桓之力也不去子帶周難未已微晉文襄無成功矣范蠡文種望霸氣兆于東南相要往吳以爲胥在無所關其辭故不之吳而之越說者咎管仲不薦賢齊是以不競于中原一時無新臣可薦豈職是之故抑三霸迭興士散見于諸國齊讒色盈廷尤難爲多士招乎

附晉文公納周襄王戰城濮桓創霸業而文循之爲有周幸且終仲志也



## 古本管子序

宋 楊忱 撰

序曰春秋尊王不尊霸與中國不與夷狄始于平王避夷難也是王室遷而微也見于周書文侯之命微王也是王者失賞也費誓善其備夷是諸侯之正也秦誓專征伐是諸侯之失禮也書春秋合體而異世也書以文侯之命終其治也春秋以平王東遷始其微也自東遷六十五年春秋無晉以其亡護亂也及其滅中國之國而後見其行事失賞也周之微也幸不夷其宗稷齊桓之功也其中國無與加其盛也其夷狄無與抗其力也見于衛詩美其存中國也春秋無與辭何異也存一國之風無其人則衛夷矣全王道之正與之霸是諸侯可專征伐也夫晉之爲霸也異齊遠矣桓正文譎夫桓之爲正抑夷狄存中國文之爲譎陵中國微王室晉之風也無美其美無功其功外無他焉雖國人不與也然而桓之正非王道之正也以文譎而桓正也桓之功非王道之功也以攘狄而存

周也無桓周滅有周桓賊桓卒齊衰楚人滅周周之不幸桓之蚤死也故曰周之存桓之功也桓之不幸管仲之蚤死也故曰桓之功管仲之力也自是楚滅諸國而熾矣今得其著書然後知攘狄之功皆遠略也儒譏霸信刑賞豈王者詆民哉霸嚴政令豈王者怠忽哉霸鄉方略豈王者不先謀哉霸審勞佚豈王者綦師哉霸謹畜積豈王者使民不足哉亦時夷狄內侵大者畏威小者懷仁功亦至矣不幸名之不正然奈衰世何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此其據也時大宋甲申秋九月二十三日序



管子文評

劉勰曰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管子所作在管子書

傅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

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祐指略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沒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為富彊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為五霸之盛宜矣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

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為。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劒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為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鼂錯以為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為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閒。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曰此綃紬。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諫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足為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逕。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為申韓之先驅。斯鞅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為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詬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為衰微之苛斂。陳氏因為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瑣猥為市人不肯為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雜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其聚。文子淮南。徒聚衆辭。雖成一家。無所收采。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為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為道家則不類。

黃震日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龎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爲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篇最簡明。其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太匡篇。管子行事之目。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



按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若輕重篇。要皆多爲之術以成其私。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眞。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豎刁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

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又曰。管子註釋最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爲句。守靜人物自爲句。方以人物則皇爲句。而曲爲之說曰。聽候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理爲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以比周以相匿爲句。而下又云忘主死交。其後方之明法解。可覆也。及政一故字。不知參對。而以相爲匿是爲句。而曲爲之說曰。匿公是而不



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次有財耳。乃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爲去聲。亦覺不倫。版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缺文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其他難槩

舉。

楊忱序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

張嵲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是其功業所本。

趙用賢曰。管子註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蘆泉劉氏續間爲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

又曰。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摶。忒作貣。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註乃謂召忽乎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註乃以爲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偏舉。書既雅奧難句。而爲之註者。復繆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知。





# 詮敘管子成書閱較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膠東一棨賈毓祥　閱

寧國府知府渤海直卿王公弼

通判盧臺文華李日韡

推官安成道升鄧啓隆

宣城縣知縣澶淵用齊王　璣仝較



# 詮敘管子成書凡例

一管子當年。功在匡天下。天下者。周之有也。能以天下正。可以王矣。匡周實績。曾莫大于首止。其次爲召陵之師。其次存三亡國。他如徵盟束牲以載書。討貳連兵無大戰。仁信著而天下歸之。故下令于流水。功例

一管子之時。周命未改。說者徒責其不王。遂鮮有行其書者。不知管子志在以齊輔周。非晉請隧楚問鼎者比。今觀小匡議拜胙之辭。封禪答受

命之旨。幼官曰。立爲六千里侯。亦可見管仲心事矣。論世者。不可不知。心例

一管子經濟之書也。讀管子與他子異。他子止錄其文。管子併錄其制。他子止存其議。管子并存其事。制與事具。今古一局也。知其說者。不難舉而措諸天下之民。故篇章大義。可相發明者。冠以梅生曰。筆之于篇。詮例

一管子書。體國經野。可補周官之遺。正君定民。深得訓詁之體。特中有攙僞。故繁冗不倫。至輕重篇益可厭。今敘列兩層。要言上而繁言下。篇目爲解者。篇合而解下。獨宙合心術。篇自爲經傳各奇。俱從上列。敘例



一舊註雖多謬。篳路藍縷。以啓山林。功亦不可少。劉氏補定。間有可觀。趙氏用賢。管韓合刻。採其佳者列書頭。又自爲摽註以益之。俱繁星可佐月光。附列註內。舊書甚訛。趙氏刻較核。今多書讎正。核于趙本。

一書有可解者。有不能解。姑俟後人解者。有終不可解。不必彊爲解者。苟謬爲精通。漫[illegible]訓[illegible]多一層障蔽。是以先儒有秦時焚經。經存[illegible]註經經亡之誚。房氏註管子。頗類此病。今間有字句可訓者。以享按解之。解例

一士人文以資進取。學以養經綸。管子書。幽贊天時。顯相地利。奧闡心術。粗制兵刑。善因者山海。善準者法令。廣大精微。無所不備。惜生逢霸運。尚展之未盡其才。世宜共珍此有用文章乎。此直指賈公惠鐫意也。刻例



天啓五年乙丑歲季夏月宣城伯獻梅士享識

# 詮敘管子成書目錄

九變第四十八　任法第四十九
明法第五十　明法解第五十一
正世第五十二　治國第五十三
第十二卷
內業第五十四　封禪第五十五
小問第五十六　七臣七主第五十七
禁藏第五十八
第十三卷
入國第五十九　九守第六十



桓公問第六十一　度地第六十二
地員第六十三　弟子職第六十四
言昭第六十五　修身第六十六
問霸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第十四卷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準第七十九
第十五卷
輕重甲第八十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右八十六篇內牧民解王言謀失正言言
昭修身問霸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書逸



名存凡十篇
舊牧民形勢立政九敗版法明法諸解列
第六十三以後今各提附本篇舊幼官圖
隨幼官自爲篇今附幼官篇
吳競書目凡三十卷今不可考舊本作二
十四卷今爲十五卷

詮敘管子成書目錄畢

#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一

唐　齊州房玄齡　注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牧民第一（國頌　四維　四順　士經　六親五法）

牧民解第二（篇逸名附）

##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成萬物也）守在倉廩。（食者人之天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盡也言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固之）（享按六親謂父母兄弟妻子）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享按）以上正言治國之經以下反言之而規制之不可不備愈見）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菅當爲姦（享按）爾雅白華野菅陸機云似茅滑澤無毛根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菅非食物民乃菅者謂荸色也）上無量。則民乃安。（（享按）量卽上度也上之服度民所取衷上無量民乃罔行不顧其六親也）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享按）許氏說文淫浸淫隨理也凡受讞繫令莫不有辭所謂文也文巧不禁民乃溢理而逞於辭習爲虛文得上綱也）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爲章章明也兩原謂姦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者刑簡（享按）璋當爲障障塞也妄淫之原不塞則民犯法者多故刑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享按）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明有別也齋戒先期祭祀以時明有節也不明鬼神以示之的則陋民諂瀆以求福何悟民義哉）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降禪祇祀山川則威令遠聞（享按）祇者敬也祭祀固在內然不專於祀也山川者天地之財具祇山川者敬受其所出而制之以爲[illegible]天下則國富兵彊故威令聞輕重諸篇山有金立幣可以準穀海有水炎沸可以成鹽黃帝謹封祭於見榮之山蚩尤制劍戟於水金之受文武因天財地利之所出以立功成名於天下皆是物也故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大抵管子一書所言即所行豈有親止柤公封禪而著書啓以登封降禪之理後世玉檢金泥乾封受書不過自神其事耳何威令著聞之與是書前後議論頗不相悖以已見爲強解不如用本書訓之旨意自明也）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享按）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故不敬宗廟則下效之趨於薄也）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梅生曰。此節言有國者。必乘天時以盡地利。然後國富而民有恆心。恆心者何。禮義廉恥

是也如是而上服行以先之自不致恣文巧以生姦褻神祇以惘怨懟祖訓以長亂故四維固而國不亡管子书可謀王開卷便見規模宏遠

右國頌（頌容也謂陳爲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

梅生曰禮義廉恥四者相因未有絕其一而二三猶有存者論語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信禮義廉恥俱在內假令一維絕而猶可與圖存是信可半存半去也孟子矢人章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朱晦翁解緜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斯爲一貫之旨若此節一維絕則傾及傾可正也等語似於理有悖恐非管子之言故列下層

〇或問翢四維而貫之孰爲維之維曰中庸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然則有禮而後有義有義而後有廉恥故曰爲國以禮上之服度服以此也

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由薦舉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非貞廉也）恥不從枉（詭隨邪枉無恥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梅生曰以不踰節等議解禮義廉恥皆自下之受範言非從上之服度言故止得其委未究其原然至於上位安民無巧詐行自全邪事不生其化遠矣必自上之所服度始則有心術篇所解禮義在（心術篇曰君臣父子人閒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又曰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

右四維（附劉補）（維綱紀之綱此四者張之所以立國故曰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人必爲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爲

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謂予之生全取其死難也附劉績按予謂佚樂富貴存安生育也取謂憂勞貧賤危墜滅絕也

梅生曰四維張防閑固矣君民之間猶未見其油然有共念也故從民之所惡以求其欲逆推而順布之其求之也必誠其中之也必切孟子所謂得民得其心憂樂以天下者也從所欲爲予遠者親爲取予者非以市恩取者非以責償情意自然輸灌上下不妨各致其私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涸竭也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各爲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偸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佚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



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偸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梅生曰民心順元氣張矣苟有一毫設法要遮之意則小惠終難徧而小信猶未孚其不可望於大道爲公之世民悅無疆也亦難矣

故錯國於不傾之地以下十一轉皆爲而無

以爲亦如孔子論五美節節有因應自然之機

右士經士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言有家之親所以爲鄉之疏必生怨故不可爲也下三事同此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一親也以鄉爲鄉二親也以國爲國三親也以天下爲天下四親也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汝同家而生用此以相疏遠者必不聽下同此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五親也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天地日月取其擢臨言人君親下當如天地日月之無私也[附劉補]鄉大於家言以爲家者爲鄉則鄉必不治等而上之皆然故于有大小而治隨之故治天下者不拘于同家同鄉同國而量如天地日月然後能治天下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言人從上之所貴若馬之從轡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所先行人必行之其從之若由門矣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將求之臣已先索得之也[附]劉[補]指所貴君嗜之則臣食之[附劉補]指所先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也[附劉][補]指好惡毋蔽汝惡毋異汝度汝君也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二法也言堂室事而令滿取其露見不隱也[附劉補]室在內堂在外言室言堂皆非私匿充滿堂室使人皆知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言城郭兵甲博地不足以固守應敵有衆其固守應敵有衆更在有道者也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三法也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與財教賢人也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四法也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五法也

梅生曰以家鄉國天下分治卽大學齊治平有知所先後之意蓋爲政而兼愛不亦迂乎有分焉正無私也此乘時御天之則也此篇首言務在四時終言知時審于時以四維爲精神以順民心爲血脈以政善因爲運用親親尊賢繇家以漸被於天下故曰察於用而能備官者皆所以憲天也易曰君子以茂對時育萬物旨深哉○又曰此節以爲六親五法不可曉房氏強爲分解訓詁之病往往如此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三[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附趙標此註多非當依後形勢解自明]

形勢解第四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矣山不崩淵不涸興雨之祥故羊玉而祈祭烹羊以祭故曰祈羊享按紀年后荒元年以玄璧賓於河史記秦祠名川牢具珪幣各異漢文帝祠河湫漢水加玉各二武帝沈白馬玉璧於河]



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時即古之四時故曰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下可平載行也享按得所解宜作託]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方所故無從而怨怒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令令乃行賤而忘卑卑可移]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在焉]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令則名必運運行也附趙標受辭謂君出言順理而民受之無與也名運謂辭名彰於四方也]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也]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若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修理矣]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感德化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之失故化文王]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聲問明主所不賓敬燕雀翔集事之常細也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所宜知]犧牷圭璧不足以饗鬼神[鬼神饗德不在圭璧]主功有素寶幣奚爲[主能立功可謂有素有素則諸侯不敢犯寶玉幣帛何所爲乎]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羿之射贊其肆武服戎不在其落烏中鵠造父之馭贊其軍容致遠不在轍跡徧天下也奚仲之巧贊其大車以載不在斲削成光鑑也附趙標三子技名世必有所以致之非在弓矢操轡斲削之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爲所以懷遠方也親於近者賢於恩眞不在於虛言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原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隰下澤也]大山之隈奚有於深[隈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爲深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訾讆之人勿與任大[訾毀賢讆譽惡也如此之人則亂邦也]譕臣者可以遠舉[言行莫先謂之譕臣有大言行者可與圖國之遠也]顧憂者可與致道[顧憂謂忠事勤臣道行如此者可致於道者也附趙標譕][憂謂慮後患也]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得之雖速禍敗尋至則憂及之此人親近推之令去不須召也]舉長者可遠見也[舉用長利眾皆見之故曰遠見附剝削不長則所見不止一方一時]裁大者眾之所

比也。裁斷也、能斷大事、求必比之。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資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爲疑動、言必待應諾、如此虛誕者耳、不足賴信也。附述歷必得之事二句、釋皆非、觀解自明。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訾、惡也。惡食之人、憂嫌致瘠、故不能肥體。附劉補訾音疾移切。嫌食而多惡。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爲法則、若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參之天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猨猱飲焉。猨遇墜岸而能飲、喻智者逢禍而能息也。附劉補解作蝯蝚、古字同、喻使人器之不求備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伐矜好專、舉事之禍、謂自用則小之弊。



經文不應有故曰此二字、疑衍。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得全、喻未經其事則其所經。附劉補喻養民於無事時。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之生、不求所報、與而不取、可以配天地也。附劉補言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也。怠倦者不及、倦怠之人、觸塗廢滯、故多不及。無廣者疑神。神無得以己及不及、疑神不神。神雖無形、常在於內、故曰在者在內、不及者在門。內也、不及外見、故曰在門也。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己也、待謂須自厲以待。附劉補言人懈惰者不能及時成事、故曰不及；操要者忽然成事、故曰疑神。若能審內外立操要之神、則懈情不及者亦從而能矣。假、至也。曙戒勿怠、後穉逢殃。毋嗜而戒所以戒此曰之事、以待嗜戒戒勿爲倦怠也。朝忘其事、夕失其

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難、人必哀之也。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則彼來意不極也。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用之不同、其事遂異也。有聞道而好爲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遠。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國



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此則君子體斯道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均彼我、忘是非、故無往來之體。然道之所設、身必與之化也。附劉補道往莫來、道來莫往、謂人從上所好。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

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附趙標釋一作纍藏之
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
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壓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之喩人主過由己作雖大而吞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也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平分遠近無二故遠者自親也
人事之起。近親造怨。人事則愛惡相攻故有近親造怨也附劉補出於理曰天道出於欲曰人事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也無私遠近巧者有餘。而拙者不



足。萬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用之有餘拙者用之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
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
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
復振也。烏鳥之狡。附劉補當依解作烏集之交雖善不親。狡謂猜也言烏鳥之性多猜初雖相善後終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
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
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
不親。見謂不忘而恃之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役而哀之雖有測然見而不忘故彼不結也附趙標當依解作見愛之交亨按此既作見愛之交上宜依解作見與之交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有恩施之德然見而不忘故彼不報也四方
所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則四方歸之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無四鄰之援也附趙標當依解作獨任之國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
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無終故可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
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險阻不平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
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不可復言者則由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者則由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



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梅生曰。此篇山高不崩而祈羊至。淵深不涸
而沈玉極者。形之積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
虎豹得幽而威可載者。勢之積也。峭塹者形。
憑藉者勢。君據形勢之尊。而無爲民自試者。
略形勢而歸之理也。所以動民非聲也。所以
格神非物也。君德淵涵。超於技巧運用之外。
故曰。唯夜行者獨有焉。天地者理之宗也。人
君者。天地之配也。天地一誠也。故心行者。四

方歸之如以形勢而已矣則日月有時而不明山高有時而不見况於君乎約言行而要之可復者以其心下於天下之謂也

〔享叙〕右形勢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



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忮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



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

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彊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



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主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忘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惰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

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



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涖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為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於百姓。憯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為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

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享〕按一本無神字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彊也故國富兵彊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



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

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讆。爲劇反 訾讆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讆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譃臣。譃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譃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

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
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己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
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
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
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
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
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



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
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
其聖飬（疾移切嫌食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
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飬食則不
肥故曰飬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棄者天公平
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
莫不載無棄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
用故無棄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
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
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
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
長而蝚蝯（上如由切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蝚蝯
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蝚蝯之所長責人故
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
也而蝚蝯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
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
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己而
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
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
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
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
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圜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附劉補。謂操其要而不泛求也。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



不肅。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

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



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

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敎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



任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僇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曠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



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淳按一本作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彊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彊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彊不能，



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

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



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



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淳敘)右形勢解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一 終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二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權修第五　立政第六

立政九敗解第七　乘馬第八

七法第九

權修第五 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為故須修權享按修權則重自君操之故無敗國之事

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所統一也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厲於墾闢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無長則無所稟命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故無所取則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千乘如此者權必自輕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為矜惜之也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亡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盛處無畜牧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驗之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



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所見之處賞罰既信則所不見懼而從教不敢為非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必身自行之所以率先於下也審度量以閑之所以防閑其姦為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

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弒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不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亨按此以下四句按後察能授官班祿賜予擁王居而不能渙故民有離心）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亨按慫爵賞而不能施故民不勸力）



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亨按官多冗員故積寡而食多民多詐者巧詐以蒙上也）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亨按朝多倖位故無積而徒食民偷幸者徼幸以圖生也）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所寶惟穀故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眾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眾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 附趙標二者賢不肖能察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

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



梅生曰天下者國之本一段與大學孟子之旨相悖故列下層

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桓靈之賣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所以職其蠶織此之不爲輒言人事婦人之性險詖故賞罰不信矣）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

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閒欺臣下，閒，隔也，有所閒礙而欺詐也。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事謂農。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崇，享按：許氏說文：崇，高也。神驟崇，民將競趨諂媚以求福也。作祟者非。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為之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為三患。下獨王、



貧賤、日不足是也。有獨王者，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足之費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濟而成立之。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果木過十年漸就枯悴，故曰十穫也。一樹百穫者，人也。人有百年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亦有嗣之而報德者，故曰百穫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一種百穫，近識者莫能測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貴神道設教也。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所角反。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

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

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也。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



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

梅生曰，謹微邪，便細行，必矜，不必如此瑣覆。

故欲民之有禮等議，俱列下層。

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

可不賢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閒其治。民閒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也。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閒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梅生曰。此篇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二句一篇之綱。地博而國貧一段。言國無政則民貧而兵弱。地辟而國貧一段。言政雖行。[illegible]君心侈。則財匱力竭。而國終不可富。兵終不可彊也。遠人至而不去一段。言上有政。則民不輕棄其主。而易離其鄉。見其可也一段。言上



有政。則民不詭銜竊轡。以攖上之所好惡。蓋政之大者。在於使民為善。民必足以親。足以教。而後禮義可興。乃身既先之。而又有服度之閑。鄉師之說。其精神無處不密。然後憲令以申之。慶賞以勸之。刑罰以振之。故民之從善也輕。人知管仲設法之嚴。而不知國有善政。刑罰可虛懸也。地之生財有時一段。以度量節君之欲。故取與用各符於則。而民地無曠。野與市爭民一段。以俗淳驗政之成。故朝與野咸若於化。而民情不二。然以察能授官。班祿賜予。為使民之機。知其長短。察其賢不肖。為民情之御。政固不能以獨行者。地之守在城一段。又即野不修。朝不治。以見亂政亟行。所以敗也。一年之計一段。得人則政可立。百稷不足以盡之。故曰舉事如神。惟王之門下。牧民等項。皆立政之事。政者。法也。至此始說出法來。文章亦自沈渾。



立政第四　三本　四固　五事　首憲　首事　省官　服制　九敗　七觀

# 立政九敗解第七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三謂三本也謂治亂法各有三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四謂四固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五謂五事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自三本已上總其目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



正道捐棄而邪事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獸之行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德雖大而仁不至或苞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于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

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梅生曰，看他相天地之宜，遂百物之性，而又不以無用糜財力，眞是生財有道。○言君不知所務，則國貧，所以富國者，一一反言之而自見。



右五事

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匿，隱）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愼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復，白）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羊豕之類也）羣徒，（衆作役也）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於游宗。（附趙標 譙，責讓也）游宗以譙於什伍，什伍以譙於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譙能敬而從命，無事可白，則是敎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於游宗，游宗以復於里尉，里尉以復於州長，州長以計於鄉師。（附趙標 計，上計也）鄉師以著於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於長家。（附趙標 及，坐及也）其在長家，及於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於游宗。其在游宗，及於里尉。其在里尉，及於州長。其在州長，及



於鄉師。其在鄉師，及於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附趙標 著，標著也，使備曹署著其名）凡上賢不過等，（謂上賢雖才用絕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罪必有首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於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於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於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於太府。（入籍者，入取籍於太府也）憲籍分於君前。五鄉

之師出朝。遂於鄉官。致於鄉屬。及於游宗。皆受憲。憲所以察時令、籍所以視功過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於君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死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都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於太府之籍



者。侈曰專制。〔附劉補〕謂擅之不足曰虧令。〔附劉補〕謂損之罪死不赦。首憲歲朝之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憲謂月朝之憲

梅生曰。由國而遞分之。則爲什伍。由什伍而遞總之。則爲國。故雜而不越。有長。有宗。有尉。有師。故多而益辨。置閭有司以時開閉。而游宗長家。益有所警。凡出入不時一段。言鄉之不肖。在什伍中者。過令必改。不敗則誅。凡孝悌忠信一段。言鄉之俊秀。在什伍中者。取令必得。不使野有遺賢。凡過黨其在家屬一段。著上逮之法。使有以戒其屬。凡上賢不過等一段。齊賢不肖之程。使有以交相勉。孟春之朝一段。春賞冬罰。順天道也。正月之朔一段。此君布憲而五鄉之師。五屬大夫受之。太史既布憲一段。此憲既布。而又藏籍以待考校。故憲不虛布。憲籍分於君前一段。此五鄉之師。受憲而布之州里。五屬大夫皆以車行一段。此五屬大夫受君憲而令不留行。考憲而有不合於太府之籍者以下。蓋必考憲以取



衷。而後太府之籍不虛藏。〇或問五鄉之師與五屬大夫。何以不同。曰鄉師說道之者也。大夫則行法矣。

右首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爲。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梅生曰。違憲而有功亦誅。然後人不敢倖功

以逆令。

右首事

修火憲，敬山澤（附趙標：敬，同儆，戒也），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於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粉（扶門反）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



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於鄉，工師之事也。

梅生曰：必時水過度而五穀無害，然後障水安其藏。○刻鏤文采，絕於朝而又禁於鄉，故民富而俗愿。

右省官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附劉績補：此有闕文誤字。按古天子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彰以五色。王后祭服刻繒為翬揄形而畫采之，綴於衣以為文章。翬揄皆五色雉名。褘衣畫翬色玄，從祭先王；揄狄畫揄色青，從祭先公；闕狄刻形不畫色赤，從祭羣小祀。餘鞠衣告桑色如鞠塵，展衣見王及賓客色白，祿衣接御王及宴居色黑。又畫繢之事，青與赤謂之文，取木火相生；赤與白謂之章，取火金相克。又斧形為黼，白與黑亦謂之黼，金水相生也；亞字兩己相背為黻，黑與青亦謂之黻，水木相生也。文有章服，夫人不敢以燕，惟饗廟則服之。賈誼所謂廟而不宴者也。原無闕誤。）



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鬈（大圓反，音權）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絻（一本作絲），不敢畜連乘車。

梅生曰：制服用財，一本於爵祿，則服雖欲僭侈而不能，用雖可上擬而不敢。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言事者競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則武術必偃，雖有險阻不能守矣。）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之說勝，則徐偃弱而行仁，宋襄惑而慕古也。）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全生之說勝，則

王孫自奉千金何侯日食一萬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費仲以奉奇異而居顯位董賢以柔曼而處朝謁也）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彊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



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亨按此係九敗解提附九敗篇內）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毆眾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毋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毋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



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臣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附劉補易謂易金玉貨財以官爵也）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

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敺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倡優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敺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舉。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佼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享敘〕右立政九敗解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爲心者。敎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謂君將行令。始獨發於心。故不足見。終則功成事遂。故不可及也。)未之令而爲。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君既盡心於俗。所以能期於心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君之好惡纔形於心。百姓已化於天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爲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君能奉順天道。所以能期於此。)爲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合也。謂俗與憲合。)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 乘馬第八

(立國 大數 陰陽 爵位 務市事 士農工商 聖人 失時 地里)

經言五

凡立國都。(〔享按〕都一本作者。非。)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梅生曰凡有國者相天時乘地利制人官立國規模合宜如此後秦治馳道於天下國且不可況天下乎

右立國

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爲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政從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因朝起市者貨之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



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爲之有道

梅生曰此篇地者政之本也五句一篇之綱

下五條逐段分解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可以正政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幾於息故不可不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摩然後成陰陽之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其氣此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盈縮不正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雖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天地亦準陰陽不可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謂天地之正不正官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爲之有道

梅生曰此條舊本春秋冬夏別起爲一節非



也觀本文正地而曰均平調和亦自兼時令在內但時令陰陽之默運非若地之可以事規可以形制乘其時以盡其利機本相因無庸兩別故卽事治以見貨多卽貨多以見事治而地之利握在君矣

右陰陽〔附劉補〕此釋地者政之本也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

國不利也。皆貨則無爲事者。故事不成也。爲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貨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爲之有道。

右爵位〔附劉補〕此釋朝者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過常之利也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謀慮則事生也成於務。專務則事成也失於傲。輕傲則失事也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爲多寡。爲之



有道。

右務市事〔附劉補〕此釋市者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附劉補〕此釋黃金者用之量也

梅生曰。以上自爲一段。

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宿有定準。則百宿可知也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附劉補〕按此釋諸侯之地千乘之國器之制也

梅生曰。舊本天下乘馬服牛連上文共爲一節。非也。觀本文釋地者政之本。朝者義之理。市者貨之準。黃金者用之量。皆提。則此釋諸



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亦當提無疑。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纆得入焉。〔附趙標〕鎌刈割器。纆綱縛索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

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

官成而立邑。

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

邑成而制事。

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事制也。



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捍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附劉補此一節言官邑事制之器

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黄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季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㪷。一本作一升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

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黄金百鎰爲一篋。其貨一穀籠爲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黄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附劉補此一節言既立制而又定賦也

十仞見水不大潦。大潦一本作大續。繼也。預貯水也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三。謂去十仞之二三二則去三四。謂去十仞之三四四則去四。謂去十仞之四五則去半。比之



於山。五尺見水。言平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曰仞分九仞則屈每分有二仞二尺去其三則餘有一丈八尺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附劉補言地高則難涝故曰十仞見水不大涝地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當涝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汙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

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

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此人學以爲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爲若此者預食農叹之功而不受力作之分也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附劉補此言士賈工雖習其業不在官者正月亦與耕公田三日借民以盡地利不可使而爲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有智者附劉補此言教人當使智愚皆知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爲工必以巧者欲令智愚之人盡曉知之然後可以教人也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爲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爲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不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饑寒之至於身也是故



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爲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爲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爲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梅生曰自地之可食者至此又總括上五條之意見地之肥瘠不同故宜均地之彌漫無紀故宜統自是而賦田以制兵則爲器聚貨以平準則爲用時之相衡無不爲國筴故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所謂爲而無以爲也○

從此篇以後凡繁冗者俱列下層不爲細解

右士農工商附劉補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力終以人君出令之事末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爲下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善分民也善令人知分故名爲聖人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分則己尚不足何名爲聖人是故有事則用用謂用人也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歸而居也唯聖人爲善託業於民謂託人以成功業也民之生也辟則愚縱其淫辟則昏愚也閈則類類善也閈其淫辟則

善上爲一。下爲二。下之效上必倍之也。

右聖人〔附劉補〕此釋上分力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爲之不可藏而捨息也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言不爲則失時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右失時〔附劉補〕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



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右地里〔附劉補〕此釋上均地

七法第九 謂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

經言六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其人而用之謂之非不能廢其人而退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猶未者則以未具下事故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謂立是廢非賞功誅罪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民然後能彊兵能治其民矣。而不明於爲兵之數。猶之不可。雖能治民而欲彊兵必明於爲兵之數然後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於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彊兵其欲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不明猶是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爲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下之七法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



計數。此七法之目也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者所以合宜也名者所以命事也時者名有所當也似類比狀謂立法者必有所倣倣不徒然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角亦器量之名凡此十二事皆立政者所以爲法也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革物當以漸也順也順教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之久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

凡此十二事皆爲政者所以決斷而窒塞也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自心術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之以知其數也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以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檐舉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既舉竿之本其末不定也檐竿而欲定其末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鶴脛非所斷鳧脛非所續也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爲書右手從而止之則無時成書矣【附趙評】謂反用左



手書右手不動也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成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敺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悅之令其感服今反拘蹋之則彼逾叛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檝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財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敺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爲私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盜賊之人常欲損敗於物也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臣反得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貨成故官徒毀從事也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爲盜者用盜致富故處重民謂務農者爲盜破產故散



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厲奮也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

梅生曰此條地不闢至國不安一段止根百姓不安其居來非總解上四條也地闢則國富而兵厲等議屢見前後篇內故列下層

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謂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爲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君

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僞不竭於上下皆隱實言虛則是國情不竭於上世主所貲者實也寧按實一本作寶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貲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爲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貲於寶重寶而全命則當貲是令貲於寶不爲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社稷者身之存亡故棄親而存社稷不爲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崇替所由故棄所愛而存其法不爲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



戚者人君所以服海內必不得已寧散爵祿不可分威也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不達於四者用非其國故曰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治水潦者必浚其隄防也養人如養六畜養六畜者必致其閑阜堅其羈絆用人如用草木用草木者時入山林輪轅不失其宜樵蘇各得其所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君之於民其猶居身治之養之用之三者各得宜論道而行理則無思不服也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貲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罪得其人故不怨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故息其貪也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不濫則立功要功之士知其不誣故競而爲之本兵之極也爲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

梅生曰此章百匿傷上威一段首究法傷之弊故曰常令不審一段原法之所以傷而以國之四經敗一句總結之人君泄見危一段見持法在君君必密而後執法之臣敢進其說世主所貲者法也一段見法之所以當行亡主不然所以敗也故不爲重寶虧其令一段言欲行法則國之法令威福不可不猛斷



而獨操治人如治水潦一段言欲行法則人之主能品質不可不嚴防而器用居身論道行理一段又臣下心服法行之原七法一篇大抵言兵故曰本兵之極也

右四傷百匿

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存意於聚財則彼國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之器用者也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

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者發內而動外、為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為之、不知其所以為、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機數也。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能蓋天下則無以正天下也。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則無以正天下、餘皆倣此。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



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合天時也、至小者捷勝、亦在人計謀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大寶之位、神器也、古今所共傳、非有覬廢、而天下莫敢窺窬者、以王者當樂推之運、應天人之正。衡庫者。天子之禮也。衡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言王者用心、常當準平天下、既知輕重、審用於心、無令長耳目者所得、此則天子之禮然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選謂簡其精練。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

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謂貴兵。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興亡國、雖少天下共觀之、故曰觀多、如救邢遷衛用此術也、或曰觀當為勸。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右上也。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試、則不用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



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梅生曰。衡庫二字甚妙。衡無不平。故天下在手。庫無非藏。故天下在心。修戎器。必課試而藏之。練精銳。羅英材而用之。又本之以自立於勝地。所謂唯無瑕者。可以正人。方是衡庫天子之禮。

右為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雖委曲，順天而舉，不失天時也。毋壙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壙，空也。天之所覆，空地謂山河陂澤所以營作而興利者也。必計數其多少之要，然後度朴而用之。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自勝謂自勝於己，其敗可知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於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政，未可加兵。不明於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敵情，不可約士約誓。不明於敵人之將，不先軍也。



不明於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既無備無主，故敵來攻不能先知之。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則器械不功。功謂堅利。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僥倖以偷生也。故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人望風自退，故曰獨行也。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地圖謂敵國險易之形，軍之部置十官必伍什則有長，故曰十官。又須謀得其人也。日量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故不以道里爲遠。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故不以山河爲險。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故莫敢爲敵。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謂其功可以爲彼水旱。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謂上下同心，其猶一體。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懼雷電之威，故彼士



不齊。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穫也。能令彼有水旱，故不得使收穫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敢死之士，耳目所以聽鄰國之動，號令必知之。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奇說謂譎詐之言，雕俗謂浮僞之俗。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不顧而恃之。權與謂權爲親與也。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梅生曰。內政既修。然後定計而後出。量敵而後進。故有勝無敗。

右選陳



#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三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 版法第十

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為常法（附劉）（補）此篇註多非當依後版法解自明

## 版法解第十一

經言七

凡將立事。立經國之事 正彼天植。謂順天道以種植必令得其正 風雨無違。君道不虧則風雨無違也 遠近高下。各得其嗣。高下猶多少也謂君之賦稅因其遠近之別以多少之差輕重合宜故可嗣之以常行嗣續也 三經既飭。君乃有國。三經謂上天植風雨高下也是三者既以飭整故君可以有國也 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叛之心也 外之有徒。禍乃始牙。徒謂黨與也外叛者有黨與禍由是生故曰始牙 眾之所忿。置不能圖。眾忿難犯故必置之誰能圖之（附劉）（補）當依解作寡不能圖 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須觀之 廢所惡。必計其所窮。蜂蠆有毒故必計其所窮知困獸猶鬭其所終將何為也 慶勉敦敬以顯之。人有敦敬則慶勉以顯之也

富祿有功以勸之人之有功則富貴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賢者有名則爵貴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上之敦敬有功名之士必爵祿順而與之所以教之急也如此則民鄉風而從化旦暮利之衆乃勝任有功名之士既旦暮得利衆自厲而勝任取人以己成事以質將欲取人必先審己十略能用彼不質謂準的將欲成事必先立其準的事不違質然後爲善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嗇於用財不以賞賜則立功之士懈怠敵人來侵其費更多嗇悋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不足則令不行故辱也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



寤民乃自圖謀爲叛已正法直度罪殺不赦夫正直之法度罪殺有過終不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辛猶困苦其有怠倦不勤則困苦以辱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言執法者必當深植而固守則不可動移若乃頓倚而邪則法亂而身危故可恐也附劉補倚解作奇邪謂倚邪不正之人也恐謂恐懼讒佞不敢爲惡也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既能正倚化邪歸於正直如此化出令縱往則民移法天合德天之貲始無有私德象法無親地之貲生無所私親亨按法依附宜作地參於日月日月無私耀也佐於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亨按佐依解宜作伍悅在施有將悅於下在於施無令有衆在廢私將欲齊衆在於廢私附劉補當作悅衆在愛施有衆在廢私蓋言能廢私然後有衆也有字屬下句爲是上句有悅字亨按版法解施字上加一愛字作悅在愛施有衆在廢私有字屬下句詞旨甚明房註有字連上讀便牽彊費解劉績悅下加衆字亦不必召遠在修近修近則遠者至閉禍在除怨除怨則禍端塞修長在乎任賢任賢則國祚長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位安

梅生曰此篇言有國者必以賞罰順民心夫民之鄉風鄉以利也民之順教順以賢也賢可取用取以身也天地無私親以日月四時佐其化人君無私德以高賢大良輔其治賢人者體君意修法令以導利於民間則下無怨故終之以修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而法爲世憲矣○人知用財嗇之省故能積而不能施管子知用財嗇之費故有散而又能有聚



亨敘右版法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

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愬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愬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私近親不孽疏遠



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



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

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
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
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
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
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
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
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
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
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
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
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
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
人以己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
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
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



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
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
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
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
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阤堵壞
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
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
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
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
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
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
有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
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
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
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

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



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

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在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隳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附趙標當一作常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

享敘右版法解

## 幼官第十二

經言八



## 幼官圖第十三

中方本圖 中方副圖
東方本圖 東方副圖
南方本圖 南方副圖
西方本圖 西方副圖
北方本圖 北方副圖

經言九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言欲候氣聽聲以知吉凶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此時人物則皇暇故吉凶之驗不妄附趙標後中圖作處虛守靜淮南子有夜行高誘註論陰行也陰行化故有天下則夜守爲是兩人物字一衍物事皇大也言人君能處虛守靜則發之人事盛大也五和時節土生數五土氣和則君順時節而布政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此土王之時故服黃味甘聽宮也然土雖均王四季而正位在六月也治和氣土主和故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

井中央井也以倮獸之火爨倮獸謂淺毛之獸虎豹之屬藏溫濡藏謂
包之在心君之所藏者溫和濡緩所以助土氣行毆養謂禽獸之屬能爲苗害者時毆逐之
所以養嘉穀也附劉補行對藏而言謂行於身也下放此坦氣修通坦平也平土政則其
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凡土王之時所生之物但開通安靜
則其形自生既循理之常則無殘盡於所賦之命也附劉補當理字爲句享按乾坤以靜翕裹萬物
之性命故物始出爲開離物所受爲性性者理也天所賦爲命命者理之宗而形之宰也故有物有
則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帝者之臣其實師也故尊賢授德則可爲帝也
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服行審謀章禮選士利械
則霸章明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生者安定之死者處置之斂葬

其柢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彊有材者爵之有能者祿之計凡付
終務本飭末則富凡謂都數也付終謂財日月既終付之後人明法審
數立常備能則治常謂五常也備能謂于能之士備有之同異分官
則安同異之職分官而治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
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
期之以事攻之以官攻治附劉補後作攻之以言發之以力威
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謂初會諸侯上下得終其禮自此至九舉說九
合諸侯之所致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成謂諸侯
自盟要不事於齊至三會則諸侯散其成而朝齊四舉而農佚粟十四會之後

徭役減省故農人佚樂而粟得十全五舉而務輕金九五會之後兵戰既息事務
轉輕而金得九分一以供官也六舉而絜知事變絜度也胡結反七舉
而外內爲用外謂諸侯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
成形九會之後威行海內雖居侯伯帝王之事既以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
守也自九本已下管氏但舉其目或有數在於他篇但此書多從散逸無得而知然九本所以
搏擊彊大人主守之故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
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
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彊動弱必從彊靜弱
必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

紀六安危之機七彊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
以散羣備署備猶曹也凡上之諸數既已精練然後散之於衆使備曹署著其名以司
之凡數財署數謂國用之數使財者署殺僇以聚財或因亡國或因滅家
莫不籍沒其財故曰殺僇以聚財也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使上之備
署財署分知其事各具其名籍之本則財署知聚財備署知選舉發善必審於密
執威必明於中發善謂行賞執威謂行刑此居圖方中此立時之政管
氏別五其圖謂之方圖而土位居中附趙標圖明堂圖也即月令居太廟太室類
梅生曰此篇管子因五行以立政按五方以
制兵前本圖五法天合德故服養宣洩一律

之天時。後副圖五。象法無親。故旗物兵刑。一

本之地德。

春行冬政肅。肅寒也，冬氣乘之故也。行秋政雷。春陽秋陰，陰乘陽故雷。行夏政閹。春既陽，夏又陽，陽氣偎拜，故掩閉也。十二地氣發，戒春事。自此以下，陰陽之數，日辰之名，於時國異政，家殊俗，此但齊獨行，不及天下，且經秦焚書，烎為煨燼，無得而詳焉，闕之以待能者。寧按戒敬也。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謂三卯所用事同，他皆倣此。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君則順時節布政。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此木王之時，故服青味酸聽角。治燥氣。春多風而旱，故治燥氣。用八數。八亦木之成數。飲於青后之井。東方井。以羽獸之火爨。羽獸南方朱鳥，用南方之火，故曰羽獸之火。藏不忍，行敺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春主仁，故所藏者不忍之理，合聚於內，出空於外。寧按東方震，帝出乎震，陽氣自內出，故內空周外。彊國為圈，弱國為屬。彊國所以集弱國，弱國圈然也。寧按包而衛之為圈，服而役之為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彊動弱必從，彊靜弱必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彊國舉發，必當以禮，時也禮也，必得其宜。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鄰國和好不基，貴賤之位無司任，如此則事變日至，無寧居基漸。此居於圖



東方方外。

夏行春政風。春箕宿多風也。行冬政落。寒氣肅殺，故凋落也。重則雨雹。其災重則雨雹，水寒所致。行秋政水。秋畢宿多霖雨。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火成數七，火氣舉，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赤色，味苦味，此火王之時，故服赤味苦也。聽羽聲。羽北方聲也，火王之時，不聽徵而聽羽者，所以抑盛陽。治陽氣，用七數。七亦火之成數。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井也。以毛獸之火爨。毛獸西方白虎，用西方之火，故曰毛獸之火。藏薄純，盛陽之性，失在奢縱，故所藏者省薄純素也。行篤厚。陽性寬和，故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形既生，自然修理而長育也。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

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梅生曰。支十二日一更，故政十二日一易。春秋言卯酉，冬夏不言子午者，天道惟二月八月。陰陽均平，刑德合門。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萬物死。故春舉卯而夏曰暑，秋舉酉

而冬曰寒。所謂子午卯酉爲二繩。言卯酉自可兼子午也。大暑中暑小暑。說文、暑熱也。以暑傳令猶極熱。大熱終熱云爾。非今小暑大暑節也。若論節。則小暑先大暑矣。小暑終者。夏至一陰生。陽大陰小。陰浸而長。故曰小暑終也。春秋之十二八。夏冬七者。春始贏而夏畢德。秋始縮而冬畢刑。始贏始縮者其氣舒。既贏既縮者其事簡。故每於交代之際。前者若恐委頓而不弛其權。後者若爲順承而不驟革其命。是其數也。又春與夏比。秋與冬比。月各六。而相應爲六合。故春政之八易同於秋。夏政之七易同於冬。其相應無陵奪也。○又曰月令春蟲鱗。而管子羽獸之火爨。夏蟲羽。而管子毛獸之火爨。秋蟲毛。而管子介獸之火爨。冬蟲介。而管子鱗獸之火爨。用其所生。取子以養母也。夏音徵。而管子聲聽羽。冬音羽。而管子聲聽徵。因其所生。助徵以宣化也。若此皆知禮樂之情。



秋行夏正。葉。盛陽氣乘之、故卉木生葉。行春政。華。少陽氣乘之、故卉木更生華。行冬政。耗。盛陰肅殺、故虛耗也。十二小丣薄白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丣合男女。十二中丣。十二下丣。三丣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服白味辛聽商。治濕氣。秋多霖雨水、故治濕。用九數。九亦金之成數。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井。以介蟲之火爨。介蟲北方玄武、用北方之火、故曰介蟲之火。藏恭敬。金性廉潔、故所藏者恭敬也。行搏銳。兌金性勁銳、時方肅殺、故曰以勁銳搏擊所以順殺氣也。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閒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內外之異、故須間之也。修鄉閭之什伍。殺氣方至、可以出師征代、故修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異糧、故其養勿通。信利周而無私。申布秋利、既令周偏、無得有私。〔附〕趙標、周當依後作害。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梅生曰。此條博考諸本。俱作小卯始卯中卯下卯。三卯同事。殊大不然。幾於讀書不究字。閱文不求解矣。秋屬酉。於卯之義何居。古文卯與丣相似。卯爲春門。萬物已開。故兩列象

開門之形、丣爲秋門、萬物已入。上一畫閉門象也。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六書正譌、酉古酒字、後人借爲十二支之酉。此丣字當改酉無疑。故曰六書明、則六經指諸掌。今正本文卯酉字俱從古、以示誤源。秋十二三易而白露下。於時令差數日。若謂至此當白露之期耳、不必泥此日爲白露也。其秋之贏於冬也、春令可推也。後冬十二大寒終、亦以陽生故、初陰後陽。故曰大終、非今大寒節也。



冬行秋政、霧。秋多陰霧行夏政、雷。盛陽乘盛陰、故雷也行春政、烝泄。少陽乘陰、故烝泄也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水成數六、水氣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也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故服黑味鹹聽徵聲。不聽羽而聽徵者、亦所以抑盛陰也治陰氣、不治則盛陰太過、太過則治陰氣也用六數。六亦水之成數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井也以鱗獸之火爨。鱗獸東方青龍也。用東方之火、故曰鱗獸之火藏慈厚。君人者好生惡殺、故於刑殺之時、藏於慈厚、所以示其不忍也行薄純。冬物朴素、故行省薄純儉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冬行刑之時、故成僇器也教行於鈔。鈔、末也。冬爲四時之末、歲之將終也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記動靜則行止可量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各有不同、故須別之異出入以兩易。出入既異、又並令無差、故曰兩易也明養生以解固。固謂護惜也。生既須養、則物不可惜、故曰解固審取予以總之。又恐所養過時、故審取與之多少、以總統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玄帝、北方之帝。齊桓初會命諸侯不使非時出師、故令曰若非玄帝有命之時、毋得有一日之師役。一日尚不可、況多乎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



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百分取五分。焯按此二十取一、或齊官山海可耳、恐諸侯雖令不行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偕、同也。稱、斤兩也。數、多少也藪澤以時禁發之。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修澤梁也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常所祭、常所食、各有時物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玄官、主禮天之官也請四輔。四輔、即三公四輔也、所以助祭行禮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官處、謂處官也。處官位而四體無禮者、謂之莠命、而流放焉。莠命者

謂穢亂教命若莠之穢苗也。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於玄官，聽於三公。四義者謂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諸侯能順命而無異議者則尚之於天子玄官聽三公之錫命尚上也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爲幣禮九會大命焉出常至。謂上九會既出大令故天下諸侯常至非此之外則朝聘之數遠近各有差也〔附劉補〕謂大命諸侯出常來朝會之命卽下文是也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因朝而習教命二年三卿使四輔。諸侯三卿使天子四輔以受節制也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習所受命於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



年而會至習命。因會而至以習命也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重適謂承重也適諸侯之世子也五年大夫請受變。請所變更之教令也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道路既遠故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其遠國大夫則爲置廷館每來於此以安之也入共受命焉。入共國所有因以受命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梅生曰。五本圖見管子治法。中央守靜審明。

不失其馭四時規衡矩權各司其能故政達。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善勝敵者必得文德之威武藝之官與之練習士卒則可以勝之務時因勝之。時是也務是因修不逆於理可以得勝也終無方勝之。從始至終計出無方者勝幾行義勝之。庶幾行義者可以勝理名實勝之。整理名實不謬妄可以得勝急時分勝之。敗敵所得之物應受分者急分與之可以得勝事察伐勝之。伐功行賞之事必察有功不令無功者妄受可以得勝行備具勝之。行師用兵必備其攻戰之具可以得勝原無象勝之。奇計若神無象可原者勝〔享按〕連曰勝之者九勝人也人指敵人冠以必得二字有周防而無滲漏之意本定獨威勝。用師之本定能獨威者勝定計財勝。計謀財用先審定者勝定聞知勝。聞知敵謀能審定者勝定選士勝。精選士卒能審定者勝定制祿勝。制祿亦與有功能審定者勝也定方用勝。異方所用各有不同能審定者



勝也定綸理勝。經綸之理能審定者勝也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所依奇策能審定者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享按〕曰勝者十二自勝也勝理宜勝冠以本原以定有未戰而勝具已信於心勝氣已加於敵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發舉兵機誠得其要則敵不能量也用利至誠則敵不校。用兵便利又能至誠則敵不敢校也明名章實則士死節。明忠義之名章功勞之實士則死節不求苟生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意則士樂爲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交質之物因方之在則器械備具也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因彼所能所利而以備之則所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執所營之務明所爲之本則士不苟且備具無常無方應也。

其所備具無有常者，所以應敵無方。聽於鈔，故能聞未極。鈔深遠也，所聽在於深遠，故能聞於極理。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未形者新事將起，所視者在新，故見未形也。思於濬，故能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浚者，所思在深，故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發舉可驚，故敵不能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實。舉動昌盛，故敵懼而輸實也。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故常堅實，不復衰故。〔附劉補〕別本註：立謀能有實效，不使衰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器用完成，教令堅守，故往則至，不憚道里之遠也。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號令審悉，教命施行，則赴湯火而不顧，豈險難於山河也。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德博而一，行純而固，則仰我如時雨，歡我如椒蘭，誰能敵之。



愼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愼號令，審旗章，則攻者爭先登，豈顧後而相待乎。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權謀明略，必能勝敵，則慈仁者猶致勇奮，況惡少哉。器無方，則愚者智。器用無方，應卒必備，則愚者習而成智，況不愚乎。攻不守，則拙者巧。我攻既妙，彼不能守，則拙者習而成巧，況不拙乎。數也動愼十號。兵既數動，必愼十號九章等，此有數在他篇。〔亨按〕數也句，謂兵有法數，故有上文所列之善。房氏讀作入聲，以數也動爲句，非。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軍之主將既必有常，軍之計謀必須先定。求天下之精材。精材可以爲軍之器用者。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稱材謂材稱其所用也。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亨按〕此條求天下之精材以下議同七法。

此居於圖方中。此中圖之副也。

梅生曰：此副圖也。管子內治既修，急欲制政於天下。圖中具析機宜，不言兵刑者，何？中軍無所不統，即下四圖所列，互可用也。黃爲五色君，中央旗爲三軍司命，無旗物尚黃，略也。

旗物尚青，木用事，故尚青。兵尚矛，象春物之芒銳。刑則交寒害鈦。其行刑戮則於初旦夜盡之交，其時尚寒，主春人不得已而行刑，故離害而鈦禁。鈦或爲鈦。〔附劉補〕鈦，鉗械人足也，恐當作鍇鈦。器成不守，器用既成，則敵不能圍守也。經不知。



經，法也。用兵之法，敵不能知也。〔亨按〕言我之器成而敵不能守，以我之行經於敵所不知也。兵法篇徑乎不知，經作徑。房氏分二句讀，非。教習不著，我之教習，敵不能著，著猶明著。發不意。其所舉發，出敵不意。〔亨按〕言我之教習而敵不能著，以我之舉發於敵所不意也。觀兵法篇出乎不意可見。此篇與七法、兵法多有同句，其無異詞者，即無異解也。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害，故必勝而無敵。〔亨按〕經不知以下頗同兵法。以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遊兵驚軍。四機即上不守、不知、不著、不意也。〔亨按〕四機，莫能圍、莫能應、全勝而無害、必勝而無敵是也。此四句俱根不知不意來，下文爲引伸上文，爲推原故。不曰四者而曰四機，未可以本文有四不守，遂與不守、不著列而爲四也。障塞不審，

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閒。障塞者所以防守要路也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由守所由而防守者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詭禁所以禁詭常也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死亡者不享食鬼神必怨怒故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此東圖之副也

旗物尚赤。火用事故尚赤兵尚戟。象夏物之森聳刑則燒交疆郊。其用刑則於疆郊焚燒而交也必明其一。一謂號令不二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亨按數戰則士疲以下議同兵法至善不戰。用兵之善者其唯不戰乎其次一之。其次善者雖一戰而號令一大勝者積衆。積衆然後可以大勝勝無非義者焉。亨按房氏以大勝者積衆為一句勝無非義者焉為一句幼官圖曰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焉作一句讀為是可以為大勝。所以勝皆大義故成大勝也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此南圖之副也

旗物尚白。金用事故尚白兵尚劒。象金性之利也刑則紹昧斷絕。其用刑則繼晝之昧斷絕而戮之也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彊不能圖。不可數。則為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兩者謂道德也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謂同為其事偕習以悉。悉盡也莫之能傷也。附劉績兵法作和合故能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習或輯之誤亨按始乎無端以下同後兵法篇此居於圖西方方外。此西圖之副也

旗物尚黑。水用事故尚黑兵尚脅盾。象時物之閉盾或署之於脅故曰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其用刑則游縱之所使仰藥死而既乃投之於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宗廟存則男女育也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擇才授官四面分設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至善之兵不求其地所以君可罰人若桀紂之人比屋可誅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既獲敵人之國順而守之然後修其法制如此則彊勝之心可以焚灼於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利除害則人從也立為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既九會之後天子加命立為侯伯面各三千里四方相距六千里大人謂天子三公四輔也亨按管子欲為方伯輔周故曰立為六千里之侯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國君謂天下同盟諸侯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郊祀天地神祇使之合德則四氣和可知故生物

從之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緩急之事皆已計定則二者之危無所難緩急之事皆有可危之理故曰危危〔附劉績補〕別本註緩急之事已有定計雖危其可危終無所難也）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謂不慎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此北圖之副也）



梅生曰五副圖見管子陳法中軍操廟勝四面列兵旗卽楚之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行軍前有所候踊伏舉旛備慮有無茅明也中權者中軍制謀後勁者後以精兵爲殿）長兵居東南（說文矛酋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戟有枝兵也長丈六尺）短兵備西北（劍人所帶兵也盾瞂也所以扞身蔽目）卽鄭之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乘之乘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四方圖極簡極便中方圖愈探愈深妙哉中圖之議其所以爲四圖綱乎

〔享敘〕右幼官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倮獸之火爨藏溫濡行歐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眾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彊計凡付終務本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言（〔附趙標〕攻作攷）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民無不



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一粟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挈知事變七舉而內外爲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之本三尊卑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彊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傰署凡數財署殺僇以聚財勸勉以遷

衆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
此居圖方中
梅生曰幼官圖文無異於幼官但於各條下
分別右某方某圖云耳原無可立篇故列下
層附於幼官之末

右中方本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
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
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



定計財勝定知聞勝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
用勝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
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
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
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
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
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
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
故能得其寶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

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
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
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
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
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
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
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
此居於圖方中
梅生曰幼官五方本圖居先五方副圖居後
幼官圖即以各方本圖領各方副圖微有變



動耳

右中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闇十二地氣
發戒春事十二小郢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
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郢合
男女十二中郢十二下郢三郢同事八舉時節
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
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敺養坦氣

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疆國爲圈弱國爲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賢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釱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圉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圉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



遊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閒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彊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



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副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郢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附劉績補幼官無前第二字）十二始郢合男女十二中郢十二下郢三郢同

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揔銳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閒男女之畜修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尚白兵尚劒刑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



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彊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副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

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



路偕度量一稱數毋征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于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

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本圖

旗物尚黑。兵尚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



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副圖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四

唐　齊州房玄齡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五輔第十四 謂六興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弼國政也（亨按）輔者對主之稱政者輔治者也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是其本也

外言一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



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不得於人而能使名譽顯當時功業流後世者則未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不失於人而能使失國覆宗者亦未嘗聞

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大利則王天下欲小利則霸諸侯也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既不務得人故必致禍小則地削大則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當務得之於人此天下之極也。曰。

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賤苟得之利也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用之飲食於是財用足。好耕農故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省費用則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放也舍免也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爲政者。



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而官府亂。小人競進故兇小人用法故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

上彌殘苟居上位者小人故殘賊苟且也（附劉績補）苟字乃苛字之誤而無解舍。下愈覆鷙而不聽從。覆察也鷙疑也上既賊苛而不舍故下伺察而懷疑鷙敷更反

上下交引而不和同。上引下以供御下引上以恩覆二俱不得故不和同

也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

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壇堂基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可以厚養其生也發伏利利人之事積久隱伏者發而用之附趙標伏利謂人所未發之利也輸墆積墆貯積也修道途便關市謂所置關市皆令要便也慎將宿將送貨賄必慎止宿此謂輸之以財上五者皆生財之術故曰輸財所以納財於民導水潦



利陂溝決潘渚潘溢也渚潘溢者疏決之令通潘音翻附劉補列子水之溢洄曰潘潰泥滯泥塗為滯者亦潰決之令通也通鬱閉鬱閉亦謂川瀆有過塞者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上之六者所以遺利於民薄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上之五者所以寬裕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上之五者所以救民之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疾憊裸露者有以振救之資乏絕此謂賑其窮上之五者所以賑民之窮乏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為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

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行即七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弟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行既中正而又合宜也整齊撙詘以辟刑僇撙節也言自節而卑屈也纖嗇省用以備饑饉纖細也嗇悋也既細又悋故財用省也敦懞純固以備禍亂懞厚也音莫江反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



故曰義不可不行也

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倍乖戾也貧富無度則失失其節制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為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為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為人父者慈惠以教為人子者孝悌以

肅爲人兄者寬裕以誨爲人弟者比順以敬此和爲人夫者敦懞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弑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

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辯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材謂藝能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也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

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饑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時則天祥地宜人順之時也得其時則事可成以事動民事成則民可動以民動國民昌則國可動以國動天下國彊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權謂能知三度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

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僞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爲淫辭作爲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

曰實壙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撙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僞去讒慝則姧人止修饑饉救

災害賑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彊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桑也無用謂末作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毋苟於民（謂無苟取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方丈陳前則役用廣故農勞而不免於飢）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悅文繡則女工傷而天下寒）是故博帶梨（梨割也梨博帶以就狹也）



大袂列（列大袂以從小）文繡染（染文繡為純色）刻鏤削（削刻鏤為純素）雕琢采（采雕琢為純漫）關幾而不征（幾察也但使察非常而不征賦也）市鄽而不稅（鄽市中置物處但籍知其數不稅斂）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或為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不使漏失也）

梅生曰此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四句一篇之綱六興七體八經五務三度為五輔五輔者治國之經也五經既布然後有刑死以儆其不然而終之以仁義其要也仁義之君必節儉故民利而教可與

宙合第十五（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苞羅也）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舉目）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舉目）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第三舉目）大賢之德長（亨按第三舉目當在大賢之德長觀後引微子不與紂之難後世不絕下曰大賢之德長可見）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第四舉目）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



謀（第五舉目）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第六舉目）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第七舉目）不用其區區烏飛準繩（第八舉目）讂（火縣反）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舉目）毋犯其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舉目）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一舉目）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附趙標十一舉目當在人不一事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第十二舉目）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椁（宅耕反）擿（丁歷反）擋（丁用反）則擊（附趙標十二舉目當在則擊下）天地

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衆目第十三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左陽君道，右陰臣道，故曰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君但出令，故曰佚。凡右爲用事，故左佚而右勞。臣任力勞，故立于右。臣則任力，故曰勞。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五音雖有不同，衆聽盡能調之，猶百度雖各有別，君則盡能裁之，故所出無妄。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君出令皆順，奉之則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五味辛夫能和之，百職臣守任之而無妄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務而財必多也。



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民欲既異，常隨其欲而教之也。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臣其愛宜一，率土周之，毋無所獨與，則是愛能一。獨與是也。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妒，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謂蕩散。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臣離味，百職曠，故百姓不養也。百姓不養，則衆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

故名之曰不德。

梅生曰：音出於虛，無爲者，君道也，故音屬君。味調於實，有爲者，臣道也，故味屬臣。無之所披曰風，有之所效曰養。

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爲正，準壞險以爲平，準必壞高險而後以爲平也。鉤入枉而出直，工人用鉤則就枉取直也。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言制以舉賢之法用鉤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枉直咸盡，故無所失，雖雞鳴狗盜無所不取，皆有所長，故能備之。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人，亦桀之國人，武之國人，亦紂之國人，桀紂以之亡亂之故也，湯武以之昌治之故也。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明也，人之興善，亦章明也。多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規，大小悉須備，故多備，方主嚴剛，圓主柔和，今用規者，欲施恩引物也。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究，窮也。大軸用大處，小用小處，因物施宜，故有大小也。附劉績補註：別本成軸既多，因物施宜，隨大小而用之也。猶迹求履之憲也。迹者履之所出，善者恩之所生，憲，法也，擬迹而求履，法履法可得，施恩而求善心，善心可生也。夫焉有不適善，以恩驅善，故無不適也。適善備也，僊也，是以無乏，僊，輕順貌，既皆適善，能備以恩爲善者輕

順人君善既備順何所乏哉則求者無不善也

故諭教者取辟焉辟法也取為規矩也天淯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淯古育字天以陽氣育生萬物物生不可計量地以陰氣化萬物物之生化無存崖畔君之恩法天地之厚廣也

所謂是而無非非非而無是亦既行恩又須順物當順而是之不得有非當順而非之不得有是也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是非既有必使二者俱來得以驗之是既信之有矣非則不可掩故先以恩義令息改也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不可識謂其非謀隱伏意在不測或苞藏禍心故必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即必當陰備待之不可戒



告於彼也

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以道待物物無不容也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對配也物至矣以多少之恩配大小之形如此則均平皆在於恩而無遺失也減盡也溜發也言徧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減溜盡發君既均施以恩故物盡發於善亦既盡善君敎不偏減順闔圓之周無不備得也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大也功大成大獲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合符契則何功而不成也

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涅弋呈反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故曰理代之言陰愁而藏之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侔取也辟之也猶夏之就清七性反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夏不就凊冬不就溫更以寒暑致災終無益也喻賢者不避亂世更招刑譴何榮之可得哉非為畏死而不忠也賢人之辟亂世豈畏死而不忠哉但以無益而徒死也夫彊言以為僇而功澤不加時非所言必致刑僇既刑僇矣何功澤之加哉進傷為人君



嚴之義臣進而遇傷人君因此益加其嚴酷也退害為人臣者之生退而不遇害而人臣因此轉更偷生也其為不利彌甚不避亂世而遇害則君益其嚴酷臣亦偷生不利彌甚也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版牘也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操不息修業亦不息其版籍所以候亂世清明候風雲以舉翼也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業

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湯音蕩凌轢人人之敗也常自

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筴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則湯武也所以不平稱滿量依樂致度者所以晦其明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爲人怨其來久所以絕四鄰之好杜賓客之交惡其名實之聞也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名實不可兩守故但存其一怨從此而息所以安然而無憂也

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毒者陰爲賊害從而怒之彼知



其所以行毒怨恨續赴其行毒之法沒而不用今不爲怒者所以止此忿速濟斷沒法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言怨怒但可藏之在心不言之口以泄其恨陰懷他計以破傷身也

故曰尋按故曰二字行文

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菑極既欲其事方始圖之無使謀泄泄謀災必至故曰災極至

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菑必及於身

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

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人君材質雖不慧但大揆度儀法有疑則問之賢若覺而臥若從晦而視明可以成大也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有所未曉當淵寂其色以自窮詰靜默其神以審思慮有所不曉依賢以問之故其爲可用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問於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之理則通曉循而用之其蒙自發明也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敖在堯時雖凡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覺以改邪爲明故賓虞朝讓德葬后書曰無若丹朱敖

毋訪於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於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上毋育於凶言毋使暴



使暴則傷民毋監於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爲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爲名譽爲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

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筴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爲怨也深是以威盡焉

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

解而不動，陼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於萬物。故曰：聖人參於天地。鳥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準繩曲以爲直，大人之義權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於北，意南而至於南；起於南，意北而至於北。苟大意得，不



以小缺爲傷。（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飛，苟遂南北之大意，不以曲飛小缺爲傷。聖人行權亦猶是也，苟得合義之大致，不以反經小過而爲傷也。）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鳥飛之事著之簡筴也。）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繩直千里，路必窮也。）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平準萬家，居必塞也。）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常，義立之謂賢。（守常違變，道必躓也。）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議欲理也。）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權道。）讂（火縣反，遠也。）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

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耳之所聞既順且審，故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目之順視曰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心之所慮既順且得，故謂之智。）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惛。

所以易政也。（聰也、明也、智也，三者既博，故事無過舉，乃得中，可制禮作樂，易先古政。附劉補：易政謂平易近民也。）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以禮樂告之。附劉補：告當作吉，對下凶字。）

聽不順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苛。（附劉補：伎，渠紀切。）伎苛所



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

故曰：讂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

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愼也。毋邇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吝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於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邇其樂，立優美，而外淫於馳騁田獵，內縱於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爲其居，危顚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言君王豪盛處己以

賢自許以爲英雄爭許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

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

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

故曰。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也。

可淺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詳之言之指意要必得此然可以成功



天不一時。春夏秋冬各有其時地不一利。五土十地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士農工商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天時地利猶有不一況於人之所著事業及其名位豈得不多而殊乎方明者察於事。故不官官主也於物而旁通於道。方謂法術言法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知不可專一故云不主一物功用無方旁通於道也

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諸物由道而生

是故辯於一言。察於一治。攻於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言寡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如此者唯可以示一曲之說未足以廣苞也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羣言故博爲理衆言而復計度所言之意以告喻之也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又知一事不足以兼衆事故每事皆立名而爲之說又恐未明其功故比況而曉告之

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星半隱半現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此以上各舉天時不一半星辰序言其星辰晝隱夜出常見半至於次序有司以爲法也

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瀷而不盡。瀷湊漏之流也薄承瀷而不滿。泉踰而前瀷隨而後欲其流不盡至溪谷小既停薄隨至而泄繼承瀷而常不滿之流也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



此以上歐言地利不一也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準稱量數度。品有所成。

故曰。人不　事。此以上舉人之事不一也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此天地人三者之儀但略舉之故其詳不盡也

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爲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桴當爲響擿

揺則擊。險易猶否泰，夫天地否泰應德而至，猶鼓之含響，應擊而鳴者也。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唱則擊也。小則小和，大則大和，故曰和，擊而不差。應擊為響，象天地應德為否泰也。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物曲則影曲，聲惡則響惡，亦以天道福善禍淫，隨事而至也。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惡聲往則惡響來，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君子知善惡必報，繩繩戒慎，先天地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如橐之盛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宙合之道，敎以先天地行善，故橐天地也。天地苴子餘反萬物，故曰萬物之橐。



苴裹萬物在天地之中，故為橐也。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宙合廣積善以通天上，入地下，包絡天地為一裹也。散之至於無閒，不可名而山。宙合之裹，故散其終上能無偷，觀猶不可得其名，若山然也。附劉績：山乃止字誤。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其義不可妄傳也。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專一而能常行，則不有窮。若乃輕薄不能崇重，則此道或幾乎息矣。常品之人不能重理也。多內則富，享按：內讀作納。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當謂行賞以當功，當功所以錯而不用者，則以變不至也，故雖不用物，不敢忿怒也。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尋古遺言之立名，名曰宙合也。

梅生曰：此篇自為經傳，經本微言，又似隱語，不自解，人必不能解。解傳思致淵深，筆力俊健，與經文各爭奇。

樞言第十六 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則慮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其用若樞，故曰樞言。

外言二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煦，萬象由之以顯，功莫大焉，故謂之道也。其在人者心也。心者萬物由之以慮，萬理由之以斷，云為莫大焉，故謂之道也。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日與心以生成為功，而生成以氣為主，此言氣者道之用也，尤宜重也。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於名實相副，故實稱其名則治，名重其實則亂。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四者從道而生，故曰道之出也。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本，地者民之天，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得矣。先貴與驕則失矣。貴而不已則驕，驕而

不已則亡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失矣是故先王愼貴在所先所後

人主不可以不愼貴不可以不愼民不可以不愼

富愼貴在舉賢愼民在置官愼富在務地

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愼愼三則尊以重忽三則卑以輕

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城郭完險阻修則寇盜息蓄藏積民無飢故爲寶也聖智器也聖無不通智無遺策二者可操以成事故曰器珠玉末用也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費多而益少故爲末用也先王重

其寶器而輕其末用



故能爲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與器立而不立者

四人君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惡欲喜也者怒也者

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爲善

者非善也非善此珠玉也故善無以爲也故先王貴善貴善蓄藏

王主積於民無不足霸主積於將戰士卒勇奮衰主積

于貴人益其驕亡主積於婦女珠玉速其亡也故先王愼

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爲之爲之萬物之

時也彊之彊之萬物之指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

者有爲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

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加名於人者人亦加之也人衆兵彊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於人者人亦患難之

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謙受益也如此者制人

者也下人者在人上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於人人不

衆兵不彊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言恃黨與之國又不爲推讓每輒幸其名利也如此者人之所制也陵人者人反陵之息侯伐鄭之比

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

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視也常視人與之俱進退勞佚也如此



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

愛甚不利生其怨心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不害生其賊心故先王

貴當愛必利憎必害貴周深密不測則周也周者不出於口不見

於色一龍一蛇一則爲龍一則爲蛇喻人行藏一日五化之謂周

行藏五變故曰五化

故先王不以一過二以少愉多衆所驚也

先王不獨舉不擅功獨舉擅功人之所疾先王不約束不結

紐約束則解有束故可得而解結紐則絕有紐故可得而絕

故親不在約束結紐相親從心生也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

心有親疏不列地。（列地則人心有向背）以爲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親疏向背是其改也改爲分別）而可以鞭箠使也。（若乃不改而以鞭箠威之則無思不服）

時也。利也。出爲之也。（先王有所出爲必上得天時下盡地利）餘目不明。餘耳不聰。（苟非時利雖目視有餘不用其明耳聽有餘不用其聰也）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天子之容時利而已）官職亦然。（亦時利也）

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利也）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

先王不以勇猛爲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

人故相憎也。

人之心悍，故爲之法。法出於禮，禮出於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

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爲卑，卑不可得；以尊爲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己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



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饑，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

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以結固天下之心也）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爲用。（坦坦謂平平非有超而異者故不能立功而成用也）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一本作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而閒也）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

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慜。

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人心不同其猶面焉令既順欲獲失時無所收）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

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

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

事不肖也。

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

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

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

能戒乎？能敕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

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

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於梁池，善射者死於中野。命屬於食，治屬於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

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

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

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

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為人臣者之廣道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於國也，家富而國貧，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於國也，爵尊而主卑，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於國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愛盡而憎），德者怨之本也（德竭而怨生）。其事親

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賢者有始有卒

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爲。故先王重爲。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秘，愛惡重閉必固。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孚按：釜鼓皆量器名。概，杚斗斛木。左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十釜爲鍾。禮記：獻米者執量鼓。十斗爲斛，十二斛爲鼓。釜鼓滿則人用概以平之，故先王不滿以虛受人也。



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眾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孚按：方爲不自滿假，毋自暇豫。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梅生曰：此篇道之在天者日，其在人者心。二語前此無人能道，可開萬古群蒙，可牖斯民耳目。愛之利之以下，所言皆治樞也，故曰樞言。

## 八觀第十七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閈不可以毋闔。闔，扉也。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愨愿；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爲愨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眾，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爲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爲芳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匿，如此則自然端直，欲接淫非之地，其路無由也。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

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饑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子見反）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周曰：麋鹿食薦。）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帛畜產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囷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氓家，謂民家也。）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本資，謂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



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附劉績補：方，一本作百。）可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逐便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原陸，而山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

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人遠行而糴之或遠人來糴也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亡其一時有凶災故也故謂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比三年不熟故曰大凶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畜積雖相振濟但苞裹升斗以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師法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十三而稅無事於舊稼亡三之一也附劉補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興師役一分則相遠者衆而爲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無事農之人而亡稅三之一矣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既巳亡三之一又無故積則道行之人有毀損羸瘠者也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餘則以遇歲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者附劉補別本十三之稅三年不解弛若非蓄積有餘又遇凶歲則民必鬻子矣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此必資衆力則妨



農事故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大之正船網不可一杵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生穀物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天下所以存其生各由用力也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財不已則用力不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供下怨上多稅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飢貧則爲盜賊故禁不止也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飢則力屈故戰不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損瘠則死期將至故守不固也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胥效矣故人莫不化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無限鬲也閭閈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

民毋自勝矣，自從也，飯不設[illegible]食谷[illegible]，則盜賊無從而勝[illegible]谷。巷井則出汲者生其婬放。場圃接，鄰家子女易得交通。樹木茂，婬非者易為。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游宗也。里毋士舍，士謂里尉，每里當置舍使尉居焉。時毋會同，鄉里每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喪蒸不聚，蒸，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長弟當以齒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不務盡力也。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桀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又非上輕賤爵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桀材臣，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眾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偽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偽盡在於敵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眾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害疏遠，而不行親近，故曰虛立也。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有功者貧也。然則眾必輕令而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則士無戰志，故兵弱也。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故曰：置

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巖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黨與之國不恃己以爲親也）而敵國不畏其彊（冠敵之國不畏己以爲彊也）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囷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變（不改常而更化）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囷倉空虛（民偷處而不事積聚故也）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致滅毀）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情矣。

梅生曰八觀玄言如府眞有國之龜鑑也。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四



#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五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外言五

## 法禁第十八

（享按管子以法名篇者書中凡九除七法兵法以制兵其餘曰版法曰法禁曰法法曰任法曰明法曰版法解曰明法解論法多端總歸於法必行禁能止耳）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人奉公不相與爲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爲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故不爲苟且之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人知君我者必賢德故不亂於上）三者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收於君府其用如此則法施俗成自斯之外雖不勉彊莫不從理矣）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競道其所聞冀遂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庶人）

上評權臣列亦分也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負猶被也廢法制者必被之以恥辱也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爲君事故須禁之也聖王既歿受之者衰君嗣不德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恩曰贅福下者君之事也今臣爲之故曰贅臣之作福所邀射人心必使歸己也附劉補別本註君既失德則大臣必作福作威以射人心使之歸己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



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徑謂邪行以趣疾也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姦人之雄也秦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爲叛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爲私惠費公以樹私也

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博也聚徒威羣蓄黨以威衆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人附己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務者但屬意於私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去之也附劉補王官既私君事去矣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故但爲私行所以禁之也修行則不以親爲本簡孝敬也治事則不以官爲主邀虛譽也



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爲己賜臣或下交於人恃之以爲己之恩賜舉人則以爲己勞爲國舉賢恃之以爲己之功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仕得祿與共分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之業則農桑廢故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然不難上致於君僞飾成重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削上威用附下成恩枉君公法求人私悅也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臣有用少而家業富祿寡而資財多則以枉法取於人故也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名常反

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反違法制以結連朋黨亦所謂姦人之雄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於勤勞可以致勢而權於貧窮也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姓生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閒其有言議每輒爲人以求名譽非純粹之道故聖王禁之也列上下之閒議言爲民者聖王之禁也壺士以爲亡資修田以爲亡本每以壺飡濟士以爲亡去之資若趙孟之爲又修營田業以爲亡去之本也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備預則私養其生雖亡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自恃其備然後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爲市聖王之禁也審



飾小節以示民釣虛譽也時言大事以動上示君以不測也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假高爵威臨本朝也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簡儔類隱行辟倚倚依也自隱其行以避所依也附劉補隱所索隱也辟倚皆邪不正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挺出而迎遠遁上而遁民者卑身雜處所以遁上隱行避倚所以遁民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大爲言譽以爲法使人遵行也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錯置也聖王之禁也守委閑居博分以致衆守其委積以閑居博分其財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施其貨財以悅於人濟人以買譽濟施人貨財所以買其聲譽其身甚

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故人求之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所順習者惡事善潤飾之令有光澤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爲友以蔽惡爲仁朋黨有惡相爲隱蔽用此爲仁以數變爲智以重斂爲忠以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之交今雖身務歸於上而心有異託外深附於諸侯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從容養民謂之緩行故



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少構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群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能如上事則止而循常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僻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梅生曰法禁詳於禁賢智而略於愚不肖詳

於士大夫，而略於農商賈，殆天下之亂必生於賢智之踰越，而士大夫固國民所觀望而從風者乎。

## 重令第十九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



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令當行而故留之不從令者殺無赦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設令者必不赦此五死也故曰：令重而下恐。為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不明之君雖曰出令，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如此者臣反制君，何令之為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恣於己以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威私，虧令而喜，不亦宜乎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是威下繫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下彊則上危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敬也。留者不誅，是教不敬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之不聽上教之然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可否定於百官，則是威下分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者，損謂虧令者，二者不罪，人為邪途，上教之然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



人將以此買譽成名。凡此皆上開其隙，則下得緣隙而成姦也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塞，生之則五衢開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五衢開故也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末生謂以末業為生者也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稺也，謂之逆。稺驕也，人有飢色，不息末以殺之，反以雕文相驕，故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稺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稺也，謂之逆。社稷有危，人人皆當效死，令反

以無分役相驕故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爲
行制死節爵不論能故不爲行制祿不論功故不爲死節也而羣臣必通
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貲富諂事便辟以得貲富爲榮
華以相稱也謂之逆不義富貲志士所以恥反以爲榮華而相驕故以爲逆
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也何謂朝之經
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謂之誣上謹於法令
以治不阿黨撓法從私謂之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不貲苟得
犯難離患而不辭死致身受命受祿不過其功不以少求多也
服位不侈其能不以小居大也不以毋實虛受者有功而後受



祿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
從君欲也所貲賤不逆於令遵法制也毋上拂之事拂逆也毋
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節而適也毋踰等之服禮而度也謹
於鄉里之行信而悌也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令也國
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謂畜產也務時
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
故曰朝不貲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姦邪
得行毋能上通賤經臣則邪臣進國不服經俗則臣下
不順而上令難行俗無常故也民不務經產則倉廩

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故也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姦
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小人好事臣下不順
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不一倉廩空虛財用不
足則國毋以固守人飢則逃散也三者見一焉則敵國
制之矣見一而制況兼有乎
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
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
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
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



乃行先勝服近習令乃得行
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
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
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
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
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
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
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
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

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彊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立威者），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諸侯出），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為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亡為鄰，則以天道數終，人心變易也）。故天道之數，至則反（終於下者則反於上），盛則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人心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必謙），驕則緩怠。夫驕者



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諸侯叛）；緩怠者，民亂於內（緩怠必輕於治，故民亂）。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怠者必失外亂內，此天之道）。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即勝能自有其國，兼正天下。〔附劉〕補：此言自諸侯而為天子）。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既不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滅此三者，緩有天下之大，而遂滅亡也。〔附劉補〕此言自天子而取滅亡）。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無以威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貴也），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色也），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玩好也）。

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



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為自用（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故人不自用其力也）。民毋自為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

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為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為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

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梅生曰：此篇賫行令，而原於令不虛行，探本之論。令行則國富兵彊，而動以危亡為戒，保有之謨。不以六攻毀三器，令之勝近也。非以為并兼攘奪，正天下之規也，此之謂王道。

## 法法第二十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以法下，故事無常) 法不法，則令不行。



(雖復設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 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修令者未審之故也) 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以上輕於賞罰也) 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以雖賞罰而不信也) 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以身不先自行其法也) 故曰：禁勝於身，(身從禁也) 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賢不舉，不若不聞，所以有殆) 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不若不危) 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發其宿嫌) 可而不為，殆；(可為而不為，多生後悔) 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怨疾必生) 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 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 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策謀毋自入也) 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也) 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君不密之過) 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大過然後有重罪) 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而修德) 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以成高大) 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有罪不誅，則安用敬) 惠行則過日益。(恃恩不恭，非過而何) 惠赦加於民，而



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造姦以待赦也) 故曰：邪莫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 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即惠也) 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 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故其行寡) 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獨唱莫和，非損而何) 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非侮而何) 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稟其命，非凌而何)

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爲人上者衆謀矣爲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罰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必自恃爲貴也國毋怪



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置儀畫制謂更畫制凡此盡以法誅之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令不復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立私說尚能卑主況其倨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

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易自爲易國之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鬬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悦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致危其故曰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人初不悦故曰小害創而修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



勝其福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犇馬之委轡必致覆佚也毋赦者痤徂禾切癤也雎之礦石也砭可瘳也附劉稱雎恐疽或雎字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之尊爵重祿則可與之圖難犯危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相也文有

三侑（侑寬也）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者生其禍故爲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生其福故爲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雖有過亦不甚矣（能追悔也）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辯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無游閒之日）財無砥墆（墆久積也）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爲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布而爲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與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爲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彊者立彊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

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爲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用者衆則尊爲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爲己用也使民衆爲己用柰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



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

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廢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至善也夫善用

人者必以法其不從法甚者危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爲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己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附劉績補註言愛人不足以用民及至能用民者反殺危勞苦飢渴之以至此極民遂爲之用而無謀害上者蓋以法素行民皆舍好之私而行此惡之公也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儗不因上有私憾妄以斧鉞有所誅戮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猶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附劉績補註轉猶展轉推避也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衆也

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削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今君獨立無與則是有害故甚可傷所以然者則由先令之失也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爲下所蔽塞也已蔽而劫已劫而弑



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之何故春秋之記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耳而君遂十日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

于曰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

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爲通於下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爲通於上此其事遂斷絕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此則左右侵君事故也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則左右壅君事故也此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非由杜門守戶也故曰令重於



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專之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其正自生也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過者令止之不及者令逮之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中立非正則傷國一也過猶不及故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不及於勇故傷兵也

仁而不法傷正不及於仁故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宜故軍敗法之侵也生而不正不正則入邪故法侵也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言辯而浮誕則非要務也行有難而非善者行難而詭怪故非正善也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辯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圜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圜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附】劉【補】倍古背字通餘倣此是廢規矩而正方圜也



一曰管氏稱古言故曰一曰【附】劉【補】此乃集書者再述異聞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行雖當威嚴既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賢而自輔故曰能自得師者王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德成不察其是非即從而貴之豈敢更論其高卑乎有故爲其殺生急於司命也乘人君之勢怒則伏尸流血喜則軒冕塞路故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人君富人亦可貧人亦可使人以富畜貧亦可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賢人亦可賤人亦可使人以貴臣賤亦可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者謂生殺富貴貧賤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

人臣事君亦望操此六者以臨下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皆欲操此六者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今臣子得此六者是父君之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右令入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間謂之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



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

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

自行法以率人

凡論人有要論人于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謙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

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



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棄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不能已而後動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賢明之君必公誠於國以一其民人之心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道而求進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唯賢是與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量能而受祿也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

治正民之經也。（治雖未大足，成正民之經）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濟，易可知，起下文也）臣度之先王者，（臣，管氏自稱）舜之有天下也，禹爲司空，契爲司徒，皋陶爲李，（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附劉績補李同理）后稷爲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也）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足以與其位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

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無能，授於有能，桀紂失之，湯武得之，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其刑殺哉）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並用則不當廢，廢與之理難明，故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二者謂廢與不廢，既不廢矣又欲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廢之則寇來無以禦，固傷國；不廢則費財憂主，亦傷國也，故曰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資，用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皆服，不須用兵）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爲，在於國家治民務積聚也）動與靜，此所患也。（動靜失宜則患生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乖正，故道正之士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爲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即道正之士，從此亡之敵國，既知我情，必爲敵謀我，所以外難至也）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難爲誅罰）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群臣比周；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

明君不爲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爲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爲重寶分其威，威貴於

寳不爲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梅生曰此篇論法法而歸重於君身骪法而赦則惠窮於民而無與共上令者失令而蔽則威劫於臣而無與通下情者皆不知爲政者也政者正也未有中不中而能正夫中之生正正之治國若規矩爲方圜巧曆不能盡其數故置儀立法君之自治也君正而臣不敢誣能與君共執法者也猛毅與懦弱皆非中皆不得爲正故外難與內亂其弊相衡而君之當中正以立極隱具於法法之先



## 兵法第二十一

外言八

明一者皇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不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霸然而所以輔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知兵權則失輕重之節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死者已多得地而國敗雖復得地既貧且死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不勝多死國敗也所以國敗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一舉兵而國四禍則何爲而不危矣大度之書曰謂大陳法度之書

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爲此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貧得勝不死不敗也

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則號制有發



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能備利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法度審也計數得則有明也有明則計數得治衆有數自治其衆有數存焉勝敵有理勝於敵國有理存焉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器備利則敵可勝也明理而勝敵勝敵者在於明理也定宗廟冦寧則宗廟定遂男女人安則男女遂官四分既定且寧則四分官以守之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

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且故不能知敵野無吏則無蓄積野無田吏則人惰本業故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

官無常則徵賦不節故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巧則寇敵見凌故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賞罰不明則人無聊生故輕其產故曰蚤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

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窮窮皆重有其事故能致遠以數縱彊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彊可縱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謂今之敝裝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用長近用短也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士乃自厲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韓韜也謂韜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眾彊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故敵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準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故無常也行無常行既準利故亦無常也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教與行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阻可恃故不守恃固不拔恃固之守必多費而無功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道常能處可否之中則彼遠避而不能敵有令必行而不留也附劉補中處無敵謂身所居四方皆避之不敢與敵令行不留謂法行彼四方皆遵之不敢留難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匱竭也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士既厲械又利故不匱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為用既無疑匱敵乃服從而為己用凌山阬不

待鉤梯。習山故也歷水谷。不須舟檝。習水故也歷謂遠歷而渡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見其闚故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俘厥寶玉必選精勇與俱故曰不獨入也[附]劉[補]寶疑實字誤謂雖曰獨入實與衆俱入非獨也故不能止下倣此[亨]按房氏以俘厥寶玉解兵法不獨入不獨見前以敵懼而輸寶解幼官動于呂皆與著書之旨相背宋子罕不寶玉齊威王不寶照乘珠王孫圉不寶白珩豈管子也而俘寶玉是珍也劉氏以實字易寶字亦不通兵不獨行寧待續言耶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則軍中亦自有寶者凡計數得法度審教器備利因民皆所謂寶而非所以寶彼自有與之俱出與之俱入者則所謂道德以爲本輔王成霸以爲用故能獨入獨出蹈虛蹠空如涉無人之境也。寶不獨見。與精勇俱見之[亨]按寶解見上不獨見揭道德



而行卽幼官所謂聽於鈔視於新思於濬之類故莫之能斂。寶玉所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之不嫌也無名之至盡。其取寶玉也潛伏不名至能盡獲而不匱也[亨]按行兵一本於道德道德變化而無端故曰無名之至盡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既盡寶玉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爲神[亨]按道德環應而不測故曰盡而不意其爲神出神入也又何疑焉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亨]按前三官五教九章言兵法運習於道德之中未言民心漸濡於道德之內故至此又以民之和合於道德者言之不曰教而曰畜曰養見道德不可以驟而彊非久道無以成化卽無以卽戎也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悉以諧輯故敵不能傷也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

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已下管氏不言其數無得而知也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大勝謂遍服諸國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故能常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服之以德其次一之。雖勝不勝破大勝彊。一之至也。不以勝爲勝故能破大勝彊也亂之不以變。亂敵不敵計變也乘之以不詭。乘敵不以詭計勝之不以詐。勝敵不以計謀一之實也。凡此皆至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謂十號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原本也凡此皆我守其一彼不能知衆



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衆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機速故若飄風之卒至皆以一爲本故能終致此道利適。器之至也。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亨]按至一作致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敵者則教練之盡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則不服豈能用之哉不能用敵者窮。既不能用敵則反侵故窮也不能致器者困。既不能致器則無以應敵故困也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反顧之心故必勝出入異塗。則傷其敵。出入異塗或有所傷也有迷而失道故爲敵所傷也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入敵國其處又危所謂置之死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爲

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畏懼若搏景。擊無所獲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設無形可以尋所向皆無故不可以成功也〔亨〕按道無設故無形然而成功必本於道故無不可以成言其必成也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以覩無計可以為所在皆無敵不可以變化也〔亨〕按道無形故無為然而運化必本於道故無不可以化言其必能化也此之謂道矣。無形迹可尋詰者道之謂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善用兵者體道以為變化者也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

梅生曰。此篇論兵法而原之於道。歸之於德。渾渾乎帝者之風。其次一之。一不可二。浸浸乎王者之盛。豈孫吳權謀之列。○篇內道德等語。多同幼官。然此篇更覺精神貫徹。詞意融暢。



#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六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亨　詮敘

大匡第二十二　中匡第二十三

## 大匡第二十二

謂以大事匡君〔附〕趙標大匡等三篇是當時紀敘之文〔亨〕按大匡詳於治外天下一匡對國而言故曰大中匡長年長心長德以匡君也對外而言故曰中小匡內政等項皆所以匡齊對天下而言故曰小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糺。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而賤故難為之傅也賤臣知棄矣。〔附〕劉績言君知己不肖使傅小白於次小白不得立是君有意棄我故我不出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附〕劉績言子固辭傳稱疾不出君不信我權保子以死亡則君不疑必免子之傳矣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

難事而廣求閒安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附劉補此言三人於齊猶鼎足俱事一公子則所事者能立若去一人則必不立今已既事糺故知小白必不能立爲後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糺言二子既不能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附劉補二公子指糺小白也已以同言定齊必此二人



也。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言雖無小智能惕懼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乖迕於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糺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糺既不濟必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召忽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糺今而奪焉我當致死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召忽稱管仲爲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子糺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爲臣之義也附劉補兄古況字言犯命廢糺雖得天下尚不欲生況定齊社稷一國之政乎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名忽異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言當爲宗廟社稷致死不死於一糺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柰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傅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當何所行管仲曰。爲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爲君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



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鮑叔許諾。

梅生曰。忽以受君命奉所立爲君臣。仲以社稷宗廟祭祀爲君臣。議論各根天性。予以此時受命爲傅非受命寄託。仲說較長。逮其後奉糺奔魯。君臣既定。義無所逃。召忽之死。允賢生也。予故曰。仲何不藏身以有待。而幾倖於二公子之閒。○又曰。仲教鮑叔以無二心。而已二心於糺。蓋糺之不終。仲雖料之。而所

事既定。不可更也。仲命有所制也。

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

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桓公)申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亡)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恃其多力拉殺魯君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



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禍敗之理屬於彭生)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桓、彭生則遂成其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容忍之然此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故曰昏生無醜醜類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也禍由彭生則彭生力能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爲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附趙標除之謂除此恥也)齊人爲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於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鬭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孟陽代君寢於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

梅生曰。僖公之母弟夷仲年以下。襄公致亂。二公子爭立之原。○魯桓公夫人一段。亦齊襄公淫虐取亡處。然鋪敘太多。今人展卷欲

倦。故列下層。

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享按管仲射桓公中鉤乃桓公未入時管仲別將兵遮莒道非乾時乾時之戰乃桓公既入而發兵拒魯者也）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劫謂興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傅小白將立之）



梅生曰。乃告公其故圖。一句收盡上案。左傳鄭伯克段篇。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史記項羽本紀。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辭約意該。體皆倣此。

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為魯害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言管仲親糾多於小白也）糾之不死而況君乎。（親尚不死疏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柰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



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殺）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不濟故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為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

必能用之乎。肅猶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今能用管子之事必濟矣。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彊鮑叔賢故不能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今既定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糾。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成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臣。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可又成死名。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霸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成九合之功。

梅生曰。成行成名等議。召忽見死則行立而名不虛。生則行喪而名虛立也。○生臣死臣



議奇。召忽死賢生。管仲生賢死。議更奇。

或曰明年。集書者更聞異說故言或曰明年。襄公立之明年也。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彊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則國人既召小白。召忽彊武。豈能獨圖我哉。不亂令亂是不得行其智。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則不與召忽圖我。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衆若及獨能圖我［附劉補］按及謂所從黨與也。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則其國理［附劉補］指管仲。朋友不能相合摎。而國乃可圖也。交摎入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黨與弱故乃可圖［附劉補］指召。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致死公子猶可得免脫。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十二

乘先鮑叔欲與之入國十乘後令衛公子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違老臣故相從中心實疑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二十乘先行塞道附劉補鮑叔言齊國人疑立君未定必不忍殺己若事不濟已尚足以塞道而先小白也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爲上死者爲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子糾之黨得及小白鮑叔乃爲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

梅生曰大匡敘事忽入或曰明年一段以爲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勸駕遂逐子糾眞僞錯陳故列下層

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爲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既不死糾空食齊國之祿而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我將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於承命故趨立相位乃命五官行事

梅生曰桓公設無大慮管仲終死子糾可見其生不苟必待桓公許霸然後仲趨就相位可見其相不虛

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百姓困病當先賦與之而兵事且可藏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厚兵自彊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爲兵

梅生曰桓公欲先修兵管仲欲先厚人所謂人者合諸侯與齊而兼厚者也以下桓公愈欲修兵管仲愈欲厚人

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

梅生曰：宋夫人，左傳作蔡姬。宋受而嫁之蔡侯，左傳作蔡人嫁之，非宋嫁與蔡也。事見魯僖公三年，乃齊桓公二十九年也。按齊桓踐位之二年，宋從齊伐魯。三年，宋再伐魯。四年，宋有宋萬之難，而閔公弒。五年春，會于北杏，



以平宋亂。冬，會于柯，始及魯平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六年春，齊率陳曹以伐宋，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自此征伐會盟，魯宋無不共命，安得有柯未會之先，齊伐宋而諸侯救？柯既會之後，宋伐杞而齊不能令，如大匡所云云者。

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故曰奪人用。士所勸者唯勇，則輕敵，故爲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爲人所怨。爲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爲不義，故義士不歸也。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侈之。侈謂過常也，謂重其稅賦。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與之祿。

梅生曰：鮑叔啓君用夷吾之言，此篇凡三見。故知桓公之霸，始終成之者鮑叔。初雖不用，而後卒用之，非惕無以啓其慮也。

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



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爲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爲，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既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裚領而刎頸者不絕。裚謂掣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爲害也。夷吾之

所患者。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亂亡立至、故可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鄰於是其救宋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按〕長勺之戰、齊桓公二年、非三年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



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何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於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曰以小兵而服大兵也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人、則衆疲而散諸侯設備。數見侵伐、故設備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附劉補〕言天下兵多、齊侯小兵以服之、內外俱失、而國危矣、詐一作誅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更立國界、而爲之關魯請比於

關內以從於齊。齊亦毋復侵魯。魯請從服於齊、供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



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爲人也。〔附劉補〕劌一作沫、下同堅彊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取信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附趙標〕揕音枕、擬擊也、史記匕首揕之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左手舉劍將揕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拔劍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所圖、今不當有進者也管仲曰。

君與地。以汶爲竟。桓公許諾。以汶爲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圉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圉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

梅生曰。蓋至是而桓公困衞。不得不惟管子之言是行矣。

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 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 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 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無辭以伐宋

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靜 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 桓公曰。然則奚若。

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 而今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 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從令 君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建封之 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宋果伐杞 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 予車百乘。甲一千。謂與杞也

梅生曰。以下節節收拾人心。看他施爲。眞有包籠一世人心規模。

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 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 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衞。衞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 桓公且封之。



隰朋賓須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小國之亡理則然矣不當封也 今君蘄封亡國。國盡若何。國之車盡於封亡國其若之何 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爲之安得有其富實乎 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

梅生曰。城緣陵而遷杞。辟淮夷。非宋也。事在桓公四十年。遷邢於夷儀。二十七年。城楚丘而封衞。二十八年。

既以封衞。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

梅生曰。桓公七年而稱霸。修政固不在遷諸國之後。

君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

梅生曰。得王政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體。

既已。謂已行上事管仲又請曰。問病臣。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行此五年可令諸侯親附公曰。諾。



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聘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善下小國。則取小國桓公許諾。行之。

梅生曰。得王制厚往薄來。體。

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璽問之以信驗其所諫之言爲然

梅生曰。得王者與人爲善。體。

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爲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國。令隰朋理之賓須無堅彊以良。可令爲西土。西土。齊西之土。令須無之國與士交兵衞國之教危傅以利。謂其教既高危且相傅以利。謂以利成俗公子開方之爲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衞。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樂始。使此人游於衞。誘動之。令歸於齊也。〔附〕劉〔補〕〔通〕小匡作公子開方爲人巧轉而兌利。則不能久而樂始。謂退速進銳也。〔享按〕公子開友後一曰徐開封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曰好邇。邇近也季友之爲人也。



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博於糧謂多委積。〔附〕劉〔補〕〔通〕小匡作公子舉博聞而知禮。好學而遜辭。請使游於魯。疑即一人。糧乃禮字誤也。〔享按〕季友後一曰季勞。小匡一曰公子舉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附〕劉〔補〕〔通〕蒙孫。小匡作曹孫宿。〔享按〕一曰曹宿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服小侯。游夫三人於三國所以附大侯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衞。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人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

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戍緣陵，令有狄難故致之。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

梅生曰：利與天下共分，故伐人之國而非貪。

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之州，即幽州、營州等。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於召陵也。曰：狄爲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自謂。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敬順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

梅生曰：以天子令救伐，以不聽天子令誅不救伐者，尊周以號召天下，詎止摟諸侯以伐諸侯。

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名。斬其君。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後可安。（尊按）房註安字連上句讀，非謂安然，以其餘修兵革連下爲是。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闕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

梅生曰：示天下以人倫之不可踰越。

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與人共之也。

梅生曰：於察人倫之中，示以仁義之行。仁義溥而諸侯莫不心服，故救難若歸。

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後以封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言竭至，其盡來。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於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之師尚未至，而吳人逃也。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

之政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尚可誅況無三乎無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

梅生曰示天下以不遜於人倫有誅有罰而民始勉爲孝悌以膺上之賞仁義達之天下



故近侯莫不請事

兵車之會六兵車之會謂興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結好息民之會也掌按後封禪篇作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饗國四十有二年

梅生曰此篇敘者之意總在奉社稷以持宗廟彼糺之不死有所重也桓公勉霸仲貪承命畢素願也桓實有大慮而未知所持故不厚於人而厚於兵待兵敗於外身刼於壇惕焉省懼然後仲無言不信杞邢衛之封捐車甲以厚亡國其內修政也輕徭制祿以厚下其外修禮也施恩賀善以厚鄰游賢有馳譽之聲征伐無自封之利而又有人倫之教不率之伐故諸侯同心莫不共命社稷定而霸業成是以兵車會六乘車會三饗國四十二年惟管仲不死故齊國利此大匡篇血脉精神不自爲照應而前後若貫珠者也踐位十九年以下又追述治内之規以爲匡外之具亦猶兵法大陳包小陳此文章縱横之妙也

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而取一



取其貨賄五十之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埆而稅之二歲而稅一率二歲而一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饑不稅歲饑謂時歲總饑故不稅歲饑弛而稅此歲飢謂有飢者有不飢者故弛飢而稅不飢桓公使鮑叔識音志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子未仕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爲李李獄官也隰朋爲東國賓須無爲西土弗鄭爲宅爲宅掌修除宮室

梅生曰前管仲已言隰朋可令爲東國賓須無可以爲西國非至是而始用蓋總記諸臣

之各有執事也。

凡仕者近宮，仕者有公事職務，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今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積，以供過者，立官以主之。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遽之有司當令一人以車為負，載其行裝。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享按其一作以。客與有司別契，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真偽也。至國八契，自郊至國入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為五百里，此周之大國也。費義數而不當有罪。費義，謂供客之禮，從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吏，鞫劾其所以也。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適他國。附劉補：出疑上字誤。賢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

梅生曰：至是而諸侯之為義者，莫不嚮齊；齊之為義者，莫不畢達。

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罪也。附劉補：縣吏進諸侯士，有善則與其賞，有過則不與其罰，蓋以他國故不連及也。

梅生曰：進士善而賞，有過無罰，所以廣進善



之門也。

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升進大夫，令之勉營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夫，故有成功，終然允當，無有可悔，如此者舉善之上。從政治為次，所進大夫從政而能理者，次上成功也。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為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為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及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賢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處不華，不仕則樂道深，不華則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為上舉，全此三者故為上。得二為次，得二三之二也。得一為下。士處靖，靖，卑敬貌。敬老與賢，敬老近於親，敬賢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應於父兄，事賢多，孝且義。擇善而從，故能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

梅生曰：孝弟為人之本，賢人之子必聞之於父，士則童而習之，獨農工賈，恐其以力畝忘

之以見利遷之。故教以應於父兄則為上舉。不應於父兄則為顯戮。而孝弟之義不待學校而興矣。

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貲得其情 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 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選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 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如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也 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告發 訟驕。既訟而驕 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貲人子處華。



下處華屋之下則淫佚 交。好飲食。重交好則挾朋黨嗜飲食則道情薄附劉補處華句照上處不華下交謂以賢麦人使友居下也照友有長少好飲食照出不佚 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 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 有善無賞。有過無罰。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 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吏則苟免而已故不進廉意也 於父兄無過。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吏進此人君承用之其人善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附劉補當人皆稱其賢而吏舉善者後有善過而舉不賞罰以其出於衆人同然也若吏以賞罰無與己而不舉則廉察其意而罪之至於人不稱其賢而吏舉者後有善過賞罰其舉者以其出於一人獨見也 君謂國子。凡貲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貲而子賤也 出與師俱。師貲而資賤也 而上與君俱。君貲而臣賤 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三如一今賊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不臣不子也故無赦也

梅生曰。凜君親師之義。如揭日月以中天。有令人卽不敦在三之節。而不敢蓋政教兩相成。而禮法交相飭者也。



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與禮義今犯罪者非以乖僻易義則以姦偽易祿也 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姦偽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斂其祿然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

## 中匡第二十三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賓客 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太半故白之 公曰。吾子猶如是

乎。以吾子為賢當以供賓之義為急務尚懼而自之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入見禮而悅者出必為延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汙名滿天下。壤可以為粟。播壤則生粟木可以為貨。破木成器則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有財則失名故不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

梅生曰。桓公惕而有大慮。於此見之。信非夷吾莫庸小白也。

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也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脅盾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金以贖之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令出束矢以平其罪成平也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死故可以惡竟外之不善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大臣盡力故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



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

梅生曰。死罪不殺。刑罪不罰。則法削而國弱。兵甲將安所用之。此非管子之言也。

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棄。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

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酒禮以尊顯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欲以潔清示敬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

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謂不辭而出所以怒)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博)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



願一朝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一朝樂飲而爲安)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萃集也)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附趙標)求長年是因桓公以衰而急於求安故欲其長心長德而不責效旦夕也且桓之好內亦具微警矣)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孤謂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斂。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虐惸獨)鬱濁困滯皆法度不亡。(鬱濁謂穢塞不潔清者也困滯謂疲羸微隱者也有如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亡也)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不却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也)此爲天下也。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七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小匡第二十四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享按齊語秉作柄）忠信可結於諸侯（附劉補齊語諸侯作百姓）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

梅生曰鮑叔屈己伸仲宛然虞廷讓能之風



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柰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羣臣（戮以徇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才故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

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魯平）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

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

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而授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狥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狥於國爲羣臣僇戮之以誠羣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親非吾賊弊邑之君所謂也〔附〕劉補一作非弊邑之所請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享〕按以上頗同大匡遂生束縛而柙以予齊柙檻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



其聲偽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笑其僞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

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言多所容忍必不僇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使魯敗而齊克也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爲得天於魯爲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知後無禍難之事也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探管仲本敗魯勝齊之意以成其功勤而慰勞其君也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此衆必與之與許也〔附〕劉補言鮑叔知齊無他譬爲後患恐其若駭故勤管仲使君戒省不佚且以顯仲之功則國衆必歸之勤孜孜也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假令管仲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可加況不恥垢辱忍而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善如之乎言不可加也〔附〕劉補言常人有爲君得死力者功猶可賚今叔爲桓得生仲功無以加矣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爲君之副貳〔附〕劉補貳君即前勞君謂使桓公思前唯不一於安之矣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鮑叔之智能及此圖必不失也至於堂阜



之上堂阜地名鮑叔祓而浴之三祓謂除其凶邪之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衽示將就戮〔附〕劉補插一本作攝弟子職所謂攝衽盥漱使人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況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爲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

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以爲戎車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士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附劉補迹齊語作績國齊語作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之設法象而爲人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應然後次比緝綴書之簡策故能原其本窮其末無不錯綜也勸之以慶賞，糾之以刑罰，糞除其顛旄。顛謂高之頂人



或不墾闢旄者所以警勤兵士言能務農息兵故糞其顛而除其旄賜予以鎮撫之，以爲民終始。附劉補按設象即周禮所謂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是也本謂上之所設末謂下之所行糞分也孟子百畝之糞王制作分是也旄老人也國語作班序也言合羣叟比較民之有道者必先設象刑以爲民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綴連于書推刑象之意而究其是非合則勸以慶賞違則糾以刑罰于中又分異其老而賜予以鎮撫之猶勞來之意也終始猶言常行也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

秉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爲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附劉補此官官府也此言士之鄉市立三鄉。附劉補此言商之鄉工立三族。附劉補此言工之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毎皆置具官附劉補此二句言農之鄉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



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爲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附劉補齊語作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率帥十率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政使各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按後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率率退而修邑邑則三鄉下缺連爲連連有帥十連七家但國語以連爲縣耳後云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則國語正之政牧政下政皆誤之也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

亂。喧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處農必就田壄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每州之士羣萃共處閒燕謂學校之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昔從事於此旦昔猶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爲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具



備其械器用械器皆爲田器[附]劉[補]當作權節其用備其器械乃字誤亂註皆非齊語作權節其用是也比耒耜穀芨比耦其耒耜及穀芨穀芨小於耒耜一人執之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隙遺芨音捶及寒擊槀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凡卽擊去其草之槀者修除其田以待春之耕也深耕均種疾耰耰謂覆種旣已均種當疾耰之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旣至挾其槍刈耨鎛在挾曰挾槍椿也刈鎌也耨鎡錤也鎛鉏也以旦暮從事於田壄稅衣就功脫其裳服以就功役便事而省煩別苗莠列疏遬遬密也謂苗之疏密當均列之首戴苧蒲苧蒲也編苧與蒲以爲笠身服襏襫襏襫謂麤堅之衣可以任苦著者也[附]趙[標]襏襫音鉢釋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

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壄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農人之子朴質而野不爲姦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爲士者卽所謂生而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以農民能致粟又秀才生焉故聖王敬畏農而戚近之今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權節其用論比計制[附]劉[補]論比計齊語作論比協材[章]按舊本劉續註在制字下從制字句也按國語論比



協材註論擇也比比其善惡也協和也和其剛柔也則計乃計其剛柔當從計字句而別以制斷器句方是斷器尚完利裁斷爲器貴於完利[章]按制斷器非裁斷爲器斷器者利器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論語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房氏制誤從上句故以裁斷爲釋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用之事相高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爲工今夫商群萃而州處觀凶饑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監視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

輅馬〔附〕劉〔補〕輅一作輅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敎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附〕劉〔補〕時齊語作賴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相與陳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敎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爲商

梅生曰四民中獨農之子常爲農下有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一段以



農本業也民務本則巧倖不萌故其樸不散而其秀足賢前大匡篇管子告晏子以耕者告國子以工賈皆以出入不應於父兄爲三罪之首亦隨在而敎以士行之義蓋天下之大養之者農通之者工商維之者士此四民士爲首而農爲本也

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堉以差其政則人安其沃堉而不移衰差也音楚危反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則稟令而不惰〔附〕劉〔補〕齊語作政不旅舊則民不偷旅舊棄故舊不用如旅也或疑乃施字誤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入山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附〕劉〔補〕惑齊語作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過用謂之勞〔附〕劉〔補〕勞齊語作略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見曰會欲求天下諸侯修時見之會也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柰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狎相及以祿則恩情生故有親也放舊罪修舊宗立[illegible]則民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修舊宗則收散親立無後則繼絕世故人殖



殖生也省刑罰薄賦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敎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慕而不費用矣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民則勸而學知矣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會事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柰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

其善者舉而嚴用之[附劉補]嚴齊語作業皆敬也慈於民予無
財貧無財者當施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
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
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
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
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
隱而政有所寓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之田獵故曰政有所寓公
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為高
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



擇其賢民使為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為君鄉有行伍卒長則
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過行賞罰則百姓
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
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
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
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
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
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
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

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
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因治兵是故
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附劉補]齊語政作正字[亨按]今國語
作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
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
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
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
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
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



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
梅生曰作內政寓軍令因田獵寓軍事真藏
險於順伏不測於至靜之中○韓信多多益
辨只是部伍分明管仲部伍素分不待臨時
取辨○雖云卒伍而相保如父子兄弟故其
彊無敵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附劉補]此即參國五鄉一師每歲報於君公
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
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蓋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所以歷試其材能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

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附劉補〕一作愼端愨。以待時使。以愨善待時待可用之時而使之也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人所稱柄之言可以補不善之政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宣遍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以考其所行皆有事驗乃名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質體以參驗其所成功之事也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可將立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骨肉而已肉者所謂皮肉也〔附劉補〕齊語作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則肉乃疚之誤〔享按〕國語註疚病也不病不能也退而察問其



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爲上卿之佐。爲卿大夫之佐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大夫之選〔享按〕始而鄉長進之繼而官長選之終而公省察之故曰三選高子國子退而修鄉。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修於鄉鮑叔在朝故不言〔附劉補〕即前十連爲鄉鄉退而修連。〔附劉補〕即前四里爲連連退而修里。〔附劉補〕即前十軌爲里里退而修軌。〔附劉補〕即前五家爲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人不義之衆恥以爲伍也罷女無家。罷女猶罷士衆恥娶之故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罰極二三其德爲政者之所忌故逐於境外也女三嫁。入於舂穀。三見出而嫁是不貞順者也故入於舂穀是故民皆勉爲善士。與其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家善則鄉善矣所謂居家治理可移於官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爲議。皆有終身之功。修政則人無苟且

梅生曰。由鄉里而歸之家。故其慕善也眞。由一朝而要之終歲。故其計善也長。由議論而反之躬行。故其修善也實。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附劉補此即前五鄙五屬大夫每歲報政于君)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附劉補秀上前有筋骨二字)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



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附劉補齊語連作縣下同)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附劉補前卒作率下同)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

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鞈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附劉補齊語作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韗盾一戟也)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曰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犯而寬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為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附劉補正如春秋傳正直為正之正。言罪五刑本無所坐，屈抑訟獄者若為之正，先已三禁之，不從成獄，不直則入束矢以罰其誣。齊



語作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夷，鋤類也。鋸欘，钁類也)

梅生曰：重罪據中匡曰：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過罰以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予以贖死非刑也，故列下層。此處止曰重罪，不曰死罪，諒此重罪非死罪也，特以情斷獄擬一等可贖之罪，於中分以輕重耳。漢宣帝

時。西羌兵起。張敞奏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隴西安定等八郡贖死。務益置穀以豫備百姓之急。是所贖在死罪之外也。蕭望之李彊。猶以貧富異刑。爲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況死罪可贖。尚謂國有政教乎。漢書稱張敞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大臣皆服。定知此奏議師管子。非管子眞聽民贖死以亂舊章也。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



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爲大諫。所以諫正君 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理獄官 甯戚爲田。教以農事自此已上理內已下理外 隰朋爲行。行謂行人也所以通使諸侯 曹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附劉補前作季友 徐開封處衛。享按前言游公子開方於衛此言徐開封處衛游季友於魯此言季勞處魯游蒙孫於楚此言曹宿孫處楚蓋即其人也 匽尚處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者所以諷動之令歸齊也 又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名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以政正也附劉補齊語作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則政乃征字訛 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爲皮幣。以極聘頫於諸侯。頫見也 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爲征伐之主也 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附劉補齊語作堂 使海於有蔽。或遇水災教令浹於海使有蔽盡也 渠彌於河陼。後教之穿渠彌亘於河陼 綱



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爲綱紀而有牢固享按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河陼綱山於有牢三句房氏據文彊解與此條反諸侯侵地不相關於語辭有弊國語作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彌國語韋氏解爲裨海名陼水中高者也渠彌於河陼言裨海若河陼之安寧無負海之寇也國語作渠彌於有渚義爲更明綱國語作環繞也牛羊豕具爲一牢周制諸侯饗天子十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國語晉文公饋王使九牢是上公禮也左傳秦繆公饋晉侯七牢是侯伯禮也晉士鞅聘魯牢禮加四爲十一非禮也吳徵魯百牢抑又甚焉詩傳牛羊豕牲繫養曰牢尚書曰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大戴禮曰諸侯之祭牛曰大牢大夫之祭羊曰少牢士之祭特豕曰饋食獨斷曰帝牲牢三月在外牢二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然則牢字之義悉矣綱山於有牢言四鄰和睦環山可牧無剽掠之虞庖厨賓客祭祀各有所需也 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

管子對曰。以衞爲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皆地名【附劉補】柒齊語作漆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渚。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渚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紀隨地【附劉補】齊語作鄰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附劉補】同淫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



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半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爲親援也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附劉補】地乃城字誤後亦作方城望汝山。楚山也使貢絲於周室。使貢楚絲即所謂檿絲者也堪爲琴瑟絃成周反胙於隆嶽。周室有事歸所於齊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始服。北狄以騎爲寇北伐山戎。制冷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柎。【亨按】投一作設柎國語作泭乘桴濟河。

至於石沈。石沈地名【附劉補】齊語作石枕縣車束馬。踰太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附劉補】拘與秦夏乃地名齊語作拘夏西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爲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於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爲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附劉補】薦當依齊語作庶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亨按】齊桓公二十九年會於陽穀謀伐楚也三十年伐楚盟於召陵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亨按】前見大匡又後見本篇及霸形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謂韜函之屬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翳言不用也弢無弓。服無矢。弢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附劉補】齊語作帥諸侯而朝天子

梅生曰。管仲定周室。功在首止。首止之盟。大匡小匡俱不載。毋乃忽乎。曰。非也。欲易太子。乃惠王隱謀。管子不欲顯惠王之失。故此篇兩曰定周室。而終不言定周室者何事。此管

子之厚也。盟首止、在伐楚之明年、會陽穀之
後二年也、先後次序、大匡多不核、小匡亦有
顛倒者、如葵丘之會、在存魯衛邢之先也、
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
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武王之廟也使宰孔致胙。
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而勞弊實謂爾伯舅
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君命
臣無下拜是不君也、爲臣不臣、臣承命而不讓是不臣也亂之本也、
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
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牁䝤不庾雕題黑齒。
皆南夷之國號也、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
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
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皇鸞鳥不降、而鷹隼
鴟梟豐、庶神不格、庶神不至、則未歆其祭享守龜不兆、守龜國之
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
之不至、傳曰龜長筮短、詩曰握粟出卜、附趙標言人君德之不修、故諸祥瑞不至、鬼神不享、守
龜不告之以吉凶、反不如民間握粟以筮、尚多靈驗也、時雨甘露不降。飄

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藋
徒弔反並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
日昌、明先德義乃可以日昌也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也河
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從地出、若漢之
渥洼神馬之比今三祥未見有者。三祥謂龜龍圖書乘黃也雖曰受
命、享按辭意頗同前東救徐州一段及後封禪篇、故列下層
無乃失諸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
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爲天
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旂九游渠門赤旗、



渠門旗名享按旗旂二名、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交龍爲旂、熊虎爲旗、爾雅有鈴曰旂、郭璞註曰
畫交龍於旒、說文旂有衆鈴以令衆也、熊旗五游以象罰星、士卒以爲期天子致胙於
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
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弒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弒之般
又弒閔公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
淫亂雜也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成具、具凡欲以貢齊也執玉以見、請爲
關內之侯、請爲齊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
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
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

旅於曹。旅客也客居曹也 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在閑廐繫養之言其良也 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爲己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爲幣。疲謂瘦也 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謂四分其鹿皮〔附〕劉〔補〕霸形作縵帛以鹿皮報則縷乃縵字誤齊語作縷綦以爲奉鹿皮四箇註謂奉藉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綦以縷織綦不用絲取易供也綦織文也箇枚也亦不甚通 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橐而入，



擱丘粉反 載而歸。垂橐言其空也擱收拾也 故鉤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己也，於是又大施惠焉。可爲憂者爲之憂，可爲謀者爲之謀，可爲動者爲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附〕劉〔補〕齊語作軍譚遂而不有也 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 使關市幾而不正，壥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 以爲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鄢陵培夏靈父

丘。皆邑名〔附〕劉〔補〕齊語作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 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附〕劉〔補〕勸齊語作權

梅生曰，衛戎狄之地，以禁暴於諸侯，衛諸夏之地，以示勸於中國，皆所以安周也。故曰，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又曰，朝服以濟河。又曰，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而管仲之功，不在齊而在周矣。

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



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 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朝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亨〕按朝服濟河朝周室故曰朝服訓盟諸侯非也 文事勝也。

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侯附比。

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

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禮 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而卑其敬 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

備。於是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用，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給小人懷德而歸，故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國畏威，事如臣僕，武功立也。享拔房以文德武功訓文武，因上有武事立文，事勝亦通，其實非也。前云世法文武之遠迹，則此文武乃文王武王，是文章照應法。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



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

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

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胥領，屬綴連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

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已至禽之側畔也。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汙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為可，豈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透隨不斷。優則亡眾，不敏不及事。公曰：善。



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可言之時正與夷吾，不可待他日。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

私。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為人也小廉而苛忕（音逝苛密忕習也言多所慣習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結於人定交結〔附劉績〕大臣作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則辭結當作辭給微細也）正荆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同使之游荆必得其歡心上二人亦然）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出然後退草按此段同前）

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大行大使之官）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眾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於五子各不如其一）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之德則夷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王言第二十五 逸

內言四

霸形第二十六（陳霸言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至於霸王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

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發此命，將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行，所謂以神道設教者也。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牘也。此欲書其所定令也。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因朝廟而定百吏之令也。使稅者百一鍾。下令百石而取一鍾。享按鍾六石四斗。孤幼不刑，澤梁時縱，放人入不設禁。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謂錄其名籍。附劉續補書乃塞字之誤。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



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胷稱疾。紉猶摩也。自摩其胷，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榱，于元反。榱所以嚴飾之。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也。游鍾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伐謂斷也。所併歌舞之樂，併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掌守之。享按謂無倡優導欲之人。足上二句，意非無人掌守也。桓公曰：寡人已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



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彊者，勿與分於彊。若救三國，是分於彊。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已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

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遣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蓋雎汴也）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垝敗牆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



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爲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之是違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

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亨按齊桓公二十七年秋楚人伐鄭鄭伯朝齊故也二十八年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二十九年冬楚人伐鄭鄭伯欲成以孔叔諫止三十年桓公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不見有楚攻宋要宋田夾塞兩川之事）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

楙生曰管對楚人以下前後相同重複可厭去之更覺玲瓏故列下層

是欲以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



鄭也楚取宋鄭而不止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曰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

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雖百代而無敢毀者也

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汶音岷，岷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自伐秦而遂存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梅生曰：此篇鴻鵠問同後戒封杞邢禮諸侯



征伐四出，會盟同風，俱屢見大匡小匡，但詳略不同，敘次各別耳。篇意以鍾磬非樂，諸侯賓從而後樂，末以一句緊煞，前後相錯如繡。太史公專習此法，亦文章之初體也。管仲不逆君於縣樂之始，而畜君於樂沈之際，所謂形就而心和者耶。當其應諸之時，其志固已遠矣。

## 霸言第二十七 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謂美教化移風俗創制天下，與之更始等列諸侯，列爵惟五，各得其宜賓屬四海，賓禮四夷，以恩屬之時匡天下。時一會而正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彊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總其威權暴王殘之，其王之凶暴者，則殘滅之僇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於國戮其首罪，卑其爵列，維持其人衆夫豐國之謂霸，但自豐其國者霸也兼正之國之謂王。兼能正他國者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之明，羣物之所不逮若彼德與我共，彼道與我同，則不取而且不王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



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彼危亂，此固暴王之常也，非霸王之道也君人者有道，有常道也霸王者有時。必遇其時，然後霸王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亂，可以取亂侮亡，故曰資也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雖存而國小弱，必事鄰國以為安，故曰鄰國有焉[享按]以下八句言國自為存亡得失。上四句以無事時言，下四句以有事時言。國之存，刑政明也國之亡也，鄰國有焉。因其亡而取之[享按]國之亡，典章亂也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征伐之事，因而敗績，故鄰國得焉[享按]有事而得，遇災而省，遇禍而修是也鄰國有事，鄰國亡焉。或有征伐之事，大勝而多獲，遂亡鄰國[享按]有事而亡，災眚不變，敗亂不恤是也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國危則

聖人知矣。懷獨見之明故先知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舉事皆當則我無因爲功孳按此權謀之言非先王之所以王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不當所以資我故得意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求無權其可得乎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孳按取取亂也與與滅繼絕也非欲取姑與有所詘。有所信。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孳按所謂知柔知剛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妙於前四事故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幸在於有權權從在於得地幸猶勝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



人惟邦本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釣天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祿用此以引天下之衆故可得而臣之也故貲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我何貪此其大計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還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減削更可以明威權之振所謂惠而不費者也合天下之權。附劉補以我明威之振征伐人者合天下之權而總之註俱非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皆令在己權總則德遂德遂則親成也附劉補遂德之行猶成德之行也如此者諸侯親之所謂親有德也以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明天下所欲亡而亡之則明王之伐自廣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一人而天下勸罰加一人而天下畏故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術則無以取天下也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以取天下故曰大德然術之所歸在於令物得利也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神聖則多所感致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則不失事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謂樂翫也夫一言而



壽國。用其言故壽也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而即定故曰營壘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近火方知熱履水乃知寒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腹之姦[illegible]惡內愚人兵在頸方懼[illegible]外也聖人將動必

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闇，知愚者至危不知禍之將至，尚有慢易之辭，然後湯武之師起也。【附】劉補：聖人將動，先知其安危；若愚人則至危之時方改易平素之言。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聖人能因時來輔成其事，不能違時而立功，不有桀紂之暴，則無湯武之功。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堅利，故能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標末也，本大而末小，則難崩。坔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歸，若高光之有關中、河內也。【附】趙標：坔古地字。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爲天下正理也，修正理而動，故能成天下之功。按彊助弱，按抑也。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義如此，故爲天下所載也。諸侯之所與也，與親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天下樂推以爲王。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繼敗續亡，能成天下之功也。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皆從霸者之令。已獨孤，國非



其國也。鄰國皆險，已獨易，易平易，不牢固，謂無守禦之備也。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賊國，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政開國，故國益大。大而不爲者復小。大而不爲則日損，故復小。彊而不理者復弱。彊而不理則綱紀亂，故復弱也。衆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人散，故復寡。貴而無禮者復賤。貴而無禮則位奪，故復賤也。重而凌節者復輕。重而凌節則威喪，故復輕。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竭，故復貧。故觀國者觀君，君爲化主。觀軍者觀將，將爲兵本。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則國不侵。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內暗。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外賢而內愚。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鹵莽。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三守謂明、賢、耕，既失謂是而非。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謂土廣而功狹也。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政少。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所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也。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三滿不止，敗亡立至。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大不耕，則無所獲。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臣，化爲敵也，謂卿大夫。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人衆不親，欲亡者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土欲富，猶緣木而求魚，故憂也。無德而欲王者危。無德而王，猶欲進而卻行，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施薄求厚，人必不應。

故夫上夾而下苴苴包裹也上既狹故爲下所苞國小而都大者弑此二者常有篡弑之禍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凡此所謂兩權必爭亂之本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摶不聽摶聚也君命不高不聚而聽之〔附趙標〕摶專也君不能專命則國不聽也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效之而亂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爲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說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有此五勝故可以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彊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凡大彊重皆國之盈盛者也然盛者有時而衰盈者有時而息故因其衰息之勢大者小之彊者弱之重者輕之彊國衆合彊以攻弱以圖霸謂時彊國衆多吾國雖彊亦可圖霸彊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彊國既少我則合衆小以攻彊大之國如此者可以圖王彊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之時彊國



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之時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彊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彊國衆先舉必爲彊者所圖故危彊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爲其最列不讓賢雖列爵位不讓賢貴後賢不齒第擇衆雖稱爲賢並優劣齒第又非選衆而舉也是貪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有此數者是徒貪大位之利而無得位之實也是以王之形大也不可以小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最故可以爭天下也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齊之故可立也其理之也以平易平而易之故可理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合人心施爵祿用地道地道平而無私舉大事用天道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伐其太過者四封之內以正使之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之以權致之則不敢不來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侵削其地則自服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興師以征之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興師伐之此其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綏之以德此其文也文武具滿德也唯文武諸功可以滿其德夫輕重彊弱之形諸侯合則彊孤則弱驥之

朴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彊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彊。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節，故得所劑備制。節謂事大國，受其法令）其失之也以離彊。（離彊則乖節者也，故失）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服近而彊遠，（謂用彊兵威遠國，故曰彊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夷負海以爲國，故曰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言無有此事）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



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若湯武之於桀紂也）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謂當兼下事）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其用師必加於暴亂）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亡之形）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我衆寡，可敵彼衆，然後攻。餘倣此）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能亡之，故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而避之）釋堅而攻膬，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在敦古，（在於合令時之宜。搏，聚也）理世不在善攻，（在於權宜）霸王不在成曲。（在於全大體）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權柄倒錯）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禍必反來）計得而彊信，（信，申）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數猶理也）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先此三爭，然後爭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謀失則怒）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怒刑則重，喜刑則輕）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



奪，彊國之兵可圉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攻得爲利，德義不施，鄰國必怨而不親）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彊，（其威權既動移所惡，而德義之實少，爲人所歸，如此但彊而已，不能至霸王也）擅破一國，彊在後世者王。（今能專破一國，常守其彊，傳之後世，如此者王也）擅破一國，彊在鄰國者亡。（既破一國，不能守彊，令鄰國得之，如此者亡也）

梅生曰：此篇總論王霸，以德爲主，得全則王。

得半則霸。其不可不立德修政、得人以得天下之權、則一也。

問第二十八 謂爲國所當察問者(附趙標)此篇文法累變而不窮、眞天下之奇也

內言七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爲者皆人之所戴、故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有能然後得事、故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易猶交也所刑皆當其罪、故人不交相訟、(享按)不易訟、謂不輕易爲訟也、觀本文自明、房註非無亂社



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正、則人知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君親、令不遺忘、故不怨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事以示人、則人不復行此道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人知終始之所歸、如此者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勞臣悅政自小始、爲政先小、從微而至教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有、則給與之、死事孤、謂死王事之子孫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則頒有所準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寡謂其妻、餼廩言給其餼廩、餼生食、廩米粟之屬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

吏、欲知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定、國有常科、當奉而行之、此不可改易者也、今乃久留其事、將如之何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制度、官都復自有常斷、今乃稽其事而不行、將何待乎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當有所廩餼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齒投之四裔者也、問知其族、欲有所收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



存、良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食、知其家數、欲有所矜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族、當有所收恤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而從昆弟以求養者、與之從者各有幾家也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入謂收其稅者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在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

惡此等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爲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夫責者有幾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士職輒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也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餼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位事乃左官於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爲人率者



幾何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交者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貸利隱蔽不見若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灌溉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爲害者害何物附劉補物事也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謂綺繡之屬也

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直開口仰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軶家車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軶家車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眾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急難使者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用則能利軍居處則可以修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行由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



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車蓋其疏藏器疏畫而可以藏者弓弩之張弓弩之可以張者衣夾鋏鋏兩刃鈹也衣夾謂在廠也鈎弦之造鈎弦所以挽弦戈戟之緊緊謂其堅彊者其厲何若其淬厲可用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爲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人有餘兵詭

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爲行伍當愼而聽命遵國之常令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能不而有黜陟至於馬牛肥瘠及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美者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若必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器物遇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相導前後曰先後



詩曰予曰有先後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必合於時義然後爲福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愼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欲知其勤且觀其材用也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及執事所建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知是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牆閉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為防礙者絕塞之阨闕空之處亦當絕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故曰益地宋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梅生曰。連轉數十問。搆思處巨細靡遺。鋪敘處峰巒疊出。自是天地間大設施。大文字。

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當制地之時君為此言故言曰法地以為政故曰地德為首君臣之禮。地有高下君臣之禮也父子之親。地高下覆下地上承父子之親也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生焉故曰覆育萬人官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之四鄙也自官府已下非地則無所容具取之地。凡此皆因地而成故曰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求天地之財不登山不入海於市求而得之故曰天地之財具



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和謂交易也市人因市交易而得利正是道也。言市正合道之理民荒無苛。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欲荒人無得苛虐但使盡地之職自然齊一而保國理也亨按民荒歲荒也無苛人無苛虐之政市與野各盡其職以保其國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軍之親。自君以下其位既異當各主之無使讒人交亂普廢其德如此則九軍之親自營也亨按普字何言毋使讒人之亂普而以德營九軍之親闗者。諸侯之陬隧也。陬謂闗之道也而外財之門戶也。他國之財因之而入萬人之道行也。謂因此出入明道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再重而告之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謂行商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征於市謂坐賈虛

車勿索。索虛車益其煩擾徒負勿入。徒負貨既寡故勿令入其征以來遠人。關征如此可以來遠人十六道同。齊國凡有十六道皆置關並同此令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者身之外事既謹而從令皆當聽其名之眞僞也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名又須視其色之是非是其事。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正其事以考合其德也以觀其外。既知其德又觀其外以校量之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敦猶厚也校察如此則權詐之人無以成其原校察行則困厚姦非困而不生故曰以困貌德〔亨按〕敦厚也貌德外德也關市之政所以惠遠人故曰貌德言無以關市之私惠於權人以困國家之外德也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國無姦人所以不惑凡此掌行者之職〔亨按〕明道以告之故國不惑此掌行人者之職問於邊吏



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故傷德也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國之來皆以誠信故曰以順貌德〔亨按〕傚於邊吏厚和以構四國之親德之四達於外也后鄉四極。既結四國然後向四極而撫安之令守法之官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行邊鄙無關塞度必明。失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於經常

梅生曰。市也關也邊也皆理國之道。而地德之首也。市不和。則財不聚。關不寬。則財不來。邊不厚。則關市之賕。不足以塞國家之漏巵。皆前問所未及。故於制地內發之。

謀失第二十九 逸

#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八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戒第三十（所以陳戒桓公）

內言九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附】劉績補註：孟子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此必轉附朝儛之誤。但以之為景公晏子，未知孰是。）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正令之為先王之游。公未達其意，故問管仲。）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原，察也。農事不依本務，當原察之。）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秋謂西成，尚有不足者，當補之。）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師行無成功，空費糧食，如此者必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謂其法可寶也。）



梅生曰：徒曰寶法，猶未如齊景公出舍興發。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如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萬方輻輳，生盡則鴻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所在，故曰無方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教，嚴為防禦，以尊其生。）此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若，順也。）

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莫舉，故曰任重。）塗之畏者莫如口，（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湯夭日聞，期頤實寡，故曰遠期也。）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惟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其生。）御正六氣之變，（所以循其變也。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禁止聲色之淫，（所以成其德。）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體無邪行，口言必順。）靜然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如此者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曰中出；義因事斷，故曰外作。）故不以天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若以

天下爲名利則非仁義也仁故不代王、不以道輔君而代之王者非仁也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政貪冒者耳非義也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利之事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身苟有道德豈名利之物能惑哉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道德爲重何懼之有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神器儻來何驕之有如此而後可以爲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德必冥通故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出戶牖以知天下不爲而成、無爲而無不爲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如此者可謂至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常無爲故曰不動然四時云下故萬物化云運動貌也附劉補云周旋也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亦常無爲故曰不動然政令陳列而下故萬物成也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心亦當無爲故曰不動然四肢耳目自心使萬物莫不得其情也附劉補一本作萬情得是也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能交寡而親多寡事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能事寡而功成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知道故能聞一言而萬物貫也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故曰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多言爲賢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學而不反修於其身心曼衍者故必有邪行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故爲仁祖忠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能慶交友之善內不考孝弟、言不仁外不正忠信、言不友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流澤徒爲誦學者卽四經可以亡身也

桓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盛米粟禽鳥或多集焉故於此弋也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釬釬所以扞弦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不能爲羽翼所以當憂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親冶容而遠有德。疎賢俊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飛雖羽翼無益不濟雖舟楫徒施不聽雖讜言空設故曰其將若君何桓公蹵然逡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薄斂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

仲爲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擧賢必自里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旌別而用之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陳其所言以薦祖廟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可以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雖臣言必君用之然後成教故曰君之教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爲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弊老弱犯罪者無即刑之必三宥而後斷罪參宥即周禮三宥一曰不識二曰過悞三曰悼耄也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布謂錢也即其物而正之不必分錢



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獺祭魚然後入澤梁豺祭獸然後入山林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封澤謂澤多草刈積成封可用煑鹽者也其處既多鹽故歸者譬若市人言不設禁也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爲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施城施城楚城名謂附至其下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戎叔令伐之取其物布天下戎叔胡豆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

梅生曰桓公好內管仲至此因桓公聽言必拜始對及之所謂因隙導竅故大忠無所拂逆悟言無排擊但餘俱同前霸形故列下層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鼎饋食言其饌不盛也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諸子內宮之號君將有行何不出乎盍何不也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汝及此謀今汝言乃能至於此謂能知我謀也



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柰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乎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爲猶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未嘗得出與人相持而接對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宮中既少織紝之事女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者既昧於人事不當訪以軍謀蓋託不知以止君之行也故言更當容我思其不審之事〔附劉補〕此言己不事人未嘗得人布織而衣猶君不下小國故諸侯不至也意者或有不審致諸侯之道耶註非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令君行之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

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彼必不受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猶太也言憎惡惡人太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人亦生勝己之心故不服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



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事鍾於己將不勝任而敗朋能有所不知故可以移政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而且易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彊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已［附劉補］握猶滿也言幣帛滿於道路而無數也室妻也家有五十室言妻妾之衆也二者雖多隰朋之爲人有所不貪不近也卽申明上文國有不知政家有不知事也［孚按］古者謂路爲車取其往來不窮也周禮巾車掌王及后之五路詩曰公路又曰路車爾雅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言或舉齊國之幣持路車而運於內家五十室幣至多矣亦衆見矣其人不知不察察以爲明令司者得盡其職我無侵而彼因無曠所謂以德予人乃大仁也莊子於國有所不知政二句作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節省其文無此一段義更直捷房謂持幣與路旁之家劉謂幣滿道路及以妻爲室俱繆總由不善會路家室三字之義也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甯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之上也寡人幷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



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今吾幷得臣之國尚不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不能爲國以屈其直也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之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甯戚善於農植貪於積聚不能知足而息也孫在之爲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尚不能默凡此四子皆矜能太過不能與時屈伸故國不寧也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隨己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哀歎也以先

知未然，夷吾所以稱聖也。

梅生曰：無物不有，而後成爲天地。無人不容，而後成爲君相。故糾察之官，台衡之任，不可以其人之賢而概用之。鮑叔薦管仲，管仲不以齊國累鮑叔。古人明公如此。

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於楚，豈爲齊臣而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楚不得爲私，而齊猶有望。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爲不救，則不可救此救彼不臣，則構怨矣，故曰亂自此始。附劉績補：臣，管仲自謂也。言江黃二國近楚，爲利此殆楚之國也。謂己死後，君必歸二國於楚，使楚知服己而不伐。若不歸楚，爲齊私國，楚必伐之，盟不救，固不可。若救，則遠與師旅而致亂矣。穀梁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城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桓公曰：諾。



梅生曰：歸江黃於楚，管子身後之遠見。但春秋魯僖公十二年，齊桓公三十八年也。是年夏，楚人滅黃。其冬，齊侯使管仲平戎於周，則管仲病時，黃已先亡，惟江存耳。

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桓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牙，言其人殘忍同於狗矣。猳，謂以木連狗，取聲爲義，即國家也。言易牙終能亡國滅家，此不當使，必須去之也。附劉績補：嘊，魚佳切，狗欲齧也。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棄而事齊，則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得齊國，然後稱所望也。君必去之。



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犇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甗，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

四十二年。

梅生曰。管仲勸桓公逐易牙豎刁開方同後小稱。彼處多堂巫。載爲更詳。以此處居前。故列上層。猶須合後參看。○又曰。載管仲桓公身後事。是後人加也。

地圖第三十一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謂路形若轘而又轘曲縈氏東南有轘轅道是也濫車之水。其水深渺能泛車名山通谷經川謂常川也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苴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凡困殖之地。困謂其地墝埆不可種藝殖謂墾田可播殖者也必盡知之。此皆兵主所當知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苞蘊在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之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智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宿猶先也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王獨斷於心故其臣不能議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隱賢能有私。亨按當以有私爲句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竇嬰李牧之爲也亨按行用貨財轉漕給運之類非私財也且相亦安得皆富擬於國者而以其私財佐軍也使有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鉤連有所統屬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梅生曰。此篇論主兵者。既按地圖。因及軍衆器械。可謂知形者矣。然彼己之長短未知。則地圖雖習熟。我猶未敢進。我軍之和輯未悉。則敵人雖有釁。我猶未敢乘。故曰。知形不如知能。能者。彼己長短之謂也。知能不如知意。意者。我軍和輯之謂也。然而將者。軍之本也。君者。將之本也。周旋於君與將之間。以上達君意。下適將心者。相也。故必主相將明知能三者具。而後可以成功。

參患第三十二太彊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詳彊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辠。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去亡。必構鄰來伐。故有外難也。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狗變爲虎。篡殺常因是生。故有內亂也。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



梅生曰。此條重出見前法法。細閱下文。似與此章不相屬。疑衍。房氏以爲參詳於彊弱之中。自致無患。亦自牽彊。今列下層。

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暴必內侵。故地虧。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無刑禁邪。邪必上侵。故國亂。

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之用。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師行一期。能盡十年之蓄積。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能盡累代之功。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必卒喪刃折。貨財空耗。雖未被敵勝。先已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爨骸。攻者必智窮力竭。財殫士喪。城雖未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



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用吉日襲吉夢。其數從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叛亡至。故與獨行同實也。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俴謂無甲單衣者。附趙標俴音踐。詩云俴駟孔甚。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俴單也。人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

能應則坐而受死也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敵往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與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其器既成驚敵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禦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三器謂一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衆懼而自散也附趙標驚夫智謀驚衆之夫游夫辯游說之人也夫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梅生曰兵形原不相離兵而小用之則為市朝之戮形而大用之則為原野之誅夫興師動衆所費既難量而其勝又莫測故計必先定而後戰凡器不可不功士不可不教將不可不宿能主不可不豫戒皆盡人事以備天討蓋戰而勝則除患於他國戰而不勝則患中於吾身故曰參患言不可不參詳也○管子論兵散見於諸篇不徒七法幼官兵法小匡已也漢鼂錯言兵事衍得霸言參患數語使覺警惺一時號為智囊管子之經緯大矣



## 制分第三十四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為者謂下事聖人賢士不為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聰耳明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由前行多修故死後有名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甲子之朝一戰大勝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里者今既舉衆而征已國與敵國皆當知之故徧知千里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間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況戎事之大可以不徧知哉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之衆有所征伐天子以天下為家故徧知天下也日一間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動衆當令主者日一間候之其間候之也或散金財有所募賞或用聰明度其不虞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禦小耳目視聽遠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

行。不彊進。呼傲。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必不用，若周幽之爲烽也。安行。則羣卒困。彊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軔，牢固之名也。所攻既堅，則軔而難入。乘瑕則神。瑕，謂虛脆也。所乘既脆，劃然瓦解，故若神。攻堅則瑕者堅。所攻雖堅，能令脆者，則以士卒堅彊故也。乘瑕則堅者瑕。所乘雖脆，卻爲堅者，則以士卒脆弱故也。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彊卒攻堅，弱卒攻脆。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莫，猶削也。則刃游間也。刃游理間，故刃不斷。故天道不行。屈不足。用兵者必順天道，若及天道之不行，必屈竭而不足。從。〔附劉補〕從字爲句，舊讀下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人事既荒且亂，故十可破百。



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此雖半可以敵彼之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覘之也。欲以軍爭而行其城池，彼則知而備之也。有道者。不行於無君。覘彼無君，亦恐知而有備。故莫知其將至也。既不先覘以潛襲，所以不知其將至。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圍者，必潛而遁，故不知其將去。楚幕有烏之比。去而不可止。〔附劉補〕言至不可圍，去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去既不可止，雖衆何能止。待。〔附劉補〕待即上圍意，注非，又不知此爲何。治者所道富也。而治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其道，當然未必能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彊也。而富未必彊也。富者其道當彊，而未必能彊也。必知彊之數。然後能彊。彊者所道勝也。而彊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彊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梅生曰。呼傲則敵人戒。四語兵家要訣。

## 君臣上第三十五

短語四

爲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爲人臣者。比官中之事。



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爲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爲多壅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爲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亦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象，法也。謂能本道而立法。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準以爲法也。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參表謂立所以參驗

吏嗇夫任事。吏嗇夫謂檢束羣吏之官也，若督郵之比也。人嗇夫任教。人嗇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謂百姓有不從教，論其罪罰，不撓法以行私。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既賞信罰必，君臣合體，莫不至誠，故人可以守城，出可以野戰也。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訾限也，程準也，事律謂每事據律而行也。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辟刑也，文劾言據文而舉劾，謂論法刑已下皆據事以為正，不曲從其私也。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



則雖有敦慤忠信者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教既成，則人皆忠信，故無有獨得善者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吏嗇夫之律既成，人皆懼法，不敢為非，雖有豫怠，不得為敗也。【附】劉補言教律既成，善惡不能損益。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為人君者因其業，謂因人嗇夫之業也。乘其事，謂乘吏嗇夫之事。而稽之以度。又以國之法度考此二者。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善自應賞，故不善者不敢橫慕。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罰，故人不敢疾怨。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或罰之或賞之，而殺之生之，皆不違其理，則人知主德之有常，不輕於去就，故人不遺其親也。此唯上

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天有常象，懸象著明，不改其貞。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不改其靜。人有常禮，尊君父，卑臣子，其儀不易。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眾官，故曰兼而一之。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各有司存。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謂上明下審，更相序次。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



而莫相德也。君以威覆下，下以產供上，各有所恃，故不相德。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上下各得其體。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商工也，言因上下有體，內外有別，故此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為人君者，蔭德於人者也；君者以德蔭人。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臣者仰君而生。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多少，制祿以食之，各得足也。為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必設教。布政有均，【附】劉補指君食

足、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有勞者必得祿、人則致死以立功、不徼幸而偷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分明、則人於道不惑也。)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令因相傳。)事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業程於君也。)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胥視也、視令而動、則所舉不妄。)是故君人也者、無貸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稟令、故言最貸也。)臣人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宜力事君、故其力最可愛也。)言下力上、(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畫謂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畫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相畫之、官守之、(官既畫之、民則役力以行其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筴籍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筴籍、所以示之制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僞之術也。(凡此可以考其眞僞、定其是非、故曰以相揆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舉用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爲勞苦。)下之事也。爲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則君奪臣職、故有司不任也。)爲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從君之命令、乃專上之權、故主失威。【附劉補】此言臣奪君職、供其專令。)是故有道之



君。正其德以涖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職也。(謂用下之智能聰明。)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故曰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謀慮深遠、故可以爲人君也。)身善、人役也。(身善則材能可任、故爲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智淺、故不公人也。【附劉補】君任人而不自任、故知善而不身善、若身善則自用小而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故惠賞而不忍刑也。)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附劉補】此言君身善之弊。)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附劉補】此言君不身善之益。)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僞誅、視聽者衆也。(【附劉補】此言君不言智能聰明、以此乃臣下之職、故曰大臣之任也、視聽者衆也。)是以爲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生謂知學之士也。【附劉補】諸生之職、猶言治亂所從起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故不可勝收。)官不勝任、犇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廣、故不可勝救。)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

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制而後用故曰官者耳目之制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立身正德而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預也矯偽也上預下事則偽有餘而實不足也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厥權勝君故也爲上而矯悖也爲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迕之行迕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人臣者援私以爲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爲公者乃是私也名曰不違公道更是不違私道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既久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故言姦心豈復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偪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謂若食之充口故曰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意以規度主之情也婦人變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婦人既得君之變寵又因大臣之智以引其外權則何爲而不成也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隆又挾大臣之助故夫人被外太子見危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梅生曰妲己與費中比而殷亡褒姒與虢石父比而周遷哀姜與慶父亂而姦魯驪姬與



二五偶而禍晉千古亂源一轍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橫謂糾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五官各有其橫曰五橫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衡正衣服緷絻盡有法度緷絻古袞冕字則君體法而立矣體猶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爲常著明而且久積習而爲常也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衆以離教爲姦而罪之也則爲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

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所謂同律度量衡也綧古準字準節律度量也謂丈尺各有準限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衆皆從順而有獨逆者衆皆從正而有獨僻者必爲順正者所伏也姦僞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爲主是故歲一言



者君也謂正歲之朝布政懸象[附劉補]一作王省惟歲是也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爲常具以給之具謂衆官之法制也[附劉補]此言官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總統百吏之要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宜其有美善者則匡於所疑必陳而請之也[附劉補]此上言相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居之官曹也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明府之法瑞君所與臣爲信者珪璧之屬也又必合其瑞以考之也[附劉補]此以上言君明府之法瑞謂大史既布憲入籍於大府者此象魏所懸之法也稽考其合否瑞或疑端字誤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寢前有三階要謂百吏之目也是以上有餘日上惟受要故有餘日而官勝其任各理其職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言其敬而供上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人之所從出故非在人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善知道理故言而相告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爲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僞



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君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善應故曰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前茲是謂其道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之眞以理身緒餘以理國家故重道而輕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爲君故君一國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故王天下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國與天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君之所欲人則順之令得其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亦順之而除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

故姦僞省。如冶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廢置之由君，若金埴之由工也。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厚之意，財不能供。【附劉補】此言留賞。將殺之，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威銷縮，不能振起也。【附劉補】此言留罰。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閒也。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聲實閒礙，故不供不振也。有善者不畱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賞，私利何爲。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猶人所欲也，罰得其過，則人不疾其威、疾怨也。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罰而罰之，故不踰於人也。【附劉補】威當作賞，註非。則人歸親於上矣。

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別而聽之，則各信其一方，暗莫之發，故愚。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輔，可否相濟，芻蕘之言，賢聖不能易，故聖也。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所歸湊。是以令出而不稽，稽，畱也。刑設而不用。人不犯法，故無所用刑。先王善與民爲一體。以百姓心爲心。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故曰一體，同一意，萬人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爲非矣。爲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有所極。閒之堵牆，窺而不見也。目視有所窮。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用臣，能善納，則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見，耳目不壅，非明而何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君善而臣傳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擇其可否，君之舉臣亦猶是也。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謂知君之短長，及其身力所不至也。若量能而授官。夫授人官者，亦擇其可否，臣之擇事亦猶是也。上以此畜下，擇其可畜而畜之。下以此事上，擇其可事而事之。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賢臣，臣有令主，欲求不正，其可得乎。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無自爲淫僻也。

梅生曰：此篇言爲君者，緣道法以爲治，授任而責成者君也，效職而共令者臣也，望表而從正者民也。苟人君之道揆不立，舍法而行私，則爲臣者援私以爲法，於是乎內溺意於

女寵而外竊柄於大臣。內外朋黨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夫治生於法。法出於道。道合於民心。民無私則公。君無私則聖。故能合聽於民者。善治國者也。

君臣下第三十五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居力彊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



力以禁彊虐。而暴人止。智者謂聖王也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正人之邪德而民師之。師智者也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術德行者也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出故莫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無姦僻之事始見於人心則人無不道矣[附劉補]反復還也言民有所趨向則反道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既反道故以正其善惡之物處其背理之違則為是非者自分矣是非既分故行賞罰以當其功過也[附劉補]處名物為是違名物為非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賢賤之禮故國都立也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賢賤成體方乃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則君不足貴致賞則匱。致罰則虐。罰而無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故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附劉補]按言明君不致賞罰但審教可使民居國則治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也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不信也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食飲謂享燕傷謂喪祭也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物親也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謂洪範之八政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裏。裏謂財貨所苞裏而藏也貴之以王禁。禁令行然後知常者之可貴也則民親君可



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君道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勢喻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者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古者罰刑或令出錢帛也[附劉補]此即宅不種桑麻者有里布之類一畝之賦。盡可知也。賢人為之視聽故無不知

治斧鉞者不敢讓刑讓猶拒也當其罪不敢讓刑也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當其功故不讓也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墳順貌或刑賞之莫敢違逆若子之從父家之從長如此者禮義明故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則賢人隱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所歸故百姓不用也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百姓不用則天下無邪將何至哉故曰德侵則君危君德見侵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過不明故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令侵則法不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辜受戮故百姓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冀幸之心矣孚按冀一本作異非



爲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謂凌駕於君騰至則北騰至則權降故敗北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之四危也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悅之也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僞止遂達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要謂遮止之也言能止淫佚別男女則雖先通亂令能隔阨也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之所有也民所君也民者己之所君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己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不務三則餧饑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巧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剛漸以勝之其終或至於篡弒故曰阿而勝之也此臣人



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爲倒君臣爲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給上之役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愼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僞詐之人不敢試也不敢爲非以嘗君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用此道以正

人也

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蠱人主遂行請謁所請既從外資游說爲姦慝者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貿而後賤者爲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貿寵今忽淪賤然賤者必思貿常伺君以與禍故謂之伏寇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諂君以得意故曰不能食其意也刑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故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其勢。不能侵君之勢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黨者誅之【附劉補】言刑罰



數加於近侍故便僻不能食其意比黨者必誅之故大臣不能侵其勢明字疑衍爲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游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爲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也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參會其事者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乃爲急故能取威也以急爲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之爲緩故能惠人威惠遷於下。則爲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之賢故曰易賢不肖黨於下。【附劉補】威當作爲謂能易賢不肖而可以爲朋黨於下註非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用人財力上以陷主即於下以爲勞【附劉補】有又也乘上下。以環其私。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財力上下之利皆用遶身故曰環其私也爵制而不可加。則爲人上者危矣。勢既陵君故爵制不能加也【附劉補】爵謂前不肖之知而加爵位也制謂前財力之貢而有定制也中人既皆罔上誣下以全其私是人主之爵制不加於人人失君柄而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則是侵君之賞奪君之富實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



之威者也。詭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說妖妄之言以惑衆如此者欲脅君也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出者行將欲幽君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以爲主其不能通但寵賢之者可以爲從謂臣也言臣主數因此通而立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行其事令人爲之而不自與此謂君也【附劉補】始於患者不與其事即下患而不勞也親其事者不規其道即下勞而不患也是以爲人上者。患

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百姓、百姓勞其身供上之役也。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其明而理職位。以刑役心。刑法也。君則役心以出法。法制也。附劉補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自一身言。刑乃形字訛、下同。此註及下俱非。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量可不。故進退也。而刑道滔赶。滔謂充也、赶謂逡巡曲也、設法有當不。故有合成也。附劉補赶區言切走也。進退者主制。君心進退所以主為制令。滔赶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圓謂君道。君臣之道、主得制者、其事必有方有圓也。圓而不滯、必運而無礙、通者必暢、故和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



臣道也。方而有常、故執而不舍、則固。固而不妄、則信也。君以利和。君道和則利也。臣以節信。臣則守節。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或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必正然後德明。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於己既不失、於人必不妄。如此者、從理故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本也。有失於人、必修己自責。如此者、反其本也。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求己多者、必進德修業、故德行立也。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

求人者少、必薄賦斂、故人輕於給也。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故紀要天時、務全人力也。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發興地利、足於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所用輔佐、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理則人重生、故人皆以養其形而牽繫於衣食之利也。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用法止也。



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存按二語同前法法。分民。食道力不同、故曰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必有勢然後有所立。事無為也。無所生。必有為然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人後無所立生、故國平而姦省。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不審則無所食也。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義、倫等不踰、雖有大夫偏獨、出伏罪而怨、不敢有幸亂心。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

草木必得時然後生 故民迂則流之 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 民流通則迂之 人大流蕩則迂曲之 決之則行 塞之則止 雖有明君能決之 又能塞之 決之則君子行於禮 塞之則小人篤於農

君子行於禮 則上尊而民順 小人篤於農 則財厚而備足 上尊而民順 財厚而備足 四者備體 謂備具而成體 頃時而王不難矣 [尊按]上尊財厚頃時而王等議前見法法

四肢六道 身之體也 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 四正五官 國之體也 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行之官也 四肢不通 六



道不達 曰失 四正不正 五官不官 曰亂 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 設為姪娣命婦宮女 盡有法制 所以治其內也 明男女之別 昭嫌疑之節 所以防其姦也 是以中外不通 讒慝不生 婦言不及官事 [尊按]一本作官中之事者訛 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 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 昭公威私也 明立寵設 不以逐子傷義 明立正嫡設其資寵子不令逐而廢之故不傷義也 禮私愛驩 勢不並倫 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雖驩之超異可也餘子之勢終不得與之並倫也 爵位雖尊 禮無不行也 言嫡子爵位雖復尊異必須行之以禮 [附劉補]言庶子為兄弟者雖有才有寵亦不以逐嫡子而傷義故禮愛隆而不敢並適子爵位尊而亦事適子也註皆非 選為都佼 冒之以衣服 旌之以章旗 所以重其威也 所立之嫡必選其都雅佼好者又以美衣麗服覆冒之章表旗幟旌異之凡此皆所以重嫡子之威也 然則兄弟無間郄 讒人不敢作矣 嫡威重則兄弟和故讒人無所作其讒矣

故其立相也 陳功而加之以德 論勞而昭之以法 參伍相得而周舉之 尊勢而明信之 其謂國相則功德兩兼勞法獲眞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俱得其事既周然後舉用之既用之尊勢而明信之也 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誋 君明相賢必從說如流故無諫死之忌也 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 聚立謂天下會同也各得其所故無怨望也 如此則



國平而民無慝矣 慝姦惡者也 其選賢遂材也 舉德以就列 不類無德 舉有德者以就列位不以無德之人為類 舉能以就官 不類無能 以德弇勞 不以傷年 有德者超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德掩勞苟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為之傷也 如此則上無困 而民不幸生矣 有功能必賞用之故人不以苟生為幸也 國之所以亂者四 其所以亡者二 內有疑妻之妾 此宮亂也 庶有疑適之子 此家亂也 朝有疑相之臣 此國亂也 任官無能 此眾亂也 四者無別 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別也 [附劉補]四者即上四亂也 主失其體 羣官朋黨以懷其私 則失

族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爲國之機臣下陰爲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故失其援也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爲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言積妬紛然所以亂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彊弱相凌故亂也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己德之長而不相讓故亂也中民亂曰讋諄，謂以智詐讋恐諄質則亂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匱故亂



財匱生薄，財不供則義息故薄也禮讋諄生慢。不重諄質而智詐恐讋之此其慢也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弒主能爲大變也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偪近者而刑殺之如此則黨偏妬紛之變息故內定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其務農也則國豐矣。三者各稱其所順故國豐也審天時，天時各有宜也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纖文刻鏤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令得職也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數以命之也下什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什伍名以徵之也近其罪伏，以固其意。曰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罪以權伏之所以固供者之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師以遂之也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舉其功過而考察之如此則皆反其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其功則其材能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從衆以立風化其材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也若此，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故士反於情也

梅生曰：此篇緣君臣所由立，禮禁所由興，而重於防亂，皆補前篇所未足。

#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九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 小稱第三十六

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無患人不知己也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人猶知而取之況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是以我有過爲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則民必知而名之未有無過而妄命名也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不可以遁逃以爲不善〔附〕〔劉補〕以爲不善句言人之觀我甚明不可遁逃以爲不善也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己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問家則左右佞媚者善掩其而飾其非也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其過善故畏之操名從人無不彊也謂君既行善持名使之然其故彊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去人善可倚故弱也雖有天子諸



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過惡日聞人共畏之故棄其地而走也故先王畏民無善名則棄之走故畏人在於身者孰爲利氣與目爲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見其遐爲功用莫大焉故最爲利也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氣清而又神託而行善則譽滿天下故人重而名遂也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其可得乎我雖託氣濁而不神所行皆可惡用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附〕〔劉補〕別本註聖人託之而可行善故好我託之所行皆可惡又安能美名招徠乎〔享按〕兩我託可惡近本一在其可得乎之下其作又愛且不能爲我能也託氣既濁



雖令人愛猶不得美名況於惡之乎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嬙施雖美而有怨氣亦不能爲可好喻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享按〕西施毛嬙在管子後此爲攙入無疑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享按〕去乃夫字誤承上惡面惡言是惡充也夫若是安可求美名也房註非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皆行惡必無美之名也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更有餘忌〔附〕〔劉補〕別本註百姓見惡人之所忌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洫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虛之短虛者人之所好故

或續之或實之也（附）（劉）
（補）所謂無過不及也

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成湯罪己故民不罪之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桀紂罪人故人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彊也（稱身之過即是謙受益也）治身之節者惠也（懷智之人然後理身節故曰惠）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歸之於人如此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懼而修德也）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民得善故喜也）往喜民來懼身（善往則人喜也過來則懼身也）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己耳聞而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己目見而感則身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轂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轂謂弸質摟皮者也感謂深得其妙有應於心者也）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人內外盡善感之於人也）



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恭遜等以相迎接也）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有何失乎）嘗試多怨爭利相爲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爲不遜身尚不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理天下更不須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之纔可足耳亦不須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爲治亂（有恭遜敬愛則理無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敬愛身之粉澤也故在身則榮去身則辱也）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戾凶桀苟以恭遜敬愛化之可使生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結固苟無恭遜敬愛化之可令生惡）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遜敬愛則愛無之則惡）名者使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遜敬愛可以變化愛惡榮辱名物之善惡如天地之生殺也）故先王曰道（道者贊作變化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

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



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爲不久。（務時爲事久必發揚之也）蓋虛不長。（覆蓋虛安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爲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改復本情未有能終爲意也言三士之忠皆爲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巫善令既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兵妄征伐無使療之也）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四關故以管仲爲悖）乃復四子者處朞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圍之故不得出也）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行旅十日不得通也）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書於策謂用此七百之書社降下於衛也）食將不得矣。（作亂欲公之死故不給之食）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見遠者）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



於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幭所以覆軨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以掩屍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

梅生曰。管子嘗遊開方於衛。至死乃勸桓公遠之。蓋御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使。世不患有開方。患無管子耳。至於易牙豎刁刑身殺子。愈益惡而無所用之。棄于也。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

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奉尊者酒祝令增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梅生曰。此篇言君有過。贅自稱而自治之。自稱則無覆慝。自治則無宿怨。然其作始也必簡。其將畢也必巨。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謹其微也。桓公悅四諫臣而不能終遠。可謂不能謹微者矣。故露尸出蟲。為天下笑。有如鮑叔牙之能以直事爭於君前也。何念之不謹也。此敘書者之意也。



四稱第三十三 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言已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藏令何勞辱君令而使己言之乎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今以忠誠收聚而賙恤之令其大富也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刑政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服。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



德其或以制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為法式乎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合於美道修而行之自可為理何須聞於惡事乎以此抑桓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緣繡。附劉補繡所力切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

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旁與之近也）有家不治。借人爲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其昏闇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爲生，不相統屬，故無朝處也）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不分善惡也）衆所怨詛。（詛祝之也）希不滅亡。進其俳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唯與婦人爲敖從也）獠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接遇諸父，惟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輮曲，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削其民。以爲



攻伐。（反以削生爲伐功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不私其所有，畢能於國家，及其發揮，徧之也【附劉補】別本註：盡己之能發揮於政事）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

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附劉補】一作辯）不謗其君。不諱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賓事左右。執說



以進。不斷亡已。（執佞說以進於君，專固寵位，無求去也）遂進不退。（所謂知進而不知退）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寵，必能鬻其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未必能貴其爵位，但尊其貨賄而已）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進於君則言己能爲輔弼，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我。（由斯之人不肯，故君有敗，乃更推過於君，云此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小人所忌者君子，故其羣處常有陷賢之見）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敬恭之心，反欲規利若求貨然）見賤若過。（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蕭然不顧，若行者之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曲而事己，與之交也）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鬭。不彌人爭。（其人見爭則忿令鬭，無彌縫之心【附趙標】）

賊一本作賊圖一本作適唯趣人詆人有制令不問可不則向而順之言其接誤附趙標詔一本作詆湛湎於酒行義不從從順也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惑其君生奪之政生猶奪政況於死後乎保貴寵矜懼寵而矜夸者則保依而貴重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而損棄之捕援貨人其所捕追而援引者唯財貨之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同國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用黨而駢並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奉身自潔推過於君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臣乎桓公曰善哉

梅生曰論有道無道君臣意旨周匝而詞語亦莊雅



正言第三十八 逸

短語八

侈靡第三十九 附劉補此篇多錯簡脫誤不可讀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而今淺故不同也可與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政誅其不法以復古俈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俈帝俈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道修古而已混同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弊竭也附趙標言山不童而材木不可勝用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天下平有時而賦曰良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不相及也人民之俗不相知老人至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來者所求自足故也故卿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享妄註非有論在後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屨以恥之可以當死刑附劉補踦音奇物體不具也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謂持所刑法也稽考也罪滿



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應斷足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為慎審之也罪定者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乎時吏故也附趙標言古者刑不加大夫若諸侯犯罪令其一足有屨一足無屨以恥辱可以當死也今周公之一刑法雖詳有斷指之罪斷首之罪斷足之罪充滿於獄使不致枉法雖善而民猶不服蓋謂古人法簡而治今人法詳不治也地重人截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截生也今地利既重人之生植穀物君則從而毀奪敝盡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既惰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自用而實皆歸於上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之域則俈堯以前為然也大昏也博夜也夜謂昏昧之行也今人主至於大昏者則以博為夜事故也附趙標大昏謂甚

（昏昧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甚言令人之昏昧也〔享按〕大昏博夜註俱非有論在後）

梅生曰此管子遐想告堯之時民甘其食樂其俗安其居不相往來而用足其治章明而不擾其獄薄設而不苛當此之時則至治矣逮其後刑罰繁興而民愈不服舍本趨末而民始苦矣故古初聖人省諸本而游諸樂大昏也博夜也告堯在上混吾美在下之景象也莊子廣成子謂黃帝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德之極昏昏默默上修渾沌氏之術是



大昏也而百姓醇醲不知所往是博夜也堯時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昏博夜之義此其一徵死風謂諄芒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游諸樂之義此又其一徵夫古人深奧之書自有玄詣爲解邃文作證寧俗學可復其初俗思可致其明也惟善會上下文則得之○又曰鄉而不理靜也享按白虎通曰鄉之爲言章善明理也鄉而不理言章善明理以示之而不爲科條縷析乃以靜養天下所謂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與大昏博夜相照應者也

問曰與時化若何（謂度時與化其理若何也〔享按〕此承上大昏博夜乃上古刑清政簡之時其化則然然不可期於今矣故問與時化若何曰問俱桓公問而管子對之）莫善於侈靡（侈靡謂珠玉之用也管氏以爲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共貴之君若不重則彊者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與化莫若重珠玉以爲侈靡也）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無用謂珠玉可賤而敬之若此則人之賢不肖可刑也〔享按〕前有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又有斷指斷首斷足滿稽等刑而死民不服則此刑乃不



從化者有刑非如註所謂賢不肖可得而刑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若此者可謂務本之始）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珠生於水而有光鑒故爲陰之陽以向日則火烽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玉生於山而藏於石故爲陰之陰以向月則水流故勝水）其化如神（言珠玉能致水火故曰如神也）故天子臧珠玉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臧布帛不然則彊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珠玉可賤而貴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貴而藏之則利

積於彊智雖務鰥寡獨老無所與之今藏之者所以賑貧乏故爲均之始

梅生曰。侈靡非名之美者。爲政而受不美之名。想當時人民尊崇珠玉。管子欲收之於上。而布其本實於民間。明知穀之有實。而故賤之。明知珠玉之無用。而故貴之。令民知懷璧爲罪。然後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而一意於務本積用。若敬珠玉。而實非敬珠玉。若賤事業。而實非賤事業。此御世一機權也。然珠玉之貴。非所以爲訓。故又以勝火勝水解之。曰珠



足以禦火災。玉足以鎮水旱之災。總之爲國行禮樂而禳災害。其化甚神。故貴之云爾。天子。諸侯。大夫。百姓。所藏以次而降。定民志也。不然。不告之以化。而民不知。民不知。亦將賤所貴而貴所賤。舍其本業而入山採玉。入水採珠。何所不至。即非產珠玉之國。而越境求珍。又何所不至。則事業廢而穀米貴。彼鰥寡獨老。何自而贍其養。均其化哉。以上之侈靡。成下之殷足。故曰。與時化莫善於侈靡。房氏以向日火烽解勝火。向月水流解勝水。以能致水火解如神。一黷玩之主耳。何與化之可云。

政與教孰急。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訓誘以感心用二者何先也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摽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摽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高置凡遠能生人之悲心喻教者憂人之不令見其戚容人亦爲之傷悼之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鴟然若謞之靜。謞油潤貌鴟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謞踩之人亦皆恬靜喻教者灑之溫辭而彌梁者亦能感服之動人意以



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意既動則自怨而蕩搖自怨而蕩搖則從教若流水也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夏雲之順適故其人使人思之人既思之則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備此二者然後可也(享按)身必備之以身教也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秋雲始見而哀憐之又若夏雲之起而潤悅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肖無不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既從聖化人則敬而來待愛而後使尊衛其君若樊落神山設祭而祈福者也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與不肖皆教而使之則不得不化也(享按)使其賢句前賢者

不肖者化焉說賢不肖俱化此說使其賢則不肖不得不化亦舉善而教不能之旨也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則人無所犯故於為政少用為則也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全能去則而使人斷太平之先兆也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之中適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故不可使甚貧不知恥。甚貧則濫竊故不知恥也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遬竭。平而不流謂水也停水無源必速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遬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雨必遬已上二事為下有此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為政者威以為本也愛而無親則流。但行汎愛無所偏親則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



相為。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僻左則有為用者不為用者辟猶言有中不中此但為怨兆而已親之無益也

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其役用之不以度如此者或能懷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而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及次祖更有犯詛渝盟傷言之罪敬祖禰尊始也。祖禰人之始也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欲為整齊要束之信以論行也所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雷震電耀為威為政者所取則故威不可弛之也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尊始論行論威為政者所當行德薄之君皆囊而藏之故有敗亡之禍

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為政所行也遵而勿失故可以王也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何如也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恩威之序故明之然後可以立功名也辨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戚親也貴珠玉以賞士故士可親也[亨按]侈靡者不愛爵賞之謂不必珠玉也君親自好事。謂好為政之事彊以立斷。彊立其忠以斷是非仁以好任。所謂悅以使人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為政以順年之四時令也百姓不夭厲。厲發疾也六畜遮育。五穀遮熟。遮猶兼也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全可用也



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若俱賢則不可得而制難以王矣俱賢若何。問之曰。忽然易卿而移。黜不肖立仁賢[亨按]如欒范易行以誘楚忽然易事而化。去故而取新[亨按]如孫臏易駟以臨質變而足以成名。革變舊弊故成名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名故民勸勉之也慈種而民富。流慈以勉種故人富[亨按]慈愛也穜樹者必慈愛而培植之後物滋而民富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應天順人者也故與物俱長也故日月之明。所謂與日月齊其明應風雨而種。風時雨若則以君禮不失故也[亨按]故日月之明應風雨而兩一句讀應當也言日月之明當風雨而種故天地之慈愛及於物試觀幽晴之中枯槁之處無生物是也天之所覆。

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人者德苞天地首出庶物有生莫能踰故曰人之良亭按日月風雨覆載內之司職者故生物以養民斯民之良也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地之化此非天子之事亭按醜類也不有慈愛之實而欲類於天地之無不覆載非天子之事也言未可以配天地也

民變而不能變是稅反之傅革稅柱也革皮也稅之傅革則外革而內不革也令人變而君不能變亦外革而內不革之類故取喻焉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人𢤦君之心故不行也

民死信人無信不立故死在信也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化則利陷故死附劉績別本註德化可以服人則必死於化矣

請問諸侯之化弊謂弊



久行而無益者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以家習不革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則當革也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虎豹皮故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為幣故用功力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以充甲兵之賦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贍願然後可用也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既乏於衣食則苦之於不能用也傷心者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則傷心矣傷心則無聊而苟且故不能致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而罷之附劉績罷至樂謂耳倦絲竹也而雕卵然後瀹以灼反之雕橑力道反然後爨之皆富者所為也橑薪也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趨丹穴而求利故不處也

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則兼幷貧者而為之也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百姓既為富者所兼則怠於作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為之畜化用今欲為此富貧富之法當變化富者之用也亭按用字當連下讀作用其臣者其臣者予而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或先少與而後多奪之也



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費用然後成其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令得富且取其物終之也父繫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伏而破產以贖父也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名而無其位驕此人令有所費用也以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貯物以射春秋之利令則官自收而消也有襍禮我而居之或有費用財物襍禮於我若此者順其意而居之時舉其彊者以譽之富而又彊則為之作聲譽或令其有所統率彊而可使服事服行也彊者服事事必成辯以辯辭其有辯明者則令辯繁辭智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招來而請謁也廉以標人富而清廉則使為人標式堅彊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君能堅意彊力以乘上之

六者可以廣其德又可以分其上之任故位輕者也不能使之而流徙此

謂國亡之郄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流而移徙之斯亡國之郄也故法

而守常謂古法得其制者則守常故而不革也尊禮而變俗流遁之俗

則常變之上信而賤文文虛而寡用故賤之亨按此句根上故法而守常信作伸

申用舊典賤棄虛文乃所以故法而守常好緣而好駔子朗反絲即捐也駔馬之

壯健者怯惡者必亂故棄之瑜叙人之雄亦亂國當絕亨按此句根上尊禮而變俗緣純也朝

祭之服皆有純緣駔與組同綏屬其小者以爲冕纓周禮騶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亦以駔作

組好緣而好駔好爲禮飾禮佩乃所以尊禮而變俗故下曰此謂成國之法也房註每不省上

下文此其所以多繆此謂成國之法也



爲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冥也順其性欲必

敗亡若能反之然後有成可與之親也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鑿則有功

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冦難則有功也勞教定而國富積財

故也死教定而威行致死則莫敢當其鋒故威行也

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此則合陰於內

發陽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精盛

則神滅也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故化美也變其美者應

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美也不能兆其端者菑及之來事之端不知

其兆者常失於幾故災及之也故緣地之利緣順也承從天之指

指意也當承順天之意也辱舉其死辱猶逆也逆地天以舉事則死也開國

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言則辱可閉也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

參天地之吉綱也知能順地之利則能參天地之吉綱承從天之

指者動必明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事故與

失人同也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擁故其道必行也開其國門

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也柰其斝辱亦既有辱

當柰之何惟有報斝爵祭神以謝過耳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

璧以執其斝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者操牲及珪璧執斝爵以禱神而謝逆舉之

罪也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家雖有小損因此小損以勝大災員



其中辰其外既以謝過又當員中心無所專固有善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長時

也而復畏彊長其虛其有彊大於己者則當長其謙虛之心而敬畏之也

而物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信又當視其中情以驗

之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謂寇有至

國門以塞百姓警衛而誰敢敖者事至於此如何救而可擇天下之所宥謂不

爲天下之所疾者擇鬼之所當謂爲神所福助者也擇人天之所

戴謂爲人所戴仰者也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謂此三德

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賊無若我何故安彊與短而立齊國之若

何謂寇賊既持彊弓又執短兵列陣而立以攻齊國若之何禦之此亦公問之辭高子

之名而舉之。高舉其名則歡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不避危亡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儆則疏之。毋使人圖之。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課厲而無所觀望啓寵納侮使人圖之也附劉補無當作戚猶疏戚也猶疏則數之。毋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疏己者則數加恕義以悅之無使人見怨險誅曲求己隙者也此所以為之也。撫人若此可以禦止彊短兵之寇也與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人臣富有既臣且甚大甚大則逼君故將反為害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其小能則察知其大欲為此事如何亦公之問辭也



潭根之毋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深根不可伐大臣根黨盤固未可卒誅固事之毋入。既未能誅且固事之無得入同其惡也深黨之毋涸。黨謂深其深情常令見之無使涸竭也不儀之毋助。儀善也彼為不善無得助佐之也章明之毋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知之毋使昧滅也生榮之毋失。謂生篡弒之心若草木之生榮此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言之善不如此一言也雖凶必吉。忍而容之循而事之凶也惡稔易誅吉也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滿積其財以無事之時故積至時散其積而用也積者立餘日而侈。附劉補餘一作為

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多醴財有所散因其散而收之千歲毋出食。此謂本事。雖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他外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縣人有主。縣謂繫屬也言欲繫屬於人必有所主主於財人此治用。官既積財人則於官取之以理其器用也然而不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顧乃一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積之上雖積一分下亦積一分可謂利無常也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共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以利為寶之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則從而歸之也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



利靜而不化。無利而不通則國亡也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變故也觀而移變之視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等謂率而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不任作役若此者使之率與利之人而齊之也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之名者則擇之使為與利者之長附劉補別本註好名之人必盡智竭能以干虛譽故使為民之長也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已財乃彌積故為國紀

梅生曰。以上次第相承。汰冗猶自成章。以後披沙求金。節有佳句。自為片段矣。

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則無獨與之名事未道

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衆共言此人有名。附劉補別本註獨擅名譽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可以至於承君之酢報也先其士者之爲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爲先今反自先之是爲自犯其過也後其民者之爲自贍。人能與利亦當先之充國今乃後之是自爲其贍不憂國也輕國位者國必敗。輕國位則有散居之心故國敗也疏躋戚者謀將泄。疏躋戚則有外顧之意故謀泄毋仕異國之人。是爲失經。異國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也今而仕之其心異此謂失國之經也毋數變易。是爲敗成。數變易則事繁而無功故曰敗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爲



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爲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不兩盛故臣彊則國消也物三堯在臧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嚚亡乎。雖使三堯在臧但懸其物而不散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亡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樹福則國從是嚚敗而亡乎嚚卽臭字也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譚延也雖堯守藏不施必亡猶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其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不平令。苟下不治。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令既不平令雖下而不理者也高下者。不足以相待。自處其高欲下待上必不待之也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也。此謂弒君之事其事既立而後壞如此者何也卽以德不素積故也民已聚而散何也。人不歸無道故輟安而危何也。神不祐故也皆謂篡弒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彊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者。兵不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近然後遠者來信也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略禮謂不繁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遠則合之如此者則可以立功附劉補據文當以立改作事立而壞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自疏國之宗族漸以至三者若此則兵皆逃遠無兵則威息故不畏也附劉補按別本註宗族國之藩屏若毀之則國弱兵寇遠而不畏也國小而修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不量國之小好修遠大雖復行仁不遇其利而猶與他國爭名是必



自累者也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彊。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好自勉以聚力欲兼他人之彊用此以禦危害如是者先雖聚後必散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大王亶父爲狄所攻乃去豳之岐杖策而往百姓曰仁君也不可失扶老攜幼而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言大王雖有衆不恃但自恃其德故百姓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利之遂至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疏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疏己親好交外人雖企慕於仁而所謀多泄漏既賤且寡好爲迂大凡此皆危敗之道也衆而約。謂與衆爲約束也實取而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言要成遜讓行陰而言陽。於行實爲陰密在言

更成顯陽利人之有禍。謂因禍而生利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言乃為無患吾欲獨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問獨有之何如自衆而約已下公之辭問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設致則之道亦可行求於今然利散於下人則察而知之置之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可以行放置之言也公曰謂何。問所以行之長喪以黜其時。黜黜也居喪者毀居之息謂增長扱居喪之禮使人皆黜黜之啟也重送葬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僑慢則不及事由人習為精厲庶事不怠故能起身之財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親無絕時故曰合親此謂衆約。人皆親教



之重葬可以起財故曰衆要之也問用之若何。問用衆要巨瘞堷所以使貧民也。瘞堷謂壙中埋藏處深堷也貧人雖無財而有力故敎之巨瘞堷以役其力也美壟墓所以文明也。壟墓高美文明而不滅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人習為棺槨則增長木之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習為衣衾則增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次浮也。謂上之理猶有不盡也次浮謂棺槨壟墓之外遊飾也有差樊。樊蕃也謂壟墓之外樹以蕃其制尊卑之外此壟之次浮也有瘞藏。謂古之樊者或藏以金玉或以器物此棺槨之次浮也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方喪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火鄰里為食以相飼如此則遞相銜親恩情結固至於守戰之時必誠

力齊敵而不能當之矣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流移也俗禮殊異則人各得其所安故不流移也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不眺。丘大也大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流散於其鄉則誅之今其覩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所而歸之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畱民俗也。皆令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謳吟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或有稱舉號詠於他鄉者皆誅之凡此皆欲畱止人俗不令轉移斷方井田之數。謂分人之地每斷定其方而立之田數屋三為井也乘馬甸之衆。每一甸之衆數賦長轂一乘馬四匹謂之乘馬十六井曰丘四丘為甸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每大陵深谿皆有靈焉立鬼神



之祠使人祭之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也。人之大小皆各有材能多者食衆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別為食數凡此皆重人本之事也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不修祭以餘地與飼也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從謂次當受封者艾謂減削也言修祭之君受地與他同故曰若一者則削減其地與次受封之君也君始者。謂始為君者也若一者從乎殺與於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受君者彼或不與從而殺之彼或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於始封者今與先受封者地均若一也從者艾。艾若一者從於殺。與於殺若一者。從無封。始王事者上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故艾取他國之

地與先者均齊若一則止也上事霸者生功言重本。言諸侯既受地分則上事霸主隨政命以生立其功凡此皆爲重本也是爲十禺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禺猶區也十禺謂十里之地每里爲一禺故曰十禺若他國來分明勸勉而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後官禮之司，言國官禮各有私昭穆之離，離謂次位之別也先後功器事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各定其先後之差也亨按先後功器爲句功當作工臣工也宗祝之類器祭器也事當作治乃祭祀之治也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享祭之禮也亨按尊鬼而守故句言祀用薦典也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殊各令死其本事也亨按戰事至下死句言成功爲上死事爲下也

食功而省利勸臣，飼其有功省其無功則臣勸也亨按本事至省利句大小臣功莫不有事原本其事以爲之祿食功也省察其利不以虛利冒功也是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操大義而主斷不可顧小利而移也亨按勸臣至小利句言不以小利害大義也如此方合上官禮之司爲下五官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官爭理職則國治故君名聞於天下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上爲儀而已非能有所益故君臣掌。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有故使臣攝之事亦無曠故曰君臣掌也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曰上下均也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今主人雖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無



益既不賢則動皆違理故茲適於危上賢者亡。謂空上之而已而不能用之也役賢者昌。役賢則功成故國昌上義以禁暴。義者所以除去不宜故禁暴也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以敬始封之君也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爲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君而有親疏之殺凡此爲主之重者也附劉績補此以下至雖有聖人惡用之皆錯簡也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爲行祭至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常鼎饋而食今不然故致怪之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

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盡理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政故不明於致諸侯之理自吾不爲汚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汚殺言然人必有所汚殺染戮者所以伏遠而來近今既爲人雖織不爲己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恒公立威以服諸侯也附劉績補汚殺之事人猶言屈己下人也雖有聖人惡用之言不

下人則諸侯不至雖聖人亦無用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服者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何能用之堯爲匹夫不能服三家卽其事也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其事也故道謂先王之典刑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摩故道以成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者邊鄙之邑必苞苴財貨好遺朝以市權利也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鄙輸貨故貧共取半反也其物莫知盡入於市以市人不虛取故鄙人不虛與故也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勸而不怠故能起本也亨按當連下善字爲句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侈謂饒多也末事不饒多農事不給



故本事不得立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損用必待賢能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之長無人爲之千乘有道不可修也。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不可修營而伐之也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讎之鬼神怒之雖其旅若林莫不倒干自伐故無有伐而不得者也亨按伐不二字當不字在上言紂在上惡得不伐下得字當作德屬下句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野戰城守則固而攻之亨按德鈞則戰守則攻者言德鈞則相衡而戰戰敗猶可以守卽殭者勝則攻之猶未至若紂之敗遂至於不可守而武王之勝遂至於不用攻也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

事之時也。言紂人苟且雖有千聚之夫不立一社以統之如此者爲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萬諸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引於人人必不聽此言王者貴亨按諸侯德鈞故萬民無所聽從言不能一之也上位不能爲功更制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其制之若此者必不能王也亨按言居上位者不能爲立功之故而更制其政令不能王也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緣順故常修理法制爲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共謀要殺君子之不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爲替者爲有此道也亨按治字句殺字句殺讀作驪滅也于或此字音訛替廢也故取者舊是襲也謂替者以爲廢欲



更新也據大匡桓公政未能有行是故取也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是仲謂替而鮑叔勸公行之也公曰何若。問何以獨取夷吾也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同故取也亨按以同更制同歸於治也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危亡可立而待其亨祭鬼神之禮又不能明也亨按更制之初人未之信久則自信故可立而待也鬼神不明者其制幽玄凡民不可與慮始也囊橐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橐之食遺人不求其報所以明厚德也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顧其沈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其報曰沈得報曰浮或曰祭川曰沈浮也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期人則率服皆順從也故爲禱。謂先人禱神祈福祥朝縷綿。明輕財

而重名。縷帛也言每於朝置縷帛以賞賜所明者輕財而重名者也

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所謂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其遇危難則智謀變而通之詩所謂予曰有先後者也

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則悅而爭依於己十則從服。若財十倍多彼則服而從之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萬倍參彼則變化而無不如意故可以成功而觀者莫能識之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言人心期以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於以名前所以服之人則臨之以為君矣

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防禦邊境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敵同郄日有變當應機而動故不可以常智觀



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變者應機未發且當備常而伺之今人未當變而輒為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故曰是為自亂也

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諸邊則四邊也謂參驗知其委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

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險之處樹立其表使遠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備食以餽之也

內外相備。外拒寇以防內內備食以給外故曰相備也

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種穫尤為農要此二時而有戰但經一日敗費千金故為國者必當稱本而動也

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候人謂謁候之來入國者候人入國或伺我虛實覘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

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人也若何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意成故能為國內成事者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所主者欲成內國之事

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無萬世之實不能成萬世之國也必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以動者也無使其內。使其外。應內而外失外情也使其小。毋使其大。棄其國寶。應小而失大事之宜大臣國之寶也今非理使之故曰棄國寶也使其大。貴一與而聖稱其寶。使其小。可以為道。謂使其大臣當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此



則舉輒有成能立聖人之功謂稱其實矣能則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專則功成故佚樂也

椽能踰。則椽於踰。椽猶梯也謂鑿椽以為梯凡欲蹈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不能踰矣然則踰因梯而踰矣此踰偷成功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遠而名立也

能宮。則不守而不散。宮謂防禦之國四國也能有四國之宮則不有寇難若無宮直欲守之其眾必散也眾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眾必能為之長若不能長之豪傑之人將來對己以兩雄角兩雄之道也

君子者。勉於糺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稱故但糺察人不為人所糺非見糺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輕謂臣也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者輕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生矣今

輕自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乎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必操君實也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則可使也重不可起輕重無實則輕不可起輕重有齊重以爲國重者不限則以爲國輕以爲死以道使輕可以致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人散故國逾貧而用逾不足也毋全賞好德惡亡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亡所使者乃常人若此者敗亡之道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下合同人皆樂推故無私怨也犯彊而無私害雖犯於彊乃以公義故無私害謂楚貢苞茅之比也爲之若何對曰國雖彊令必忠以義令忠以義雖彊必德之也國雖弱



令必敬以哀令敬以哀雖弱必免也彊弱不犯則人欲聽矣犯雖輕弱則人違之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爲仁也先人自後大國禮之何仁之爲也加功於人而勿得施功而不求於報也所橐者遠矣橐貨而匱民者當遠之也所爭者外矣交爭無禮者當遺之外也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偏故內怨起之與大則勝能親與大國故得勝私交衆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交者夷吾之由故恐衆怨而殺之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

毋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財食足則外內之患亡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萬人以寧故曰神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故事也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以義際君無愛敬故也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爲仇敵故不可不謹之也賢不可威威賢則邦國殄瘁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可留之於彼身杜事之於前易也



水鼎之汨也姦凶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以烹之食事亦不擾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足地美故人聚之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爲君致死者則君量若湖水之大無不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貝之爲也人必去而不令之享按水鼎之汨也人聚之食所在也壤地之美也人死之利所在也此民性之自然故曰若江河之大也求珠貝者人自趨之不待教令而行也此兩起一結文法水鼎自爲起句旁注以水鼎之汨根上杜事之於前易壤地美根人聚之若江湖之大根人死之又設言君堇不大若求珠貝者之有簡擇人必去而不令之俱不合旨逐神而遠熱交觶者不處兄遺利君之於人也使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觶祭祀不敢留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嚴莫

與大誰敢窺覦之哉〔附〕劉〔補〕兄古況字〔享〕按逐尋求也謂奔走而奉事之也夫民之事神以求福也有求必感有禱必應此神之勢焰而民所交觸事之者也故媚奧不如媚竈以當時用事也有如舍其感應之神而祈之於冷淡無蹤之域民必不處也況利之所在民肯遺之乎房註非

夫事左。謂人君行事不得正 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不能用賢道爲己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

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畏敬事之所謂陰陽不測之者也享按利無定在故民往來而不止流動也 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施地化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留停故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亦循故之四時周而復始無所易之也〔附〕劉〔補〕別本註天地變化生成不息不可留停云 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謂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能常保其尊高而不崩壞者也 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得人則衆歸之故雖卑不可勝 是故聖人重之。謂重天也 人君重之。謂重君也 故至貞生。

至信至。貞正也謂正心生則至信生而應之也 言往至絞生。絞謂急言私己令空以言往而無其實則至絞已言生而應至自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絞來皆有因而然故曰至自有道 不務以文勝情。以文勝情情彌虛也 不務以多勝少。少是能正衆非故多不能勝之 不動則望有廧。君子嚴然不動則望者如牆焉 旬身行。旬均也君子身行必令均平正直 法制度



量王者典器也。理匽之常器也 執故義道畏變也。若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畏輕躁之人妄有所變也 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流弊天地之極理善莫大焉 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能隨神化而起王有天下其所遲用則不可以常道格之其富饒取類於山也 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尚能用之則明無不用如此者可謂通靈合契與神往來也 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一日違衣食生理或幾乎不全也 親戚可以時大也。謂啗大聚會之以結其恩意



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人者難靜而易擾故聖人處立其上常有戰兢之心畏難之也 人死則易云。死者無所爲不憂其爲亂故易云也〔附〕劉〔補〕云其旋而歸之也詩云婚姻孔云 生則難合也。生者有利欲之心合而無防或生姦謀故難合 故一爲賞。再爲常。三爲固然。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賴以爲賞頻再爲之則人以爲常謂至此時必當有賞頻三爲之則以爲理固當然無懷愧之心 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之以爲俗無過厚之恩也 久之則禮義。久而一行厚賞則人荷德而懷恩此禮義之正者也 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承當君上必行之賞也 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下既不希上賞則尊意於市故商人皆移來入國也 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隨

利往來故不擇鄉又不擇君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出國雅從利焉其入
國遇寇難則恇怯而苟免不爲君城守也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雖不
爲國用亦有利於國猶山林也隨取而得其利則當容受而取其利也市廛之所及。
二依其本。市則衆聚喧囂尤多塵埃今使工商二族依之以爲本此亦處物之宜也故
上侈而下靡。得商賈之利故上侈下靡而君臣相上下。得商賈之用故
依之章著上下之儀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相親則情公故不私藏財
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枳棘者所爲擁塞也農人貪商賈而動者則多枳塞
其幸者但得貪食而已無餘利也徙邑移市亦爲數一。其有田邑之人今移
於市此亦爲費數而得一耳也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理可言不對曰魚



鼈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
於天。霜雪不能殺是不聽於天也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
則有餘不從聖人而求之也豈云哉。能自理則雖聖人不能致自斯之外何可云者
夷吾之聞之也。不欲彊能。材能之士心不慕已勿彊引之也不
服智而不牧。士之材智上不服則勿養之若旬虛期於月。津
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匝一月曰期津明潤貌君人之道當
若每旬之虛而任數自期以來日既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數理足自明人但虛懷
接物賢士自至亦猶是也故阸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
士之道藝則能阸而服之至人所與則薄而少之如此則必自來其理可言也不擇人

而予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人
則與無所簡擇可謂多所愛所愛多不當審此兩者以爲處行。則云
矣。兩者謂不擇取與不擇而取寧不擇而與用此以爲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
不方之政。不可以爲國。不方之政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
以爲道。靜謀也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爲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
俱往不動以爲道。齊以爲行。守正不動以爲道齊整肅然以此爲行也
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晦明藏用若無所能故不可進取陽
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爲謀幾理之動唯應所感也再殺
則齊。一殺尚有參差必再殺然後可齊文王再駕伐崇武王再伐紂也然後運可



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歷數之運將陟帝位也陽者進謀已下公問之辭也對曰。
享按上無問而此何以有對曰必有闕誤也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
合離也。言歷運之謀崇替相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離乃理之不可已者也春夏爲合秋冬
爲虛春秋冬夏之勝也。若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而成歲有道之伐無道
亦猶是也然有知彊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絕也
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彊殊絕於衆然後應諸侯可以取天下之交故知安危國
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以神禮事也以神事鬼。謂依
時而享鬼也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雜
槖刃焉。雖用智運謀亦須威以成之故曰雜槖韜也附趙僖雜一作離其滿爲感

感則物應故滿也其虛爲亡亡則物散故虛也滿虛之合有時而爲實滿時爲實也時而爲動虛時爲動散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假貸萬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寒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夏有極熱冬有極寒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也當知二至之寒熱也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爲政令知其寒熱之虛爲時令以順之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其萌芽內發欲生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有時可以決斷刑罪之事也將合可以禺其隨行以爲兵禺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寒涼方至將疑合初見其禺隨此時而行可以爲兵威也分其多少以爲曲政兵之所由各有多少隨其多少委曲爲政



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薺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葶藶是也從其宜則酸鹹和焉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鹹之味和而食焉若春多酸冬多鹹是也而形色定焉以爲聲樂酸色青鹹色黑青聲角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爲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視知歲之豐荒也所刻補一一不作然合散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違政事贍足於人使修常道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出之處設法以禳之水之變氣

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當應之以精誠其祥不弭當受之者須預有所防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惟守正以應之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爲沮謂五行之時也其時之氣不能必則爲沮敗也其亟而反其重陔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其爲沮敗也或纔有形而速反者或遲重滯凝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作進作退者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形有變也

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默予而無形聲如辭言之靜者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



而治動災之餘氣潛然發動愛憐之氣已潛然而哀則餘氣候之動難知者也故曰胡得而治動自沮平已下公問之辭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衰敗之時立分位而觀察之佁美然後有煇佁深思貌謂深得其美理然後情魂悅而貌煇然也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災氣之所召則修德於心以禳之其凶殺之至必有以待之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災而德禳或滿而樂或虛而哀也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爲其無位不能相用問運之合滿安臧湯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書之所記三王夏殷周然於八帝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獨少則以不爲位以觀災處氣又不用公問自今之後運之合滿何所藏隱可得知之乎二十歲而可廣

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管氏對曰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擳其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分崩鬼神之祀絕矣（享按）此註愈謬周鄭之禮移矣。禮移則俗變也則周律之廢矣。周之法則壞矣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戰爭廢於農事稼穡之地荆棘生焉故草之屬移變於不通之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衆亂則聲服俱變則臣有依駟之祿。依猶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養駟馬及其受祿又以稱之婦人爲政。鐵之重反旅金。君幼則母后爲政鐵者所以爲兵器當重之謂下流卑識不重鐵反旅陳於金而玩之者也而聲好下曲。食好醎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多醎苦之味者婦人之所好則人君日退亟。既使婦人



爲政則百度昏人君之退衰也豈不亟急哉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所應祭國之稱號亦更矣市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國號視之亦變。旌麾之屬目視而取節今變矣觀之風氣。古之祭有時而星。或祭星以祈風氣之和者也有時而星熺。熺星之明或有祭明星者有時而熰。熰熱甚也謂旱熱甚而祭有時而胸。胸遠也或遠而爲來歲祈福而祭之也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故廣爲祈福祥而祭之調陰陽爲物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爲物作美號若花落之芘物益其光輝是故天子之爲國。圖具

其樹物也。

#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十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短語十

## 心術上第四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運爲，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



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下事得）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弊翼而勢竟不能，蓋以諭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與人竝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嗜欲，神則入而舍之）掃除不潔，神乃畱處。（不潔亦喻情欲。〔亨按〕神乃畱處，當作神不畱處，謂欲除不淨則神不安舍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外，虛心用之，他毋從而奪之也。甚言智之不可鑿也）求之者不得處之者。（智將欲求之，終不知其處而得之也）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亦無從而求之）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有宜也）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末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謂擇於物，末有能與道爲一者，乃殺戮禁防之，此法之用也）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則有理存焉，如欲說之，無緒可言）直人之言，



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既絕，四海之人誰有能知其則義哉）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虛，順地而靜，則道德全備，故不可伐也）潔其宮。（宮者心之宅，猶靈臺也）開其門。（門謂口也，開口使順理而言。下解中門謂耳目也〔亨〕按開其門謂多聞多見廣採納也）去私毋言。（謂無私言。〔亨按〕去私毋言，謂有簡擇也，從違卽闕疑，闕殆慎言，慎行也）神明若存。（宮潔無私，則神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自理也）彊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去彊與智，然後謀立，能遍而盡所）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物，所以稱聖）故必知不

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無事爲紀殊形異埶，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爲天下始。君人者必殊形異埶與物同理故可以爲天下主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若不惡死雖殺無益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懲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怵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下解中作怵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恬愉無爲。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智則爭自去過在自用。自用不順理則生過罪在變化。作聰明變舊章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寂泊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靜因之道也。凡此皆虛靜循



理之道也〔附劉補〕此以上皆綱下釋其義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前修之制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形勢之屬皆間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編授之由曰謂爲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爲故能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

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凡爲其所能無不誠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趮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爲躁君故人主立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竝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稟而生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虛自



行故通而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知彼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具則不得知彼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此既脩則彼不能虛班若無能藏隱故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循理而自求也無臧，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附劉補〕言人求知彼必先修己設心以待人一設心則非虛矣謂之虛者以其無藏也必去知無藏然後不求不設心無慮而虛矣註皆非天之道，

虛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迕。（迕逆也）無所位迕。故偏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同故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爲道舍〔附劉補〕無形謂道寓於物有形謂德）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生由稟道之精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得道之精而然）以無爲之謂道。（無爲自然者道也）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之謂德也）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先後之異故曰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能不別）閒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理可閒者則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



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理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道者事從之而出）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理之至也）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則應物故）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附劉補〕所事言則應非先設故曰不宜言宜卽前義也詁非）不顧言。因也。（無所顧忌者因舊故）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爲故無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囿也。（不知深淺之囿城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虛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



者。以其爲之人者也。（人有所爲故聖人得不應）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之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無爲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爲）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後名非因而何）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之也〔附劉補〕此釋知道之紀）人者。立於彊。（必彊然後有所立也）務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也）動於故者也。（凡所逆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故異也）異則虛。（異於有故虛也）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故曰可以爲天下始。（聖人

體虛故爲天下始也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入於惡故失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爲好所怵故忘其惡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爲。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皆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舍己而隨物故曰因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仵於物矣。變化則爲生。謂有爲於營生爲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故曰因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梅生曰。無偶以爲尊。除欲以爲潔。責任以爲能。因應以爲用。以君喻心。心道得。即君道得也。



## 心術下第四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illegible]故德來居中外形自正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能誠至心事自理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附劉補後內業作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矣故萬物盡得其理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以逆順故能昭知天下自近以及遠通達於四極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賄則官亂也亨按近本故上有是字非毋以官亂心。健羨太甚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則內德也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故曰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之宜者也充不美則心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心亂而不自得也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枉故人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爽故天下之理不傷也附劉補財同裁字訓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焉直莫之亂則是理矣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自端澄知遠事也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吉凶乎。惠迪吉從逆凶豈勞卜筮而後知乎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己分附劉補能止能已皆不外求也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誠己自通問人致惑故不問而自得也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誠己思而不得必有鬼神來致非

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致不精極者令有精極難思之極則神不得不致豈鬼神能致其力也附劉補言其得非由鬼神之致乃吾心之靈自發此語極精學者宜深味之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鬼神來致謂之精一事能變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而動之謂智也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或召慕之或選擇之欲令其事齊等也附劉補慕一作慕慕暮遲緩也選懦弱也示遲懦之形所以待事機之至等猶待也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而適之我之所由令極於變通之理應物者也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深故不亂極變而不煩。極變以順物宜故不煩也執一之君子。附劉補內業作唯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一謂精專也既精且專故能君萬物也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為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物不為裁而使己也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是國安心治，是國治也。聖心治是國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理與安一在於心然後國從也治心在於中，理心在於適中也治言出於口，則無口過治事加於民，則無枉事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非理而何附劉補言但治心在內則治言出口治事加民有功民從而國治矣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於道猶為末功物不能離道無不操違道必危是無不為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身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則道為人本豈不



至哉至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無者虛之道也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為天下主必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而常棄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若亡也援而用之，歿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則無盡時故歿世不亡也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無變移之時人能正靜者，筋肕而骨彊。能靜則神氣全故筋骨肕彊也附劉補肕筋堅也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後能戴大圓附劉補內業體作履鏡大清者，視乎大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功立故其德日新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遠通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為物彌精心之為用彌明故比心於金中苟有如金之心則徵見於外不可隱匿之也附劉補內業作全心在中不可蔽匿金乃全之誤又缺一蔽字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形容或在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附劉補內業戈作戎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君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附劉補內業作不言之聲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也故以言焉附劉補金亦全字誤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以為惡。貨者

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爲心本也故貨刑爲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其主附劉補內業作喜怒憂患節怒莫若樂。樂主和故能節怒附劉補節內業作止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禮者敬而已矣故敬能守禮也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循樂故能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有利事安處蔑不足貲也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又有靜正之心也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形。意感其事然後呈形形然後思。有形則理可尋故思之也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故能知也



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循泉之有源其可竭哉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通表裏無擁故若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能令用之。被服四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附劉補內業作乃能窮天地被四海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物故能窮於上下

梅生曰。前篇言心體耳。此篇言心不可不治。禮樂敬靜。所以治心而反其性者也。

## 白心第四十二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孚按當從下有字爲句有。以靖爲宗。靜則思慮審爲建事之宗以時爲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爲事實也以致爲儀。致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爲儀孚按致如中庸致曲之致近本作政非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爲。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當也道也故皆不爲之也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事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則舉無不達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附劉補隨隋同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



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則其形可索也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名自形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生理或有不全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冬不爲松栢不凋輟其霜雪夏不爲薺麥枯死止其雨露也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放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露故萬物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故天

下清而百姦蒙利也

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且衆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正音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名法備則事無關滯故聖人無事也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度弛紊也隨變斷事也。隨變則不壅塞也知時以爲度。事非其時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爲兵本其人



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賞賜必反於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師克在和也德之來。從於身。修身則德立也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鬼祐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兵不義而還自害故不可彊而驕者。損其彊。弱而驕者。亟死亡。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則又其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彊而卑義信其彊。信音申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弱弱則卑也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彊彊則又驕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理纔用於一人天下行之。不聞不足。無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者道也小取焉則小得

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左者出者也。左爲陽陽主生故爲出也右者入者也。右爲陰陰主死故爲入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月事已從而成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則吉違道則凶豈須卜筮而知乎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寬閒徒然而居能致令名去善之言。爲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爲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默然無名也[附]劉[補]去乃云字誤云善言爲善事反



無名即下文能者無名也能者無名。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閒暇若無事然也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載之所堪然後當量而出之也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謂爲而忘之者也故曰。美哉弗弗。弗弗興起貌謂能爲而不爲有契於道如此則功美日興故曰美哉弗弗故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爲小乃是有中也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之損折中者其唯忘中乎[附]劉[補]此即前心之中又有心意註非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棄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君棄功名則與衆不異同於物者誰能害之也孰能

棄功與名。而還反無成。（棄功名則無所成名）無成有資其成也。（能資無成乃是成也）有成資其無成也。（若其資成乃是無成）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謂月）亘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己乎）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勸非之不沮）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善惡自清也）無以旁言爲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旁譽之言以爲事成功無聽其利口之辯言悅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美之與惡終自顯見也）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



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設於下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靁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詳淩然也附劉補或者指上或搖之言天地尚有所以維載之者況人豈無治之者故問治之者狀下遂詳其無聲無臭之妙而口耳目手足等本之註皆非）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風）灑乎天下滿。（風之灑散滿天下也）不見其塞。（風無壅塞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熱者遇之則清也）

知於肌膚。（惟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則不得正時）薄乎其方也。（謂遇方則爲方）韕乎其圜也。（[illegible]則爲圜也）韕韕乎莫得其門。（雖復圜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爲聲也。耳爲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手耳足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以夫事物之動搖則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神爲之主）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於各死其鄉則無不均也）置常立儀。能守貞乎。（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儀則而勿失者可謂正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違於道如此者可以官於人）



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之猶有惡薄而不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者然後化而通之也）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耳。（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以事物之至或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附劉補耳語辭讀屬上句爲是）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聲之至耳聽之內流於心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以之皺惠故可以德義告諭也字孩從劉解是註猶從可字作解非）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不發不凝所謂形諸者也故不可告諭也）及至於至者。敎存可也。敎亡可也。（謂人

可誘令至於所欲至如此者非由教故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浪則能濟舟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宜則神與之福祥也事有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可常皆若無適然若有適。觿解。不可解而後解。雖時有適者獸用密人莫知其由然結必待觿而後解觿所以解結也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不能知其解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爲善乎則人以我謙退無所樂欲爲不善又恐陷於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是以爲物所信則止矣此言可以爲善不善之取也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



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

愕愕者。不以天下爲憂。愕愕守正者忘天下故不憂也刺刺者。不以萬物爲筴。刺刺樑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智當樑求物理而經營切爲筴也孰能棄刺刺而爲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悪忘德者佚而歸之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爲法術必重難須同衆心然後出之矣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審而爲之又曰何謀此愼密之至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何知雖謀之常曰何謀此愼密之至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於彼故自來自知曰稽、自知則能考彼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同不以和濟同也

知苟適、可爲天下周。自知能稽知人能濟所謂道也若此可爲天下之周擴也內固之一。可爲長久、適可以知內自固之則長久論而用之、可以爲天下王、既內於心度時論用如此可以爲天下王天之視而精、既王天下則於天道可故視天能精之也四壁而知請、四壁周禮所謂四珪有邸者也祭天所貞也同邸於璧故因四璧既能知天則祭以四璧而祈請其福祥也壤土而與生、天既降福故壤土爲之生百穀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所欲適天地之應聖人亦猶是也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臣代於君必是篡奪而取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臣代君則非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之衆前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



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爲篡名則以紂恃其辯巧自異於物逆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衆同道何武王之敢窺哉雖欲代之故得篡名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矜名故王道狹也臥名利者寫生危、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周其智於六合則神傷竭故於其生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覆故危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天下則華揚而實喪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未有能名身俱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亡故不可任其仕也滿盛之家、不可以

嫁子。（嫁子於滿盛之家，則與之俱亡）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危亡及身也）道之大如天，（無不覆也）其廣如地，（無不載也）其重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爲重）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也）棄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己，而望之於人，終無得時，故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知己情，則能自保其身）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遍六合之種，一一考之於身，身皆備之，則何須棄身而遠之也）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知可行之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行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生全，故曰乃知養生）左右前後，周而復所。（行身之道，或從左右，或從前後，行之既周，還復本所也）



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儀行常象，將來可常行之理，敬而迎之）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理，必道而來從也）無遷無衍，命乃長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遵而行之，無遷移無寬，行動而爲之，則命久長也）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則形全性順，故能相保也）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責生之往來，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爲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性命之理得也）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極，謂天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惜於人而不與之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梅生曰，管子曰，君親六合，以考內身，以此知象，乃知行情，知如此以考身，則身大，知如此以行情，則情眞。君子反身而誠，聖人形色踐性，只緣灼見身源。

## 水地第四十三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苑，囿城也。〔享按〕苑，近本作菀，非）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脈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淸，而好灑人之惡，仁也。（淖，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之則白，如此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概，注於器滿則止，不可加剩，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

之器也。道以卑爲室王以卑爲器也而水以爲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爲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爲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爲五色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不和也故爲五味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能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故爲得失之質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漢故水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揀金於水山石之穴或有溜泉焉集於諸生、諸合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不知其所故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之度華得其數、得其榮落之數實得其量、得其生熟之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反其常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

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相適近理各自適如此知也堅而不蹙、義也、蹙屈聚也如此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純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竝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摶徹遠、純而

不殺、辭也、象古君子之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爲符瑞九德之故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胎胞初凝類口所含食也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後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膈、膈在脾上也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革皮膚也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口。心發爲舌。附劉補舊無此句今按文增之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





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爲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爲人也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亡也附劉補此言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註俱非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眇悠遠而臨冥故能存亡而爲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

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謂龜得火火之靈故先知於萬物識禍福之正也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藿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也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從水不絕之也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蟡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蟡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從。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有水谷不從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



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川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得水以生唯知

其託者。能爲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迴復故令人貪以其躁速故令人麤勇也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佚清則明察故人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多汚灘人故疾垢也秦之水。泔㝡而稽。淤滯而雜。最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味汚濁又泥淤沈滯與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泔而稽故貪戾以其滯襍故詖而好



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慘澀而無光也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詐以其淤雜故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沈滯故愚戇而好貞萃下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輕故簡易清勁故好正也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皆水而知故水一則人心正。謂一不襍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人心既一欲不汚穢故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

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梅生曰，此篇論水，如血氣筋脉等甚奇，至以卑爲道之室，而王者之器，更爲見道之論。

## 四時第四十四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察其所致改革以順天道之來也）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貌，惛惛，微暗貌，五謂每時之政，其理曠遠，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既漫且惛，故知之者少也）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



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愼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則爲明也）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爲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人福也）使不能爲惛，（既使不能，所以爲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惛忘則動皆違理，故受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貿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事，能賚賞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上見功而賤，則爲人下者直，（恃其功勞，故肆直也）爲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以驕悖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爲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爲緯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襍之時，故爲星，亦不定於陰陽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蠢而生也）其氣曰風，（陽動而陰寒，爲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爲風而發暢，骨亦木之類也）其德喜嬴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長嬴，爲發生之節也。尋按：房註時字屬下句，非也，當屬上句。其德其事與下三條一例，節時乃時節也，卽幼官五和時節之類）時，其事號



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敗，使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附劉補：淮南子仲春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疑此乃幣更誤（享）。按左傳魏絳請祈以幣更，劉補是也）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爲宗）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梁也）修溝瀆，甃屋行水，（甃者使之行水也，修屋壞時方甃灑，依次行而用）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也）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爲德也）星者掌發爲風。（掌，主也，主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乘之，故雕落也）行秋政則霜，（秋霜降時也）行夏政則欲。（附劉補：疑燠字誤，月令行夏令燠氣早來意）是故春三月以

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人之逃亡者還復之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封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麑夭，毋蹇華絕芋。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死不絕之也〔附劉補〕後禁藏作毋夭英毋拊竿必有一誤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爲日也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之氣也陽生火與氣，陽爲鬱熱歊蒸故爲火氣也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逋罪修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修



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恩賞以助之也九暑乃至，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育爲德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以土火之子故也而統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王在四時之季與之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而遍益其生植之力〔附劉補〕此言土無定氣也土生皮肌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附劉補〕此言土氣之生也其德和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生故和而用均也中正無私。位居中正無偏私實輔四時，〔附劉補〕此言土之德也春嬴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土之四時皆土之所輔成也〔附劉補〕此言土之事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輔四時使均成然後寒極而成歲國昌民服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歲之德也日掌賞，賞爲暑。得賞則熱熱故爲暑歲掌和，和爲雨。和則陰陽交故爲雨夏行春政則風，風生春故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故凋落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附劉補〕發疑伐字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墳瘞之處開通之也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辟開也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禦盛陽之氣毋扱免，禁扱袒免者亦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漏之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



賞之。五政曰令禁罝設禽獸，謂設罝以收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日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爲辰其時曰秋，秋揫也時物成熟揫斂也其氣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實故生金爲爪甲也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憐爲德靜正陰之性也嚴順謂德雖嚴然順時而爲之也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敢爲淫佚過失也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有武幹人當賞之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之材當收聚之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斂出師故聚裝人無懈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

(方而伐之則得其所欲也)我信則克。(我既誠信故能克敵)此謂辰德。(辰以殺敵殺姦邪爲德也)辰掌收。收爲陰。(收聚冬閉藏故爲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榮也)行夏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邪故禁之)圉小辯。鬬譯跽。(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惡爲鬬訟者皆當禁圉之也)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故藏五兵之刃也)三政曰。愼旅農。趣聚收。(師旅營農當愼收之秋方閉藏故)四政曰。補缺塞坼。(令補缺塞坼也)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曰月。(北方太陰故爲月也)其時



曰冬。(冬中也言藏收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冬之氣也)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血亦水之類)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冬時花葉彫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質爲德越散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illegible]故令散施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溫周密者聚蓄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徙令安靜止也)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彊。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罪爲德也)月掌罰。罰爲寒。(罰則殺物故爲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雷。(夏雷雹行)行秋政則旱。(謂冬氣旱早也)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附劉績補自是故至此舊本誤在冀當積則亡下)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爲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遬至。賊氣遬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習武也)



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歎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興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彊。

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故能生賢也。道生德，法道則成德也。德生正，德修則理自正。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鄉，方也。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異其故，日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爲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正之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者死，失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無遵失其理，必敗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



三政執輔。執月三之政，輔行己德也。

梅生曰：古者民不知敬時，故四時之政爲最詳。三代以來，晦蝕於三正之迭用。商以丑爲正，春在季冬。周以子爲正，春在仲冬。然則春夏秋冬之序移，憲天之政，必有移於不通之節者。故古制若存若亡。管子幼官、四時、五行、禁藏、輕重己諸篇所載，及呂不韋月令所紀，皆古制也。漢仍秦弊，以建亥之月爲首，去古愈遠。高帝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雖四人各職一時，而節令愈謬。故孝文帝時，以二月施惠于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太子家令鼂錯，以爲頗非其時。奏言其狀，夫德賞非時，尚干時令，況刑殺乎。益以見四時宜正也。

## 五行第四十五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充也。充謂人力能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人既



奉法，則以禮義教之。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則設官以守之。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之，則能立事。前者八也。既能設官立事，可與前王比隆。終者九也。既能與前王比隆，可謂王道之終也。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守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爲夏至，陰生至六爲冬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爲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爲純陰之多也。人稟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街猶陰陽多也。所柤摽街猶通也，詁非。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君長之也。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制地，欲以生息也。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以開

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生萬物）以總一統。（總持其本統萬物也）以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爲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已下可謂明天子）修槩水上以待乎天堇。（堇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修以槩自平上待天誠也）反五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視知何者不親也）以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觀知地位之尊卑也）貨曋神廬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隅日曋言祭神廬之時或薦珍貨雖已貢於地復以日次隅之所以爲精祥也如此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饗祐則風雨得其常也）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而常經不失也）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鍾以播其音之高下皆法人情律法也）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得人情則物理極極於物理可謂有德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天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用之也）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又經緯星曆之節氣祀知其離絕也）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乎陰陽天地之道然後所行不失也）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爲卜兆）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參問曰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



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明劉補一本奢作蒼下倣此）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廩給也謂開廩以給人也）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爲土師。（土師即司空也。亨按土一本作工）祝融辯乎南方。故使爲司徒。（謂主徒衆使務農也）大封辯於西方。故使爲司馬。（主兵馬以出征）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爲李。（李獄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日既至睹甲子用木行御時也）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總別列爵。（謂總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陟也）賦秘賜。（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故粟陳也以田

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牙區別而生也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卵皃菱荄也，皆早春而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時無得不及時也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土擁其本不癘雛鷇，癘殺也，雛隨母食者不夭麑麇，毋傅速，麑，鹿子也，言夭傷之附趙標麇音麌子也亡傷繈緥，繈緥之嬰孩也，無得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十二日而畢。春當九十日而令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附劉補自甲子起，周一甲子六十日，又零十二日得丙子，故曰七十二日而畢，下皆放此。蓋五七三百五十日，又二五為十日，通三百六十日，一年之數也。註非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



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之官也令掘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藏中委積物，當發用之，即以君之賞賜也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出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二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命司徒御理夏正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太陽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戮，無責正以助養氣也農事為敬。夏時農事尤盛，順而敬之也大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寬刑死，緩罪人。

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皆所以助養氣也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避也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為粤宛，粤，厚也。宛，順也。天為厚順，不逆時氣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圈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熟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霤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



謂立什人之長為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諛，悅順皃。有事，謂出師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伐不服，象天地殺斂也然則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環炙，實貌。方秋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寒露而潤之五穀鄰熟，陰陽交生，故地氣交競而炙實。鄰，緊也。陰陽氣足，故緊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撊瀆盜賊。撊謂遮禁也，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不足，則撊防盜賊以助其閉藏之氣也數劋竹箭，言數剝削竹箭以為矢也伐檀柘，伐檀柘所以為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

巨少而殺之。所以賫天地之所閉藏也。賫天地閉藏故收斂取禽以助也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贖。贖謂胎敗瀆也䎼婦不銷棄。䎼古孕字銷棄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堅則根本美凡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致也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水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夭死也厲疫死時當寬緩而乃急故有旱札疫之災也七



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亂之故君有危亡之禍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危故其臣死七十二日而畢。土王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贖。䎼婦銷棄。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梅生曰。五行。人生以後之制用也。天地一陰陽。陰陽之生人。和則生。不和則不生。是和也。不可按以形。而可調以情。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故五音為天地元聲。六律為萬事根本。

#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十一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 勢第四十六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潰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爲水所潰而滅亡也小事不從。大事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禍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艱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其師衆矣又況迷惑芒然乎若是者必亡其衆凡此二事皆滅亡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死亡也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必無功故近於醜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申以敵我如此者近於見距也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服者近於見避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爲主人其失度者則爲客也【附】劉【補】別本註靜作得度或爲主人或爲客皆利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能修則居然自獲其利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其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動必有功也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爲任理之自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爲篡殺內逆之節雖萌牙而生然天地寂泊不見徵應無從己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附】劉【補】天因人事而生變聖人應天變而興也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爲客。不因天時而動者乃爲客矣人事不起。勿爲始。不因人事而起可謂先事爲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



從。人先生之。天地形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建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無所留者與地同極。能行正靜已下可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湯之升而武王牧野是也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代之乎成功之道。贏縮爲寶。贏縮猶藏也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爲寶毋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爲事若未成。毋改其

形毋失其始。形謂常形也守常修始事終有成也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也贏贏縮縮，因而爲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殷勤其事也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死生猶隱顯也聖人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小無不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著裕德無求。道德饒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



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潰作也。雖復爲政行德常能謙讓不與物爭潰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後有所與爲也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我爭功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堅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所犯亂也秉時養人，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此者雖有明察之人不能盡矣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人不能自隱蔽必爲善明者所知也大

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爲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爲大明凡此皆欲大周大明獨在君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之德在物之先則可以振起而有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以爲物祖如此則可代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隨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則不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憎厭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故聖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伏也聖人之取天下知所倚伏力其功而致其權文設武伏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



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

梅生曰：動靜各有時。乃天與人交因之會。參酌於天人之際，而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是以人爲主，而以天合之也。聖人不委命於氣數，大略以參伴造化，調變幾原爲主。

正第四十七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

曰刑。刑當故不驚如此者所謂刑也正之所以勝姦正也服之。所以服不能也勝之所以勝姦邪飾之。修飾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作法之如此者政也如四時之不貸。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宵晝陰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刑守常不變不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不以為德也天下親之曰德。德刑之恩萬物親之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刑不二者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物待德養而成道以明之。明是非也刑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合理故人命不失也令之以終其欲。明



之毋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明識正道不從邪徑也附劉補當作毋使民從守之誤也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使人有非分之幸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人惡化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恐有不修理故以明察之致刑其民。庸心以敬。庸用也不用心以斷則濫及不辜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信聽理於人附劉補缺致法一句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以致和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相付任而不交爭也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刑之謂也出令時當曰政。令當於正時之謂也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法之謂也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德之謂也會民所聚曰道。聚謂眾所宜也能令眾宜道之謂也立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行常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能和敬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慎則政平而靜一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者正之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能行日新可謂行之理也守慎正名。偽詐自止。能慎則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舉故臣德皆合於道也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梅生曰。此篇一曰刑。二曰政。三曰法。四曰德。



五曰道。刑政法。納民於軌物者也。德則本於愛利之公。道則原於性命之同。是之謂正。

九變第四十八 謂人之情變有九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居之恩厚

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爲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梅生曰。民以九變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是至變而不失其至常也。君人者。必兼修九者



以一其民。然後民歷艱難險阻。而不離其上。

任法第四十九

匯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鍾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而天下自理也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數公正大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誇安姦言安行以待其主也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音羶唯陶



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此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爲而黃帝無爲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周書曰。國法。有國者有法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觀宜改法以主

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也故曰法者不可恒也法敝則當變故不恒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違則亂亡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保舉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間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辨說之人不敢間亂識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今止息者畏法故也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斂藏也謂人皆斂藏過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



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斂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則政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偽託於諶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眾彊富貲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違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怪奇物此正法為怪僻故法者

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眾彊富貲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得權能廢置君之子擅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姓使附也翦公財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此皆以君不守法故也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理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



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湊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湊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

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爲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敎之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



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旣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亡旋及故恐奇音譎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纔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失度量

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附劉績補失乃以字誤謂聖君以度量置儀法也或曰當作一如天地之堅堅謂會勝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天星有虧敗也如日月之明無私曜臨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來必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苞上之四事故令往人從也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群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安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



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天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爲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顧望其臣而爲之也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來事主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居服隱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偪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

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匈恐懼貌附趨標　匈胸臆也注非）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



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己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妄為舉措）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梅生曰：國必法於法，而後其國正；臣必能守法，而後其法行。君必為法主，而後其法尊。夫法雖自君生，而君不可意為生也。故法頗，令虧，蔽與失位奪柄者等。而有私，即壅蔽不行。夫君臣天地以為位，小民衆物以為象，可私乎哉。審於道數之間，而公以行之，斷以稽之，任法以治國者也。



明法第五十（附劉補此篇註多非觀解自見）

明法解第五十一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埶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埶其勝也。【附】劉補：埶解作勢，古字同。詳非）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加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附】劉補：識當解作百官論職，乃字闕誤，詳非）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而專之，亦為失也。）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止，故曰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也。）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屈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也。）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為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為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非法度不聽，則詐偽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也。）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以黨舉官，則



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為匿，是（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附】劉補：是下脫故字，匿字為句。）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為交致死，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死。）而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則致禍，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為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君之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衆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私故，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能，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舉之，不可隱蔽也。）敗而

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飾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爲濫故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爲、謂不身爲其事而守法爲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爲之不勞身也

梅生曰、言人君當顯明其道、以爲法擇人也。

夫舉錯者、治世之大權也。舉錯一不正、而有譽者進、有黨者庸、則臣民徑竇以成風。由是權出於下、君臣之間不明別、而法亂矣。是故先王以法擇人、不自舉、況以譽舉乎。以法量功、不自度、況以黨進乎。此法之所以明、而臣民無重私以輕公者也。



詮敘右明法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



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臣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

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



予人則必有刼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鬲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附劉補經作出而道留)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附劉補經作下情末不上通)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

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彊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群臣竝進。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



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

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



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



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不為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

爵祿則汚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死佼以進其譽（附劉補佼同交後放此）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己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

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為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



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貸。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貸。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為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貸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



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為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佼。不以官為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

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彊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



主、此吏之所以為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妒、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



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嚮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

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享敍右明法解

正世第五十二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爲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毋侵奪。人財竭則侵奪以共上稅也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傲也謂疲墮而傲從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爲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愨。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服姦邪也然後下從。

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爲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

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

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姦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為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



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

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

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梅生曰言為君者必提衡於道與法之間毋擾民以所惡彊民以所不欲民既心服體從然後禮義之教可興故曰正世謂天下言必民情調然後法立而國正也

## 治國第五十三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

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

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徭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前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前所倍而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足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糶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

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



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附劉績補別本注：伯者或不能廣積畜，故有時而竭也。王者之民積之廣而生之不已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人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

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與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

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毆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



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寄爲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梅生曰富國必本於農事末作文巧禁則民自趨農此遏流以歸源也民歸農當軫念其苦毋橫征以困之民粟多毋坐聽其流當有術以均之此先王所以安四民而成王業也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十一終

#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十二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亨 詮敘



## 內業第五十四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閒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皃也杳乎如入於淵淖女敎反乎如在於海淖汋潤也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己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謂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



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也自生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

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心和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及其求之則忽忽然而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虛者皆道)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其



音。(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心之方寸虛道之君乎)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道故曰與我俱生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心靜則氣自調理故道來止也)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人之安靜也)



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為地之枝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肢自堅固者也)可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為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

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爲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爲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爲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心自治矣。)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則無在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理心之謂心。)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附劉績補〕靜，前心術作中不精。)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貌也。)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illegible]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忒。(若常守中則[illegible]〔劉績補〕前心術作[illegible]天下通於四極。則萬物爲句。)不以物亂官。(貪物則官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也。)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中心自得也。)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在身也。)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也。)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想思之。)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精至而定也。)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慮也。)



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舉。故萬物得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不能自知耳。)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地而中滿於九州蟠委地也。)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若從心生也。)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與安無不由心。)心以藏心。(言心亦藏於心也。)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音以先言。(言從音生。故音先言。〔附劉績補〕前心術作意以先言。此乃字之誤爾。)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



形然後言。(有形則是言也。)言然後使。(有言則出命。故有所使令。)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使而違理。故亂。)亂乃死。(亂則凶至。故死也。)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有於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靜而榮茂也。)內藏以爲泉原。(內藏於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爲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之淵不有竭涸。故四體固也。)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故九竅通也。)乃能窮天地。被四海。(體周竅通。故能窮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邪菑生於惑意。故內無惑意則邪菑自消也。)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全則外完。)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菑人害能禍不全者也。)謂之聖

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强。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申彊〔附劉補〕信前心術作伸 乃能戴大圜。天也 而履大方。地也 鑒於大清。道也 視於大明。日月也 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道也 是謂內得。發行於道故內得也 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若不反守於道則生有差謬也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慎不泄 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密 必堅必固。堅固則精不解 守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 逐淫澤薄。競逐淫邪淫澤浮薄 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常道自隆 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也 和於形容。心和者容暢也前術作和 乃知守誤也前心術作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是也 見於膚色。內暢者膚潤澤 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於雷鼓也 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 賞不足以勸善。慕賞乃善非本爲善 刑不足以懲過。畏刑懲過非本無過 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得此誠善也故天下服 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聽也 摶氣如神。萬物備



存。摶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附劉補〕前心術作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下摶亦作專 能摶乎。能一乎。摶結則自一也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 能止乎。能已乎。謂止而求諸己也 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己者必須再三思之也 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爲通之也 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 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摶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 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其知自生 慢易生憂。慢易輕忽必致凶禍故生憂 暴傲生怨。殘暴虐傷害必多故生怨也 憂鬱生疾。憂悲鬱塞懷不通暢故生疾也 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謂彌留而死 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於內形骸薄於外也 不蚤爲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生將巽遁其舍而至於死期也 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飽食者善削塞致思者多困溺 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也言能節食適思常莫過中則生將自至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於天也 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養

成其形【附】【劉補】形謂賦質於地也合此以爲人。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和乃生。成其生也不和不生。

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至於徵驗又不知其類也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精類雖不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留於匈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則可以益算而長壽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當圖而去之也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爲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既平且正獨擅於匈中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滿風之戀故能止怒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沍。大攝謂過於飢血沍謂血銷減而凝沍充攝之間。此謂和成。間猶中也充攝得中則和暢而有所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度。乃爲之圖。劉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飢而廣思則忘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遯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也老不長慮。困乃遫



竭。令老則益困而遫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能棄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故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亂則當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乎而往福則自歸也



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謂勝理丞達屯聚泄散故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梅生曰。此篇論理。多精妙處。同心術篇者。俱列下層。內思之思之一段。文勝心術。止怒莫如詩一句。理致甚長。心術所無。槩列下層者。

彼處錄全文。此處不容重列也。

封禪第五十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附趙標襍篇已下多非管子書語意甚不類

襍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



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二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字按大匡小匡霸形俱作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鄗上山也鄗音膗鄗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梅生曰。不受命。不得封禪。此管仲匡君之正也。乃桓公自矜無異三代之受命。則君心侈。



侈則不可復約也。因設為地瑞天祥。可致而不可致之物。彼桓公者。寧不媿於蒿藜之不可為嘉穀。鴟梟之不可為麟鳳。七十二代之事。可效而不可效也。故不爭封禪。而封禪自止。易曰。納約自牖。終无咎。仲之謂也。可為萬世大臣事君師。

小問第五十六

襍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

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爲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



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土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爲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賚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賚其一分不可爲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酬工匠之傭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爲遠皆至矣桓公曰。

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爲反閒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譎以勝敵也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遍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爲國者必入守出戰今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爲君視聽故知外事也



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苟不死不信則守闇戰闇外闇故曰三闇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

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

疾。（疾謂忠苦也）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止而不來）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爲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爲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爲少）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疾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設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



者不反。（創其力役之苦）來者鷙距。（鷙疑也距止也謂其役煩則疑而止也）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已更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也附趙標澤作釋舍也）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王行於信又能遜讓如此者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爲人害。涸旱不爲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餘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爲民害。涸旱爲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



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illegible]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

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
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迂道繆妄之事無漸此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塗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
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
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
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
吾不王必矣。

梅生曰。桓公不能王。管子豈不知。而待鮑叔
牙。鮑叔牙又豈不知。而待賓胥無。特以桓公



九合諸侯之後。念頗自矜。而羣下進諫。猶恐
意溺。故管子不自言而啓召鮑叔牙。鮑叔牙
又不自言而啓召賓胥無。待羣賢至。而援古
證今。公始不能不赧於世澤之薄。而王之難
也。此善引君於道也。

桓公曰。吾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為之柰何。管仲對曰。此
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為易。夫
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
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
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
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
及於身。二世嚴刑身戮望夷雖能不久。雖能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
之弑也。危哉。持謂見劫執也弑謂殺親也君之國岌乎。

桓公觀於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管
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養馬者傳馬棧最難。謂編之棧馬所立木也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大還須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



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柰何。管仲
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
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彊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
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己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
後有害也。能利己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祝鳧已疵
獻胙。祝祝史鳧已疵名也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與

若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視去之也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洀古盤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臣使官無滿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彊其使者。爭之以死。不滿之意不纔激彊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也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梅生曰。昔衞懿公爲狄人所殺。食其肉而舍其肝。其臣弘演出使還。報命於肝。自刳腹實。而納懿公之肝。於是桓公聞而存衞。使莒有若臣。管仲得不救乎。

桓公放春。春物放發故曰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纖芒在外有兵刃而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謙從之名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眴胡絹切目搖也眴眴柔順貌毅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勉謂益有謹勵天



下得之則安。人以穀爲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梅生曰。內充實而外飭廉隅。隰朋之比德。儘有條理。但管子以天下安危立論。所見更爲遠大。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闟住立貌瞠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

袪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邊地也未齓不得入軍門齓毀齒也國子擿其齒遂入為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徯齊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匹與之為居也甯子其欲室乎

梅生曰以管仲之才而不難師智於婢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仲之謂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耶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日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皆知其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其今不令相代彼亦知若覺己必當來也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上儐謂贊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絰之色

也。滲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孚按口開而不闔謂兩人諮詢不惓、必伐國大事是言莒也、猶云是言伐國云耳、必待下文觀其所指叉微於莒獨不服、方知所伐是莒房註以兩口相對為莒謬甚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惟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七臣七主第五十七

襍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意虛心也七主據下唯有六者皆過主能無此六者過則為一是主也過主六是主一故曰七主也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得六過則為一是以自鑒得失可知也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嗚呼美哉。成事疾。疾美也繩謂彈正也言以六過繩六臣、令臣無六過是故為一若臣或有一德故能成美也孚按疾訓作速謂一成事速也註祥美非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申謂陳用法令所周標申當作中孚按從申是作中非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之則其明不絕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賞罰必而下皆服其法度也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謂以道德理世之君至仁感物德和自此而至故人皆反於朴素今申主不能然故以為過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闓。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為惠太過故反成敗也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越法行事謂之侵所好所



惡皆反於法故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決難知則理不當故明塞也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謂既任臣有所為必從而伺之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則國失勢。許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中有法令於事不合法既不行所以失勢也附劉績許从午吾聲或作悟同覺悟之悟也下放此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芒謂芒然不曉識之貌伸謂放恣也四鄰不計。四鄰與己為隙不計度而知之也司聲不聽。司聲之官隨君所好不為聽其理亂之音也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身。所為既不合理故惡還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而無功故曰勞主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臣主

同勢則俱奮威權故刑罰大振而且豐多刑豐
而又妄振非刻而何也（享按）臣主同役則嫌委
相尋頻置必多故刑罰繁興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
得。權臣振主君欲去之必爲亂任而臨之必危殆既亂且危敗亡必及故後代無得也振
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動發威嚴謂之振也臣下振怒。不
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爲先君之理不許。則法數日衰
而國失固。舉錯既不合理故數衰而國失固芒主通人情以質
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既不自曉故下通人
情以問所疑則臣下無所取信皆自任胥聽以理其事人人生事故事多也多則昬。
昬則緩急俱植。植立也既昬而不明故緩急之事俱可立不許。則見



所不善。所爲既不合理故其所見之事皆不善餘力自失而罰。尚存
執權餘力已不自責乃遷怒而罰之故主虞而安。虞度也主能度宜而行故安但
主能度而安則致下數事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
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凡此皆主虞而安故也
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心之邪正一國之存亡在其
主。在其主之智愚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從也一人爲主也明主得闇主失
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農桑也主好貨。則人賈市。
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
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

輕死。（享按）管子時吳未稱王卽楚自僭號耳管子亦未肯稱楚爲王撓爲者不覺自露本
色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之者。
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
男不田。女不緇。緇謂黑繒工技力於無用。謂勤力於無用之器
物也而欲土地之毛。毛謂嘉苗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
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不足則怨怨故逆上
之氣生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
不能存。謂善爲計謀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
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



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餔不
足處。玉餔謂玉食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
謂有材能之女樂也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
無死。言不爲君致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
爲周氏之禽。爲周所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
物謂臺榭車馬所爲侈靡者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
用無度。國家踣。踣謂敝亡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
庫非虛空也。必侈費無度故空商宦非虛壞也。必棄本逐末故
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替下陵故亂國家非虛亡也。必倒

道背理故亡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輕政緩物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事不足以行其禮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穀貴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散以調之此之不爲故游商得什伯之贏以兼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訾限也皆從不調淫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道從

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

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



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

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掘徙之也倮大衍。倮謂焚燒蕩然俱盡令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凡此春之禁也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偃塞小水令大水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秋毋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藏。五穀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流謂滿溢於隄防故漂流城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草。旱甚則草燋天冬雷。地冬霆。霆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蟇。苴謂草之翳蔽山多蟲蟁。蟁即蚉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

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



之馬也。追猶召也言馳車所以召寇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窑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

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使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音申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決決之故理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

親。是故明王審法愼權。下上有分。(下愼罰上執權各有其分也)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則私生)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德之政)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則傾巧故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爲用。(雖曰好善及其有功則不能賞故曰士不爲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克謂勝伏)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以譬招來之易也)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



(新趙懸有字疑衍)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爲臣立法)斷名決。無誹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而事愜故無誹譽)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其言順而澤)

飾臣克親賢以爲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也謂不求親賢以自克勝恃此爲名附劉績自此以下舉六臣此其一也)以恬爵祿以爲高。(佯棄爵祿以自安恬以此爲高)好名則無實。(美名外揚內實必喪)爲高則不御。(恬爵祿者君不能御也)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實生)失轡則馬焉制。(制馬必以轡制臣必以祿)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枉法行事謂之侵)好佞反而行私請。(佞謂假詐也背理爲反附劉績佞反疑作交友)故私道行。則法度侵。(不侵法度則無以成其私)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惛上。故上惛。則隟不計。而司聲直祿。(上既惛暗雖有危亡之隟不能計度而知之其司聲之官直得祿而已不憂其職務也)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諂貴法賤則危亡日至故其君微而孤獨)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深文入罪厚致其罰此愚臣之行)重賦斂。多兌道以爲上。(兌悅也謂多賦斂以悅道於君)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厚罰多斂人必憎之)故記稱之曰。愚忠讒



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忠於主乃比之讒賊)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痛甚極之辭)開罪黨以爲讎。(開引罪黨上開於君與之爲讎)除讎。則罪不辜。(彼但讎耳未必皆有罪今而除之則罪不辜之人也)罪不辜。則與讎居。(既殺不辜則人皆讎己故所與居者莫非讎也)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信己也君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也)亂臣自爲辭功祿。明爲下請厚賞。(己有功當得祿則佯辭之以爲名其下未必當賞則明然爲之請以求衆心也)居爲非母。動爲善棟。(其居也與衆非者爲姦也其動也與佯爲善者爲棟梁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其所以買名者用非道雖曰爲之必傷於上)而衆人不知。

之謂微攻。言爲僞善漸攻於君

梅生曰：此篇以七主繩七臣，君臣各六過一是。主一是申主也，申用法度者也。惠主過於恩縱，侵主過於亂常，芒主過於淫僻，勞主過於干冒，振主過於決躁。更有一等芒主，過在托之乎聰明才智以自雄。臣一是法臣也，爲主執法者也。飾臣過於矯僞，侵臣過於行私，亂臣過於媚悅，所爲諂臣也。愚臣過於聚斂，姦臣過於驚張。又有一等亂臣，過在托之乎



廉潔忠信以罔上。既曰六過一是，而曰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云者。蓋君即申法，臣即守法，尚不能立於無過之地，况玩愒視之者哉。然意旨甚乎，必非管子之言。今姑取切於君道者，列於上層，其實與七主七臣無與也。

禁藏第五十八

襍篇四

禁藏於胷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言度己以察彼則無隱情故姦謀藏於胷脅姦藏禍息故遠避於萬里之外彼不能與姦生禍則我能制之凡此皆以己知人故也 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濫謂泛冰於水以求寒所謂濫漿 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冬之水夏之火皆於身體不適便 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爲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美宮室聽鐘鼓則傷事而妨教 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內則本務外則末業君慎之則臣效 民亦務本而去末。官慎之則民効也 居民於其所樂，居其所樂則敦土而不遷 事之於其所利，事其所利則不勸而自勵 賞之於其所善，賞其所善則皆悅而立功 罰之於其所惡，罰其所惡則忌慎而無犯



信之於其所餘財，若人者莫不有餘財期賞而必故曰信 功之於其所無誅。必勝殘息誅然後可以爲成功 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罪必誅故能息所謂以刑止刑以殺止殺也 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不必誅故誅不息也 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刑茲無赦人不敢犯故曰以有刑至無刑若此者其法簡易而民完全 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繁而姦多。緩誅有死人則輕而犯之故曰無刑至有刑若此者其刑繁漫而姦人多 夫先易者後難，無刑至有刑故曰先易而後難 先難而後易，有刑至無刑故曰先難而後易 萬物盡然。皆同之於用法 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爲

人致利除害也。賞不遷非喜與誅不赦非樂殺然必其誅賞則為人致利除害故也
於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言養老活人無明於必誅賞
夫不法法則治。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 法者，天下之儀
也。儀謂表也 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
刑罰一差人無所措手足故曰縣命 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故貴
易其法。故謂恩舊 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危謂毀敗
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所謂君無欲焉雖賞之不竊 故主
上視法，嚴於親戚。不為親戚易法故法嚴 吏之舉令，敬於
師長。不為師長危令故令敬也 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不為重寶犯禁



故教重夫寶有靈故曰神寶 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無犯之人則無所用其刑法
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為用者少。施功謂施恩於有功者施恩不均則有功者怨故雖有高位人不為用 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
多。赦罪不一則毒流不辜雖有厚德人誰譽之 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
功不成。方冬植禾雖勤似后稷不能成其嘉苗 刑賞不當，斷斬雖多，
其暴不禁。
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
多，士不為歡。行法不道，眾民不能順。有道之人必順於道

舉錯不當，眾民不能成。眾尚不成況無眾乎 不攻不備。夫設備者必防攻也 當今為愚人。
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庫藏自實也 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
以奉本。本謂農桑 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
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
夫眾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
不贍。營物過多故勞而不贍 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



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
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之物 遠之不能
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以所欲行之
而安危異焉。適理而欲則安背理而欲則危 然後賢不肖之形
見也。
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少不肖者欲多也 事有成敗，
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多成不肖者意多敗也 行有進退，而力不能
兩也。賢者能進不肖者唯退也 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 養有
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

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賢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道識其處各有記也不作無補之功。雖曰有功於身無補不爲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附趙標營惑亂也則耳目穀、穀善也謂聰明不蔽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來乃善之至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有乃禍之至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致禍故恐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度己有不及之事當效之也故曰。譽不虛出。必出於行善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爲惡福不擇家。雖賤家行善福亦來矣禍不索人。雖賢人行惡禍亦至矣此之謂也。凡此欲令修己以致福無恃賢以招禍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瞻皆能審察其是非如此則無事不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也事明則理反是則亂也故善者圉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害則圉有利則牽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己則避害而取利取利則財多避害故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得利故速行而不倦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謂海潮起則水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勢利在身則人美而安之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凡此皆勢利之所致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焉雖無形聲俄見其成也夫爲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爲經。經所以本之也得人之心而爲紀。紀所以總之也法令爲維綱。維綱所以張也吏爲網罟。網罟所以苞之什伍以爲行列。行列所以開具之也賞誅爲文武、賞則文誅則武縛農具、當器械。農具既縛則器械可修也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怠若攻戰之不退也推引銚耨以當劍戟。用銚耨者必推引之若劍戟擊刺被蓑以當鎧鑐。蓑雨衣被苫之所以禦雨露若武備之有鎧鑐者周身若禍灸故曰鑐菹笠以當盾櫓。菹取澤草以爲笠若武備之有盾櫓也故耕器具。則戰器備。具耕器則備戰用也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習農則當功戰當春三月。萩室熯造、熯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萩木鬱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禦敝也鑽燧易火、抒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榆柳之火春時之井又當復抒之以易其水凡此皆去時滋長之物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以

糵爲酒。相召。久禱而未報者當享塞之相召謂因此時召親賓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拊謂擊剝之也毋伐木。毋夭英。英謂草木之初生也毋拊竿。竿筍之初生也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百物之長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謂勸勉貧弱之人也發五正。正謂五官正也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仇讎者和讎令反去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謂及時立農功施力爲生穀凡此皆春令夏賞五德。五德謂五常之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賢而有功賞復除之此皆夏令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凡此皆秋令冬收五藏。五穀之藏最萬



物。最聚所以內作民也。凡此皆冬作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於四時事皆備故人有百倍之功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生者仁也長者忠也收當急也藏當閉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忠猶稱也事稱人理則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彊。民村而令行。人多村藝而順上命故令行也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彊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必不失時然後富也民不虛治。必不失法然後治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言必國理亡必國亂反是者古今所未有故國

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怯於公戰故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私智則營己而背公故多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則利歸於家故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博厚則感人深故死之也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謂什長伍長伍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能者爲之也人無非其里。謂無容寄里無非其家。言不離居他人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不容他寄也不求而約。不召而來。亡徙無所容匿故不求召而自來約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人說不亡何所備而追之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



可繫於主。謂繫屬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人之從法若埴金之從陶冶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火水之就燥下猶人之就利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果蓏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十石之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每年人有五十石故藏皆餘也夫敘鈞者。

所以多寡也。敘鈞謂敘比其均平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謂毋戶置籍毋田結其多少則貧富不依訾限者可知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多田少則人少田備。然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失而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見其政有失而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可以成功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之所愛者各權則其威分也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心二則力不齊故內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臣既不為君用力故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憎。厚



其貨賂得情可深。視敵所憎者多與賂令以國情告己故深得其情身內情外。其國可知。謂所憎者身在國內情乃告外其國可知也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使之聽淫樂心廣於嗜欲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耽於竽瑟美女則心惑亂故其內閉塞也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耳惑於諂臣目惑於文馬則耳目喪矣故其外蔽也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內外蔽塞則理揜而見惑故莫不敗四曰。必深親之。如典之同生。典常也若常與之同生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私使辯士令與敵國圖計內勇士。使高其氣。使得勇士則待而氣高也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更納人於他國令背絕使兩國之意相違也是必士鬭。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亦既相疑其士必鬭兩國敵則小傷大困以承其弊乃有一舉兩獲之功也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得失也謹其忠臣。欲知其臣之用不揆其所使。欲知其所使賢不肖令內不信。使有離意。既內不信相疑則使其君臣之意絕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君臣意離則不可使令既不命則自相殘殺忠臣已死。故政可奪。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其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十三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入國第五十九 謂始有國入而行化

襍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旬即巡也謂四面五方行而施九惠之教 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謂置掌老之官 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不預國之征役 三月有饋肉。謂官饋之肉 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者何所欲求訪其所以嗜欲而供也 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勝堪也謂不堪自養故為累 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葆今之敎母 受二人之食。官給二人之食 能事而後止。幼者漸長能自管事然後止其養 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既無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 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



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膌胜而哀憐之。膌瘦也胜肥也 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遞著也謂兩手相拱著而不申者謂之握遞 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既養之又與療疾享按疾字連上文上收而養之及下官而衣食之共為一句疾官者上掌養疾之官也房註非 官而衣食之。謂官給之衣食 殊身而後止。殊猶離也疾離身而後止其養 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

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事謂供國之職役也)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絶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訾疾也。厲病也)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



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絶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資謂財用)而祠之。此之謂接絶也。

梅生曰。看他九惠施爲。一切精詳懇到。不爲苟且權宜。

九守第六十　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主問　主因　主周　主參　督名

襍篇六

安徐而靜。(人居位。當安徐而又靜默)柔節先定。(以柔爲節。先能定已。然後可定人)虛心平意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臣之諫說。須亦待也)

右主位(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任之天下。故明者爲之視。聰者爲之聽。智者爲之謀。輻輳並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望風即有所距有所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既未審察。輒有距而許之。故或失守或閉塞)



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察者。常爲彼所知。故戒之當如高山深淵。不可極而測之)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既如山淵。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既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僞。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邃深遠。必問於賢者而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之宜。故須問之)熒惑其

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

右主問

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九竅自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五官自治故爲善者。君予之賞。爲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因來而加賞罰何勞之有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賞罰皆屬己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則泄其機事故臣下交爭而亂也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者當如是外內不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不泄故無怨關閈不開。善否無原。既不開其關閈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自然變更

右主參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六十一

襍篇七

齊桓公問管仲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人有所惡己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訊問也唉驚問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白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謂議論者言語誹嘖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之可謂正士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著爲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焉。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

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梅生曰。有非而求人議。是以衆庶弼君違者也。奉職而求厥事。是以議論責成功者也。

# 度地第六十二

（附趙標此篇制法周密非管子不能作）

襍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爲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深厚岡原穰壯者謂之不傾）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



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緣水澤然後建）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謂於都內更爲落水之渠以注於大川）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材謂五穀之屬因天時而植者也）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惠順）乃別制斷之。（乃分別其地制而斷之）州者謂之術。（地數充爲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不成術而餘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都十爲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霸國者諸侯之國也）以奉天子。（霸國率諸侯以奉天子也）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處之地自然不傾故曰因之）歸地之利。內爲之城。城外爲之郭。郭外爲之土閬。（閬謂隍）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稽著者。所以爲固也。（稽鈎也謂荆棘刺條相鈎連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謹置國都繕修城郭此人君所保全而守）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爲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宰謂執君之政者也）故善爲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



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厲疾病也）蟲。一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爲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若江別爲沱）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爲之枝）山之溝。一有水。一無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勢疏引以溉灌）因

而扼之可也。扼塞也，恐其泛溢而塞之亦可也 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居人，故危殆也 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漂石。謂能漂浮於石 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瓴謂瓴甋也，言欲令水上高，必大為瓴甋，私空其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為分，每領而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之於三里間之，每里滿此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



梅生曰，水大害，治水大事，學者書求解，則思用之。謬哉房氏之註，不知何所用也。夫水之至也，漂都邑，沒山陵。寧大為瓴甋，私空其中，而可上走水也者，不達於上走水之旨。桓公之問不幾戲，管子之對不幾謾乎。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故桓公問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此善問也。管子對高其上領者，高其隄也。瓴之義，漢田肯曰，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瓴言峻也。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言水雖峻，我遠其勢而為隄，棄其餘以為堧，譬如瓴之峻者尺，我隄纔有其三，而餘旁之地，里滿四十有九，則隄外東西南北，盡衍水之鄉，然則我之低者可亢之為高，而不致於漂沒。故古者齊隄去河二十五里，水東抵齊隄則西汎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尚有所游盪，此不與水爭咫尺之地，為賈讓治河之上策，蓋師智於管仲者也。



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迂曲也，謂下曲水道遠張其勢而以行之 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謂水至曲必流而却退，其處既滿，則後水推前水令去 地下則平行，地高即控。控謂頓也，言水頻挫而却 杜曲則擣毀。杜猶衝也，擣觸也，言水行至曲則衝而觸有所毀傷 則躍，躍則倚，倚排也，謂前後相排也 倚則環，環則中。前後相排則圜流生空，若環之中，所謂齊 中則涵，圜流無所通，則相涵激也 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亦塞也 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淳按，應前人乃終身無害而孝慈焉。不孝不慈，言洪水汎濫，無所居食，不暇顧其君親也

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所謂與天地合其德 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爲始。請爲置水官，令習水者爲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財謂其祿廩 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爲都匠水工。爲水工之都匠 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卒謂所當治水者，財謂其糧用也 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閱謂省視 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案人比地，有十口五口之數，當受地若干 別男女大小。其不爲用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在役者則免之 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若其名於疾者之數，有以賙恤之也 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 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因力役之際，并行視之，彊壯者預定之以爲甲士而被兵之數，既而上其名籍於國都也。享按：管子閱民治水，即按被兵之數，無處不可寓軍令也 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即甲士下之於水官，水官既得甲士，還以被兵數也 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其備水之器。謂水官與三老五長等行視其里，因其家之父母與之閱其備水之器 以冬無事之時，籠臿板



築各什六，謂十人共貯六具，下準此 土車什一，雨輂什二。車輂所以禦雨，故曰雨輂 食器兩具，每人兩具 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謂人既有貯器，當錮藏於里中，兼得給凶喪之用 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其器既補弊而久，有苦惡者除去之 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謂將領之，無得後時 其積薪也，以事之已，已畢也，農事既畢，然後益薪 其作土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 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荊棘，以固其地，襍之以栢楊，以備決

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貪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藉殺草薉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什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餔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功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氣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



塞空郄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廥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

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柰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起家火爲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厚按不八九死言死者少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無怨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



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梅生曰前言五害惟水爲大後言治水以時四害皆可除蓋土功發地藏非其時并傷天和故所關匪小亦明堂月令意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

可治者趣治以徙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附劉補衣謂以物覆其上如所謂蓑城之類衡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壞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敎側臣

梅生曰地有山陵原隰度量之所生也管子度地歸重於水則以水害滋大郎國有旱昔厲蟲與水共害而爲五猶不得列而與之衡齊爲海岱之國其源遠其流巨其質濁必待泛溢不安藏然後從而治之豈惟病於國計究且傷於民心故不孝不忠禍福與國家同於是有水吏大夫豫閱民數豫備器用豫積薪柴地不生草者必爲之囊疏之以遂其流濬之以去其淤抗之以抑其纂遠之以紆其勢歲埤增之樹之以荊棘雜之以栢楊地保其固民得其安巳作之後歲案行而無巳大雨可治者治之隄防可衣者衣之衡水可据者据之而又功起以時不發地藏不犯時戒皆所謂素備而無患者也管子度地篇固萬世治河之師也



地員第六十三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也

襍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瀆田悉徙瀆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其木宜蚖蓄與杜松蚖蓄二木名也附劉補蚖恐作杬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壞蓄疑律春切恐作櫄杜木名詩有杕之杜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五七三十五而至於泉也呼音中角謂此地號呼之聲其音中角附趙標言居是土之民其語音合於角聲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彊肥歷疎也彊堅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脆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常宜縣注而澤行廧落廧音牆土既虛脆不堪版築故爲

行廧及籬落也。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廧。其地遇潤則數頹毀，故不可立邑置廧也。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櫄擾桑。櫄木名，擾桑又曰柔桑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𥻆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杞，木名。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蓨。苹、蓨，草名也。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附劉補：此言呼以聽土地之音，非謂他音皆然也。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九也，又九九之爲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鍾之宮而爲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爲百有八，是爲徵之數。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爲九十六，是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下皆此類。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



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青商，不可得泉。青商，神怪之名。陛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駢密，故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橫。橫，木名。鑿之二尺

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莸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枏(枏猶旁也)其草兢與薔(音嗇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葍與蔞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鑾(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鑾之下鑾即鬱也莊周所謂鬱西也)鑾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



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附趙標萑音追芄蔚草也一作蓷)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肕(附劉補肕如振切堅也)剛而不觳(觳薄)不濘車輪(濘泥)不汚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隫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

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麋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銳)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挌(挌謂堅禦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忞橐土蟲易全處(剽堅也忞密也橐土謂其土多竅穴若橐多竅故蟲處之易全)忞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濕而不乾白此乃葆澤之地也)其



種大苗細苗赨(音形)莖黑秀箭長(赨即赤也箭長謂若箭竹之長也)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枎櫄(附趙標枎音無櫄音春木似樗)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蒸欲有與名大者不類(欲有施與則以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

附劉補類當作類疵節也言大麻疏美無疵節小麻條理易治故如練絲也 五臭疇生。疇隴也謂爲隴而種也 蓮與麋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酲。痟首疾也酲酒病也 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鹵 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塥不灰。塥謂堅不相著 青怷以菭。菭音苔 及。謂色青而細密和菭以相及也 其種大葦。無細葦。無𦷀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隫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求黽亦竹類也 楢檀。其山



之淺。有龍與斥。龍斥並古草名 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安易逐 競長數謂速長 其桑其松其杞其茸。茸木名 種木胥容。榆桃柳楝。楝音楝 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 其山之梟。梟猶顛也 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宝。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爲生 既有麋麃。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言其性廉省事少食 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蘟。五蘟之狀。黑土黑菭。菭地

衣也 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芬然壤起貌 其種櫑葛。𦷀莖黃秀恚目。恚目謂穀實怒開也 其葉若苑。苑謂蘊結劉補苑鬱同 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粟五沃五位 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餘倣此 是謂蘟土。蘟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爲堆故曰屯土也 其種大水腸。細水腸。𦷀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忍耐 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屑碎如米 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忍蘟。忍蘟草名 忍葉如藿葉以長



狐茸。草之狀若狐也 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怷。五怷之狀。廩焉如壏。壏猶潤也 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𦷀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 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怷土之次曰五纑。纑音盧 五纑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草名 莖葉如扶櫄。扶櫄木名 其粟大。言其粒大 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狀。芬焉若糠以脆。謂其地色黃而脆 其種大荔細

蔹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塯
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脤。（脤謂其地色青紫若脤然也）其種大秬細秬。（秬黑黍）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
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
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厲厲踊起也）其種大萯細
萯。（萯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
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狀。累然如僕累。
（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木名）
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



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
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
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弘。（弘字按近本作弛非）五弘之
狀。如鼠肝。其種青粱。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
土。以十分之五。弘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
以疏。離坼以臞塉。其種鴈膳。（草名）黑實。朱跗黃實。（跗花足也）
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
五觳。五觳之狀。婁婁然。（婁婁疏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
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觳
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骼。（雖堅不同骨之骼也）其
種陵稻。（陵稻謂陸生稻）黑鵝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
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
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
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
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梅生曰。地員文甚古。賾而不厭。襍而不亂。其
地土乘耶。其草木史耶。第可議者。五施至一
施。呼中五音。泉有味有色。六施至二十施。及



山之上。山之側。無音味色。不識匡天下者。於
此何以節五行耶。亦恐至泉。未必盡符其尺
矣。天地間。奇卉異木。巧歷不能盡其數。似此
舉之。方存乎見小。必非管子之書。但如穆天
子傳之類。不妨存留於宇宙間耳。

## 弟子職第六十五

襍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也）所受
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

侍力。驕而侍力則羝羊觸藩 志毋虛邪。虛謂虛僞 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 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埽席前曰拚盥潔手漱滌口 執事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 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 汎拚正席。汎謂汎水而拚之 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無怍。怍謂變其容貌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 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



從長始一周之外則不然 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思合中和以為綱紀 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必先中和然後可興 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 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也 對客無讓。附劉補弟子供給使令不敢元禮也 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 所求雖不得。必以反命。求雖不得必當反白 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選具其食 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先菜後食之次也 肉羹胾中別。胾謂肉而細切 胾在醬前。遠胾近醬食之便也 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 飯是為卒。既飯而食則卒也 左酒右醬。左酒右醬陰陽也附劉補禮三飯而食胾而辯般皆畢又用酒以酳用漿以漱故言飯胾而食終乃言酒漿明在胾外也醬蓋漿之誤 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三飯食必二豆斗也 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匕者所以載鼎實故曰挾匕也附劉補挾猶箸也 周還而貳。唯嗛之視。貳謂再益食盡曰嗛 同嗛以齒。齒類也謂食盡則以其所盡之類而進附劉補齒次序也如菜肉同盡則先益菜後益肉也 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是再益之綱紀也 先生已食。弟子



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既食畢掃席前弁搜斂所祭也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 飯必捧擥。羹不以手。當以挾也 亦有據膝。無有隱肘。隱肘則大伏也 既食乃飽。循咡覆手。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 振衽掃席。謂振其底衽以拂席之污 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 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并謂藏去也 凡拚之道。實水於盤。次用汎灑 攘臂袂及肘。恐濕其袂且不使於事也 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寬故播散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為拚以灑 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揲舌也既[illegible]水將掃之故執其以舌向當置帚

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於戶側。謂倚箕於戶側也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謂從前埽而却退也聚於戶內。謂聚其所埽之穢壤於戶內也坐板排之。板穢時以手排之也以葉適己。適己猶向己也實帚於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坐執而立。坐執謂坐執箕也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義也暮食復禮。謂復朝食之禮也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於坐所。總設燭之束也【附】劉補總束也古者束薪蒸以爲燭故謂之總其未然者則橫於坐之所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



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謂著燭處言居燭於句如前燭之法矩法也【附】劉補句曲也舊燭既盡則更使人以新燭繼之一橫一直其兩端相接之處勢曲如矩則方正不邪也蒸間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間必令容蒸然燭者必處下以焚也【附】劉補蒸細薪也言稍寬其束使其蒸間可以各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然者居下未然者居上則火易然也捧椀以爲緒。緒然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燒燭者有墮即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附】劉補先執燭者既捧椀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於椀中至其櫛漸短有墮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於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棄之也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

問何所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俶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梅生曰。此管子教其鄉屬之子弟。乃童而習之之事。故其文詳於幼學。而略於聖功。抑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何不及此也。

言昭第六十五 逸　　襍篇十一



修身第六十六 逸　　襍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七 逸　　襍篇十三

臣乘馬第六十八　　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

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
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
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illegible]劉補陽凍地上也陰凍地下也秇同蓺[illegible]作種言七十日陰凍釋秇稷若百日則過時不秇矣是秇種惟在二十五日之內今君立扶
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亨按止本作若民失
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
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
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
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



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衡籍
亨按籍簿書也謂衡簿書而脫之當从竹一本作籍非[illegible]而無止民食什伍
之穀則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
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
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
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
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纖微而織歸
於府者亨按纖一本作功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
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為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

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
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
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
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
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
械備曰國無幣以穀準幣國穀之櫎一切什九還
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籍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
也

梅生曰春作之衆易役而飛耳於五衢阻棄



之嗟則隱然動念千人之繇易起而長月於
萬畝不舉之慘則惻焉傷心又國幣有衡不
得不按籍而征民貧盜興不得不嚴刑而禁
故不必厄於鄰敵而已困於誅求不必死於
兵刃而已斃於刑戮此國之所以貧民之所
以散不戰而兵自弱也○又曰民之耕織皆
歸于上此上下一體之理而庸君不知故奪
民時棄民本而不恤

乘馬數第六十八

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

出準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



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

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

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

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檀（附通 檀 檀饘同）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準、與天下齊準、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鬭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

梅生曰、周禮十二荒政、有弛役之條。管子遇凶旱水泆、有修宮室臺榭之庸、毋乃倍乎。曰、弛者、弛官中力役之征、聽民自養也。庸者、庸不耐自生之民、以君養民也。聖賢御世周防



總一愛民之心。然非國有重積、不能。不然、今年用之、而明年無復、吾不知國遇荐饑、將何以給也。

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

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附劉）補方則不行故曰廢方

問乘馬第七十 逸



輕重三

## 事語第七十一

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附劉補）此言上用之則下爲之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胷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



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附劉）補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脆不堅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毀之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敺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

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 海王第七十二　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籍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籍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



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累爲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升加半合爲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爲之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爲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丹按：開，近本作問。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爲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爲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爲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



六十已上爲老男，五十已上爲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輂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大車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

令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爲彊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彊而取之五六爲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彊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準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售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糶於吾國爲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糶之釜以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推以重相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爲我用之

梅生曰周禮有鹽人掌鹽之政令以供百事之鹽而不聞鹽筴之征王者熙皞之世則然末世用財侈靡不得不藉官於山海亦世道升降之機耳已夫征鹽而積之是也至計口筭鹽計鹽賦錢一千萬口之國禺筴之又暗籍之遂至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無以避此數似此推算國無遺利使開後來桑孔之實若夫假人山海一味榷征與民同利之義漠然矣



## 國蓄第七十三　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曰租籍所以彊其兩反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求也附劉補後輕重乙作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君之所彊求也此有缺誤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梅生曰民皆仰給於上故見予之形上不橫
征於民故不見奪之理此王政所以民悅無
彊而非譎詐以愚民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所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
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屈窮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
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
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
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



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
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
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
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
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
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什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賡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
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
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

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錣錣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
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
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
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
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
有所幷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幷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之享按近本幷下有藏字然則人君



非能散積聚鈞羨羨餘也不足分幷財利而調民事也
則君雖彊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為促而自為鑄幣而無已
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
梅生曰君操其柄故粟藏自君利藏亦自君
蓄賈不得乘民之不給以專利本愈重則積
愈多幣愈鑄則財愈廣一國熙熙盡聽大君
之調制所謂利孔出於一而其國無敵也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

糴釜十繈。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



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櫎（古莫反）可得而平也。

梅生曰。輕則上斂之而民悅。以便於易幣也。重則上散之而民愈悅。以便於得食也。所謂十倍之利者。非眞以利爲衡。國依於民。民利則君利什倍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準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準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享按穀貴二句見前乘馬數）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爲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爲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



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是使人毀壞廬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人不競牧養也享按以室廡六畜籍同前海王）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爲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

梅生曰。五者竝行而不盡。故稅薄易供而民不困。○此段意俱同前。而文章儆策。故列上

曆。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準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利也。亨按大男大女成丁也。吾子幼穉也。見前海王。）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稽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齎斂也。委者謂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附劉績補通典註。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者。與當為易。隨所賤而以幣易取之。則輕重貴賤由君上也。）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鄉。（附劉補。鄉一作享。）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藏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準。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準。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音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

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黄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附錄：通典引此，天下也下有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註：若五穀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十四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 山國軌第七十四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

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準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櫎古莫反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

梅生曰：此軌數，即後泰軌一篇，兩見，故下列。

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氾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



若干。必得軌程。此謂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準。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附劉補 萌民也）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櫎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間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櫎市準曰上無幣有穀。以穀準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準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附趙標 一本作上且脩循）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櫎。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準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萬物。隆而止。（附趙標 一本隆作除）



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梅生曰。此節總之相田之高下。而多方均施。視歲之豐凶。而善爲斂散。穀與幣時以爲衡。時以爲上下。穀多則以幣斂穀。故民得其濟而用饒。穀少則以穀收幣。故民得其食而不困。且又以幣斂萬物。幣盡在下。而萬物盡隆於上。此君民兩利之術。非大有心計之臣不能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
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
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反 附趙標
之字衍）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
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
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
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幷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
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
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



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
且所用者君（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縑衣
（贍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夏單衣捍籠纍箕勝籯屑糗（附趙標 糗糗同）若干日之
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籯屑糗
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
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
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
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柰何管子對曰鹽

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柰何管子對曰龍
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
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
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
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
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
毆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毆就斂
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櫎而庚子牛馬
爲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附趙標下二家一本作立貲）反準



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
皆爲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
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
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
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
樹其餘曰害女功
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
曰握以下者爲柴楂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

爲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非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 山權數第七十五

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䭮賣子者。（附）劉（補）䭮章延反糜也（字按）此句衍 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䭮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䭮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埊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

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綪千見反絤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附）趙（標）字疑有誤 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準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柰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阨守豐。阨之準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筴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無制
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
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
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
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
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
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
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



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
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
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準平其流
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
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
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
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
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
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
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
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
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
準道

梅生曰高仁高慈孝乘民之富足而風之禮
義之化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
於農事者

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民之能蕃育六畜者

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民之能樹蓺者

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袞者（附趙標 袞育同）

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民之能已民疾病者

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

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畜。（附趙耆同遝咨）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毆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為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棅。（筆永反，說與柄同）

梅生曰：每樹畜必求其能者，而給賞優置之，所以惠養黎民，無所不盡其心。至五官技之設，駸駸乎進於教以翼民行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棅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



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準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闕求曰月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之也平盤）

者大鹽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挈也使色吏反
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
也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耳東
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
以終而身。而若也勞若以百金。勞賜也之龜爲無貲。
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一日
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爲寶號曰無貲還四年。
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
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料行五月經五月召丁氏



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
請以寶爲質於子。音致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邑家粟也
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
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
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斂也籍席也才夜反還四年伐
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
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
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
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

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
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
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
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
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 山至數第七十六

### 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附趙標語多不可解梁聚謂寡人曰。古者
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



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
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
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祿。附趙標傳音恣立事曰傳
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
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準穀而授祿。故國穀
斯在上。
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
士半祿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
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用之。使

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士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黄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爲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爲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



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墝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以收藏之）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

(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爲準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櫎。(古莫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

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



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

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梅生曰。此篇某縣之壤廣若干一段。言上能積穀。則穀不委於民間。彼諸侯之國十一段。言上能致穀。則穀不洩於天下。眞國筴之得而豫備以待凶荒師旅者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失下。

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



數柰何。管子對曰。幣準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柰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

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



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準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按王者有天下者也爲天下養民故曰乘時易變易也易窮則變非聖人不能）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大夫準此而行此如何（附趙標特命我者特教我也百音邁勉力也領去也教我如古之天子領去奢泰省嗇其用以散之大夫使大夫不致取民依此而行爲何如）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爲縿綃而貍之於地彼善爲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



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

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柰何。即臣乘馬所謂筴乘馬者，臣猶實也。筴者，以幣爲筴，而洩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貲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爲鄉，二千五百家爲黨，爲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讀爲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貨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若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預公家之價，若耒耜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準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摧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爲理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準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



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氾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洪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洪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準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

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矦爲筭。公州之飾焉。以
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
準。故曰。爲諸矦。則高下萬物以應諸矦。徧有天
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
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
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 地數第七十七　　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



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
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
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
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
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
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
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
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
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
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
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
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附趙標莞一作莧）吾謹逃
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
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
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
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君
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
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



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
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矦九。雍
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
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矦十二。故天下之君
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
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
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鉒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
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

荀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



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柰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貲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也重丈恭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二斛也民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子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也衡平終身無籍於民準衡之數也

栟生曰立重泉之戍以强取民穀民豈應之聞武王發巨橋之粟矣未聞其貲糴之數也雖曰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于民衡黃金終身無籍於民資談說可耳無是事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家百人咶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泲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

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煑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衞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煑泲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亨按鹽策前見海王後見輕重甲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



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賤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秘鋒芒不以示人行機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



者北用禺氏之王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爲裘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幨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幨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廟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

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

梅生曰聖王鼓舞萬民要在黙運其機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以除害而兼之得利故財幣不屯於上而猛獸已除於下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準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



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準管子對曰大準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準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準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



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準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

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貧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附劉補通別本二十作世字下放此）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羡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怪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碈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柰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



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阸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



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

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
國筴之數也
梅生曰於老而無子之中獨重其子弟死事
者故民不難捨子以從君於勤瘵相形之中
獨謹其力足不作者故民不難乘時以趨本
此國之所以漸於富強而不自覺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
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
為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飢寒凍餓必



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
事再其本民無檀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
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
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
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摲
民也（附趙標摲一作漸音衫芟也） 輕重不調無檀之民不可
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
之數也
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
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
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
稱之民

國準第七十九

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準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準
者視時而立儀
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
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



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
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
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
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
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
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
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
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
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

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
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爲民饒。彼菹萊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附趙懲一本施作弛弛上有殺字五穀下又有之所生也）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
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準也。



#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十五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 輕重甲第八十

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鼓鍾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

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窌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梅生曰伊尹必不以薄女之文繡纂組得桀粟而奪之流此好事之誣然自可爲君縱樂者之戒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附趙標湯以至仁伐暴何必爲此是戰國陰謀之說非管氏語也）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梅生曰湯必不陰事女華曲逆傾桀以成其天子此好事之誣然自可爲君信嬖寵者之戒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準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柰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準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附趙標如字當作之字言輿死扶傷之孤也荼首白首也）仰倳戟之寶（附趙標寶字或是室字言持戟死事之家此三等人皆所當恤也）吾無由與之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倉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美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

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曰城脃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鏂之數不得爲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鏂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



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簟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軗苦禮切礙也者而重籍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軗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之舍近鶤雞鵠鴇音保之通遠鵠鶤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



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匃弓弩無匡軗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鶤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鶤雞鵠鴇彼十鈞之弩不得棐檠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匃而弓弩無匡軗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籍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籍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籍於樹木

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籍而可

管子對曰君請籍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籍鬼神乃可得而籍夫管子對曰厥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國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

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籍此之謂設之



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菑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菑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梅生曰前海王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山海之國此因國之無水曲隱教之爲利涉之民皆善相天下之機而預握天下之權者其實

桓公伐孤竹離枝回無伐越事

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 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



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大曰薪 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鞲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菑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泲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反。煮沸火爲鹽。正音征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



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遠饋而食。圉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梅生曰。若國手奕棋。局局自新。不必一枰之爲準。故於楚於燕於齊無所不可。能煮而又能善糶。貿金而又能善衡。方爲富國有道。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



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

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筥曲之彊。若此則絓絲之籍去分而斂矣。附趙標謂蚕月若以遊財給民之蚕者口食筥曲之用至蚕熟則去分絓絲以償昔日遊財也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倳耜。次日穫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安。然後可以立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塗不可獨行。遺財不可拘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



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束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

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



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準同筴者。能爲天下。不知三準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湩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附趣摽用食用也言勇於攻戰死而不顧者爲有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於利也）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

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他臥切 落毛也）服而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崐崘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崐崘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梅生曰：管子用各國之幣，非貪四夷寶玩也，所以通其貨於上國，令彼亦自珍其貨之奇，期於必達，且得以歸途之便，載吾國之羸，亦招遠一策也。雖然，使管子當武王之時，承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德澤洽於天下，其招遠又不止此。

##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附趙標：輕重篇猥瑣之極，是市人所不屑為者，謬妄甚矣。）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附趙標：疑有闕文誤字）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附趙標：佌音此，小也）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胷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泲

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沸水之盬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



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柰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阸。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

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奇休切　鑿屬）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時橘切　長針也）。然後成爲女。（享按農女必筴用鐵。議良是。見海王）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埳諸侯。畝鍾之國也。磧（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埳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埳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

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
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



命。故民力可盡也。亨按見前國蓄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劒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

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皁。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萊鹹鹵斥澤山間堤壘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强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强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



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爲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數。（囷丘倫反。窌力救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囷窌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

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決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券券之債則積藏囷窌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

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萊鹹鹵斥澤山間堤壜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梅生曰。不論有兵無兵粟宜豫藏。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



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乎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

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

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



物不可得而使固。

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逸

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刻石刻其蓄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梅生曰。此陰謀也。齊人以肥巳。管子必不爾。姑取其朝天子耳。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



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天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梅生曰。爲天子之養不足。以此號召天下。雖

譎而正矣。周天子實非嘗有封禪事。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閒，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



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

惠高國，多者五十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煑泲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



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鐻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鐻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

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

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萊純錙緺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茈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纂茈而反準於馬也（附趙標此不可解）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

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爲釜）百泉則鏂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鏂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



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爲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

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鬬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享按爾雅哉始也）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



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令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株（附趙標株一作秫）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爲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旌表也）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師執折箓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賫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

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峥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峥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卓按此亦詭計不可復也桓公無峥丘之戰）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



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獱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獱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蟁虻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蟁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涂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涂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



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繭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囷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問也賜之以璧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

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囷京者二家。君式壁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囷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

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洧龍夏、【附趙標】洧一本作池 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墆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



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籍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附趙標】云疑當作去 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附趙標】二十一本作世 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附趙標】刑作形是、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

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踐。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今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虙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鐩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虛、渫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峜。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柰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梅生曰。起周室之祀、乃管子本意、以後困魯梁萊莒楚代衡山、不過一術、諸國何若是愚齊又何是術之必行也。甚矣術淺而書僞也、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附趙標 千一本作子）蠭螫也、齒之有脣也。（蠭古蜂字 螫音尸亦反 言魯梁二國常爲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綈、（徙奚反 綈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爲服於泰山之

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爲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
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
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
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綈。
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
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緤繑而踵相隨。（緤繑謂連續也緤息列反繑丘喬反）
車轂齺騎。連伍而行。（齺齧也士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齧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綈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柰何。
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



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
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卽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
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糴十
錢。（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
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
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
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

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
枝闊。其年民被白布。淸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
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
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
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梢也。衆鳥居其上。
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
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
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
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



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幷。爲之柰何。
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
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
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
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幷也。萊卽
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隰朋反農。二年。桓
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
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强國也。其人民習戰鬭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鬭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賫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附趙標此策最謬悠不可狀三尺童子。輕重篇中說多類此其爲贋書無疑 楚王聞之。告



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賫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附趙標一本涂上有內字 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

公曰。柰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强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賫買之。管子曰。附劉績疑衍此三字 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賫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賫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



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卽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卽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

使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使其北王卽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貿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貿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



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卽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卽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卽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卽奉國而歸齊矣

##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絻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號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鐩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耟



耒耨懷鉊（附趙櫌鉊姚切鎌也）之鈶（附趙櫌鈶理切擾音辭）又櫌權渠緤綠（附趙櫌緤音魂縫也）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

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毋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附趙標沃一本作沐）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惢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絻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塤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曰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



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絻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雚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

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獲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臧之害也。張耜當弩。銚耨當劍戟。穫渠當脅軻。蓑笠當㮇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章按㮇疑楯字誤）

梅生曰。此篇意多重前。亦有補所未備處。

輕重庚第八十六 逸



# 詮敘管子成書後序

管子奇書也然多襍稷下諸大夫談天炙轂無所用其詭而善託焉不可知抑時隱君子為仲父客如魏公子兵法公子從而名之亦不可知顧以彼天下丰豈其椎魯寡文而太公金匱玉版或亦有秘藏而授之者不然以子房之穉俠尚有圯上老人予書也一匡九合何謝于襍霸帝者師而無所傳受鑿空自見哉今其書具在如太史公稱述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九府出自太公

已為漏逸四維國頌士經四順齦齦
乎王者之遺矣山高奇古自非傅會
所恍惚乘馬諸篇互有雅俗至輕重
鄙態畢露孔穎達所云後人所加是
也黃氏日抄以為不出一人之手此
自通論顧謂之影附道家則未為知



言彼白心內業非眞有悟河雒之奧
豈能知祥於鬼者義於人濟於舟者
和於水哉守一棄苛大心而敢是謂
雲氣意行似天則柱下漆園不過是
耳洋洋大國之風太公揚之仲父噓
之比擬固未易也世人目論且又耳

食不曰管晏則曰管樂嗟乎寃哉孔
夫子譏其器小借言之以諷當時僭
侈者流自非本意故曰如其仁如其
仁有以也漢志近古系之道家而隋
唐必列之法家之首遂與申韓儷則
亦淺矣房司空所故大率蕪陋以為



尹博士者俍是邇宣城梅生宿有管
癖乃裒註而質于予予偶見其勤渠
聊命劂人以布于通都大邑殆猶登
春山而檢玉策具隻眼者自能得其
璠璵即枝斯寸寸可以連城詎球玞
之所能溷哉不然秦刧之灰縑竹幾

盡篆隸之變奚止三易魯魚帝虎不可勝詑脱簡殘文且未易辨況龐複之餘耶今四方虩虩政無仲父其人可以南膺北伐寧不再蘄微管之歎乎治人如治水潦用人如用草木是今兹對證之藥故為拈出之願與諸士大夫各寘座右抑又草廬抱膝人所須予獨取其有匡時之意未遑論及文膏墨瀋也

天啓乙丑十月丁酉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膠東賈毓祥書于姑孰署内之大觀亭

詮叙管子成書十五卷內府藏本

明梅士享編士享字伯獻宣城人管子原目三十卷已不可考明代舊本皆二十四卷士享此本合爲十五卷而以己意詮叙之如牧民形勢立政九敗版法明法諸解皆移附本篇之後已亂其次第又謂其文繁冗不倫乃於一篇之中分上下二格其定爲管子本分者列之上格疑爲後人攙雜及義有未安者列之下格其自爲發明者別稱梅生曰以別之如牧民篇國之四維一段則云朱晦翁解繇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所在斯爲一貫之旨若此節維絶則傾及傾可正也等語於理有乖恐非管子之言故列下層又權修篇天下者國之本一段則云與大學孟子之旨相悖故列下層讀諸子之書而必以經義繩之何異閱晉唐行草之跡而糾以說文之偏傍耶

# 韓子迂評二十卷附錄一卷

題〔明〕門無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自刻十一年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韓子迂評二十卷》提要

韓子迂評序

世有申韓[illegible]書何自而出也自劉向班固皆以[illegible]流本出於理官之明罰救法而刻者為之殘及至親傷恩薄厚失其本矣竊以為不然凡治之衰也起于相勝而亂之作也成于相激激之甚則亂從而生焉蓋上古之治天下忠質焉耳矣忠之極也質勝之質之極也文勝之文不與浮飾期而浮飾自至浮飾不與詐欺期而詐欺自至非關世也所漸者然也戰國之時詐欺極矣縱横之徒徧天下而以馳騖有土之君以至君畏其臣臣狎其君而篡弑攸起諸侯是以不救此皆上下浮諂而怠慢紓緩不振于法之效也於是申韓之徒出而以名實之説勝之矣名實者按名求

實。嚴刑必誅。詳于法律。而篤于耕戰。凡以破浮淫之說。而振其怠慢紓緩之情也。其用意固亦無惡于世。但其憤激之甚。至于刑棄灰。廢詩書。以吏爲師。則秦禍之必至耳。使其遇聖主明王。與之折衷。被之以封疆折衝之任。則其治功豈可量哉。然余以爲二子之徒。但可以爲臣。而不可以爲相。可以從命。而不可以



爲命。使其遇堯舜湯武法度脩明之世。則爲股肱之良。其在桓文孝公之時。亦足以治兵力農。而營富強。使其遇始皇二世。直喪亡之堆耳。何也。物有受也。人有器也。今讀其書。上下數千年。古今事變。姦臣世主。隱微伏匿。下至委巷窮閭。婦女嬰兒。人情曲折。不啻隔垣而洞五臟。非著書當在未入秦之先。年未壯也。

而已。能如此事如指掌。何其材之奮也。其識事也審。其命物也材。窮智究慮。淵竭谷虛。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絕。後之君子。悲其志。想見其人。悼其術之不終。而惜其不遇聖主明王以裁之。不究以死。非死至今千八百年矣。而書不磨滅。唐宋以來。病其術之不中。黜而不講。故其字文多舛駁。而不讐。市亦無售。近



世之學者。廼始艷其文詞。家習而戶尊之。以爲希世之珍。沿訛習舛。而不以爲怪。今門無子乃得何氏善本。爲之訂其訛謬。而品題其當否。表其文詞。梓而出之。以俾世學之覽觀。自門無子之書出。而訛本盡廢。文從字順。章妥句適。一如韓氏之舊。不亦大愉快矣哉。門無子之用心亦勤矣。門無子吳郡人。姓俞氏。嚴

君嗜古篤行君子也。年七十。脩身勑文。
不窺市。不覬窮。不恩貴人。書成而示余。
余故得以肆目于是。而條其本末云
萬曆六年歲在攝提格冬十二月丁丑
朔長興陳深子淵甫識



刻韓子迂評序

夫言期于用。言而無用。言雖善。無當也。衆人皆以爲然。而吾亦以爲然者。六經也。衆人皆不以爲然。而吾獨不以爲然者。宋儒也。衆人皆不以爲然。而吾獨然者。韓子之書也。韓子之書。言術而不止于術也。言法而不止于法也。纖珠碎錦。百物具在。誠汰其砂礫。而獨存其精英。則其於治道。豈淺鮮哉。顧用之何如耳。王安石用周禮而成靖康之亂。漢文帝用黃老而致刑措之功。視用之何如耳。試以今之天下。與韓子之書。何非今日之弊。以韓子之言用之于天下。何非今日之用。或曰。刻矣。不可用也。是又不然。子產不云乎。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人之蹈水而不蹈火者。以火之不可犯也。使民視吾法。如火之不可犯。則天下豈有不治。而民不寡過者乎。故曰。火未嘗殺人。非火之不殺人。人自不犯也。

以韓子爲刻而不可用者宋儒之言也夫宋儒
之言啬如蝟毛刻則刻矣以試于用則如棘刺
之母猴故法之刻而不可用者秦也言之刻而
不可用者宋儒也言而無用言雖善無當也今
世之學者皆知嗜韓子之文而不得其用及帀
諸坊則皆魯魚之害悉文錯簡分離乖隔至不
可句讀幾于失傳也余念曰得非刑棄灰之報
乎最後得何氏猶名本字字而讎之則皆不失其



舊則又喜曰先秦之文當不使遂湮也顧無副
本度又之遂湮而無難竊不自量而肆筆于是
句爲之讀字爲之品間取何氏註而折衷之以
授之梓人而號之曰韓子迂評嚴居無事取得
意者數篇坐溪谷而高吟之蒼翠烟霞之際清
湍脩竹之間不覺其頤之解也歲攝提孟陬之
辰門無子書于潛山之木石居

奎章閣侍書學士臣犿謹昧死言臣犿所校讎
中秘書有韓子五十三篇考之班固藝文志韓
子五十五篇今已亡其二篇又史記本傳小司
馬索隱註有說林上下篇今止存上篇下其下
篇又第十卷內儲說下六微內亡去似類一章
有反一章參疑一章其廢置章亦有殘缺不全
與處士臣謙家藏本無異今因之不敢妄爲增
定舊有李瓚註鄙陋無取臣犿盡爲削去謹與



臣謙考讎畧加傍註既成倣前漢劉向以殺青
書可繕寫按韓子名非七國時韓之諸公子也
以書諫韓王安不用退而發憤觀往者得失之
變著書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曰嗟乎寡人得
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韓王乃遣非入秦秦
王悅之爲李斯姚賈所害其書言法術之事賤
虛名貴實用破浮淫督耕戰明賞罰富強臣
犿竊謂人主智畧不足而徒以仁厚自守終歸

于削弱耳。故孔明手寫申韓書以進後主。孟孝
裕亦往往以爲言。蓋欲其以權畧濟仁恕耳。今
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伏惟
萬幾之暇。取其書少留意焉。則聰明益而治功
起。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昧死上。至元三年
秋七月庚午奎章閣侍書學士臣犴謹昧死頓
首進上。



余晚年嗜愛韓子論事入髓爲文刺心
秦之戰國之後楚漢之先體裁特異余
甞珍之所惜者世本訛謬每至脫字漏
句斷文錯簡豕魚亥豕悵爲厭泰迨得
何氏本讀之帙然無碍神骨俱怪亟刻
與同志共之覽者當似余一快爲萬曆己
卯三月戊午門無子記

# 重校韓子迂評引

門無子謂余曰。漢志韓非子五十有五
篇。元何犿至元間所進。止於五十三篇。
已亡其二矣。內儲說六微篇。又亡其二
十有八條。句文殘缺。章或脫簡。盡離其
真。苟因何本而刊定之。猶未能備。比閱
吳郡趙先生本。則篇章具在不亡也。歆
易之則工鉅。守殘則不全。獨柰之何。余
曰。文以趙本。目則仍何氏。可乎。蓋說林
篇雖合。名不易也。姦劫之目不令。而文
之氣脉。獨與和氏貫。則補其文而仍其
合。無傷也。且夫錯簡何病哉。譬之舊衣。
札脫縷絕而散置之。則襟褏裳幅皆失
其故度。然視其朕猶在。取而屬之。如故
縫矣。古人之精。必表而後見。子而有當
於心者。必品題而設飾之。青黃筆端

古魂動。則吾子專葬之力也。夫文以損本。則於義理全。目仍何氏。則於近本無害。屬之如故縫。則章句適。青黃而設飾之。則精神見。猶匠石之移梁易棟。不還斤物而故度依然無恙。斯為國工。雖然世徒以其文之最而尸祝之邪。抑謂其深於道而能文邪。要其歸。一城旦書耳。何足以重儒者之苦心。門無子曰。善。

萬曆十一年十月識



# 重校韓子迂評凡例

一說林原有上下二篇。亡其下篇。今按古本下篇之首。有伯樂教二人相踶馬以下。凡十六條。近本自田伯鼎好士章。遂接下篇蟲有蚘章。所以遂謂脫其下篇。其實未嘗亡也。今悉照古本補入。仍依何氏合為一篇

一古本和氏篇後。有姦劫弑臣一篇。文亦無闕。近本乃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王之害也下。遂接我以清廉事上句。既脫和氏後半。又并姦劫篇目而失之。今按古本姦劫弑臣四字。殊不雅馴。而二篇氣脉。原自貫暢。門無子曰。但補其文而闕其目。仍依何氏合為一篇。但更端以別之。

一和氏篇和雖獻璞而未美以下。缺其三分之二。今照古本補入。是為全篇

一姦劫篇首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至田成之所以弑簡公也爲第一段

次接處非道之位至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爲第二段

次接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以下爲第三段

世本訛謬前後不倫上下文不相蒙展卷不勝憒悶今如此序次無闕文亦無脫簡讀之妥順當是韓子故聲



一內儲說六微篇云其二十八條今照古本補入已爲全書但篇目仍依何氏本五十三篇似爲無害

一門無子再讀外家語以世傳韓子訛謬不可讀後得何氏本而梓之已訂其十之七八然自今讀之其批釋句讀亦尚不能無恨門無子世稱國校尚爾有遺信乎讎對之難管子曰思之未得鬼神來教之而世本乖刺若此校之又不能盡而非也不少有馮依啓予夢寐恍惚間可知人死一往不返也

一姦者人臣欺主劫者人臣弑主殺者反報而伏其辜曰姦曰劫曰殺是何言也口說且不可況可筆之書乎而以爲篇目乎此書之在當時爲權臣所惡世主所不堪是以不得死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多微辭居



當世包周身之術也不如此皎皎核核也篇目五十有五乃獨干其一不無意焉感而記之

# 韓子迂評目錄

外儲說右上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
第十五卷
難一　難二
第十六卷
難三　難四
第十七卷
難勢　問辯　問田
定法　說疑　詭使
第十八卷
六反　八說　八經
第十九卷
五蠹　顯學
第二十卷
忠孝　人主　飭令



心度　制分
右韓子二十卷共五十三篇
附錄
韓非傳 史記
姚賈譖殺韓非 戰國策
李斯勸行督責之術 史記
韓非論 蘇軾
韓非論 蘇轍
孔明寫申韓書 楊慎
右附錄六篇
目錄終

韓子迂評卷之一　　　何犿校

初見秦

秦王見非書慨然企慕恨不同時既同
時矣卒予囚死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適
開孝而相思也知音其難哉此篇為初
見秦獻取天下之計文尤矜重宜為嗟
賞也

此文踈宕類蘇秦然章法句法起結照
應轉遞紀律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
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
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
曰陽連荊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強秦為
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
此言山東諸侯之勢
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
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

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白刃在前斧
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
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
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
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
耳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
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評甚的着
此言秦之強士民樂死
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
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剋天下矣



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
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
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剋攻
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甚大
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
此言秦所以不王之故
虛四隣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
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詳齊南破荊

此言秦破楚而不取失計

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伏韓魏土地廣而兵强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國也）一戰不尅而無齊（爲樂毅破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言齊以秦爲戒）且臣聞之曰削跡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起下文秦破三國而不取後與爲和是不除根也）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第一段結）霸王之道一矣

此言秦拔梁而不取之失計

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絶荆趙之意絶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第二段總十餘字與前同內止更換二字）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第二段結）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欲私邑謀秦故云兩國）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第三段結）



秦破趙不取

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燕西國人雜）故曰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民惰）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

（此言秦破趙而不取又失計）

甲不若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黨不戰而畢反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荊東以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秦方事趙故言趙事特多）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徧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第四段結）



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負弩戰竦而卻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剋之也又不能反軍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總）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難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故曰不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轉）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



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反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應）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

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
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又覆說）
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
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
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

韓宗國也秦王欲得非於是急攻韓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李斯忌而間之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蓆薦（蓆薦所以寢卧出貢以供君蓆薦君人）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
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
也今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
士卒養從徒欲贅（贅綴連也）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則
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
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
計矣（韓為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為得矣）夫韓小國也而



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
脩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固守今伐韓
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
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若原山然）
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
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
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勤於野戰負任
之旅罷於內攻（勞餉者）則合群苦弱以敵而共二
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非秦滅趙之初心）均如貴臣之計則秦
必為天下兵質矣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
士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
荊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
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為
患也二國事畢（齊趙）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
二國有亡形則荊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
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

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見二疏，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間焉，不可悔也。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臣



斯與非同門，今乃互相傾覆如此

斯甚以為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核（音改　妨也　腹虛也）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

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闚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疑伐已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

李斯之忌正在此



李斯之深計，名為忠秦，實乃間非

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也。願陛下幸審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

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

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世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此言秦之有德于韓）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此言韓之報秦無恩見而在先）諸侯兵困力極。無柰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失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為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總叙）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

（此叙秦韓親厚之事及諸侯不直韓）



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一得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搆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聞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必襲城矣。（說得韓之敗狀）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必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

不耳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 難言

此亦爲初見秦之詞，憤悶孤抗，故其文連類曠肆，感慨特奇。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爲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摠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劌而不辯；激急親近，深知人情，則見以爲僭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纖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傅說轉鬻，孫子臏腳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

總七十二柱內却有長短參差句不同

插入長句

誦說書事

每段變換各有章法不可羈制似漫無矩度者然耳

而不齊不齊之齊古人矩度原如此

只伊尹事雜說引說與前後語意不同

結上起下又帖著文王

從文王又拓開文字真是變化

從文王又拓開說去

用古人古事貫串族成一排齊而不齊不齊之齊也妙妙抑子厚與楊憑書倣此若後人用事辭則若貧多則思雜並無古人之情味也

斷也

龍逢斬。萇弘分胣。（裂也）尹子穽於棘。（投之棘穽）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宓子賤西門豹不鬬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説也。故君子難言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 愛臣

人主不得借權。人臣不得擅威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擅。必易主命。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後主而隆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斥外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權移於外）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晉之分也。齊之奪也。皆以群臣之大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弒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



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灋。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 臣貧則易制）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社稷將危。國家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不得行威于市民）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不得以臣之）（素爲[illegible]）故人臣處國無私朝。（私家之朝也）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臣不得私交四鄰）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 主道

人君惟虛靜無爲而群臣各效其職不敢擅權而壅蔽其上此是一片文字篇內用韻俱古體

通篇論御臣之術純是老氏作用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群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



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爲於上群臣竦懼於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效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不智而爲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物自見其情）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函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杜其覬心）不謹其閉（推備不閉同）不固其門虎乃將存（謂姦臣伏內）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擅其主逼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爲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

非情狀姦臣欲散其黨故名之曰虎曰賊

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明。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

至此又說出賞罰大皆御臣之事也。

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



罰則姦臣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疏賤必賞。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一卷終

# 韓子迂評卷之二

何犿校

## 有度

奉法則國強，廢法則國弱，群臣百官。一於法而無私，則國治。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荊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荊以亡。（荊全之時與荊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齊桓公并國三十，啟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殘齊，平中山，有燕者重，（都國得燕者重）無燕者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故有燕之地燕德魏故以與之　一本作陶）攻盡陶、魏之地；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陸為私都）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荊軍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荊軍破；（魏兵）兵四布於天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荊莊、齊桓，則荊、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群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營私于國法之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謂守法之臣使位群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謂治事之臣使治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用人之法）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眾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群臣廢

韓子非亦有此論小異

法而行私（私相為重）重輕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官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群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



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蔽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雖法（雖拙可行）則可也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則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為臣人者辟之若手（喻）上以脩頭下以脩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以手入身）入鏌鋣傅體不敢

蓋忠仁義智五節獨後節為詳是章法

不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以公任人人無私智）故民不越鄉而交（不外交）無百里之慼（君無私愛）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以下皆名譽之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主臣不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嶮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



利其家臣不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夫為（後應）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

之內。聽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近侍之官)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群下。直湊單微。(單微亦不失職)不敢相踰越。(喻)故治不足而日有餘。(應前)上之任勢使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喻立法以正群臣)故明主使其群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主威不外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君臣不共制)威制共。則眾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故繩直而枉木斵。準夷而高科削。(平也)(削高為平)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減多益少斗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



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其)齊非。(其)一民之軌。莫如法。厲官威民。(其)(厲官欲令官之屬已)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去聲)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 二柄

賞罰不出于已而使人臣竊之故有弒之禍(出慎子)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已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

而易其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喻君）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喻臣）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緊語）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樹恩）群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



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不兼德）田常徒用德而簡公弑（不兼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二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為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此言人信任法而不當言功故人臣不任立功但當守法）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有大功）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法太察則太薄非人情）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



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群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三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不任賢則事勞）妄舉則事沮不勝故人主好賢則群臣飾行以要君欲（飾外行而其情不顯）則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則人

上　衛

主無以異其臣矣（無以分別其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群臣匿端（匿情）君見好則群臣誣能（飾行）（君露其情則）人主欲見則群臣之情態得其資矣（臣得其資）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群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群臣見素群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術

揚權

揚明揚也闡揚人君用權之事二篇皆用韻乃四言古體

一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損精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主君）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行之不已是謂履理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用一之道以名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見其采（事也）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因形以求名）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貢情謹脩所事待命於天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之道

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虛以靜後。未嘗（和而不脩）用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臣下雷同）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群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參名異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君不同於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



二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不欲其分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聽言之道。溶若其醉。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賞罰密而不泄）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從內視外）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爲。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舉一可可其三）列。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事不當。下考其常。若天若地。是謂累解。（神明如天地則凡事以類而解）若地若天。孰疏孰親。能象天地。是謂聖人。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大臣之門。唯恐多人。凡治之極。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猾民愈衆。姦邪滿側。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腓大於股。難以趨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不蚤止。狗益無已。

（虎比姦臣）

虎成其群以弑其母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主
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狗
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欲為其國必伐其聚不（散其黨）
伐其聚彼將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不適其（賜予適均）
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求人斧假之不可彼
將用之以伐我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下
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
之立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臣之所不
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
（四指為扶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有國之君不大其
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
之富之備將代之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
從起內索出圍（君為臣制如常在圍）必身自執其度量厚者虧之薄
者靡之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
若月靡之若熱（兩段[illegible]）簡令誅必盡其罰毋弛而去
一棲兩雄一棲兩雄其鬬㘖㘖豺狼在牢其羊



不繁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
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損其威權勿令太盛）木枝扶疏
將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數披
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
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喻君恩）
勝春風枝將害心公子既眾宗室憂唫止之之
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
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探其懷
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雷若電

八姦

摩寫姦臣作用精言壯詞千年如見可
謂古今奇絕妙品
文字顯淺神氣有餘千載如畫使夫人
觀之可為面熱汗流

（照妖鏡）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
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

每段必用何謂二字喚醒

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比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



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

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閒。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易移辯說。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懷其主。此之謂



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群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

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
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
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
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
（正説）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同牀）娛其色而不行其
謁不使私請其於左右也（在旁）使其身必責其言不
使益辭其於父兄大臣也（父兄）聽其言也必使以罰
任於後不令妄舉其於觀樂玩好也（養殃）必令之有
所出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群臣虞其意其於德
（民萌）施也縱禁財發墳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
人臣私其德其於說議也（流行）稱譽者所善毀疵者
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不使群臣相為語其於
勇力之士也（威強）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鬬之勇無赦
罪不使群臣行私財其於諸侯（四方）之求索也法則
聽之不法則距之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
而有之者皆非已有也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



是君人者亡也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
聽故不聽群臣知不聽則不外市諸侯諸
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明主之為官
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
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
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
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
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聽左右之
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
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
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
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
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
之風也

此處句似重複然錯綜交互不厭其重番覺有味情深悲惻

二卷終

## 十過

先有後十併單方冠以十柱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一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

每條首以實事無一虛者後人為之每至苦作故曰傳聞乃鼂贅之權

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二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廄而著之外廄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

諸多枝冗不及左氏遠矣

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
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
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
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處三年
（出公羊傳）
興兵伐虞又剋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
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
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虞其害
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三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爲申之會宋太子後至
執而囚之狎徐君拘齊慶封中射士諫曰合諸
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
會而有緡叛之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
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
靈王南遊群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
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四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
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
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
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
神子爲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
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
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
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
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



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
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
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
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
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
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
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
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

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幙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



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五

此篇累千餘言不勝枚冗先秦人作文不肯減字減句好往返便與左氏擅才不同

奚謂貪愎昔者知伯瑤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將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驁愎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强而外怒知伯也如是乎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

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



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

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柰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有楛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簵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柰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



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

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智伯之為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也必至矣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反于襄子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智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矣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饗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



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智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氏之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六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王得國失國何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

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酒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



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為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君其遺

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為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為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七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人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逄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

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八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于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卽不幸而不起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如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



夫鮑叔牙為人剛愎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為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妒而好內豎刁自獖以為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



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涖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為五伯長卒見弒於其臣而滅高名為天下笑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為人笑之始也

九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

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為和
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
而害交於楚也君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和
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
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而驅其練甲
秦韓為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
也其為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
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



之信意於秦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
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
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
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說止公仲公仲曰不可
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
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
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
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

拔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
削之患也

十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
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
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
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
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
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



福不及禍來連我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
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
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
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
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
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
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
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群臣而謀

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群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拔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群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等也言馬皆二）步卒五萬（依揮練）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爲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三卷終



鶡子迂評卷之四　　何犿校

孤憤

法度繩墨之文有架柱有眼目有起結有收拾有照應節勒齊整句適章妥誰謂古文無紀律

法術之士與當塗者不兩存當塗進則法術之士退法術之士進則當塗者退然法術之士疏而當塗日親則終于不勝也

合論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按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

之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群臣爲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此兩段俱是對偶而文氣變化不滯）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若夫即



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

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利劒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也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不



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知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

國不察其類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
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以謂晉亡
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專之也
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
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
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凡法
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
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



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
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
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
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
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
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
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
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

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
矣治亂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
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
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
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
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
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
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



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
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
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
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
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
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
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
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

士者脩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此段小結束大段大結束從來文字未有如此者敏人謂古文無結構顯然則非非先秦人哉）

## 說難



太史公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楊子雲曰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司馬光曰探人心何顏色而求合則卑佞詭譎無所不至適足取死說難篇蓋非最得意之文最失意

揣摩

凡說之難非我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說得不着的）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謂人主）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人主）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也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說得着的）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知其密事語又必見疑）



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已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

（如齊桓公惡蔡姬乃以其伐楚之名伐蔡者楚頭出也若蔡姬乃其所以為也）

婦。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正言以發其過）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知其攬功之心）。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以大人盡之）。則以為間己矣。與之論細人（舉細人以形己之短）。則以為賣重。論其所愛（借人主所親愛以為己資）。則以為藉資。論其所憎（舉所憎以嘗試之）。則以為嘗己也。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厭其煩瑣）。畧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人主）所矜。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欲為卑下之事）。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其心有高也（欲為高世之事）。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佯舉他事以譽其能）。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



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人所譽之人所計之事與所說者同汙同敗）。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自勇其斷。則毋以其謫怒之（過謫非論）。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然後極騁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之辭也。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

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

繞朝秦大夫晉人誘士會于秦繞朝知其謀而不言但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



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蟲（一偷作結）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 和氏　御臣

以和氏獻王起見人主不能御臣忠詐不分則人臣之為和氏者少矣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細說）

自此至末世本缺今照古本補入

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主之害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然則有道者之不僇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之



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以亂無霸王也

此下爲姦劫弑世本亡其篇首四百五十六字今補其闕其目而合于和氏之後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

韓非憂讒此數千言皆是說慨發恐不得行其說然卒死于說亦命也

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為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為姦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



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為姦私以

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弒簡公者也處



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願君必

祭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可以毀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



怪夫聖賢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

此以下論有之臣

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於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汚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顚



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居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恃人之以愛爲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

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
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
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
衺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
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
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因
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
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天下不得不



爲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
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
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
（又入事）
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
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
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
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
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

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
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
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
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
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
（照應）
必爲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
（起下）
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
（前後讘䛕多言見誣妄語也）
讘䛕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



以避穽井之陷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
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
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
（愚學之人指儒者稱先王）
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
術之士也猶螘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
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
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
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

得長避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
係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
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
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
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
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必逆
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
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
非矣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
困姦衺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
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
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此世之
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
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
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
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



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
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
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
陳其所畏以禁其衺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
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
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棰策之威銜
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
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
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
嚴誅行愛惠而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爲
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
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
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
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
安持檝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
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

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
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
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
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
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
衣之士立為卿相之功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
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嚴然二臣
地立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主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
忠臣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
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
殺忠而悲伯臣也上不能說主使人主明法術度數之理
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及
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黥劓敗其形容以
為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殘形殺身以為人主
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

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
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
此臣者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
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
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諺曰厲憐王此不恭
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
死亡之主言也人主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
而材美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



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
己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故
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
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
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
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
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
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

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淖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疕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餓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 韓子迂評卷之五

何犿校

## 亡徵

凡四十七亡徵而未以數語結束之亦古今奇觀也

變格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群臣為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不以眾言參驗，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語

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
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
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
帑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
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
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
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
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



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
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
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
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
如是則群臣易慮群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懾而
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可斷而弗敢行者可
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
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

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
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眾強內黨
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
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
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
以智矯法時以私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
可亡也地無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
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



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
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眾強多大國之
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褊而心急輕疾而
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
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人相
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
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
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

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群臣陰憎而愈憂懼而又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眾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謂運馬之）府之世絀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



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慠其鄰者可亡也（結語）亡徵者非曰必亡也（凡四十七亡徵至此方作一結案如千里洪江東以歸滄海哉）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 三守

守固密毋漏言守獨威獨福不聽他人毀譽守自親政毋移大臣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

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群臣輻輳用事。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



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群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群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群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

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

## 備內

備內者父子夫妻骨肉親近之間。詞亦



懇切。但人事之變。聖賢所不道。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

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言妻子之不可信）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此悖理之言）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其子疑不爲主。此



（此雖悖理之言。然歷代人主皆然）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爲后而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酖毒扼昧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爲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

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主不舉不參之事。（正說）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



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有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徭役多則民苦。乃名言也。天下之教。教權勢之責）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鬵間之。水煎沸竭

蓋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爲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

蘇氏父子每言屬法禁自貴人始蓋得之此也



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

前篇患在信人此篇患在不信人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

文甚曲折

通篇皆說御臣

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也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三者惛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



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夫不信者有罪有功者必賞則群臣莫敢飾言以惛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

此後亦曲折可思

戰國人臣之欺諸侯如誘論了其事如此

臣

事者妬事者也。（姦臣之用心）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群臣群臣
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
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
矣主道者使人臣知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
言無端末辯無參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
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
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
之資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
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
其欲有為之意者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
者衆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惑主
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
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
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
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
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



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
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
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
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
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
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
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
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
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
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贛窳墮之民苦小費
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謗而輒小變而失長
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
不能歸

## 飾邪

人主不立法度以御臣不用法度之臣
以行法而聽姦臣以亂法取亡

先言三國皆信龜筴鬼神而不循明法度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爲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

三國皆信龜筴鬼神然而有勝有敗

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



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吉星）槍歲星非數年在西也。（東向而勝）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凶星）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西向而敗）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正說）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照應前）越王勾踐恃大明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於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結上）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起下）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荊而宋滅



曹。荊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荊。許恃荊而不聽魏。荊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荊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荊爲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荊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

民雖寡强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
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至此方轉入人臣）
能以强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
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
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
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臣徒取
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
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



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結上）有刑不足以禁則國
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起下）小忠不可使
主法荊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荊師敗（小忠）恭王
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
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
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絶
之於口醉而卧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
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

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
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
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為
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子反也（結上）
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
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應前）若使
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
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法度）



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强匡天
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法度）
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强辟地齊燕及
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法度）
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
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
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
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為國亡宜矣語曰

家有常業，雖飢不餓（成饑）；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又轉到人臣），則臣下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先令後令皆非法），則古者先貴如令矣（絜令者當也）。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退智能，進道法）。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



釋法禁而聽請謁（又說到人臣賣法），群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為非者（此處文勢似弛慢），以邪為智，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明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

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脩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此戰國悖理之言

交計

立賞罰以馭臣



之終

韓子迂評卷之六　何犿校

## 解老

申韓之學出於老氏故作解老

一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

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不為

解無為義且不得老氏之心但取其文之互從有條忽於不可鑿制之趣

老子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章法好）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句法好）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長短句法妙）

老子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



老子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禮者所以貌情也。群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貌情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眾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為禮。以為其身。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眾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眾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貴珠）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



好

名言却解得好

禮以忠信為質

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換起）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眾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

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憤激之詞

二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解得最好



三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四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句如貫珠　提前　提　提

兩段論禍福甚正大且曲折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五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忘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忘舉動者

妙處只在相返

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瀾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故以久矣



老子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六　所謂方者外内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非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爲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老子治人事天莫如嗇

七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失



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黒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黒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

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
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
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爲術
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
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
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
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知治人者。其思



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
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
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
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
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
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
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
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

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
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
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
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
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
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
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



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其
事極者爲能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
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有國
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
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
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
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

之所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抵。抵固其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抵。長生久視之道也

十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若烹小鮮不擾之意治國者擾之則亂烹小鮮者撓之則碎



十一

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得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

也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
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
禮義內有德澤於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
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
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
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
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唯
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



走馬以糞也

十二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
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
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
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
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
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
郊矣

十三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
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
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
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
上侵弱君禍民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
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
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
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



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
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
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
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
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
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
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
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

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憯。憯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

此段甚闊肆佳妙

十四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是以生死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

字法

全用排句章法

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

章法句法字法俱奇、肆



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則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十五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長短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故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

杜撰

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于常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十六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借說兕虎甚妙）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痤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

十七

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被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宸深至有原委

理亦深覈

十八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

忽插入周公曰三字

名言

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况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擧之曰儉故能廣

章法甚奇崛

十九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

簡覈



合大總

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廿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擧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書之

慈者不忍之謂不忍者嗇也

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服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



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

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校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校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悅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



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之身其德乃眞眞者愼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脩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脩之邦其德乃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

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 喻老

此事連類以明老氏之言

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為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



為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其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為足矣

二

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閒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

三

制在已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四

老子魚不可脫于淵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

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
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
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
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
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五

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
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强之於黃池故可制
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



固强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智伯將
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六

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
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强也有形之類大必起
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
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
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乎於其易也爲大乎於（亦是借喻）
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
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
之愼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
患此皆愼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

七

扁鵲見蔡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
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
之好欲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
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
侯又不悅居一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



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
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
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
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
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
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
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
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

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脣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



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

八

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九

勾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害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十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



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

十一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儛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焚書之萌

十二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甚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十三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于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微言

十四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精言

十五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頤。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為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為而成

希言



十六 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

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十七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止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



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十八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紂佞臣）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文字有以含蓄為貴者不言而意已見故以不盡為美也有以反復為貴者愈重復愈有味故不厭其往返韓子解老喻老二篇無甚意義亦未得老氏肯綮但妙在反復耳有一事而數言有一言而數出後言復于前前言復于後將覺有味也故文字不在簡省亦不嫌于往復韓退之王介甫皆善往復善自道然非冗字累句之謂也

六卷終

何犿校

## 說林

說文說誘也以言諭人使從已也戰國之時以遊說相高故韓子採而成篇名曰說林則說亦多術而不苦貧矣纖株美櫝互見迭出斧斤入之而皆可材也

有上下篇、

（幻語）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已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戰國之時遊士橫議亦充舜湯武之一厄也此條可見

（莊語）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好

（市語）子圉見孔子於商大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大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



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大宰曰君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大宰因弗復見也

市道相傾

（忠語）魏惠王為臼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更置也

（橫語）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illegible]）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端語）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惜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好

秦康公築臺三年。荊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荊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荊人輟行

殊無救情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荊。荊大說。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患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荊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荊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荊救不至



好

石語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此絕是戰國文字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為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

傳信也以繒帛為之出入關合符

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機括）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善辭以得達）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韓招）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也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群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評語）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法語）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妙甚）

（韓退之曰聖賢之能多蟻馬之智乎）

（諧語）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

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新語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䀹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䀹。君奚為不殺。君曰不能勿䀹。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忠語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荊。犂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荊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疑語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

殺韓傀而歸賊於嚴氏。則兩敗矣

疑語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新語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二事相對。樂羊忍孟孫怒



疑語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衞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衞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衞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

偽因而殺之也

即使箕子自言亦不過是誰謂非之學號

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忠評 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盃玉盃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之不足也

詐評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此戰國攻戰之術周公豈爲之

危評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辭以醉者懼獨醒也

說評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矣

此亦譬喩拔窮而無所用亦等[illegible]之類



義評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楊矣夫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前軫遊諸侯皆合

幾評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衂已衂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言其新亂未已

幾評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

不祥夫旧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
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微言造妙）
矣乃不伐也

道語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
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
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
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砭語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
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財）
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
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斷案）
處官者皆是類也

智語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
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
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
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

（與西門豹鄭子陽事同）



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聯語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荊其好
士則同其所以為則異公孫友自刖而尊百里
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
之為則異慧子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警句）
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
不可不審察也

辯語
蟲有虺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齕也遂相殺因自
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虺類也

近語
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言修潔之道）
則寡非矣

偵語
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
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

諧語
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
吾不與子為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
而為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

（斷髮諂也斷頸忠也弘喜之邪正分矣）

腫膝言無力不能任也而有任之者後有舉之者任者無力則舉者無功

馬

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廄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踒肩而腫膝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

因而求助之說

鳥有翢翢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

利大而遲不如利少而速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語曰譬如任匠夫木短鐵慎之也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

以潔出以汙入猶且惡之況于人乎

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騶妬之因曰臣能撽鹿見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妬之



荊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愼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嘬其母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殺

考班志說林原有上下二篇自伯樂教二人相踶馬至此何氏本已亡失兹得吳郡趙先生本悉照補入仍依何氏本合爲一篇凡補入一十六章

有缺文

馬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



此後有缺文

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趮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

大類左氏辭命

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也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荊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



此平生之要言也要害

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荊王伐吳吳使沮衛蹶融犒於荊師而將軍曰

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以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楚人信鬼故懼之



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

倚相二策所謂鬬其[illegible]

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前同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己乃皆朝魏

魏不助亂以得二國之心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贗往齊人曰贗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

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君曰
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
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
因曰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
毋爲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
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
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
爲戲。靖郭君曰。願爲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
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
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君
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
乃輟不城薛

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
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荊王弟在
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受金而以見之
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荊
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荊也。必不敢禁我
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
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荊。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
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
爲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荊王大
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言溺者一飲而止則常不溺則常欲飲以比楚常爲吳患不如因而溺之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
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
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
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
子爲智。以巷人告者爲盜

七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八　　何犿校

凡六篇雜論法術

##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已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已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



謂明主天下有信數三（在求助）一曰智有所不能立（在法術）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在得人）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

（堯舜賁育離朱烏獲論點甯史等語言錦已甚互參辭之訓勉後不害）

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此章論勢甚懇切）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之測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已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 安危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



（體方事棘）

曰禍福隨善惡三曰生死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斷割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飢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治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飢寒去衣食，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



治病在忍痛，撥亂在聞忠

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

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言人君以桀紂自待，而以比干子胥期人，則國終不安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臣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誅賞不明，足以召亂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以成其篡弒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僞爲貴；誅於無罪，使傴以天性剖背（傴人也）。以詐僞爲是，天性爲非，小得勝大矣。

（此道）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

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



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為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賁育守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賞罰明則下盡力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罰必故人不犯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



田成盜跖之禍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

伯夷盜跖堯羿等語意在明法故抗其詞

比喻懇切

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法度明則姦邪止）伏人主其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君臣晏然）人臣居拱金城之內，而無扼捥聚脣嗟唶之禍。（唶子夜切鳴也）

又起 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雖法聖人所難況常人乎）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立法所以備中人）不待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士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法，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明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 用人



閈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法立則臣見功）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矯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灋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半中。（廢法不可爲治）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

法

法

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傴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此等語又妙忠厚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





人主喜怒無常則臣下生心足以召亂

辨遁入髓

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言君不諒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

聖人以無心行法故人不怨

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殺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

人主不可忽近圖遠禍生肘腋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墻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左右。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得天得人得時得勢則功名易成

立功名在勢位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而下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

人主德處則勢尊，勢尊則多助，多助之至則功名成

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 大體

辭既通顯，意亦醇細，不詭于道，庶幾此篇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



此篇似[illegible]

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性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閑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

禍。如此。故天下無不治。
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
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
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
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
交順。以道爲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
垂於後。治之至也。



八卷終

# 韓子迂評卷之九

何犿校

## 內儲說上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 七術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見後卷 七術一曰衆端
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
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
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一參觀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臣壅



塞。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哀公之稱莫衆而迷。
故齊人見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其患在
豎牛之餓叔孫。而江乙之說荊俗也。嗣公欲治
不知。故使有敵。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而察一
市之患。

二必罰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
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
邑。與子產之教游吉也。故仲尼說隕霜。而殷法

刑弃灰將行去樂池而公孫鞅重輕罪是以麗
水之金不守而積澤之火不救成歡以太仁弱
齊國卜皮以慈惠亡魏王管仲知之故斷死人
嗣公知之故買胥靡

三賞譽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賞譽厚而信者
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故越王焚宮室
而吳起倚車轅李悝斷訟以射宋崇門以毀死
勾踐知之故式怒鼃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
之使人為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
以效之

四一聽 一聽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其
說在索鄭與吹竽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
為嘗試故公子汜議割河東而應侯謀弛上黨

五詭使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使人問他
則不鬻私是以龐敬還公大夫而戴讙詔視輼
車周主亡玉簪商太宰論牛矢



六挾智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深智一物衆隱
皆變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故必審南門而
三鄉得周主索曲杖而群臣懼卜皮事庶子西
門豹佯遺轄

七倒言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故陽山
謾樛豎淖齒為秦使齊人欲為亂子之以白馬
子產離訟者嗣公過關市

右經

各段隱括含涵先陳事理後貫事實簡約
可誦以後班固賈逵傅毅遂為連珠體則
濫觴矣

傳一 凡九事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
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
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
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
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一人不能擁也故將

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群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議於下今群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

一曰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群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各臣競以愚其君如趙高等是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爲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而惠施欲以齊荊偃兵二人爭之群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荊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荊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荊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荊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荊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

叙事不及左氏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

爾請之矣使爾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壬固已數見於君矣（豎牛言）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鍾鍾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為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鍾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為



謝叔孫叔孫使牛召之又不召而報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死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二句結上）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僇此不參之患（斷案）也

江乞為魏王使荊謂荊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若不聞直言故危）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臣不言故可免罪）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斷）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下偏上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嗣君之壅乃



始

（此是托喻）夫矢來有鄉則積鐵以備一鄉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言群臣盡術以欺君亦盡術以備之也）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語意須推跌方傷感）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

而戚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傳二 凡十一事

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大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之

十一事皆言誅罰必而人不犯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蒞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忍行嚴刑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萑澤將遂以爲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而僅能尅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君人乎

聖人之世何以有此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鬭鬭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

重發明

聖世立法不宜有此然記曰殷人先罰而後賞及考尚書殷政大抵尚嚴屬



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官名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爲將行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爲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

言威利足以使人

夫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奮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奮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



罰必

亂不生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也不必得也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雖予之天下不為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太仁不可以為國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

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太慈足以取亡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幣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群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

地名

誅必

不取其地也

傳三 凡十二事 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

以後十數事皆言賞信而人自奮功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小有所忍則大有所得忍于焚宮則有伐吳之利忍予猶財則有攻亭之賞皆吾不惜之為也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兵

此亦君從木之法

商君徙木之令亦然

甲。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以射決訟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好名之人亦可以賞勸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舉以爲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

越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之



式怒鼃以鼓氣

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勸人矣。一曰。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功甚此矣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而笑有爲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

而婦人拾蠶而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亡其所惡皆爲孟賁

傳四（凡五事通言應對辭命之善）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群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應對適中機故服）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



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綜核之則無真竽矣）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內則知（巧于候伺）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

三國兵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



欲割河東而講何如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曰不獻三城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

（章法甚簡古）（公子汜善諫韓侯能擇言）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豫上黨存一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臨東陽則邯鄲危如口中之虱）王拱而天下後者以兵中之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令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雖欲弛之恐王不聽）王曰必弛易之（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

（應侯善諫秦王能擇言）

傳五（凡四事）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公大夫亦遣爲市）

四事皆用伺察以得人之情

而還之立以聞無以召之卒遣行市者以爲令（不命宰遣大僕不測其由也）
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告以不命返亦不信故不敢爲姦）
戴驩宋大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
李史門者謹爲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車見
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遣伺輜車實伺奉笥本令伺奉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



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
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
而得之於是吏皆悚懼以爲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
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
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
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
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

悚懼其所也
傳六（凡五事）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
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
不

五事亦皆伺察以得人之情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之曰何見也
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
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
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



有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
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
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
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恐其所而不敢爲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
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
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
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

以君爲神明

卜皮爲縣令。其御吏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以知御吏陰情

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而得之家人屋間

以後六事皆用術之類

傳七 凡六事。偽謗之必怨而言王之疑已也 陽山君相謂[illegible]之疑已也。乃偽謗王之所愛令樛豎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 淖齒聞齊文王之惡已也。及矯爲秦使以知之。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爲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知左右之誠信不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衛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女金。而女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爲明察

儲說雖于聖人之道不相中然賞信可以鼓氣罰必可以禁邪巧何可以得人之情纖言可以悟主取其術而不取其心用之亦可以助政

九卷終

# 韓子迂評卷之十

何犿校

## 內儲說下

### 六微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一權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懷刷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二利異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夫妻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



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三似類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死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郄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廥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此段一句一事如連環綴玉每句用一而字如錢之有貫非此法則事實不能成串也兩漢六朝多用此

四有反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僖侯譙其次文公髮繞炙而穰侯請立帝

五參疑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

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廆爭而哀侯果遇罪。田常闞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六廢置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佯遺書而萇弘死。用雞猳而鄶桀盡。



七廟攻 總前二事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席

右經

傳一 凡五事皆言姦臣勢重而危國 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 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 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 亦前章老子利器不可示人之意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州侯相荊貴而主斷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

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

綱 燕人無惑故浴狗矢 詳 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 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柰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 一曰浴以蘭湯

務臣比周而蒙上



傳二 凡十一事皆言人臣挾外交以自重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荊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綱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 詳 魯三桓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三桓為一故昭公奔



二事皆稱外兵以自重

公叔相韓而有功於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黃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構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

大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兎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烈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午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憙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

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荊微諷秦荊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朱石魏將也衛君荊將也兩國搆難二子皆將朱石遺衛君書曰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也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請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刖跪假手而害中大夫濟陽君假手而殺二人司馬喜假手而誅季辛怨不在大知幾宜早

傳三 有兩文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偽令人矯



王命而謀攻己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荊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荊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

一曰魏王遺荊王美人荊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為妬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



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荊令尹之近者也郄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為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為具於郄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敬謹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為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郄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為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廄王以為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為其不善君

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傳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爲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廥窌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



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

晉太子申生如此自明獻公必察惜其不忍死也

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

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
因請立齊為東帝。而不能成也
傳五 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
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
立奚齊為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
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群臣百姓盡畏其勢重。
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
遂以東周叛。分為兩國
楚成王商臣為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
未察也。乃為其傅潘崇曰。奈何察之也。潘崇曰
饗江芈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芈曰。呼。役夫。宜
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

能事之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舉大事乎。
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
熊膰而死。不許。遂自殺

三人事相類

韓廆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
遂乃令人刺韓廆於朝。韓廆走君而抱之。遂刺
韓廆而兼哀侯。
田恒相齊。闞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
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
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
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

此以微諫也

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
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傳六 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間紂而

亂其心

荊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荊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荊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荊以為外用也。則必誅之。

三事亦相類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辯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



意謂甘茂賢必不肯亂秦也以周其茂

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乎。王曰然則為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為貴卿。被王衣。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赫

吳攻荊。子胥使人宣言於荊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荊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欲伐虞。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萇弘之死明矣又戲為此說以悞後世

叔向之讒萇弘也。為萇弘書謂叔向曰。子為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為賣周也。乃誅萇弘。

無備故被襲有備故計不行

癸至此校趙本增入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鄶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鄶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輟還



人臣外交為重因以為間

傳七　秦侏儒善於荊王。而陰有善荊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荊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君伺察以得臣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女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十卷終

# 韓子迂評卷之十一

何犿校

## 外儲說左上

凡六節並連類比物隱括成文其詳在後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宓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群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荊王也。故墨子為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約攝精簡此畫工縮地法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迂深閎大。非用也。故長虞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确非功也。故務卞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

一句為一義如纖珠細玉串成八寶

評　收拾成一片

也不可

三夫挾相爲則責望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怨
謀取庸作者進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
踐之稱如皇也（臺名）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
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潘吾
之迹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
力也（晉文公）築社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
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



得車厄也衛人佐弋也卜子妻寫弊袴也而其
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
有其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
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
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
度者也

尤精約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
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

評　頗會周曲也

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
章胥己仕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
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叔向）晉國之辭仕
託者國之錯此（中章胥己叔向）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
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
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
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
禮之則惰脩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刪也）



安則尊顯危則爲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
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傅說之以無衣紫
援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
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且爲下走（齊景公）睡臥（魏昭王）與夫揜
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盂鄒君不知故先自
僇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大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

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

右經

傳一 凡五事皆言學士善辯而無實用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



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柰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爲吏者法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

秦女喩美其文而遺其質也

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櫝。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鬻珠喩亦美其文而遺其質也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輗。拙爲鳶。

巧而無用之喩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

叙事斷斷

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勸力之歌過者不顧用力深也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功多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入堅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傳二 凡十一事皆言虛詞無實用

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棘刺刻削喻學者辯雖微妙無實用

一曰。好微巧衛人有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爲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棘刺之端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持白馬非馬也之說而服齊稷下之辯者及乘白馬而過關則馬之果白是非明矣言虛詞易勝考實難欺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逄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

射喻虛談則易試之則難

譬諭

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為勝耳。

畫筴喻

客有為周君畫筴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筴（赤黑色）者同狀（言不明也）。周君大怒。畫筴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畫筴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筴同。（言其無用）

（言可照視而不可陳用，如今皮燈。）（髹赤黑漆色）

畫鬼魅喻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堅瓠喻（務光卞隨鮑焦黑程之類）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屋喻

虞慶為屋，謂匠人曰：屋大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橈，以橈椽任

弓喻

而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為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橈。塗濡則重。以橈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乃得無折。范且曰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日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

總上兩喻作斷案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不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



愈多愈繁愈道愈遠有味愈不厭妙在曲折

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嬰兒喻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胾。然至日晚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皆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秦強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父子喻相為則相怨

傳三 凡十六事 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己

備工喻自為則相和

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也。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耕者盡巧而正畦陌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

三喻貼人情切事理此人全不迂闊

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



三段為一章

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越伐吳。

三事皆借名興師

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為民誅之。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伏。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因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

起吮疽而毋泣者以本心少恩故也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此類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刻踈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此與左氏少異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聞之不喜而哭。

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况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攓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服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鬬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裷麾之。鳥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釂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



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愚而好信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傳四 事凡五

王登為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脩，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



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

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言貴虛名而忘實用者可亡也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數十，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陣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傳五 事凡八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

少卻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紫衣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紫衣王以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荊晉之間今城郭



不完甲兵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人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公曰不反



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為不

經曰夫不明分而以躬親治下且爲刑罰公之下走魏昭王之聽卧也

疾。奔爭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驂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斷案十餘簡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



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斷案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涖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傳六 凡八事皆論信 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

信名信名則群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自驅



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戍飲酒醉過而

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



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其言以告而知也惠嗣公使人偽關市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謂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

右傳　十一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十二　　何犿校

外儲說左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跀危逃子皐以功受賞

臣不德君翟璜操右契而乘軒襄王不知故昭

卯五乘而履蹻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爲

失少室周

二恃勢而不恃信故東郭牙議管仲恃術而不

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





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簡主之相陽

虎哀公問一足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不易朝燕之

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總後數事）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譽所罪毀所賞雖

堯不治夫爲門而不入委利而不使進亂之所

以產也齊侯不聽左右魏王不聰譽者而明察

照群臣則鉅不費金錢孱不用玉璧西門豹請

復治鄴足以知之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跀危子

榮衣子緯左右畫去蟻驅蠅安得無桓公之憂

索官與宣王之患臞馬也

五臣以卑儉爲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寵光無節

則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

故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而出入之容變陽虎

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　也失主術朋

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群臣公舉下不相



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爲趙武之賢解狐之公而

簡主以爲枳棘非所以教國也（辟後）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

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子產忠諫子國譙怒梁

車用法而成侯收璽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

右經

傳一（凡五事）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爲獄吏刖人足

所跀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

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跀危（名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跀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跀子之足。是子報仇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跀危曰。吾斷足也。固我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



二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且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三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荊攻魏。卯東說而齊荊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嬴勝而履蹻。（嬴利也。謂買者嬴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嬴勝之人履草蹻也）

四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五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絜慤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讓能）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王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

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傳二 凡五事論人君用人

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群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以國柄焉以管仲之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二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知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

斷案

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此和臣觀望之情

三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馭得其道狙詐作使



四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傳三 凡七事雜記人君好士

文王伐崇至鳳黃墟韈係解

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二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所侮也。（材輕且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三 季孫好士。終身莊。宮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懈其矜莊也）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四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五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六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屩以履之。（屩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屨以稱之也）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屨又當美衣又當美不已則君上彌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七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爲殷禍。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

地。今西伯昌人臣也。脩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夫人不以其賢爲其主非可必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此段似春秋時文

八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絶似宋語已氣）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諂下則朋黨 諂上則畢敬）

一 傳四（此七章雜論人君用臣） 鉅者齊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豹言可爲惕懼惟如是此良吏之所爲泣也

二 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對所納之璽也）

三 齊有狗盜之子。（戲書不忘其本）與刖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戲語）（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危子曰。吾父獨冬（戲語）不失袴。（刖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

蟻慕肉蠅逐臭人慕富貴

四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五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

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
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六

齊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
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
爲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
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七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
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爲大理登降



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
墾草仞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爲大田
三軍既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
以爲大司馬犯顏直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
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傳五 凡十事皆雜論人臣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
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
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
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
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
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
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

獻伯之儉可以勵民何必以法繩之也

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
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旗
車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
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



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
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
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絜
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節制當誅之故可與也）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
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
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
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

置鼓而歸（自朝歸鼓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虎所樹者魯齊三人并三人皆不忠于虎而忠于公室簡主咎之失言）主俛而笑曰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令得其意（稱叔向故得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其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其讎以爲且幸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日暮安暇語汝

傳六 四事 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群臣。離於群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十二卷終

# 韓子迂評卷之十三

何犿校

## 外儲說右上

一合勢　二行通　三除患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矞。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如也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欒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鳥



二人主者利害之軺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羊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茂之之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

以聽獨援明主之道在中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
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
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嫗也知貴不能
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
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
痛者也

右經



傳一　凡五事　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
皆焉不變則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景公問
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
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
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
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
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

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
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
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
以賦衆貧散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
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施惠
於民也不與二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
（前後二事）夏逃楚公子尾走晉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此下說田氏事）
栢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



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
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何也晏子對曰夫
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
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
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
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
澤之魚鹽龜鼈蠃蚌不加貴於海君重斂而田
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

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氏之德而民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柰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賑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能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子夏曰春秋之記臣弒君子弒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善持勢者在得民心景公已失民心矣焉能持勢此論不當

二

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之為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

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

此是齊君有民而田常不得擅愛禁之也。

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弒之患矣。



三

太公無故殺特設言以黜游民耳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

先秦戰國人作文不肯減字減句甚佳近喜減何益自一種味也如今對人談愈詳愈明若左氏檀弓孫簡切上古之文尤簡



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

馬喻良馬不用與無馬同賢士不用亦何貴士

凡譬喻後就說正意就將譬喻內字眼剪入正意內

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施其軫也。



四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妙々）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鹿喻　喻甚清切

五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二欒子）

此段[illegible]文義俱奇

叙事縝密　矩度森然

其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子不為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且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



告騶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欒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斯競勸而遂為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斷案）而害不得生。况錯之人主乎。夫馴鳥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報

此喻甚奇

一 傳二 凡七事

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六慎奇特之句

申子言六慎

又奇

二 田子方問唐易鞫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韻會云危懼也與懍同）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然則爲天下何以爲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不自爲廩乎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



三 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己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四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悅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以先告客以爲德

五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人臣之巧于何君而得君之情

六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

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會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摎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先知摎里疾之反間）於是摎里疾已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摎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摎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摎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



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此見犀首之智也）

七

（危喻人主漏言）（危喻極妙）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群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中子曰

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可以爲天下王。

一

傳三 右九七 宋人有酤酒者。升槪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奚患。對曰最患社鼠也。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社木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己者必利。而不爲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閒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謂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illegible]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illegible]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illegible]則術不行矣

酒喻一事而三喻

狗喻

鼠喻

鼠喻中有狗上喻中帶鼠文勢相當

（此戰國之詭言）

二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三 荊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怒。入為王泣曰。必為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茅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茅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茅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殳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茅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殳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漢張什之）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母子喻）（此以母子事喻博言及君之左右）

四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窕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窕也。論其親

極宛轉 極曲折

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

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媼薄媼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嫗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嫗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爲臣矣

教歌之法

天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起之少恩宜乎不得其死

五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也

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六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爲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

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

言欲使民之死力在法必行

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



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荊人戰城濮。大敗荊人。返爲踐土之盟。遂成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七

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



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猶以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人主之於重人。猶左右髀也。今說右髀曰。必解左髀。去患。右髀必不聽

十三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十四　何犿校

外儲說右

織珠碎錦層見雜出不匱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何以明之明之以造父於期子罕爲出彘田恒爲圃池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誅罰生於罪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而不發五苑田鮪知臣情故教田章而公儀辭魚

三明主者覽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人主覽於士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人主無所覺寤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如周行



人之却衛侯也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綱之綱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騖矣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泣也

右經

一　傳二　一事而分為五段

造父威分于出彘

分造父御四馬，馳騁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彘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

王子於期德分于圃池

王子於期為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二喻尤妙，駢麗繁紛天成

二

王良造父不能共駕

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

田連成竅不能共琴

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

三

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 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

王子於期

王子於期為趙簡王取道爭千里之表，始發而彘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子罕田恒皆承前二喻

四

子罕為出彘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為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權

田常為圃池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恒以仁厚為圃池也。以仁濟物，一由圃池也

五

造父田常

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駻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以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恒利之，是田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

王子於期
子罕

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
卻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
卻策不能進前也馬駻而走轡不能止也司城
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
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
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
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
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



復說王良造父不能共駕田連成竅不能共琴

彘而田常爲圃池也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
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
成竅共琴人撫一弦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一

傳二 凡四事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
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
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
訾貲也罰之也 夫非令而擅禱者是愛寡人也夫愛寡
入法爲恩不倚之民
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

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明是非極于少恩正此類

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
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
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而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
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
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
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
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
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



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 屯亦罰也 閻遏
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
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
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
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
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
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
非人情不可以爲世主
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

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不以蔬菜活民之無功者恐亂法秦之急功利如此

秦大飢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蓏蔬棗栗足以活民是使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



三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王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四

三復斯言人人可自儆省者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惟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已者不如己之自為也

此段甚曲折凡為吏者可自勉于蔗

一

傳三事（凡三）

子之相燕貴而主斷（一事而五段）蘇代為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



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為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為管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

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之也。於是

明日張朝而聽子之

潘壽語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



之。一曰潘壽閑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為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群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已上皆効之子之。子之之太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褫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



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共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曰不可

復悄。不可以佯悄人。一曰不可復愛也。故佯悄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二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兎與虎而輟。觀盻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三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天子之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

一 傳四（凡四事）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蜂動）而葉徧搖矣。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

（搖木張綱喻）

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

二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農器也）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此一句更好）使造父而



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制帝王之功也

三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

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
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
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
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

四 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
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
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
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

好自用而不任人之弊



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
田嬰復謂曰群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
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群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
俄而王已睡矣吏盡偷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
王自聽之亂乃始生
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蒞政李兌爲相武靈王
不以身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一 傳五 凡五事 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
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
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
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之故也

此論貴術

二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
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
矣

三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
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
然而姦吏富矣



四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
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
未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
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
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
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
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

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内無怨女外無曠夫

五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鉤飾在前（約鉤也）使蓄錯錣在後（錣鍼也以金飾也）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則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之文）前則有錯飾後則利錣進則引之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而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錣在後令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貪吏安可為也廉吏又不可為此吏之所為泣也）

十四卷終

難一

凡九章設難皆借古人以發已意要歸于刑名也篇內皆以或曰字起斷案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之柰何舅犯對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



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之柰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或

辯難亦精細

篇內皆以或曰字起辯難

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



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

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所以愛而不欺矣言孰會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會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

二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之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

此言以德化民者居上之權也舜不當與堯爭民

戰國時爲此說以攻擊儒者



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此言德化不如法以勢行法易以德行化難

戰國之所見如此

三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君王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

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
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
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
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
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願君去此
三子者也管仲卒死而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
出尸不葬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
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



[illegible]

[illegible]

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
死力以爲其主者管仲將不用也曰不愛其死
力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
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以賊攻賊）
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
主之道不然（正說）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乃爲爵祿以
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
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

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君市
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
之所出也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
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
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
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此大臣擅權）
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
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

蘇老泉嘗仲論本此

韓信賞必罰以度數御臣此韓非本術借管仲以發之



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
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臣
不因左右而見百官脩通群臣輻湊有賞者君
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
不弊於後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
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四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
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

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群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群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

言赫無功不宜賞



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穴竈生鼃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國新破未可行法襄子之賞稚也韓子之言常法也

五

晉平公與群臣飲酣乃喟然而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



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行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爲

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而師曠亦失臣禮矣

六

此駁仁義戰國之亂作也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



戰國之俗不辭卑諂故其立論每如此

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處士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七

此段甚精細正當游鑑無遺渊可誦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



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夫郤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

雄辯

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將郄子之得之也今郄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郄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八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



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齊大夫）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為貧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或（闕文）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

是無君也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言以君之勢行于國中何憂賤貧何患不親）當世之行事都丞（二者縣官）之下徵令者不避尊貴不就卑賤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九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誠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

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鄗鄲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illegible]

## 難二

凡七章。皆借古人以伸己之說也。然其辯難攻擊之力。則惟以法術為先仁義為後而元氣幾乎索矣

一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屨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不止。即治亂

出左氏然左傳深矣

是刻薄之言術家之本術也晏子為近正



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審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此亦法家之說

二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耻也。公何故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囷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耻於小人。而生桓公之耻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囷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耻。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耻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耻於君子矣。且夫發囷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

言賑貧赦罪功過不明民無懲此法家之說也

雪恥哉

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事舉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雒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悅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

聖賢聖人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也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也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四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君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二句是提綱）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虞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而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以宮之奇僖負羈蹇叔觀之則）（賢士必待聖主而立功）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爲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爲亂

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咎犯極諫故得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以齊晉文觀之則明君必待賢臣而弘業凡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五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爲虜干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



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

故以貶敎桓公譏切世主

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殺其君。令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借管仲以伸已意，譏切時君

轉

應



六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子姑免矣。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謂窕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

提

先結

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工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能貨者無術之言也

七

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冑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



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來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乘士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簡子

未可以速去看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今以衆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欲以百族之子於上皆（正說）如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狗上數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親冒矢石督戰以鼓士衆行法以一衆心二者皆不可少）

## 難三

禁姦在法察姦在術凡八章皆備前事

以明人主御臣不可無法術也

一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㬎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此非子思之言）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㬎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言不止不孝一節也）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答斷案）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音悅）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力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

甚言壅蔽之為害立論亦正



王堂刊

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止此魯君之所以劫也（結三案）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二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貳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或曰（合）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也後世之君（謂桓文之子孫）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

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生臣不愧而後爲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三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射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徘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爲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不能用其有而徒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弒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

用賢人不遠遊早置太子管仲三言何害今駁之不無吹毛

三段分處須看其波瀾



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周反分而爲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使侵害己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此三難者已在管仲射內

四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

章法句法長短參差回曲爲工

言一於行恩則功罪不明先明後仁此刑名刻核之言不足道

故曰政在節財。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危，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賞之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



言君明則群臣各舉其賢以相進不必自選

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僇。夫差智大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相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群臣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能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

有桀紂之侈而又能爲五伯之冠言不亦過當乎

言百姓盡力利歸下上則不待飾財而自富

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飾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

以知下二字結上三段

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五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

句法



子產之智甚善而非之論又過之

姦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夫知姦

句法

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脩其理而以己之胷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也

六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嘗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嘗芒卯率強韓魏猶無柰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鍾期推琴而對

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
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
未沉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
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
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
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
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
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
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
左右鍾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
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况孟嘗
芒卯韓魏其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
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
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則強與弱奚
其擇焉夫不能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
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

摹寫知伯之驕狂韓魏之怖懼情狀如儼

與戰國策小同

此說亦善



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
人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之
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未有水人之患
也雖有左右指參乘之左右 韓康魏宣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
而鍾期曰勿易此虛言也又轉且鍾期之所官琴瑟
也絃不調弄不明說中期出位鍾期之任也此鍾期所以事
昭王者也鍾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爲所
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
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
不言今鍾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
失左右鍾期之對皆有過也

七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
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
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
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或曰廣廷嚴居
衆人之所肅也宴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觀人

夫有專職無侵官此末世之事盛世不宜有故用人不設諫官中期雖職鼓琴何可不言

之所肅非得荊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必也〔必字意泥上〕明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八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謂明白洞達衆人所共見共聞〕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示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論亦正當且中韓之學術則然〕



難四

凡四章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以亡其所以失所以得君也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岷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湯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內服趙咺走山田氏外僕而齊晉從則湯武之

〔言衛有不臣之臣而君不知君之不明也君之不明君之失也今穆子但言臣而不及君〕

〔又是一意〕

〔分所當得辭而後取〕

〔此說不正當且不顯白〕

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所以分所當得而後乃自處于君位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剋而奔齊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主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禍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群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群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群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必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群臣忠君

此言齊群臣皆有陽虎之心宜防群臣不必誅陽虎



懦而闇則群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弒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弒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群臣忠陽虎為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為亂也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語曰諸侯以國為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群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群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為反

此言宜肯誅陽虎以警勸群臣鮑文子之言為是

前後二說當以誅陽虎之說為正

前說非後說是

三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為

謂昭公既知所惡而不早誅，當斷不斷，是以見弒

戮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未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之故曰懸）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弒君。君子之舉知所惡，（君子應左氏 舉者論也）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



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曰報惡甚者大誅（三轉）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弒，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

此轉謂高伯之罪在昭公未即位之先，今既即位矣，容之可也，而有怨之□□是以

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心，是與天下為讎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哉

四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為見公



三段各有一意，甚細密

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

言靈公黜退不肖而進賢，恐以所愛者為賢，猶為愛己也

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謂以所愛為賢也）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己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知其不肖故不害也）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矣。（賢者未必賢故危也）（轉）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葅，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孫叔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偽賢）煬己則必危，而今已加知矣，則雖煬己（以其誠賢也）必不危矣。

（此轉謂其知其賢則不患其煬已也）

十六卷終



# 韓子迂評卷之十七

何犿校

## 難勢

此篇五反。首言賢人必待勢而後行。次轉則言勢必待賢人而後用。三轉謂賢勢相反，勢治則不肖不能亂，勢亂則賢不能治。末又言有勢則中主亦可以馭之，不待賢聖。一幹而枝葉扶蘇，縱橫變化，文既奇偉，而理亦甚精。先秦之文如此。

（此言賢人必待勢而後行）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

（文自奇特。且有感慨。）（跌宕之勢）（憤激之詞）

賢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此言勢必待賢人而後用）吾不以龍蛇爲（轉下極婉妙妙）

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下雖然二字入佳）夫擇賢而專任勢足

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

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

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

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桀紂南面而王天

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

（此論甚委曲詳贍有理）



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

以異桀之勢亂天下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

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

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

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

以勢亂天下者多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

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

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

（看他何等委曲細密不漏皆前人所未道妙哉妙哉）

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

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喻字眼）使

桀紂爲匹夫未始一行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

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

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

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設喻）

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

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

（章法甚佳）

（一喻而本意了然）



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提明喻字眼）

轡以刑罰爲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

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

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何紛紛乎御）

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主意在此）

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

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

此又難由中材論

錯句從下半莊子

言人之所設也今曰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吾非以堯桀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又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設喻）人有鬻矛與楯者



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又轉）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所說則佳妙）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

末又要歸于法度使中主守之抱法處勢可以無亂

首法句法文勢跌宕頓挫具識舜之勢不可為制者哉

中也（中者中主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言中主）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忽插一句妙）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又設喻）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



諺曰有治人無治法今欲恃法而不任人此申韓之家法也

喻中又喻

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又斷）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謂今世）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又喻）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

此言有法術則中人可治不必賢也

千里而一逼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也且御非（反說）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四句意作一句讀句長字不減者因拙為工）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應梁肉）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 問辯

務在破學士之言而伸其刻核之說

此是一片文字

破詞章貴法令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



妙喻

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音尖漬也）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設喻 引喻先提綱）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逄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逄蒙以五寸的為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群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為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 問田

問田

責實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闔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上之備哉

自解

二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脩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効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也。夫治天下



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 定法

申不害相韓。主術。商君相秦。主法。二家之後遂為韓非也

以申商比之衣養生戰國之害同如此夫爲得不秦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

術與法不可相無

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

申不害有術而無法故韓不治

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新故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

商鞅有法而無術故秦不王





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矣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

申不害未盡其術商君未盡其法故皆未盡善

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百石之官官爵之遷欲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劑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也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斬首官爵之論）



## 說疑

此篇專論今世之擁臣情狀著明心術微曖弒君傾國之由說盡姦臣態度先將自古人臣賢不肖說起

（將言姦臣之事先說賞罰嚴明則姦臣退聽）

凡治之大者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在於人者也（功罪在人我無與焉）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執也法也者官之所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

（將言姦臣之事先說自古人臣賢姦不同）

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六人亡國之臣）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



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

（歷論古人臣用舍夫二字說起而斷以今世之能用亦言前後[illegible]）

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

下而不取有卑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
（用下尚合夫）
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
（十二人清介不汙之臣）
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
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
或沉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
（六人諫死之臣）
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
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
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合一言
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從之以其
威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
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
安用之若夫齊田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
（九人専國之臣）
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
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
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
下以謀上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



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皋陶
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
（十五人聖智之臣）
犯趙衰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其
為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意明刑辟
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
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
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
其身為壑谷鬴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
身不難受壑谷鬴洧之害如此臣者雖當昏亂
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
佐也若夫周滑伯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
（十二人知佞之臣）
荊芊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頟晉陽成
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思
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掩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
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
一說於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

當聖王尚恐奪之。而况僻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亡國。聖主明王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圮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縲紲纏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而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

自管蔡之外如朱均太甲何嘗受誅此皆國之訛言也



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夫無數以度其臣。而以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爲人臣者。破家殘賥。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爲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爵祿以相勸。且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其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託爲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而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也。內外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

不以獨斷而隨衆毀譽此姦臣所以要結左右而成其亂

文氣跌宕無中生有設事形容

借外使以譽己欲其君之信也

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人愈（化姦人之途）
說（設言黨與之說姦臣如此）之曰。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非長幼弱也。及
（奇說跌宕任意說去無中生有看此則文字真不難也）以次序也。以其搆黨與。聚巷族。偪上弒君。而求
其利也。（姦臣問）彼曰何知其然也。（黨與云）因曰舜偪堯。禹偪舜。
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
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之意也。度其行
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
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
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姦臣之黨又說）以今時之所聞。田成
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
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弒
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蹷然舉耳以為是也。故內
搆黨與。外摭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
夫內以黨與劫弒其君。外以諸侯之權。矯易其
國。隱正道。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
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此意在此一句）記曰。周宣王以來。



亡國數十。其臣弒君而取國者衆矣。則難之從
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
之所言。則雖畢弋馳騁。（此言過當）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
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
亡也。（詳說）趙之先君敬侯。不脩德行。而好縱欲。適身
（何至如此豈有如此）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畢弋。夏浮淫為長
（而不亡蓋欲其明於任人也）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筩灌其口。進退
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
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饗國
數十年。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
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
臣也。燕君子噲。召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
（燕噲何賢如此）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內不
堙汙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脩
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
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

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容姦）姦，而主不知也。為人臣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五姦之目）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王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譟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是以群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入韓到別說）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闚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斷）孽有擬適之子，（疑物）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四者疑物也）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君無可疑之事，則孽臣無由而發何）

## 詭使

詭者相反也。謂世主本心欲治，而所為常相反也。層層敘說，皆憤激之詞。總謂當世尊虛名、賤法令，破士之懷二心私學、議上之法令者。一氣說到底，文字奇怖。不厭重複，愈說愈有味。

（起三柱）（冒頭）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綱）夫上之所貴，常與其所以為治相反也。（自第一層）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今有賤名

賢者爵名而私

鋪列

以下層上覆說

覆說

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也。

第二層

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愨純信。用心壹者。則謂之窶。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



又覆說

覆說

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群。謂之師徒。閑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人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泛愛天下。謂之聖。言大不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

第三層

凡上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嚴居非世者顯。

奸人賴賞而富

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為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戰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

不需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爲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傜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厲戰



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原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閒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務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今

重說奸人類賞

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所以爲重也而戰鬭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紹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比周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窞處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



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耶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群造言作辭以非法令於上上不禁

塞又從而尊之是數節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一篇之目在此二句

人情咸於拂意之事則憤懣之詞不一而足言之重詞之複蓋號呼窮極以求紓其不平之氣而不暇詮次耳如韓子詭使篇不過曰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兩言足矣乃至數千言而又多重複不次不如是不足以發其憤懣耳故文字不在簡省徃複爲難次而不次爲尤難次而不次惟深於文者得之



# 韓子迂評卷之十八

何犿校

## 六反

通篇分節雖多是一片文字主在破世學之論賤虛名貴實行是至妙至奇之文

一正一反二柱相形到末

一畏死遠難兩看並收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慠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

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調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法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二喻調理髮治病必有所棄有所忍爲治亦然

二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又妙

三　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無法而以道義相禁

四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



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明賞罰勝于恩愛

五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至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也

正說

六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

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
則大盜不敢攫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
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耻母之
又設喻
愛不如威之喻
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十母吏之於民
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
吏用威嚴而民聽嚴愛之筴亦可决矣且父母
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
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



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
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
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
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
恩不如法之喻
七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苦勞雖
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
忍字憐字對立二柱
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
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

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
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
輕法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
破學士輕法之論
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
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
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
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
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



其欲治又不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
複句
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分在賞罰之輕重且夫
重刑者非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
刑寡而懼衆
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
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
此言刑寡而懼衆賞寡而勸衆非止為一罪人也
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
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若夫
賞寡而勸衆
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

賞者慕察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以輕罪之爲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爲傷民矣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

（刑欲重罰欲必）（刑兼厲之說）（輕刑之弊）（破學者足民之論）



下大亂以爲足其財用而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貨財足用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治懦則肆於爲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天子而桀未必以天子爲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明主之治

（此喩財足之後猶不可去刑）（以治家設喩）（此猶是破前足民之說）（正說）（治人不知足）

此喻主能按功無奬虛名無賂虛言

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設喻起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為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應前



八說

此篇說立法處甚細密。句句精神。字字斟酌。小心之文。

虛名

為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眾謂之得民。

實弊

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綱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

二

數勢細密

任人而使有勢

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爲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辯得好）故任脩士者使斷事也。脩士者未必智。爲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惛。處治事之官。而爲其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脩則事（語）亂。此無術之患也。（正說）明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倒言而詭使。參聽無門戶。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



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得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敢斷。則事無失矣

此言處名無用

三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爲法。夫民不盡賢。（宜）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爲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爲耕戰之士。故

人主之所察。智士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

再言處名無用

四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借言以黜虛學）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



人主急功利又尊處名

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脩。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脩以貳功。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

通起四喻據古通今可用于今

五　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方楯也　銛鍬也）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百音陌　勵也　左傳距躍三百　古稱行枎人曰五百　見後漢曹節傳）狸首射侯。不當强弩趨發。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槖。古人極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珧音　堯屢）

(屬銚音桃銚鍬刈削之器也以蜃爲銚即推輪也古者摩蜃而耨)而推車者。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

言立法不能盡善當權其利多害少者爲之

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

先以戰喩又以沐喩喩中有喩

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乘謂其甲兵折挫半也)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

戰喩沐喩皆言害小利多

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摩者旋而成圓也)我欲更之。無柰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設喩)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人



法度畫一之喩

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利。貨賂不行者。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六

愚不知法之喩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然而弱子有僻(不能前知預設)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正說)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

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予則賞多無功。愉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也

七　破學士之空談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為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説民。此勸飯之説。勸飯之説。明主不受也



八　説任法處認地精細明白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言法立則簡易）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不用而國治也

九　極斷之喻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厨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十　喻威福不自己出則人不畏令不行　連喻意同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又喻最切最妙）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土之君。説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得也



十一　重臣者猶臣即前言重人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偽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

篇內多怪句譎字。蓋言術也。韓子嘗曰。術者人主之所執。群臣不得而知也。故多微語。故謂之經。蓋亂世之文也。春秋之末。戰國之初。恐未至如此。然御臣之術。盡於八篇。

一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不可測也）其用人也鬼。（如鬼之陰寄）天則不非。（既高不測誰能非之）鬼則不困。（既陰寄誰能困之）勢行教嚴。逆而不違。毀譽一行而不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公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右因情

二

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故智力敵而群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有過。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聽則毋墮壑之累。故使之諷。諷定而不怒。是以言陳之由。必有筴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入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則下盡。下盡則臣不因君。

而主道畢矣

右主道　一曰結智

三

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異爲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明主者審公私之分。別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兄弟大臣顯賢。任吏責臣。主母不放。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權籍不失。兄弟不侵。下不一門。大臣不擁。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內外也。外曰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誅其親暱重帑。則外不藉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藉。內不因。則姦宄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責帑。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上失。小不除則大誅。

權臣　女寵



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翳曰詭。曰易。易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隣敵多資。僇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僥倖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

作主亂召多犯此五患

一　二　三　四　五　不戒

此正謂和亂也



右起亂

四

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折。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折之徵足

此篇只是用術之事

一句一術 凡二十六條

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誅罰而罪同。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絶黷泄。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設諫以綱獨爲。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鬭以散朋黨。深一以警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罪辟罪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衷。漸更以離通比。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吏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二十六術顛倒雜出欲以得人之情）

（約謂相要約不得泄也）



右立道

五

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隣。謁過賞。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爲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見謂不密也）

（以彼之十得吾之一雖測故曰上道）

右參言

此篇臣巧詐以伺君 君設術以御臣 防之又防 說盡御臣之術

六

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言之爲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訥者言之疑。辨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藉信乎辨。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賞罰生焉。故無用

（字法）（字法）（疑詞）（字法）（正說）

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
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爲
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
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
內一。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
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於已變之後。以得毀
譽公私之徵。衆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罪。（雜陳衆說以待君之自擇欲以避罪）
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
然。令符言於後以知謾誠。明主之道。臣不得兩
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施。必合其參。故姦無道
進矣

右聽法

七

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無度。則官擅
爲。官擅爲。故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
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
於任。賢於官。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



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上仇讎。勢足以
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
官。任事也毋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
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
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
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
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
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爲上。賞譽同軌。
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有重罰者必
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
治矣

右類柄

八

（去行義黜慈仁專行法制）

行義示。（兩柱到末）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
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狠觸而榮於輕君之（俠以武犯禁）
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
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紋之政。是以法令隳。尊私

行以貳主威。行賕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爲。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正說



右主威

八經每篇逐段爲支節。意不相屬。詞不照應。非一片起伏首尾之文也。孫武子書亦然。一句一義。如串八寶。織珍碎玉。間錯而不斷。攢簇會一處。看非之此八篇則是也。但其用字用句。頡崎嶇譎怪。不可爲後學依據耳。

十八卷終

# 韓子迂評卷之十九

何犿校

## 五蠹

非見五蠹之民浮言亂國。遂謂詩書不如法律。仁義不如耕戰。至欲去文學而以吏爲師。以法爲教。皆憤世之詞也。而其流遂爲焚坑之禍。而非亦不知其至此也。若其文之怪奇高妙。則西漢以後不如之遠矣。



一篇數十萬言。胸中如萬斛泉源。滾滾不竭。而縱橫變化。無中生有。愈出愈奇。每段一意。並不雷同。看他譬中有譬。喻中又喻。天下事勢如指掌。作長篇文字如此。

通篇條畫五蠹之害。至尾方說出名目來。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

蛇。有聖人作。搆木爲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説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

揚雄解嘲內意法用此



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兎。兎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

角轉入古事說起

古今事勢

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

文字不貴迂談須以近人情切事實爲主此文近之

李斯二世書多稱引此語



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言累世乘軒不徒行也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

警妙

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



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

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



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子父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効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内海内説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爲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



尼今學者之説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

樓季跛牂布帛尋常等語李斯數稱引訣二世

喩中喩君是法之喩

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盗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



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

廉貞皆純皆民之私行耕戰則公利也

以前說儒此處又添出俠來

諸先王。後儒之爲先王者。

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



二段皆喻不可以私行害公法

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

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



民之私行國之公利並用則相反也

並舉儒俠想戰國遊俠之風尤盛太史公亟稱之

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

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

微妙之言

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閒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

不欺之士

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

以布衣況人主

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



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脩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臣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

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

條論士風識切時事如隔垣而洞五臟

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

百口號呼有箇箇赴救之意後世數陳安有此安能動人

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民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



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伐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

愈激切

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

流禍李斯

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戰國游士之情）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患（當時游說士之情如此）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衍）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矰繳之說而儌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於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正說）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脩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

（以前說許多言談之士後卒歸于從橫）

（言衡未見其利）

（言從未見其利）

（言說從橫之害）

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急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故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其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

民之遠戰求得者國之賞罰不必而公法不行也



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外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貨財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歛倍農而不賞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二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又設弊

五蠹

到此方說五蠹名目

## 顯學

寛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一篇主意在此數句

曲折徘徊引事設譬說盡世情字字精神非肯襟開闊國事透徹如此不可下筆



從孔墨說起見得古事不可行墨說不可用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

通言古學不足據空言不足信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



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鬬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

設此民間一段立論切事理近人情

術行無常議夫氷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飢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歛於富人以布



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鬬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鬬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於學

總結



引事

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以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

聽虛談無參驗之喻

子而世王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
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
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
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
劍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
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
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
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



智故明王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
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
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
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强
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强者磐不
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
不耕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
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

喻浮談無實用

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
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
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
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
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
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
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
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

李斯嘗稱此以媚二世

愚不如威之喻



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也用衆而舍寡
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
恃自圜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
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
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
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
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
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

喻民不自善必以法驅之

何等懇切

又喻

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

喻仁義性生不可學而能

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

喻仁義必假修飾國之學如此

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

又喻妙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

喻世儒虛談不可用

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

上言揭下意起喻

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揊痤則寖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

此喻民智不及不可與慮始

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形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飢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教戰陣，閱士卒，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

民不悅

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智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引事

十九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二十　何犿校

忠孝

是篇駁堯舜湯武賢人烈士下及縱橫之言總虛談不可用惟當以務本節用爲先放言無忌是老莊遺孽讀者審之

此篇殊不雅馴莊周所謂謬悠之說無端崖之詞雖縱舍而不儻讀者別具隻眼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湯武爲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　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



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爲臣主退不得爲父子邪父之所以欲其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其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

此疑是對燕王之書

戰國時語孟子書亦有此言

為父則父之處家也古有賢臣而不爲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耳豈得利哉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上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亂世絶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



縱意說去
愛無忌憚

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爲舜父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絶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之也此皆釋

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爲烈士者雖衆獨行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天下以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必以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



巧詞附會
推取世態

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正說）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古者黔首悗密惷愚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儇詗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

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
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不足以禁臣曰未

此段愈憤愈激切

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
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
利忘身之死者（一句讀下）盜跖是也此三者殆物（周子法）也治國
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三者爲量治也者治常者
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
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



以爲刑禁也然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天下士不
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臣多不言國
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
者曰横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横未嘗一日而止
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
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
正五霸不待從横而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人主

篇內大臣左右近習當途總謂枉臣也
賢士智士能士法術之士總謂法度士
也立就自孤憤中來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
也所謂貴者（解）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
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
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
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

馬虎豹皆喻人主威勢



正設二喻如操觚之刻

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夫
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
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

正說內提出喻中字眼

牙也向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
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
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
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簡公即齊簡）今無術之主皆
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

二臣不並立去當塗之臣則法術之士進矣

也且法術之士與當塗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
之主有術士（詳）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
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
其當塗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
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
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
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
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



進功能以散私黨

通篇乃抓頂中綱條

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
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
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
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俠客）
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游說）焉得
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
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
於人也或有所智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

部勒整飭

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塗者
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
當塗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
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
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昔關龍
逄（實）說桀而傷其四支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
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爲人臣
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



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
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
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
以亂也

## 飾令

通篇綜核之語極誕極怪別是一局面

戰國僞書多類此

飾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

（此後三篇但說各異，篇中並有奇辭也。尾圖極說不欲人人知之者，讀者亦不可以時日觀之）

詹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詹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法必參驗，五里而斷，已之速也。斷謂定其罪）以九里斷者強，宿治者削。（宿治停閣不斷也）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末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無當，不可滿也。（雖愛不多，然無當則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此謂以治出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虛談）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平故無訟）故莫訟；使士不兼官，（[illegible]）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明故不爭）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輕刑多犯）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空音孔。利出一隙而出）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二隙則分矣）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其



國不守。則多門矣。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刑重則罪少，輕者皆不犯也）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輕刑，輕刑則事生，（輕刑多犯故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槓古法競于心度意說文亦說）

此篇謂嚴刑主于利民，非以警民，乃刑期無刑之意。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一句便見主意）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亂而不親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

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



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法與時移而禁與治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

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其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耕戰）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儒俠之類）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　大得意則人大笑之

制者制刑賞也分者別白功罪分明也



法重者得人情刑輕者失事實故有告姦之法其說本于商鞅文字亦奇譎

（月頭）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祿制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勝敵）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受賞）好惡者上之所致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

（出此則入汲未有不……不刑之）

掌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為急（分別功罪）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不分明）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分別）有時以異為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明主）獨分也（獨斷分明）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為務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道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規即下文闚其情即闚何也）則使相闚奈何曰蓋里相坐（同里有罪相坐）而已禁尚有連於己者理不得相闚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闚者多也如此則慎己而闚彼（民交相規伺告姦）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任保也同里相保有罪則相坐）使然也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術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

（用字奇論）

（商君之法如此）



不用譽而得人之情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虛談）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功之循約者難知過形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疑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畸功難知姦根難見故功罪疑惑）循理不見虛功（虛功）度情詭乎姦根（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失賞失刑）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為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僇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貳（功罪不明疑賞疑刑）故賞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稱量之法）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作聰明）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不得其情）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二卜卷終

## 韓子附錄

### 韓非傳　史記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索隱曰著書三十餘篇，號曰韓子。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也。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王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疾字至此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疾字貫至此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皆安祿養交之臣，非勇悍忠鯁及折衝禦侮之人也。所用非所養。索隱曰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常所祿養之士，故難以盡其死力也。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索隱曰又非好邪諂諛之臣不容廉直之士。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畜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而詰難之，故於書有說難篇。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說音稅，難音奴干反。言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也。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佚而能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佚作橫失。○劉氏曰吾之所言無橫無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關說之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疏末，射尊重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言識莫近幾合，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

說當之也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〇劉氏曰稽古義貴很述堯舜是爲名高也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云若秦孝公志於強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索隱曰韓子質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爲厚利而詐作欲



爲名高之節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戮也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

之恩未沾渥於下而慨吐誠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亡、亡無也韓子作則見忘然見忘勝於德忘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爲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隣父以牆壞有盜却爲見疑即此類也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他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隱曰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爲功而說者與知是則以爲間故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強述關中據旨拂情自招誅戚也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



周亞夫強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索隱曰韓子鬻權作賣重謂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辭則以說者爲無知而見屈辱也泛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泛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誕文而無當也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

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者說上當知人主之所敬而特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游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已意而攻間之是以卑下之諫自敵於上而致譴怒也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若說其難是已之心非格君上故致杜郵之僇也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人忠志在匡君於善君初不從則止待君之悅而又進諫故無所拂悟於君也悟言無所擊排。索隱曰謂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興化非無別有所擊射排擯按韓子作擊摩、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索隱曰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得盡之辭、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索隱曰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君之澤



澤周浹於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也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恥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

孝哉爲毋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一譬作結案）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也）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蠧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



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賈問之賈對云云迺誅韓非也）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申子卑卑（索隱曰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徐廣曰礉胡革反用法慘急而覈礉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姚賈誅殺韓非　戰國策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爲之柰何群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

金千斤衣以其衣冠以其劒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



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君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大公望齊之

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已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



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李斯督責之術　史記

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出韓子五蠹篇）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索隱曰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

冬日鹿裘。夏日葛裘。粢糲之食。〔索隱曰粢音咨糲音郎葛反粢者稷也糲者麤粟飯也〕藜藿之羹。飯土匭。〔徐廣曰一作熘〕啜土鉶。〔音刑〕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徐廣曰觳音學觳一作轂推也○索隱曰爾雅云觳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轂貯字宜作較鄒氏音角〕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海。〔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胈。〔胈膚毳皮〕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總結上〕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以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柰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



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稱上意〕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

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轉解 索隱曰格強扞也虜奴隷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悍奴僕也 亦出韓子 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轉解上意 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人不釋尋常是也 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為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搏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 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

重重推解
妙不可言



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 王孫子曰樓季之足也 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牂羊墳首 毛傳曰牡曰牂 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索隱曰峭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塹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塹則易涉故跛牂牧於泰山也 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耶。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為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為勤身苦心為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耶言其非也 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莊周胠篋篇筆法 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

才引用
便推解

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扶弗反摩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摩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己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



能加也

按李斯之文為絕品上乘之文其在先秦號稱第一也然二世李斯皆能稱引韓子當時百家之書盡火而何韓子獨存意其為法律之書故亦不去也惜乎李斯以至妙之文懷不仁之術而投諸不令之朝如置煙霄紛絕流聘耳故曰人以文為表文以人為重言不文行不遠文不人亦不可行

韓非論　眉山蘇軾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

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



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

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



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 韓非論　眉山蘇轍

韓子書本文。

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

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任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爲。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說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非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故載其說難於篇。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言之利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巳無媿於中矣。豈復立法而求其必售邪。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巳不知說矣。而况非之所以說秦。蓋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武帝。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歟。

孔明爲申韓書　　成都楊愼

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子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愿



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貴輕重。愼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志。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濟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附錄終

韓子迂評後語

客有以門無子近刻韓子迂評示余者。且曰。又多乎哉。是書不行久矣。不他之刻而是之刻。何無當也。余曰。不然也。客之不當也。不謂其流乎。不然也。昔人固謂其捨短取長。可以通萬方之畧。無論已。顧先秦之文。韓子其的彀焉。其書二十卷。五十三篇。十餘萬言。纖者鉅者。諷者訐者誚者俳者。欷歔者憤懣者。號而泣訴者。皆自其心之所欲為。而筆之于書。未嘗有所宗祖。其何氏何門也。一開帙而奕然若然嶄然渤然。英精見溢。發中黃宮。耳有聞。目有見。學者誠以嚴威度數為表。慈悲不忍傷人為質。而以觀其權畧之言。則可藉以整世而齊民。如執左契而無難矣。聖經賢傳。覃思困



神而聃或出其百家之勝者。以覩閱之。則亦足以遊目而蕩胸。脈肉魚羨。饜其至者。而聃或設以奇珍小菜。水陸酸辛。則雖螫吻裂鼻。縮舌澁齒。而亦足以快腹。韓子之文。余不知其不可也。而子何謂其無當也。李斯亦先秦人也。顧其心止于持祿。而不在用世。而其所為勸行督責一書。不過剿韓氏之潛餽耳。非且奴畜之。而肯為其伯仲乎。斯與非俱事荀卿。自以為不如非。既已忌而譖殺之。及其奏對。則言必稱其語。可以知其心服矣。陽翟亦先秦人也。所著有十二紀八覽六論。雜取儒生之言。倣依古學。而緣飾于義理。故其文亦沉鬱孤峻。如江流出峽。遇石而未伸者。有哽咽之氣焉。余固曰。先秦之文。韓子則擅場矣。陽翟

亦驂乘焉。答何謂其無常也。既已答矣。問遂書于孤石堂示諸生。歸安茅坤

韓子迂評二十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明門無子評前列元何犿校上原序署至元三年秋七月庚午結銜題奎章閣侍書學士考元世祖順帝俱以至元紀年而三年七月以紀志干支排比之皆無庚午日疑子字之誤奎章閣學士院設於文宗天歷二年止有大學士尋陞爲學士院始有侍書學士則犿進是書在後至元時矣觀其序中稱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正順帝時事勢也門無子自序稱坊本至不可句讀最後得何犿本字字而讐之皆不失其舊乃句爲之讀字爲之品間取何氏注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云云蓋趙用賢翻刻宋本在萬歷十年此本刻於萬歷六年故未見完帙仍用何氏之本然犿序稱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而此本仍間存瓚注已非何本之舊且門無子序又稱取何注折衷之則併犿所加旁註亦有增損非盡其原文蓋明人好竄改古書以就已意動輒失其本來萬歷以後刻板皆然是書亦其一也門無子不

知爲誰陳深序稱門無子俞姓吳郡人篤行君子
然新舊志乘皆不載其姓名所綴評語大抵皆學
究八比之門徑又出夾注之下所見如是宜其敢
亂舊文矣